

五絶追魂殺

（雪刀浪子傳奇故事）龍乘風·著

神刀滅，八義亡，萬鼎絕，獅王存，這是湘北武林四大支柱，想不到一年之間四去其三，使到江湖上成爲一大疑案，從此以後獅王莊的存在就惹起了江湖中懷疑，浪子要揭開這個謎，他費盡了心血終於把它揭開………

$3.00

1016

編者話

雪刀浪子傳奇故事「五絕追魂殺」是今期特選刋出之巨型小說，作者龍乘風君以最嶄新筆法與構思，曲折橋段、風格別創完成是篇，難能可貴，值得捧場！本文描述雄霸湘北武林之四大支柱：獅王莊、神刀堡、八義樓與萬鼎鏢局，在一年之間突然四去其三，一時震動江湖！從此，碩果僅存的獅王莊於是惹起了湖海中人的存疑，雪刀浪子龍成璧等人，爲了揭開此謎，費盡了心血及機智，捲入這件罕有事件漩渦中，于是……過程激鬥場面佈滿血腥氣氛，鬥智鬥力奇詭異謀令你耳目一新，愛好龍君刺激作品讀者，請先睹爲快

**　　**　　**

長篇劍仙列傳故事「崑崙七子」及中篇「雁南飛」今期已告終結，我們爲了永遠充實內容起見，由下期起即時繼續推出蕭逸新作長篇「劍氣白雲」及暌別一時的朱羽中篇「脂粉閻羅」，以上兩大巨著，力經作者千錘百鍊，嘔心瀝血而成，請勿錯過

下期巨型小說，則由馬雲担綱——國際特警故事「火蟻」。事緣美國近年來出現了一種非常可怖的火蟻，其破壞力比白蟻更强，內幕如何？是……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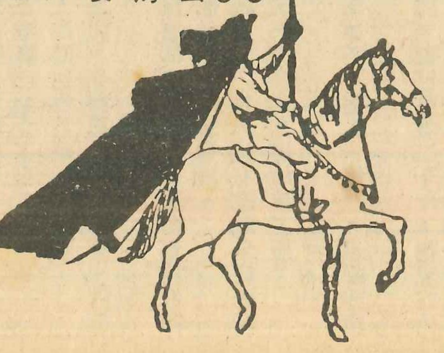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 72.00
一年港幣	$14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 77.00
一年港幣	$153.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90.00
一年港幣	$18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子成



武俠世界

第1016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三元·

H.K.$3.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刀浪子傳奇故事

五絕追魂殺

龍乘風·文
子　成·圖

金獅飛駝起風雲

（一）

殘秋，風寒刺骨。

又是黃昏，天色將晚。

×　　×　　×

湘北神刀堡，是一座巨堡。

湘北八義樓，是一座高樓。

湘北萬鼎鏢局，是威震南七北六十三省的大鏢局。

——神刀堡主黑衣至尊梅罡旗、八義樓的湘北八義、萬鼎鏢局總鏢頭軒轅機，這些人無一不是江湖上响噹噹的角色。

但在一年前，神刀堡被人一把無情火燒掉了。

八義樓被砸碎了。

萬鼎鏢局的金漆招牌，也給人拿來作爲毛坑上的厠板。

而那些响噹噹的武林高手，也在一年前全部搖身一變，變成死人。

三場殘酷的浩刦，把湘北武林四大支柱拆毁了三根。

唯一沒有遭遇到刦難的，就是獅王山莊。

所以，江湖上不少人懷疑，一舉毁掉神刀堡、八義樓與萬鼎鏢局的，就是獅王山莊。

但這只是懷疑。

直到現在爲止，還沒有人眞正確切知道元兇是誰。

發動這三場浩刦的人，他們都蒙臉白衣，身份神秘而詭異。

但無論如何，獅王山莊備受最大的嫌疑，那是無法避免的。

（二）

雖然天色還未完全黯淡下來，但獅王山莊大門外的一百零八支火炬，已亮熊熊的燃點起來。

老獅站在金獅樓第三層的露台上，臉色比西山的夕陽更紅，目光却比火炬上的烈燄更明亮。

老獅的年紀巳老。

八十一歲這個年紀的人，通常都巳拄着一根木拐，連走路也須別人攙扶。

但並不是每個老人都老態龍鍾的。

最少，老獅就並不如此。

他的身材並沒有因年紀老邁而委縮，他的腰脊還是挺得如鋼槍般筆直，雖然他並不能算體格魁梧，但他的一雙手還是可以撕裂巨熊的胸膛，單憑一隻手指就可力挽狂奔中的快馬……

老獅！

八十一歲的老獅，他就算再多活八十一歲，也絕不肯承認自己巳老。

據說他的父親在七十二歲那年才出家爲僧，然後又在深山的一座古老寺院中敲了四十八年佛經才含笑坐化。

長壽的父親，通常都會有長壽的兒子。唯一值得遺憾的，就是老獅雖然活了八十一歲，但却沒有兒子，只有一個女兒。

而他這個女兒，却在二十年前失踪了。她是怎樣失踪的？

沒有人知道，而老獅也從來沒有向任何人提起過。

×　　×　　×

黃昏終於消逝在夜幕裏。

老獅仍然站在金獅樓的露台上。

四週很靜寂，老獅甚至可以聽見十丈外一條蜈蚣爬動時所發出的聲音。

他的耳力極佳，就和他的視力一樣，絕對沒有變成老糊塗。

別人也許越老越糊塗，但老獅却似乎是越老越辣，也越老越清醒。

老獅在這裏巳站立了很久。

沒有人敢問他爲甚麼站在這裏。

忽然之間，金獅樓梯間，傳來一陣輕響。

老獅沒有轉身，甚至連眼角都沒有向後瞧去，他巳知道來者是誰。

除了高人鶴之外，又有誰敢未經老獅的准許，就來到這座高樓的第三層？

×　　×　　×

高人鶴並不「高人一等」，也絕非瘦如野鶴。

他跟隨老獅巳整整二十年，他現在的武功最少有一半以上是老獅傳授給他的。

老獅不但是他的師父，也是他的老闆，同時更是他的父親。

老獅共有三個義子，其中以高人鶴的年紀最大，資歷也最深厚。

老獅忽然笑了笑，對高人鶴道：「屠手終於來了。」

（三）

熊熊火光，照在路上。

路上出現了一個身穿質料華貴衣服的中年人，他就是老獅所說的屠手。

屠手是一個很穩重，連走路也小心翼翼的人。

他每踏出一步，都彷彿經過深思熟慮，絕不盲衝亂撞。

現在，屠手巳看見獅王山莊內的一座高樓上，有個白髮老人正在向他輕輕揮手，還露出了一個歡迎自己的微笑。

很少人會歡迎屠手這個人。

因爲，他殺人的時候，也同樣小心翼翼。

他殺人絕不會讓自己的身上沾染上半點血腥氣味，也絕不會失手。

最少，在這十五年來，他還未曾有過失敗的紀錄。

×　　×　　×

金獅樓的二樓，是老獅欵待貴賓的地方。

老獅在江湖上的朋友雖然不算少，但能够成爲金獅樓貴賓的人，却並不多。

屠手踏進獅王山莊之後，還未說過半個字，就巳被人恭恭敬敬的把他帶到金獅廳內。

金獅廳是一個修飾華麗、氣派高尚的會客廳，絕大多數人走進這裏，都會自動檢點一些。

但屠手的神態一點也沒有變。

他第一句說話就問老獅：「你是找我來談生意的？」

老獅點點頭：「不錯。」

屠手環顧四週一眼。

這裏除了他和老獅之外，就只有高人鶴。

屠手的目光忽然停在他的身上，冷冷道：「你出去。」

高人鶴臉上的肌肉彷彿跳了跳。

他在獅王山莊的地位極高，除了老獅之外，誰也不敢向他說出這句毫不客氣的說話。

他沒有出去，仍然像一根釘子般站立在原處。

屠手的瞳孔倏地縮小。

「你不走，我走！」

高人鶴的嘴角露出一絲冷漠的微笑。

屠手果然說走就走，他的脚步巳向梯間踏下。

老獅的聲音却在這個時候响起：「屠先生請留步。」

屠手彷如未聞，身子繼續向下移動。

高人鶴的臉色有點發青。

青得就像一片青青黃黃的葉子。

他終於勉强一笑，緩緩道：「屠先生請留步，我出去。」

這一次屠手的脚步果然停下，他轉過身子，一雙深沉的目光又放在高人鶴的身上。

高人鶴却沒有去看他，只是一步一步的向樓梯走去。

×　　×　　×

高人鶴走了。

老獅微微一笑：「據說你談生意的時候，永遠都是以一對一，絕不可以有第三者在塲，現在看來果然不假。」

屠手道：「我的生意，越少人知道越好，這是我的原則。」

老獅目中露出了讚賞之色：「難怪江湖中人，巳開始有人將屠先生與殺手之王

司馬血相比。」

屠手道：「司馬血是個很不錯的殺手，你爲甚麼不先去找他？」

老獅嘆了口氣，道：「司馬血雖然是個殺手，但他作風已改。」

屠手道：「他不願隨便爲錢殺人，尤其是無辜者與正義之輩，他從來不殺。」

「不錯。」

屠手忽然笑了笑，目注老獅道：「難道你要我去殺的是這種人？」

老獅淡淡道：「可以這麼說。」

屠手搖頭道：「我不明白老莊主的意思。」

老獅道：「老夫要你殺的是個俠名滿天下的君子。」

屠手的目光漸趨黯淡：「君子是人人都尊敬的，無論是誰殺了這種人，他的麻煩都一定不會小。」

老獅淡淡道：「你怕？」

屠手道：「那要看情況而論。」

老獅道：「老夫要你殺的雖然是個名滿天下的大俠，但這個君子却是假的。」

「僞君子？」

「不錯。」

「他是誰？」

「萬鼎鏢局總鏢頭軒轅機。」

屠手的臉色忽然變了。

「軒轅機？」

「正是軒轅機。」

屠手道：「軒轅機豈非在一年前被人所殺？」

老獅冷冷一笑：「他沒有死。」

屠手道：「但江湖傳言……」

老獅揮手截口道：「江湖傳言並非事實，一年前在萬鼎鏢局被殺的，只不過是他的一個老僕。」

屠手道：「難道萬鼎鏢局的慘案，竟是他一手擺佈出來的？」

老獅嘆了一口氣，道：「軒轅機毀掉神刀堡與八義樓，再佈下一個苦肉計，目的就是要把所有的罪名，都套在老夫的身上。」

屠手道：「他與老莊主有何深仇大恨，竟然要施用如此毒辣的詭計？」

老獅淡漠的一笑，道：「他最喜歡的一個女人，給老夫一掌震碎天靈蓋，那已是三年前的事。」

屠手沒有再問。

這些事他本來就毋須知道，也無權知道。他只是問老獅，願付出多少殺人的酬金。

老獅的回答令他很滿意。

「十萬兩，先付一半。」

十萬兩殺一個人的酬金雖然絕不算最高的紀錄，但能付得起這個價錢的僱主已很少很少。

就算是殺手之王司馬血，也會同樣感到滿意，雖然他曾有過百萬兩殺人酬金的紀錄。

× × ×

屠手帶着價值五萬兩的銀票，和充滿信心的表情，離開了金獅樓，然後又離開了獅王山莊。

老獅目送着屠手的背影漸漸消失在黑暗中。

樓梯間忽傳聲響。

高人鶴又回來了。

× × ×

青青黃黃的臉已不再青青黃黃。

高人鶴的臉又回復了平時紅紅潤潤的臉色。

老獅背着他，沉默了很久，才一字字的說道：「你可知道他爲甚麼要把你趕走嗎？」

高人鶴嘴角露出了一絲森冷的笑意，緩緩道：「弟子曾與屠手有數面之緣，而師父却只見過他一次。」

高人鶴雖然是老屠的義子，但他們之間却仍然以師徒的名義相稱。

而高人鶴的說話，根本就不像是回答他。

但老獅點點頭，他已明白高人鶴的意思。

過了半晌，老獅才緩緩的接口說道：「但就算爲師從未見過屠手，若此人想冒充屠手，仍然註定失敗。」

高人鶴淡淡道：「屠手的死訊早已傳到咱們的耳中，賴四鬍子的情報絕不會錯的。」

老獅冷冷道：「錯。」

高人鶴一愣。

「難道賴四鬍子這次出了差錯，屠手根本就沒有死？」

老獅搖搖頭，冷冷道：「爲師指的是你剛才的態度，倘若事情還未經過證實，就憑聽人的一句說話而完全相信，那是極其危險的錯誤。」

高人鶴垂下了臉，無從反駁。

他也不敢反駁。

老獅是他的師父、他的義父、也是他的老闆。

當老獅不高興的時候，高人鶴通常都很少發表意見，甚至索性閉口不語。

老獅緩緩坐下，道：「你可知道這個冒充屠手的人是誰？」

高人鶴沉吟半晌，道：「倘若弟子沒有猜錯，他就是殺死屠手的人。」

老獅點點頭：「只要他相信軒轅機是個僞君子，那麼軒轅機立刻就會變成一個死人。」

高人鶴輕輕嘆了口氣：「軒轅機一直都以爲獅王山莊很容易對付，他將會得到應得的懲罰。」

老獅冷冷道：「爲師要天下間所有的人都知道，軒轅機沒有死，同時更是個僞君子！」

× × ×

軒轅機仍然活着？

軒轅機是否僞君子？

這兩件事情，「屠手」一直都在思索着。

這個屠手的確是假的，眞的屠手已經死了。

這個冒充屠手的人又是誰？

（四）

又是嚴冬。

幾乎可以吹歪鼻子的北風，不停地刮在龍城壁的臉上。

這裏是駱駝城。駱駝城沒有活駱駝，但却有一對用大理石雕成的大駱駝，矗立在駱駝城的城堡上。

雖然這座市鎮，並不算是個大地方，

但駱駝城的主人，却是江湖上大有來歷的人。

他並非中原人氏，而是藏人。

他的名字長而冗贅，全名是——杜陀梵伊那多那拜雄，但通常人們都只叫他拜雄。

雖然他是藏人，但他懂漢語。

駱駝城的百姓，絕大部份都是漢人，只有飛駝宮才有藏人居住。

飛駝宮就是拜雄居住的地方，而拜雄的父親，就是大漠飛駝族的族長賽新斑。

飛駝族雖然遠在大漠邊陲，但近數百年來，這一個勢力龐大的遊牧民族，經常都派遣族人來到中土，而且更在一百五十年前，把一座城鎮重金購下。

這個城鎮就是現在的駱駝城。

× × ×

駱駝城是一個很奇怪的城鎮。

這裏有酒家，有賭場，也有妓院。

但這裏的酒家有個規定，每人只能喝酒兩斤。

雖然這些酒都不算太淡，却也並不猛烈。

一個人喝兩斤酒不能算少，但却也絕不算多。

不懂喝酒的人只喝二兩也可能會醉，但酒癮大的人却絕不過癮。

駱駝城也有賭館。

但這裏的賭館也有特別的規定，就是每一注賭博，只准限銀二十兩。

所以這裏的賭場，很難令人贏大錢，同時也很難輸大錢。

至於妓院，也有一種聞所未聞的規定，就是嫖客每月只准光顧兩次。

這些規矩，都是拜雄訂下來的。

他認爲無論是誰，在駱駝城中都必須自我節制。

駱駝城絕不是一個醉生夢死的地方。

所以，想尋歡作樂的人，通常都不會選擇駱駝城，有人只在這裏躭了半天，就覺得悶得要命。

但誰也不能改變這些規矩，因爲這些規矩是拜雄訂下來的。

無論是誰想改變這裏的規矩，除非他能先把拜雄改變。

有人曾嚐試過。

但曾經作此嚐試的人，現在都已在駱駝城西北半里外的一座小山丘下。

那是一座墳塲。

× × ×

駱駝城有三間酒家，其中規模最大的就是飛駝閣。

飛駝閣並沒有閣，它只是一座矮而寬闊的建築物。

當龍城壁騎着一匹青驄馬來到這裏門外的時候，飛駝閣內熱鬧無比。

他拴好馬匹，緩步進內。

大堂中連一張空桌都沒有。

但龍城壁還是找到一副座位，而這副座頭的對面，已坐着了一個身穿灰皮襖、濃眉大目的漢子。

這個漢子的腰間有刀。

那是一把最少超過二十斤重的鬼頭金刀。

龍城壁沒有看他，但灰皮襖漢子的眼睛却瞪得比平時更大，直看着龍城壁。

店小二走了過來，哈腰問龍城壁：「這位大爺……」

他只說了四個字，灰襖漢子就冷冷的喝道：「你給我爬出去。」

店小二一呆：「你要誰爬出去？」

灰襖漢子戟指對龍城壁道：「你爬出去！」

龍城壁淡淡道：「外面的風很大，我怕冷。」

灰襖漢子道：「就算外面的風把你凍僵，你也要爬出去。」

龍城壁微微一笑：「如果我不出去，那又怎樣？」

灰襖漢子也在笑，但他的笑容比冰還冷：「如果你自己不爬出去，我可以替你代勞。」

龍城壁瞧了瞧他腰間的鬼頭金刀，淡笑着：「你是否打算把我砍爲兩段，然後左右手各拈一半，把我抛出酒家外？」

灰襖漢子冷笑道：「就照你這份意思去辦却又何妨？」

龍城壁道：「你有把握嗎？」

灰襖漢子道：「沒有把握的事我從不幹。」

龍城壁悠然道：「那麼你現在就試試能否把我一刀砍爲兩段。」

灰襖漢子的右手已按在刀柄上，看來他立刻就要拔刀。

四週的顧客紛紛退開，其中一個臉色已被嚇得發黃的老頭兒，更連鞋子都被人擠脫。

他立刻轉身去拾那鞋子。

他剛彎下腰去拾鞋的時候，灰襖漢子的鬼頭金刀已出鞘。

他拔刀的速度絕不慢。

但他的刀拔出之後，却沒有向龍城壁襲擊。

他只是虛張聲勢，眞正致命的一擊，竟然是那個轉身拾回鞋子的老頭兒。

老頭兒彎下腰並不是去拾鞋子，而是從衣領後射出五枝緊背毒弩。

這五枝毒弩發出的時候，龍城壁正背對着老頭兒，而且雙方的距離只有一丈。

這一着實在出人意外，人人都爲之大吃一驚。

有人甚至失聲驚呼，也有人沉聲嘆氣，他們都替這個年青人担心，也替這個年青人惋惜。

人人都幾乎認爲這個年青人必然死定無疑。

但他們都想錯了，因爲他們絕對沒有想到，這個身穿藍衣，看來毫不起眼的年青人，竟然就是雪刀浪子龍城壁。

龍城壁沒有拔刀。

風雪之刀仍有鞘內。

但他的手却同樣具有不平凡的威力，五枝毒弩剛射出，他的右手食指同時凌空虛點五下。

他這五指的速度，比別人發出一指的速度還快五倍。

五枝毒弩竟然齊中折斷，紛紛跌落在地上！

× × ×

老頭兒一擊失手，臉色頓變。

但他的反應極快，動作絕對沒有絲毫凝滯，雙袖一翻，兩枝鐵筆同時急射而出

，疾點龍城璧的左右雙肩。

龍城璧倏地發出一聲冷笑，風雪之刀也已拔出。

女人是最不可靠

（一）

刀、歲月，兩皆無情。

刀是死物。

無論是削鐵如泥的寶刀，或是銹跡斑斑已經霉爛的刀，都是死物。

刀是無情的。

殺鷄宰鴨的刀無情，殺猪宰牛的刀同樣無情。

一刀割下，鷄鴨猪牛一律嗚呼哀哉。

殺人的刀更無情。

刀是人類創造出來的，但人類却反而往往死在刀鋒之下，究竟是刀對不起人，還是人對不起刀？

× × ×

刀雖無情，但歲月更無情。

人可以創造刀，可以抓住刀，也可以毀滅刀。但人類却永遠不可能創造時間，不可能抓緊時間，也無法把時間毀滅。

時光一點一滴的溜走，歲月一天一天的消逝，就算是世間上權力最大的人，也無法把歲月的消逝加以阻撓。

所以，歲月比刀更無情。

× × ×

除了刀和歲月之外還有甚麼最無情？

這是一個很主觀的問題，每個人心目中的答案都並不一樣。

有人甚至認為最無情的還是男人！

（二）

鮑天冰花了三千兩金子，僱用了兩個臭男人去行刺雪刀浪子。

鮑天冰是個女人，一個皮膚光滑細緻，眸子清澈明亮的女人。

她喜歡穿着柔軟輕爽的絲袍，那樣會使她那成熟的胴體看來更加窈窕動人。

她不但窈窕動人，而且簡直足以讓絕大多數的男人暗呼「秀色可餐」。

可惜，男人喜歡她，她却不太喜歡男人。

每年在她身上碰釘子的男人，不計其數，其中包括不少財雄勢大的武林大豪、和風流倜儻、走馬章台的花花公子。

不少男人認為鮑天冰無情。

但鮑天冰却認為天下間最無情的還是男人！

他們拚命追求她，只因為她是個美麗的女人。

有時候，她覺得自己是一塊又香又甜的糖，而那些男人却只不過是醜陋、骯髒的蒼蠅。

每一個男人都是臭的，也是無情的。

所以，男人都該殺！

× × ×

手持鬼頭金刀的皮襖漢子，並非駱駝城裏的人。

他原是鄱陽湖西岸的一個獨行大盜。

他的外號是「臉上一刀」。

這個人只有外號，沒有名字。

他原本的名字早已丟了，那是他自己丟掉的。

他認為臉上一刀這四個字遠比自己原來的姓名好聽得多。

但在鄱陽湖西岸一帶，無論誰聽見臉上一刀這四個字，都難免會被嚇一大跳。

他的鬼頭金刀重二十三斤另八兩，但却可以把一塊又嫩又滑的豆腐切開無數小片。

刀背是又厚又鈍的。

但刀鋒居然其薄如紙，而且幾乎可以用「無堅不摧」四字來形容。

無論是誰讓他感到不高興，他就會在那人的臉上砍上一刀。

他一刀砍下之後，從來都不必再砍第二刀。

因為既然第一刀就已絕對致命，又何必浪費氣力再砍第二刀呢？

臉上一刀固然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江湖大盜，那個用一雙鐵筆的老頭兒更不尋常。

他原來是金陵一家鏢局的總鏢頭，但十年前他監守自盜，吞了一批紅貨之後，這家鏢局就散夥了。

白花花的銀子，有誰不貪？

這個總鏢頭也不例外，但這些不義之財，他很快又在賭場上輸掉，而且還弄得衆叛親離，連妻兒都遠赴重洋，捨他而去了。

這個老頭兒複姓夏侯，名國浩，擅使一雙鐵筆，暗器上的功夫更是鮮有人能企及。

夏侯國浩輸掉一切之後，唯一餘下來的朋友就只有臉上一刀。

臉上一刀在鄱陽湖西岸一帶屢屢犯案，鬧得太兇，終於引起鄱陽湖一帶武林同道的公憤，羣起而攻之，臉上一刀雖然兇悍，也都有所顧忌，近月來他已在鄱陽湖西岸絕跡，但他在甚麼地方，江湖上的人都不知道。

別人不知道，但鮑天冰却知道。

她知道臉上一刀與夏侯國浩朋比為奸，成為江湖上一對新的殺手。

臉上一刀幹了多年刦殺生涯，現在又成為一名殺手，那是很平常的事。

但夏侯國浩原本是一間大鏢局的鏢頭，想不到也會成為殺手行業的一份子！

他們已合作過三次。

每一次，他們都很順利，武林中能避得過他們聯手狙擊的人並不多。

現在是他們第四次合作。

他們要殺的人，是黃金鵬！

（三）

黃金鵬是一個快刀手。

他的刀很快，花錢的速度更快。

但他絕不是個浪子，他有家。

他有八個家，八個妻子，十九個兒子，五個女兒。

但他並不老，現在還很年青。

鮑天冰花了三千兩金子，要臉上一刀和夏侯國浩去殺的人，他的名字就是黃金鵬。

殺黃金鵬本該值六千兩金子，臉上一刀和夏侯國浩每人各佔三千。

但他們現在只收一半。

因為鮑天冰提出了一個條件，餘下來的三千兩，就用她自己來代替。

她願意陪臉上一刀和夏侯國浩，讓他們都有一個風流快活的晚上。

臉上一刀正值壯年，本就是個色中餓鬼，一千五百兩金子雖然可愛，但憑鮑天冰的姿色，倒也值得少賺這一半。

但是夏侯國浩不願意。

他雖老，但仍有充沛的精力和少男般的慾望。

但他現在找女人，每次的代價却絕不會超過一百兩銀子。

他認為絕頂漂亮的女人雖然可愛，但付出的代價若是太大，那就化不來。

他寧願在賭桌上輸光，也不願意把金子像流水般倒在女人的胸脯上。

結果，臉上一刀與夏侯國浩兩人展開了談判。

最後，臉上一刀寧願把自己的一半都給了夏侯國浩，他認為鮑天冰這個女人本來就是無價之寶。

協議既定，臉上一刀和夏侯國浩就準備好一切，要幹掉黃金鵬。

但他們做夢也想不到，鮑天冰供給他們的資料，有一個極大的錯誤。

他們從未見過黃金鵬，根本就不知道黃金鵬的面貌如何。

他們以為來到駱駝城的這個年青刀客就是黃金鵬，却沒想到這人並非黃金鵬，而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這是鮑天冰的錯誤？

不。

鮑天冰沒有弄錯。

她只知道一件事：如果臉上一刀和夏侯國浩知道自己要他們對付的人，是雪刀浪子龍城璧的話，那麼價錢就絕對不只幾千兩黃金。

也許十萬兩黃金也不足以打動他們，讓他們出手。

黃金雖然可愛，但性命畢竟還是更寶貴得多。

他們已算過，對付黃金鵬最少有八分的把握。

但如果對象是雪刀浪子龍城璧，恐怕他們就連一分把握也沒有。

所以，他們是上當了。

上了一個大當！

難怪有人說：男人最無情，女人最靠不住。

× × ×

假如閣下要把這兩句說話倒轉來說，也無不可。

——男人最靠不住，女人最無情。

但事實上，世間上靠得住的人絕不少，而多情男女又何只萬千？

× × ×

在飛駝閣的對面，有一間客棧。

這間客棧的老板是個身材微胖的中年人，唇上留了一撇鬍子。

一撇鬍子？

不錯。

世間上留兩撇鬍子的人極多，但這間客棧老闆的唇上，只有一撇鬍子生長在右方。

在左方原本應該有另一撇鬍子，但現在沒有鬍子，却有一道既不太淺，也不太深的疤痕。

誰也不知道他這個疤痕是怎樣被弄出來的。

既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敢問。

他是個很嚴肅的人，嚴肅得跡近乎兇巴巴的樣子。

他在駱駝城已居住了十年，這間客棧是他唯一的產業，也是他的家。

他就住在這間客棧最細小，最接近茅坑的一個房間裏。

他是個很節儉的人。

他的名字就叫彭儉。

（四）

彭儉的臉很圓，圓得就像個剛剛炸好的大煎堆。

但他的眼睛却是扁小的。

他看着別人的時候，一雙眼睛總是眯成一條直綫，有點像個瞎子。

但他絕不瞎。

他可以在黯淡的光綫下看見十丈外任何一隻細小的蚊子。

他的客棧叫儉記客棧，而儉記客棧距離飛駱閣還不夠五丈。

現在，彭儉就在儉記客棧二樓面對飛駱閣的一間客房內，欣賞臉上一刀和夏侯國浩怎樣對付雪刀浪子。

他的眼睛又瞇成一綫，但他甚麼都看得清清楚楚。

他看見夏侯國浩彎腰用緊背毒弩暗殺龍城璧。

但夏侯國浩沒有得逞。

直到夏侯國浩袖中一雙鐵筆霍聲刺出，而龍城璧的雪刀同時拔出的一刹那，彭儉的細小眼睛忽然就睜大了。

刀光大亮，他的目光同時大亮。

他輕輕一嘆。

這一聲嘆息，他為夏侯國浩而發的。

他臉上的表情更嚴肅，雙手却不斷地互相撫摸。

鮑天冰的表情也很嚴肅，她就站在彭儉的身旁。

× × ×

刀光如電！

夏侯國浩的一雙鐵筆，忽然就像冰雪碰見了夏日的陽光、兇猛的豺狼遇見了比牠更兇猛百倍的惡豹。

「殺！」

夏侯國浩雖然心中暗自一凜，但口中仍然殺氣騰騰，一副勇往直前的樣子。

他知道鮑天冰就在儉記客棧，而且已在對這一戰密切的注視。

拿人錢財，與人消災。

這一戰無論怎樣兇險，他也絕不能退縮。

雖然在殺手行業來說，他的資歷還很淺薄，但他並不怕死。

如果接下了買賣，就得赴以全力。

可是，如果他知道自己面對着的人是甚麼人的話，那麼他極可能立刻變成一隻縮頭烏龜。

可惜現在他就算是一隻烏龜，想把腦袋縮進龜殼內也未免太遲了。

因為龍城璧的刀已拔出，而且比他的鐵筆更早一步砍在他的胸膛上！

× × ×

胸口一涼！

夏侯國浩的心也是一涼！

在此同時，臉上一刀的鬼頭金刀已幾乎砍在龍城璧的後腦上。

× × ×

臉上一刀的刀法，通常都是向敵人的臉孔下手。

但他這一次砍的並不是龍城璧的臉孔，而是後腦。

鬼頭金刀的份量，甚是沉重，無論它劈在敵人的臉上也好，後腦也好，都同樣足以致命。

刀鋒在呼嘯。

但龍城璧的刀却後發先至，竟然繞過臉上一刀，砍在他的後腦上。

臉上一刀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大惡魔，他砍人的經驗十分豐富。

他做夢也想不到，自己這一刀非但不能在對方的後腦上砍開一道缺口，反而給對方來一着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臉上一刀忽然在咆哮，大發雷霆。

他一生之中，從來都沒有這樣憤怒過的。

因爲他就在這一刹那之間，驀然驚覺這人絕對不是黃金鵬。

黃金鵬在江湖上雖然也是一個可怕的刀客，但與這個藍衣刀客肯定大有距離。

臉上一刀臉上的肌肉在抽搐。

他突然轉過身子，發出如雷一般的巨吼：

「你是誰？你絕不是黃金鵬……」

龍城璧眉頭一皺：「你以爲我是黃金鵬？」

「你絕不是他……你是誰？……」

龍城璧深深的吸了口氣。

過了半晌，他才嘆口氣道：「你找錯人了，在下絕不是黃金鵬，我姓龍——」

「姓龍？」

臉上一刀的臉色忽然變得亂七八糟，正是陣紅陣白，陣藍陣青，又像是忽黑忽白，恰似打翻了十幾桶不同顏色的油漆似的。

「你一定就是龍城璧……」

「我本來就是龍城璧。」

臉上一刀臉上的表情突然僵硬。

然後，他全身的肌肉也僵硬，硬得就像一塊冰。

他死也不會忘記，那個叫做鮑天冰的女人。

他上了這個女人的大當。

如果有機會的話，他一定在鮑天冰那張美麗的臉上砍百刀，砍千刀！

但他永遠都沒有這個機會了。

（五）

夏侯國浩親眼看見自己怎樣中刀，也親眼看見臉上一刀怎樣死在龍城璧的刀下了。

他現在當然知道這個黃金鵬原來就是龍城璧。

就算龍城璧現在否認自己是龍城璧，夏侯國浩也絕對不信相信。

夏侯國浩的心在發凉，腦海中却充滿無限的仇恨。

他並不恨龍城璧。

因爲在整件事情裏，龍城璧却是被動的。

眞正可惡的人，是鮑天冰。

× × ×

臉上一刀雖然死了，但夏侯國浩沒有死。

他沒有死並不是僥倖，而是龍城璧刀下留情。

夏侯國浩的呼吸雖然有點驟促，但胸膛上的傷口並不致命。

他問龍城璧道：「你爲甚麼不殺了我呀？」

龍城璧沉默着，過了很久，才緩緩道：「雖然在下以前從未見過你，但你是夏侯總鏢頭，這一點大概沒有錯罷？」

夏侯國浩吸了口氣。

「不錯，老夫正是夏侯國浩，但總鏢頭三字，却愧不敢當。」

龍城璧嘆一口氣：「老先生在江湖上的聲譽原本不錯，但現在却巳身敗名裂，那又何苦？」

夏侯國浩道：「你不殺老夫，就是要讓老夫聽你講這些刺耳的說話？」

龍城璧搖頭。

「在下一向不喜歡說傷人的話，我與老先生無怨無仇，更無此必要。」

夏侯國浩道：「然則你不殺我，有何目做？」

龍城璧道：「在下想找出這件事的主謀。」

夏侯國浩雙眉一揚。

在殺手行業中，把僱主的姓名洩露，那是大大的禁忌，任何一個殺手都不屑這樣的。

但夏侯國浩幾乎立刻就衝口而出：「她是……」

但他只說了兩個字，兩邊太陽穴就被一支長得出奇的鐵筆所貫穿。

篤！

血飛濺，夏侯國浩發出了一聲駭人的慘呼。

龍城璧楞住了。

這一枝鐵筆竟然是從屋簷下飛射進來的。

雖然龍城璧與夏侯國浩的距離並不遠，但那枝鐵筆來勢委實太過突然，而且發動攻擊的位置恰好就在夏侯國浩的身邊。

夏侯國浩擅用鐵筆，想不到結果却死在別人的鐵筆之下。

龍城璧一聲冷喝，身如藍鳥向飛駝閣外飛射而出。

他看見了一個矮小的影子，正飛快的向西方逃去。

這條影子移動得很快。

龍城璧忽然停下脚步，沒有追趕。

他昂然大步，向飛駝閣對面的倹記客棧走去。

斯文的浪子

（一）

倹記客棧內，一片密靜。

客棧店堂沒有人。

平時櫃枱前寸步不離的老掌櫃，也不見踪跡。

龍城璧冷笑，突然躍起，從長街衝進倹記客棧天字第五號房。

那正是彭倹和鮑天冰伺窺的地方。但龍城璧破窗而進後，房內巳杳無人跡。

房內並無異狀，有床、桌、椅，還有茶几。

茶几上有一個小花瓶，瓶中插着一束

巳開始凋謝的黃菊。

黃菊中有一張紙條，這張紙條却比枯黃的菊花更黃。

黃色的紙條上寫着十幾個字。

「你若是要來救拜雄的話，巳經太遲了。」

這十幾個字很潦草，而且墨猶未乾。

龍城璧心頭一凜。

他來到駱駝城，的確是爲了拜雄。

拜雄雖然是個藏人，但他却是龍城璧的朋友。

拜雄賦性剛直，忠厚善良，是個性情中人。

他有理想，也有熱血，但有時候却有點固執。

龍城璧曾到過大漠飛駝族，飛駝族的長老對這個來自中原的年青刀客亦極具好感。

他們稱呼他勇士。

在飛駝族，「勇士」這兩個字就是男人最高的榮譽，只有極少數人才配被人稱爲勇士。

龍城璧在中原是個浪子。

但到了異域大漠之地，浪子居然就變成了勇士。

然而，眞正瞭解龍城璧的人，却會認爲這個浪子本來就是一個勇士。

「勇士」這兩個字最簡單的解釋，就是勇敢之士。

龍城璧的確是個勇敢的人。

一個人若能經常都把自己生死置諸度外，又還有甚麼事情會令他感到恐懼？

× × ×

房內空空如也。

但龍城璧却可以肯定，剛才是有兩個人在窺伺飛駝閣內那一戰的。

他們是甚麼人？

他們有甚麼目的？

龍城璧雖然不完全知道，但却也並不是完全不知道。

他現在只希望拜雄仍然安然無恙。

他闖進這間客棧很容易，離開這裏也毫無阻碍。

夏侯國浩巳經被殺滅，龍城璧正面對着一股邪惡的勢力，和一個可怕的巨大陰謀……

（二）

龍城璧早知道拜雄有麻煩，但却不知道拜雄的麻煩竟然比他想像中更大得多。

拜雄也擅用刀。

他腰間佩着的一把波斯彎刀，薄而鋒利，而他的刀法却是整個飛駝族的第一號高手。

龍城璧見過他的刀法。

拜雄不愧是賽新斑的兒子，賽新斑號稱大漠刀聖，他的刀法傳給了拜雄，再由拜雄把它發揚光大。

但龍城璧始終不主張拜雄遠赴中原駱駝城。

駱駝城雖然是他們的地方，但這裏畢竟是中土，他在這裏所受的壓力和危險性，絕對不在沙漠旋風之下。

但拜雄終於還是來到了駱駝城，因爲這個地方是他的祖先歷盡千辛萬苦創下來的基業。

前任駱駝城主是空祖。

空祖是賽新斑的弟弟，也就是拜雄的叔父。

但在拜雄二十八歲那年，空祖被人暗殺身亡，兇手至今仍未找出。

駱駝城不能沒有城主，而空祖又無兒無女，結果拜雄就在族中長老一致推擧之下，來到了駱駝城，成爲駱駝城主！

× × ×

飛駝宮在駱駝城的西北方。

每當看見飛駝宮，龍城璧就想起了大漠中的帳篷。

但這一次，龍城璧看見飛駝宮的時候，腦海裏幾乎是一片空白。

飛駝宮巳不再是飛駝宮。

原本是飛駝宮的地方，現在巳變成了一片火海。

倹記客棧那張黃色的紙條彷彿也在龍城璧的心裏燃燒。

——你若是來救拜雄的話，巳經太遲了。

火場裏火光熊熊。

而火場外則亂成一片。

救火的人在奔跑叱喝，驚惶的女人在尖叫，他們有藏人，也有漢人。

火紅如血，龍城璧的臉却很蒼白。

火場上最少有二三十個男人担着水桶在澆水救火，但火勢實在太猛烈，他們的灌救完全起不了任何作用。

飛駝宮完了。

拜雄呢？

他是否也和飛駝宮一樣，將會變成一片飛灰？

龍城璧沒有想。

他不敢想下去。

就在他幾乎在發呆的時候，背後突然响起了一個人淡淡的聲音。

「拜雄還沒有死。」

龍城璧沒有轉身，但他臉上却抹過一絲奇異的光采。

他忍不住道：「你知道他沒有死？」

背後那人微笑着：「當然知道，因爲他根本就不在飛駝宮裏。」

龍城璧的臉開始有點紅潤。

他知道這是事實。

背後那人絕不會欺騙自己，因爲他就是偷腦袋大俠衞空空！

× × ×

衞空空牽着那匹又老又醜的猴子馬，與龍城璧站在火場外不斷的搖頭嘆息。

他們沒有去救火。

他們不去救火，是因爲火勢巳漸漸熄滅。

火勢漸漸熄滅的原因也只有一個。

飛駝宮巳被完全燒燬了，而四週却是空曠的廣場，烈火雖然兇猛，却巳燒無可燒。

衞空空忽然問龍城璧：「你想不想見拜雄？」

龍城璧苦笑道：「我來到這裏，本來就是想見他，他是我的朋友。」

衞空空也忽然在苦笑。

龍城璧心神一凜，道：「莫非拜雄出了甚麼事？」

衞空空長長的嘆了口氣：「他仍然活着，但他的腿……」

龍城璧雙眉一皺。

「他的腿中了一枚毒針。」衞空空黯然地說下去。

「是誰幹的？」

寒風中忽然又响起了另一個人冰冷殘酷的笑聲。

然後，龍城璧和衞空空就看見一個身材微胖的中年人。

他的臉很圓，圓得就像個剛炸好的大煎堆。

但最令龍城璧和衞空空感到怪異的，還是這個人唇上的鬍子。

他的鬍子只有一撇，生長在右方，而左方原本應該有另一撇鬍子的地方，却沒有鬍子，只有一道既不太淺，也不太深的疤痕。

衞空空瞪着他：「他是誰？」

只有一撇鬍子的中年人冷冷一笑，他的答覆快捷而簡單：「彭儉。」

「彭儉？」龍城璧冷笑。

彭儉回答道：「現在我的名字就叫彭儉。」

龍城璧說道：「你的鬍子好像少了一半。」

彭儉道：「鬍子或多或少，問題不大的。」

龍城璧道：「你說得不錯，倘若腦袋少了一半，那才要命。」

彭儉道：「的確要命。」

龍城璧道：「如果在下所料不差，閣下左方的鬍子是給拜雄的父親賽新斑剃掉的。」

彭儉臉上木無表情，既不承認，也不否認。

龍城璧又道：「你就是十年前江湖號稱殺得性起的彭五絕！」

彭儉又是一陣冷酷的微笑。

但這一次他點頭，承認龍城璧的說話並沒有錯誤。

彭儉的確就是彭五絕，他的外號比臉上一刀更古怪，被稱爲「殺得性起」。

彭五絕在不殺人的時候，通常都很冷靜。

冷靜如岩石，冷靜如北方高峯上千年不解的冰雪。

但每當他動手殺人，他的性格就會完全改變。

他殺人極少只殺一個，通常都會接二連三，一口氣的繼續殺下去，直到自己滿足爲止。

他這樣殺人，當然往往會釀成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的悲劇。

龍城璧冷冷道：「昔年賽新斑沒有殺你，實在是大錯特錯。」

彭五絕嘿嘿一笑：「別忘記當時他的寶貝女兒伊斯蓮公主正在我們的手上，他若敢殺我，伊斯蓮公主早就變成一堆枯骨了。」

龍城璧道：「大漠聯盟的力量，足以把你們整個組織粉碎有餘。」

彭五絕冷冷道：「賽新斑倘若眞有這份力量，彭某今日又焉會在駱駝城中？」

龍城璧沉着臉，道：「一年前湘北的三件慘案，都是你們的傑作？」

彭五絕道：「沒有告訴你的必要。」

龍城璧道：「剛才在儉記客棧伺窺在下出手對付兩個殺手的人也是你？」

彭五絕道：「這一點倒是不錯。」

龍城璧又問道：「你已看過在下的刀法？」

彭五絕又點頭。

龍城璧冷冷道：「你現在大概已有把握對付我了？」

但這一次彭五絕却搖頭。

他的回答很爽脆，絕不含糊：「我並不是你的敵手，你若拔刀，我就會立刻變成一個死人。」

龍城璧沉默着。

彭五絕顯然知道並不是他的敵手，但是，仍然有勇氣站在這裏，他憑仗的是甚麼？

龍城璧不知道。

但衞空空却知道。

「他身上有解藥。」

「解藥？」龍城璧一楞。

「不錯，」彭五絕忽然笑了，他的笑容並不冰冷，但却有一種神秘曖昧的意味：「只要你答應一個條件，我就把解藥交出，否則三個時辰之後，拜雄腿上毒針的毒力發作，就算大羅金仙降世也無法可以把他救治。」

龍城璧雙手緊握，冷冷道：「是甚麼條件？說！」

彭五絕又發出一陣神秘的笑意：「有個漂亮的女人想見你。」

龍城璧一怔。

彭五絕道：「難道你除了唐竹君之外，對其他的女人全無興趣？」

衞空空冷笑道：「你可知道唐竹君是武林中第一美人？」

彭五絕道：「那倒未必，現在想見龍城璧的女人，她的姿色就絕對不會在唐竹君之下。」

龍城璧嘆了口氣，道：「既然如此，別說是美人，就算是母夜叉要找龍某，在下也是無法推辭的了。」

彭五絕道：「你果然是識時務者。」

龍城璧道：「解藥呢？」

彭五絕從懷中掏出一個細小的玉瓶，拋給衞空空。

「一半外敷，一半內服，三個月內絕不能喝酒，不能親近女色，否則他立刻就要完蛋。」

衞空空把彭五絕的每一句說話都緊緊記在心中。

彭五絕雖然號稱「殺得性起」，但他在江湖上的信譽一向都很好，他的說話倒是可以相信。

拜雄中了毒針，除了試用彭五絕的解藥之外，衞空空已別無其他辦法可想。

（三）

一輛四平八穩的馬車，已在火場外不遠處恭候着龍城璧。

車把式是一個侏儒。

這個侏儒雖然身材矮小，但一雙手臂却幾乎比龍城璧的大腿還粗壯。

可以說，這一雙手和這個侏儒的身材是絕不相襯的。

驟然看來，這個侏儒倒是個怪物。

但龍城璧沒有小覷他。

無論是誰，能够用一支長鐵筆貫穿夏侯國浩兩邊太陽穴，他的本領就絕不能輕視。

龍城璧冷冷的瞧着侏儒。

但侏儒却連眼角都不看他一眼，簡直把他當作一個死人。

龍城璧沒有生氣。

他只是嘆氣。

他嘆氣並不是爲了自己，而是爲了夏侯國浩。

如果夏侯國浩知道自己是死在一個侏儒手下，他一定會死不瞑目。

× × ×

龍城璧登上了馬車之後，才發覺這輛馬車的構造比想像中還要穩固。

這輛馬車的車廂，其穩固的程度已跡近乎一座牢獄，可以說，龍城璧是被囚禁了。

這個車廂沒有窗子，只有兩個透氣的圓孔，一個在上，而另一個則在車廂下。

龍城璧在這車廂裏唯一可以看見的，就是上天下地。

幸好龍城璧對於任何環境都很容易接受下來。

隨遇而安這四個字的本身，就已包含着忍耐堅毅的精神在內。

龍城璧的忍耐力時好時壞。

有時候他連一刻間都不能等待，但有時候他却可以無聲無息的一直等待下去，甚至等待一輩子。

對於唐竹君，他是在等待着。

可惜這輛馬車並不是載他去見唐竹君，而是另外的一個女人。

但正如龍城璧所說，就算是母夜叉要見他，他也是非去不可。

× × ×

當馬車停下來的時候，龍城璧嗅到了三種不同的氣味。

這三種氣味都是香的。

第一種香氣是花草的香氣。

龍城璧有點奇怪，在這種寒冷的天氣裏，居然還有芬芳的花草氣味，難道這裏是個春天的世界？

不。

這是絕不可能的，他實在想不通。

第二種香氣，龍城璧就算睡着了覺也嗅得出，那是陳年江南女兒紅的酒香。

花香。

酒更香！

但更香的還是第三種香氣。

那是從女人身體上所發出來的體香。

（四）

車廂門終於打開。

龍城璧摸了摸自己的鼻子。他的鼻子沒有毛病，而且靈敏得就像隻獵犬。

× × ×

雖然這裏的風還是有點冷，但與駱駝城的凜冽北風相比，却是溫柔得多了。

這裏是一座四面環山的深谷，北方的寒風却已被高山所阻隔。

馬車停在山谷內一爿綠湖邊。

湖邊有橋。

橋的彼岸，綠草如茵，繁花似錦。

在一列青翠的竹林下，有一行青絲織錦製成的軟墊子，上面坐着八個身穿薄如蟬翼輕羅衫的少女。

她們的面前都有樂器。

樂器金碧輝煌，但令人觸目的還是這八個少女的容貌。

她們不但年輕，而且個個貌美如花。

龍城璧剛踏足出車廂外，清脆動聽的樂聲已起。

然後，龍城璧又看見了另外八個同樣年輕，同樣漂亮的女孩子，從竹林之後盈步走出。

她們在草茵上翩翩起舞，曼聲輕歌。

龍城璧好像有點醉了。

他想不到自己居然會被人視作貴賓似的隆重欵待。

——幸好龍城璧對於任何環境都很容易接受下來，也很容易適應。

應該吃苦的時候他不怕吃苦。

應該享受的時候，他也絕對不會把享受的機會輕輕放過。

歌樂之聲繚繞不絕。

龍城璧的脚步沒有停。

他踱過湖上的一座青磚橋，橋頭上早已有兩個年輕貌美的小丫環，各自挑着一盞銀燈，爲龍城璧引路。

雖然是大白天，但她們仍然用銀燈照明，恐防龍城璧看不見小徑上的鵝卵石而絆倒似的。

竹林後有一條迂迴曲折的走廊，兩旁的花草更幽香。

走廊的盡頭，是一座小樓。

陳年女兒紅的酒香，就是從這座小樓內散發出來的。

（五）

珠簾串串，人在簾中。

龍城璧拾級登樓，只覺樓中除了陣陣酒香之外，還有一種温暖的春意。

簾中人忽然輕輕揮手，兩個小丫環徐徐退下。

龍城璧悠然一笑：「我來了。」

「你可知道我是誰？」簾中人語聲甜美，令人有如沐春風之感。

龍城璧搖了搖頭，淡淡地道：「不知道。」

簾中人微微一笑：「龍大俠果然不愧是個勇士。」

「勇士？」龍城璧心中一動。

「難道你否認自己是個勇士？」

龍城璧哈哈一笑：「世間上只有否認自己是儒夫的人，又有誰會否認自己是個勇士？」

簾中人一陣子沉默。

「你很坦白，坦白得可愛！」

「如此說來，龍某倒變成一個坦白、可愛的勇士了！」

「難道你認爲不是？」

龍城璧沒有回答。

他只是緩步上前走去，撥開中間的珠簾。

簾中人的臉，立刻就呈現在他的眼前了。

× × ×

龍城璧是個浪子。

他足跡所涉獵的地方不並算少，他所見過的美人兒也不知凡幾。

最令他念念不忘的，當然是杭州唐門的二小姐唐竹君。

唐竹君是杭州老祖宗的女兒，也是武林第一美人。

但簾中人的姿色，却似乎絲毫不比唐竹君遜色。

她的臉比春天的陽光，更溫柔，更嫵媚。

她雖然不着脂粉，但一雙眼睛却像是兩隻鈎子，一下子能把任何男人的魂魄勾過去。

龍城璧的眼睛亮了。

他畢竟並非聖人，而是一個浪子。

「我姓鮑，鮑天冰。」她把自己的姓名說出，神態大方而爽快。

龍城璧眨了眨眼睛，在她的身上打量又打量，好像想在她的身上找出一隻虱子似的。

鮑天冰的身上沒有虱子，却散發着一種令人難以抗拒的誘惑力。

過了好久，龍城璧才慢慢的說道：「妳並不像塊冰。」

鮑天冰嫣然一笑：「就算是冰山也有溶解的時候，又何況是人？」

龍城璧道：「像妳這樣漂亮的女孩子，世間上絕對不多。」

鮑天冰道：「絕對不多的意思，就是也有不少女孩子比我更美麗，對嗎？」

龍城璧揮了揮手，微笑道：「雖然每個人的審美眼光都不相同，但妳可稱為傾國傾城的絕世尤物。」

鮑天冰道：「傾國傾城？」

龍城璧道：「就算不能傾國，但傾城一定不成問題。」

鮑天冰不由失笑：「你指的『城』，莫非就是龍城璧中間的城字？」

龍城璧淡笑，不置可否？

鮑天冰又道：「你為甚麼不坐下？」

龍城璧不再客氣，依言坐在一張鋪着軟墊子的桃木椅上。

鮑天冰伸出白玉般的手臂，替他斟了酒。

酒香濃。

滿滿的一杯女兒紅，中人欲醉。

鮑天冰笑道：「你不敢喝？」

龍城璧端起杯子，眸子亮如夜空中的星辰：「我為甚麼不敢喝？」

鮑天冰說道：「難道你不怕酒中有毒嗎？」

龍城璧神色不變，道：「酒中有毒無毒，難道妳以為我看不出來？」

鮑天冰道：「如果毒在杯中呢？」

龍城璧道：「這種下毒的法子已太落伍了，妳看來並不是個手段這樣低劣的女人。」

鮑天冰的身子向龍城璧挪近了兩尺，臉上的笑容已足以同時迷倒八百個男人。

「說來說去，你還是不敢喝。」

龍城璧哈哈一笑：「既然妳連激將法也使用出來，在下若還不把酒喝掉，倒要變成一個灰孫子了？」

笑聲中，他把滿滿的一杯女兒紅一仰而盡。

果然是好酒。

酒無毒，杯子也無毒。

龍城璧一杯下肚，酒與大發，索性把整個酒壺拿過來，整壺的猛喝。

鮑天冰笑道：「看來你並不是個斯文的人。」

「斯文？」龍城璧差點沒把嘴裏的酒噴了出來：「妳甚麼時候聽人說過我是個斯文的浪子？」

鮑天冰答不出。

她的確沒有聽過。

龍城璧是個浪子，一個狂放不羈的雪刀浪子。

（六）

酒壺已空。

龍城璧還是若無其事。

這些酒並不太猛烈，如果要醉倒龍城璧，最少還要再來八十壺以上。

鮑天冰的身子已幾乎貼在龍城璧的胸膛上。

她忽然問他：「你可知道我為甚麼要你來到這裏？」

龍城璧淡淡的道：「我只知道拜雄中了毒針，而解藥却在彭五絕的身上。」

鮑天冰道：「如果不是為了拜雄，你是否願意來到這裏？」

龍城璧東張西望的四周打量一眼，半晌才道：「這裏的環境很幽美，又不冷，眞是個舒適寫意的地方。」

鮑天冰的眼睛彎起，笑容就像春天裏盛開的玫瑰。

她的聲音更甜美，她的語調也更旖旎：「你願不願意在這裏陪着我？」

龍城璧笑笑，道：「如果有空的話，當然願意。」

鮑天冰看着他，道：「難道你現在很忙嗎？」

龍城璧點點頭。

鮑天冰有點不高興的樣子：「就算你忙得要命，最少總可以在這裏陪我渡過這個晚上罷？」

龍城璧張大了嘴巴，好像有十個肉包子同時塞進了他的口腔裏。

鮑天冰又嘟起了嘴，道：「你別老是想着唐竹君好不好？」

龍城璧嘆了口氣：「妳怎知道我想着唐竹君？」

鮑天冰道：「妳若不是想着她，又怎會對我冷冰冰的像塊木頭？」

龍城璧苦笑道：「也許我本來就是塊木頭。」

鮑天冰道：「但我知道你並不是。」

龍城璧道：「妳若認為我不是木頭，那麼我就不是木頭好了。」

鮑天冰好像又生氣了？

「難道我連一點也比不上唐竹君？」

龍城璧盯着她打量了好一會，才輕聲嘆道：「就算她在這裏，我也無法否認妳是一個很可愛、很漂亮的女人。」

鮑天冰總算又再笑了。

她瞟了龍城璧一眼，道：「你現在最好去洗個澡，然後換過一套舒舒服服的衣服。」

龍城璧道：「我現在穿着的衣服很稱身……」

鮑天冰搖搖頭。

「不行，我嗅出衣服上有點異味。」

龍城璧聳聳肩。

男人大多數都是這樣的，當女人說他的衣服有異味的時候，他通常都不會否認的。

也許他們根本就對自己的潔淨程度沒有信心。

所以，龍城璧沒有反駁鮑天冰。

所以，他也只好乖乖的去洗澡。

裸女刀陣

（一）

浴室內熱氣迷漫，幾乎連自己的手指也看不清楚。

龍城璧並不是一個人走進這浴室的。

如果不是那兩個身穿黃色衣裳的小丫環帶引，他根本就不知道這座小樓有地窖，而地窖也就是浴室。

龍城璧並不是個小孩子，他洗澡早已不必別人來伺候。

但這兩個丫環却一直陪伴着他，還主動的替他寬衣，替他擦背，替他洗擦身上每一處……

龍城璧一直都沒注意這兩個小丫環。

但就在這一瞬間，他發覺這兩個小丫環的臉上，都孕育着一種深沉的殺機。

難道鮑天冰要在浴室裏對自己下手？

× × ×

沐浴後，龍城璧整個人都彷彿變了。

其實他的人沒有變，變的只是他的外表。

他變得像個初生的嬰兒，連指甲和臉上的幾根鬍子都被整理得乾乾凈凈。

他那套積滿塵垢的衣服已被換掉，唯一留下來的就只有一雙靴子和風雪之刀。

沐浴更衣已辦妥，但浴室大門仍然緊緊的關閉着。

龍城璧微笑道：「我現在比剛出世的小寶貝還乾凈，大概可以見鮑小姐了？」

兩個丫環却一齊搖頭，齊聲道：「還不能。」

龍城璧看了看自己的手腳、身體，又再轉身看看自己的後臀和腳跟。

除了他自己眼睛看不見的地方之外，他把自己的全身上下都詳細檢查過了，他依然覺得很滿意，沒有甚麼不妥。

他苦笑一聲，道：「難道還要我塗脂抹粉一番不成？」

左邊的丫環冷冷道：「塗脂倒不必，但抹粉倒是給你猜對了。」

龍城璧皺眉道：「我並不是女人，又何必抹粉？」

右邊的丫環道：「男人通常都不必抹粉，但有時候抹上一些粉末，對他是有利無害的。」

龍城璧抓了抓腮子：「或者我太笨了，到現在為止還不明白妳們要我抹的是甚麼粉末。」

左邊的丫環冷笑着：「這種粉末可保存屍體，死後十年之內絕對不會變壞。」

龍城璧「嗯」一聲，繼而苦笑道：「原來如此，那的確是有利無害之至。」

他嘆息一聲，又道：「只可惜我現在還是活生生的，而我又不想割頸自殺。」

右邊的丫環道：「你不必自殺，如果你自殺死了，對咱們兩姐妹來說，那是無可補救的遺憾。」

龍城璧道：「妳們兩人是姐妹？」

左邊的丫環道：「不錯，我是姐姐，她是妹妹。」

龍城璧淡然道：「妳們都很年輕。」

右邊的丫環道：「我姐姐叫大冰，我叫小雪，兩人加起來還沒有三十五歲。」

龍城璧道：「等到妳們每人都有三十五歲的時候，妳們的想法就會和現在截然不同。」

大冰冷冷一笑：「那是將來的事。」

小雪道：「我們現在唯一要做的事，就是向龍大俠討教幾招。」

大冰小雪並不是鬧着玩的，她們居然也是刀法上的大行家。

（二）

浴室裏有一個鐵櫃，就在大冰和小雪身後。

大冰忽然把鐵櫃打開。

櫃中有刀。

不是一把刀，也不是兩把刀，而是整個鐵櫃都堆滿了刀。

櫃中的刀，就算沒有一百也最少有九十把以上。

連龍城璧都很少見過這麼多刀堆放在一起。

因為這些並不是普通的刀，而是每一把都堪稱用「寶刀」二字來形容的刀。

大冰隨手挑選了兩把，一把交給了小雪。

龍城璧目光陡地一亮。

「這兩把刀莫非是太行雙霸的陰陽閃電刀？」

大冰冷冷一笑：「龍大俠不愧是識貨者，你沒有猜錯。」

龍城璧嘆了口氣：「太行雙霸雖然並不能算是正人君子，但倒算是一方豪傑，八年前他們把太行十三妖殺個片甲不留，那一戰至今仍為武林中人所津津樂道。」

大冰冷冷道：「可惜他們並非識時務者。」

龍城璧道：「何謂識時務者？」

大冰道：「凡與本門為友者是識時務，與本門為敵者就是自取滅亡。」

龍城璧眨着眼，笑道：「江湖上最近崛起一個新帮會，它的勢力與氣燄正與時日俱增，想不到這裏就是這個帮會其中的一個重地。」

小雪道：「本門並無甚麼重地，但只要本門有興趣，任何地方都可作為駐腳之所，甚至是執掌武林牛耳的少林寺……」

大冰立刻把她的說話截止：「現在並不是談論這些事的時候。」

龍城璧道：「你們的帮會是否名為無敵門？」

大冰凝視着他，臉上的殺機更濃。

「不錯，本門名為無敵！」

龍城璧嘆了口氣，道：「兩位姑娘年紀輕輕，却替這種恐怖的組織辦事，眞是令人握腕。」

大冰「呸」地一聲，嬌叱喝道：「廢話！」

小雪接道：「與龍大俠交手，正是咱們姐妹多年來的心願，希望你並不是個浪得虛名之輩……」

龍城璧暗暗苦笑。

看她們的樣子，一味故作老成，但却連聲音都稚氣未除。

他能對她們施展殺手鐧嗎？

× × ×

浴室中的熱氣雖然已漸漸減退，但仍然矇矇矓矓的如在霧中。

一股殺氣，在熱氣中擴散、瀰漫。

龍城璧沒有動，由髮尖以至腳跟完全

紋風不動。

他甚至沒有半點拔刀的姿勢。

但大冰小雪都知道，像龍城壁這種刀法上的頂尖高手，他要拔刀簡直就比眨眼睛眨動還容易。

她們雖然沒有親眼見過龍城壁的刀法，但却已不只一次聽人說過。

其中對龍城壁刀法研究最深的人，就是駱駝城倹記客棧的老闆彭五絕。

彭五絕見過龍城壁的刀法，而且不止一次。

在飛駝閣那一戰，彭五絕已是第三次看見龍城壁的出手。

他發現龍城壁的刀法處處都是破綻，但這些破綻能否攻破，他却無法證實。

如果龍城壁刀法上的破綻不能攻破，那麼與龍城壁交手的人非但不容易取勝，而且還很容易丟掉性命。

他曾把自己的看法，對大冰小雪兩人作出詳細的分析。

他最後的結論共有兩個：

第一：與龍城壁交手，決不能有半點輕舉妄動，八條龍刀法上的破綻若不能攻破，與他動手的人很快就會陷入險境。

第二：憑大冰和小雪的刀法，雖已足以睥睨江湖，但最好還是別碰雪刀浪子。

× × ×

大冰和小雪都是冰雪聰明的女孩子，彭五絕的說話她們都很明白。

但她們也和大多數漂亮的女孩子一樣，有一種好勝的心理。

她們自六歲開始練刀，她們的師父也就是無敵門主。

她們雖然作丫環打扮，但她們當然並不是眞的丫環身份。

她們在組織中的職位是堂主。

大冰是天冰堂主。

而小雪則是地雪堂主。

她們兩人既有勇氣對付龍城壁，刀法上的造詣當然非同小可。

龍城壁嘆息一聲。

她實在不願意和這兩個女孩子交手，但他却已沒有選擇的餘地。

× × ×

陰陽閃電刀互相輝映，她們正在製造機會，要把龍城壁的心神弄得為之恍惚。

她們用的法子很特別，居然同時把自己衣裳背後的衣帶用力一拉。

衣帶一鬆，她們的衣襟也同時鬆開。

龍城壁沒有被嚇了一跳，但始終難免覺得有點意外。

他想不到大冰和小雪的衣服這麼容易就鬆脫下來。

令他更想不到的，是她們的身上就只有這麼一襲衣服。

兩襲衣裳同時墮地，兩個冰肌雪膚的少女忽然就赤裸裸的畢露在龍城壁眼前。

她們的身軀雖然還未完全成熟，但却有一種原始的誘惑力，足以使任何一個男人為之心神恍惚。

龍城壁又是一聲嘆息：「這算是甚麼武功？這裏又沒有床……」

小雪嫣然一笑：「我們練的是裸女刀法，我們組成的是裸女刀陣。」

龍城壁淡淡道：「裸女刀法以色相示於敵人之前，不太犧牲一點麼？」

大冰冷冷道：「你若能看破『色』字，那麼裸女刀法就會完全失去效力。」

龍城壁嘆了口氣：「在下並非有道高僧，也不是再生柳下惠。」

小雪道：「所以你的心已開始亂。」

龍城壁目光閃動：「妳從那一點看出我的心境已呈紊亂？」

小雪道：「從你的眼神裏看出。」

大冰道：「你並不是個聖人，也不是個只會敲經唸佛的老和尚，同時更不是個太監。」

龍城壁苦笑道：「就算是太監也會被妳們的胴體所吸引。」

大冰小雪一齊在笑。

她們的笑聲很悅耳，連一直冷若冰霜的大冰也彷彿熱情如火。

她們的眼睛不再露出刀鋒般的殺氣，頓然變得風情萬種。

她們的神情完全改變，就像完全變成了另外的兩個人。

但她們的手裏還有刀。

這兩把刀以前的主人，本就是殺人如草芥的武林豪傑。

她們都凝視着龍城壁，突然同時蛇腰扭動，赤裸裸的向他撲去。

× × ×

龍城壁沒有閉上眼睛。

他並不是個假道學的人，他本來就喜歡欣賞少女們美麗的胴體。

他從不勉強女人脫衣。

但每當有機會看女人的時候，他也不會輕輕的錯過。

然而，兩個赤裸的少女同時揮刀向自己撲到，這種經歷他還是第一次體驗到。

他的心情是否已被擾亂？

× × ×

刀聲霍霍。

那是陰陽閃電刀所發出來的刀聲。

龍城壁的身子沒有動。

有美投懷，豈可錯過？

可惜在赤裸裸的軀體前，先到一步的，並不是少女們的柔荑，而是她們手上的刀。

美女可抱，刀不可抱。

無論是誰在這種情況之下欲一親香澤，他都會在霎眼間變成一具死屍。

龍城壁雖然並不怕死，但倘若糊裏糊塗死在浴室中，這種死法倒是未免太過「輕於鴻毛」。

何況在這間浴室的上面，還有一個比大冰小雪更嬌艷嫵媚的鮑天冰在等着她？

這種事倒也少見。

女主人在小樓上等待着的客人，却在浴室中被她的丫環揮刀斬殺。

幸好唐竹權不在這裏，否則必然「他奶奶個熊」之聲不絕於耳。

龍城壁沒有拔刀。

直到她們的刀幾乎已砍在他的頸子上，他還是沒有拔刀。

他知道除非自己不拔刀，否則這兩個赤裸的女孩子立刻就會變成兩具艷屍。

艷屍也是死屍。

死屍再漂亮，當然也及不上活脫脫的一個美女。

龍城壁雖然殺過女人，但若非必要時，他腰間的雪刀還是不會隨隨便便的就砍在女人的身上。

× × ×

刀快如電。

但更快的却是龍城壁的手。

雖然他曾出手，但當他的手又再垂下的時候，大冰小雪還是沒有看見他的手。

她們唯一的感覺，就是脇下的要穴，最少已被人點住了八個。

大冰的臉還在媚笑。

但她的媚笑已僵硬，僵硬得就像隻被人一棒打死的狐狸。

她一向都以為姐妹兩人的刀很快。

她一直都以為裸女刀陣必然會使龍城壁分心。

但她却忘記了一件事。

龍城壁不但在八條龍刀法上有極高深的造詣，同時更已練成了龍心神訣上的武功。

龍心神訣主要講究的是養氣。

在養氣的功夫上，龍心神訣絕不會比少林派的達摩心法遜色。

所以，裸女刀陣敗了，她們是敗在龍心神訣之下的。

當然，龍城壁出手極快，也是其中一個主要的因素。

小雪的臉色也很不好看。

但在她的目光中，却又隱隱流露出一股仰羨的神色。

她雙眼看着龍城壁，竟好像看得有點痴了。

但龍城壁却頭也不回，一步一步向浴室大門走去，然後推門而出。

（三）

鮑天冰仍然在那小樓中。

江南女兒紅的酒香，仍然在四週洋溢着。

鮑天冰看見龍城壁的時候，臉上的神態就像新娘子在洞房之夜看見了自己的新郎丈夫。

龍城壁不是新郎。

但他比新郎乾凈得多。

世間上的新郎，每每在酒宴中渴個酩酊大醉。

並不是每對夫婦的新婚之夜都是甜蜜的，倘若新郎爛醉如泥，做新娘子的就只好在洞房之夜的時候，服侍着一個糊裏糊塗的醉漢。

龍城壁沒有醉，而且剛剛在熱水中泡得乾乾凈凈，他現在看來就像個可愛的香寶寶。

他本來就是個很可愛的浪子。

× × ×

鮑天冰又依偎在龍城壁的胸膛間。

她好像比大冰小雪揮刀斬殺龍城壁的時候更「熱情」。

龍城壁沒有拒絕她的熱情。

就算唐竹君就坐在他們的面前，就算明知唐竹君一定會吃醋，他也不會拒絕。

那不是因為鮑天冰美麗動人，而是因為他知道鮑天冰是整件事情的一個主要關鍵。

龍城壁是飛駝族的朋友，也是飛駝族人人崇拜的勇士。

雖然他並不在乎別人稱呼他勇士，還是儒夫，但他重視友情。

飛駝族族長賽新斑視他為朋友。

拜雄也是他的朋友。

整個飛駝族，每一個族人都是他的朋友。

現在飛駝族與整個中原武林都遭遇到一場可怕的風暴，他又怎能袖手旁觀，坐視不理？

他不能。

就算把他卸開八大塊，他也不能採取無動於衷的態度。

但鮑天冰對他又有甚麼企圖呢？

× × ×

黑夜，寒星點點。

他們就在星空下，喝酒，吃精美的菜，還下了三局棋。

鮑天冰的棋藝相當了得，但却三局全輸。

她沒有故意把勝利讓給龍城壁，但三局她都在領先的優勢下敗陣。

女人奕棋，能連輸三局還沉得住氣的並不多。

鮑天冰也不例外。

她好像輪急了，臉龐紅得就像桌上的一盆紅蘋果。

蘋果香甜。

但她的臉龐更是香甜得令人陶醉。

她還想再奕第四局。

但龍城壁却把棋子撥開一旁，問她：「妳一直把我留在這裏，是否準備把我軟禁？」

「軟禁？」

鮑天冰瞪大了眼睛，忽然「噗哧」的就笑了起來。

「我為甚麼要把你軟禁？」

龍城壁道：「無敵門若想在駱駝城攪事生非，恐怕後果會嚴重得很。」

鮑天冰嘆了口氣：「你未免太多疑了，而且我看出你已很疲倦。」

「疲倦？」

龍城壁悠悠一笑。

他實在不明白鮑天冰那一點看出自己已很疲倦。

鮑天冰柔聲道：「你現在需要的並不是戰爭，而是休息。」

龍城壁緩緩道：「我不想休息，也不能休息。」

鮑天冰眨着眼，笑道：「你為甚麼不能休息？你又不是一條牛，背後又沒有鞭子把你催趕。」

龍城壁微微一笑，正想說話，忽然遠處傳來一陣風鈴搖動的聲響。

風鈴的聲音雖然並不响亮，但却清澈無比，在夜靜中誰都可以聽得清楚。

龍城壁臉上的笑容漸漸消失。

「他終於來了。」

「你認為他是誰？」鮑天冰試探他。

龍城壁目光閃動着，道：「你應該知道。」

鮑天冰的瞳孔突然收縮，目光突然變得像一把劍、一把刀，甚至是一根箭：「我的任務你現在總應該明白了？」

龍城壁道：「妳一直把我留下，就是等待他來到這裏對付我？」

鮑天冰道：「門主來到這裏，並不一定對你不利。」

龍城壁道：「換而言之，他也許會對我不利。」

鮑天冰忽然嘆了口氣：「倒要看你怎樣對他講話了。」

龍城璧道：「我和他有甚麼好談？」

鮑天冰還沒有回答，小樓下就已响起了一個人乾澀的笑聲。

「難得龍大俠光臨此地，值得一談的事實在太多了。」

兩句說話之後，小樓珠簾外已站着一個戴着大草帽的人。

他的衣服又闊又長，布的質料是天藍色的上好綢緞，但腰間却繫着一條猩紅奪目的粗闊皮帶。

草帽垂得很低，遮着了這個人的臉。

他可以看到別人，但別人却絕對無法可以看見他。

龍城璧透過珠簾，只能看見他的一雙手。

× × ×

除了殘廢者外，每個人都有一雙手。

但每一雙手都和每個人的臉孔一樣，雖然人人都有十根手指，但每一雙手其實都並不相同。

龍城璧現在看見的這一雙手，連他做夢的時候也從未見過，更從未想過世間上竟然會有這麼的一雙手。

這雙手竟然是透明的，而且還呈現四種不同的色澤。

毫無疑問，這是一雙怪手。

人類怎可能會長出這樣奇怪的手？

別說是人類，就連野獸飛禽，也絕不可能出現這種奇怪的情況。

但龍城璧相信自己的眼睛沒有看錯，同時他更相信這是有血有肉的一雙手。

同時，他更明白一件事：

無論是誰給這一雙手擊中，都絕對無法再活下去！

× × ×

藍袍人沒有伸手撥開珠簾。

他不必動手，珠簾就自動的向兩旁散開，中央露出一道缺口。

龍城璧淡淡道：「好氣功。」

藍袍人的聲音似乎更乾澀：「這只不過是先天無敵罡氣，算不了甚麼。」

先天無敵罡氣是武當派最精深博大的一種武功，藍袍人不但輕易的就使用出來，而且還好像認爲這只不過是雕虫小技而已。

龍城璧不動聲色，道：「在下已在這裏躭了半天，總算有機會見到無敵門的門主。」

藍袍人道：「你只看見我的手，但却看不見我的臉。」

龍城璧不在乎地：「門主總比沙漠的駝鳥聰明，牠們埋首在沙堆中，但閣下只不過用一頂草帽阻住別人的視綫而已。」

藍袍人乾咳一聲：「你很想看看我的臉？」

「不想。」

龍城璧的回答很爽快。

藍袍人淡淡道：「難道你連一點好奇心也沒有？」

龍城璧微微一笑，道：「誰說我沒有好奇心？我比世間上絕大多數的人都更好奇。」

藍袍人道：「既然如此，你爲甚麼不想看看本門主的廬山眞面目？」

龍城璧悠悠道：「雖然在下的好奇心極重，但閣下既不願以眞面目示人，想來閣下的尊容，也許比一雙手更難看……」

「住口！」藍袍人把龍城璧的說話喝斷。

龍城璧「哦」一聲：「原來閣下不喜歡聽這種傷人的說話？」

藍袍人的聲音剛才還有點激動，但他很快又恢復了原狀：「傷人的說話，你還是少說一點的好。」

龍城璧忽然板起了臉孔：「其實閣下是否一個『人』，實在還大有疑問，最少你的手不像是人的手，而在下也看不見你的臉孔，難保你不是從深山野嶺中鑽出來的大妖怪。」

藍袍人緩緩道：「你可知道自己的性命，已在本座掌握之中？」

龍城璧冷笑道：「閣下若眞的要動手對付龍某，恐怕早已出手，又何必婆婆媽媽的與在下兜圈子？」

藍袍人不再說話。

他突然把草帽揭開，露出了半張臉。

不是一張臉，而是一半。

他只露出了嘴巴和鼻子。

龍城璧一怔。

就憑這一張嘴巴和鼻子看來，他的輪廓不但不難看，而且還可算得上是個很英俊的男人。但他的眼睛和頭髮，仍被一塊軟皮包裹着。

龍城璧只能看見對方的目光。

他的眼睛竟然也像是透明的，而黑色的眼珠子却反有小小的一點。

藍袍人忽然柔聲道：「你看我的臉是否很難看？」

龍城璧道：「美與醜本來就沒有準則可言，何況在下只看見半張臉，又怎能加以確定？」

藍袍人道：「幸好本座是個男人，所以我美與醜對你來說根本就毫無關係。」

龍城璧道：「難道你是個女人就與我有關係？」

藍袍人露出了一個奇特的笑容：「當然有關係。」

龍城璧眉頭一皺：「在下不明白你的意思。」

藍袍人慢慢的說道：「龍大俠雖然與唐竹君頗有情份，但是緣份却似乎並不太深。」

龍城璧沒有反駁，他只是靜靜的聽下去。藍袍人淡淡一笑，接道：「你覺得鮑天冰這個女孩子怎樣？」

龍城璧一怔：「我更不明白。」

藍袍人笑了笑：「如果你還想活下去，只有一個法子。」

龍城璧的眼睛亮了。他並不是一個呆蛋，藍袍人的絃外之音他當然聽得出來。

「難道你要我娶鮑天冰？」

藍袍人哈哈一笑，臉上的表情好像很開心，很愉快。

「這正是珠聯璧合，佳耦天成，豈不妙哉？」

無敵門主的乾女兒

（一）

雖然美與醜本來就沒有準則，但鮑天冰是個美麗的女人，那是除了瞎子之外，人人都可以肯定的。

龍城璧的眼睛並不瞎，而且比任何人都更雪亮得多。他當然知道，像鮑天冰這種絕世美色，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但他除了眼睛雪亮之外，心中也同樣雪亮。

就算他和鮑天冰的確是天生一對，也絕無理由在第一天認識的日子裏就成親。

這是無敵門主的命令。鮑天冰可能對龍城璧一點興趣也沒有。

無敵門主臉上的笑容一直都沒有褪下，他這個「媒人」幹得很起勁：「你們兩人可以在十日之後才成親，本座要隆重其事……」

龍城璧忽然揮手，截住無敵門主的說話：「不必隆重其事，因爲根本就並無其事。」

無敵門主的臉色立刻沉下：「甚麼並無其事？你們一定要成親。」

龍城璧盯了鮑天冰一眼，道：「她根本就不喜歡我，又怎能成爲夫婦？」

無敵門主嘿嘿一笑：「你何以知道她不喜歡你？」

龍城璧冷冷道：「她若喜歡我，就絕不會在一日之內，派人刺殺在下兩次。」

無敵門主冷冷的瞧了瞧鮑天冰一眼，然後才對龍城璧道：「那是已成過去的事，從現在起，本座決不許她傷害你一根毫髮。」

龍城璧道：「你以爲自己是無所不能的神？」

無敵門主搖頭：「本座不是神，但却可以保證這一點：當你們成親之後，她絕不會傷害丈夫。」

龍城璧冷冷道：「可惜就算她願意嫁給我，我也不見得就要娶她。」

無敵門主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

他沉默了許久，才緩緩的說道：「天冰是一個很可愛的女人，不但可愛，而且很聽話。」

龍城璧又在冷笑。

無敵門主接道：「本座承認，她一直都想殺你，那是因爲五年前她的表姐就是死在你刀下的。」

龍城璧深深嘆了一口氣，說道：「在下早就覺得她在一片慇懃的背後，隱伏着無限殺機，却沒料到她的表姐是死在我的刀下。」

無敵門主道：「你雖然滿手血腥，但本座却很瞭解你的個性，你殺人是有原則的。」

龍城璧並不否認，雖然他一直都不是個自大狂的人。

無敵門主語聲一頓，又說下去：「但無論你們有甚麼深仇大恨，現在都已成過去，你們將會結成夫婦。」

龍城璧搖搖頭：「這種親事，恕難接受。」

無敵門主道：「你若不與她成親，又怎能成爲無敵門第二把交椅人物？」

龍城璧一呆：「誰說我將會成爲無敵門的第二把交椅人物？」

無敵門主指了指自己的鼻尖：「當然是本座。」

龍城璧道：「我若成爲副門主，恐怕人人心中都會不服。」

無敵門主哈哈一笑：「鮑天冰是本座的乾女兒，你若與她成親，你就成爲了本座的乾女婿，乾女婿也是女婿，女婿就是『半邊子』，既是本座的兒子，你成爲無敵門的第二把交椅人物，有誰敢不服？」

這一次龍城璧眞的嚇了一跳。

無敵門主左兜右彎的，居然就把龍城璧變成自己的兒子！

（二）

無敵門主雖然說得很起勁，但龍城璧却不住的搖頭。

「不行！不行！」他頻頻耍手道：「這是絕不可能的事，在下寧願去陪一隻母豬睡覺，也絕不能娶一個要謀殺自己的女人。」

無敵門主道：「本座早已說過，她絕不敢動你一根毫髮。」

龍城璧冷冷一笑：「無論如何，我絕不會娶一個對自己毫無感情的女人。」

無敵門主道：「感情可以慢慢培養的呀。」

龍城璧冷笑道：「但我的感情早已種在另一個女人的身上。」

「唐竹君？」

「不錯，這是天下間人所共知的事，閣下神通廣大，當然不會連這件事都不知道。」

無敵門主嘆了口氣：「聽說你不但是唐竹君心目中的如意郎君，同時與唐竹權也是一雙極要好的老朋友。」

龍城璧面色微微一變。

「閣下的說話越來越多餘！」

無敵門主嘿嘿一笑：「敢在本座面前如此無禮的人，你是第二個。」

龍城璧一凜，忍不住道：「那麼第一個對你無禮的人又是誰？」

無敵門主神色凝重，緩緩道：「那人就是在老子面前也自稱老子的唐竹權！」

× × ×

小樓外的風忽然變得有點冷。

冷風吹得龍城璧的臉上，他的心却像馬車掉進薄冰層的湖底裏。

因爲他忽然看見小樓外的一塊草地上，亮起了兩盞青慘慘的燈籠。

這種燈籠所發出的火燄居然是青色的。青色的火燄雖然不太明亮，但已足够讓龍城璧看見兩盞燈籠前豎立着的一個人。

這人並不是直豎，而是倒豎。

他並不是自己故意倒豎在地上，而是因爲他的雙腿已被人用一條粗大的鐵鏈鎖着，而他的兩手都已受傷，根本就身不由主。

他被人用一根大竹槓抬豎起，頭下脚上的倒豎在小樓之下。

龍城璧的臉煞白。

因爲這人就是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

（三）

在唐竹權的身邊，不但有兩盞詭異的燈籠，還有十個黑衣漢子。

他們不但衣服是黑色的，連臉色也黑如煤炭。

他們臉上的確塗上了煤炭。

就算有人本來認識他們，但煤炭的顏色已把他們的本來面目完全遮蓋着。

龍城璧的指骨格格作响。

無敵門主却居然笑了笑：「這個大胖子的武功很不錯，可惜就是脾氣暴躁了一點。」

龍城璧冷冷道：「龍某的脾氣，也不會好到那裏去，也許我的脾氣，會比他更壞。」

無敵門主悠然說：「如果你向本座發脾氣，吃虧的不會是我，也不是你，」說到這裏，他伸手向小樓下倒豎着的唐竹權一指，然後又慢慢的說道：「吃虧的是他，因為他身旁的十個人，每人都有精絕的武功，而且，還有數之不盡折磨犯人的法子。」

龍城璧勃然道：「你憑甚麼用『犯人』這種字眼來形容唐竹權？」

無敵門主淡淡道：「這裏是本座的地方，這裏的法律也是由我訂立和執行的，本座說他是個犯人，他就是犯人。」

龍城璧沉聲道：「龍某不妨在這裏提醒閣下，他的父親是杭州老祖宗唐老人，世間上絕對沒有人能逃避得過他的搜索和報復。」

無敵門主冷冷一笑：「別人怕唐老人，本座可不怕。」

臉上不動聲色，但心中却打了個結。

在不久之前，他本來還是一無所懼的，但現在的情況又已生變。

他並不為自己而担憂，却為唐竹權的安危而恐懼。

反而唐竹權仍然像平時般豁達開朗。

雖然他被人倒吊起來，但他仍然看見龍城璧。

他居然哈哈一笑，大聲道：「你看見老子倒轉了，對嗎？」

龍城璧苦笑着回答：「你的確是倒轉了。」

唐竹權大笑道：「老子看見你也倒轉了，他奶奶的熊，這個世界眞的變了！」

龍城璧嘆一口氣，喃喃道：「就算整個世界眞的變了，天下第一號大醉鬼的性格還是沒有變。」

無敵門主默然半晌，緩緩道：「你若還堅持不肯與鮑天冰成親，唐竹權這個人很快就會變。」

龍城璧當然明白他的意思。

——假若龍城璧不答允無敵門主，唐竹權就會變成一個死人！

（四）

晨曦。

這是冷霧迷離的一個上午。

在駱駝城的東北角，有一條狹長的小巷。

這條小巷是駱駝城最貧困的一角。

小巷兩旁，都有屋子，但這些屋子幾乎沒有一間是比較完整的。

殘舊的屋宇，骯髒的溝渠，營養不良的臉孔，使這條小巷看來簡直就像人間地獄。

在小巷的盡頭，有一間小石屋。

這間小石屋雖然面積細小，但倒是整條小巷中最完整的築物。

住在這裏的是個又窮又老的秀才。

他才學挺不錯，一手書法更是蒼勁有力，堪稱鐵劃銀鈎。

可惜他的運氣却太差，空有滿腹經綸，却連一官半職也揩不上。

他現在已快七十歲，並無妻兒，只有一個小書僮忠心耿耿的跟着他。

小書僮的年紀已不少，他已三十八歲了。

但他的身材却和三十年前沒有多大分別。

自從八歲那年一病之後，這個小書僮就再也沒有長大過。

唯一變了的，是他的臉孔成熟了，顎下早已長出硬滲滲的鬍子。

他變成了一個畸型的人。

所以，他就叫阿畸。

× × ×

一個又窮又老的秀才，和一個三十八歲還沒有長大的書僮，他們所過的生活當然十分清苦。

老秀才唯一的收入，就是替人縫製衣服。

讀了幾十年書的老學者，居然在現實的環境下變成一個裁縫師，亦可算是潦倒之至。

不過，他雖然已成為裁縫師，駱駝城裏的人，仍然稱呼他吳老秀才。

他姓吳，名酌昭，字草山，除了寫字讀書之外，唯一的本事就似乎只有替人縫製衣服。

文章不能賣錢，字畫也不值錢，養活吳老秀才和阿畸兩人的，是一手不太好，也不太差的針綫功夫。

這種人只是城市裏的小角色，沒有人會去關心他，也沒有人會注意到他們日常的生活情況。

所以，這種人的秘密，也往往不容易被別人所發覺。

× × ×

雖然現在還很早，但阿畸已醒了很久。他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到小巷中間的麵攤吃麵。

這條窮巷也有麵攤，賣的麵雖然一點也不爽滑，但却以量取勝。

在別的地方，絕對沒有這裏的麵便宜，只消五分銀子就可以吃到一碗熱騰騰醬肉麵。

麵很多，碗子也是大得驚人。

阿畸的肚子雖然並不大，但胃納却絕不比任何一個壯漢輸虧。

一大碗堆到鼻子上的醬肉麵，很快就給阿畸連湯帶麵掃個清光。

吃完一大碗麵之後，阿畸的臉上露出了滿意的笑容。

他對人生的祈望並不大，這一碗麵對他來說，已是了不得的享受。

他還想吃一碗。

但他每天只能吃一碗，再吃一碗，明天早上就得捱餓。

阿畸曾有過這種經驗。

經驗告訴他：明天的糧食倘若提早在今天吃掉，那麼自己就是個大笨蛋。

雖然他叫阿畸，但還並不太笨。

正當他準備離開麵攤的時候，突聽得背後有人叫了一聲：「阿畸。」

阿畸的耳朵並不聾，這兩個字他聽得很清楚。

也許他的聽覺極佳，他一聽就覺得這人的嗓子很陌生。

他幾乎已可以肯定，叫自己的是個陌生人。

（五）

阿畸沒有轉身，就已看見這個把自己叫住的人。

因為這人忽然就走到了阿畸的面前。

阿畸的估計沒有錯，這人的臉孔很陌生，他從來都沒有見過這個人。

那是一個風塵滿面的中年人，雖然他身上的衣服已很骯髒，但這種衣服的質料却極為華貴。

阿畸雖然從來都沒有機會穿着這種衣服，但吳老秀才現在是個裁縫師，阿畸對於布料也有了一點點的認識。

這個中年人的行動很快，但當他站定的時候，却又有着一種淵停嶽峙，穩重如山的懾人氣勢。

阿畸驀然看見這個中年人，臉色好像有點青了。

華服中年人伸出了左手，輕輕的按在阿畸的肩膊上，微微一笑道：「你就是阿畸？」

阿畸點頭。

華服中年人道：「你是否還想吃一碗麵？」

阿畸的眼睛睜大了一倍，又再點頭。

華服中年人又道：「你既然還沒有吃飽，為甚麼不再多吃一碗？」

阿畸歪頭盯了他一眼，沉默了半响才慢慢的說道：「看你的樣子並不笨。」

華服中年人笑了：「就算不算聰明，最少也不能算是一個笨蛋。」

「錯！」

阿畸又盯着他看了半天，然後才說道：「我看你不但像個笨蛋，而且比最笨的大笨蛋還更笨得多。」

華服中年人彷彿有點驚訝：「想不到我原來竟然這麼笨。」

「當然，我看人絕不會看錯。」

華服中年人搔了搔腮幫子，道：「但你是從那一點認為我是個笨蛋？」

阿畸板起了臉孔，一本正經的道：「你剛才問我為什麼不再多吃一碗麵，就憑這一句說話，就足以證明你實在笨得可憐了。」

華服中年人還是有點不明白。

有點不明白，也就是說他已明白了一點點。

阿畸嘆着氣，喃喃地說道：「無論是誰餓了都一定想塡飽肚子，半飽半不飽是一件頂沒趣味的事，我不再吃麵，是因為沒有錢，你連這種道理也想不出，當眞笨得要命。」

華服中年人點點頭，道：「不錯，當我想吃十碗魚翅的時候，也絕對不會只吃九碗便停頓下來。」

這一次，倒是阿畸呆住了。

「魚翅是甚麼東西？魚翅能吃嗎？」

華服中年人仰天一笑，才道：「魚翅當然可以吃，而且滋味遠比這種麵好得多哩。」

阿畸嘆了口氣，喃喃道：「看來吃魚翅又是有錢人家的鬼玩意，像咱這種一窮二白的傢伙，一輩子也休想吃它一口。」

華服中年人道：「你想吃魚翅？」

阿畸咬了咬手指，道：「如果我有機會吃十碗魚翅，也絕不會只吃到第九碗就停頓下來。」

華服中年人道：「你現在就有這個機會。」

阿畸的眼睛亮了。

「眞的？」

「當然是眞的。」

「好！如果我能吃十碗魚翅，就算你叫我幹掉了自己，我亦決定捨命『賠』君子！」

（六）

距離飛駝閣啓門的時間還最少有三個時辰。

這麼早，別說是魚翅，就是想吃一碗白飯亦大有問題。

但當華服中年人帶着阿畸來到飛駝閣的時候，飛駝閣的大門居然早已敞開。

裏面沒有顧客，但幾個店小二却已衣着整齊地在門前恭候着。

這是飛駝閣歷年來最早啓門營業的日子。

平時，就算店小二們願意提早營業，那些廚子亦決計不會奉陪。

但這一天却完全例外。

華服中年人竟似毫不感到意外，帶着阿畸大模大樣的就坐在最靠近廚房的一副座頭上。

華服中年人告訴小二：「先來魚翅二十碗。」

小二好像楞了一陣，但他隨即哈腰彎身，遵從華服中年人的吩咐照辦。

× × ×

魚翅泡製不易。

在飛駝閣，如果你要吃魚翅，必須預早訂下。

但他們剛來到飛駝閣，華服中年人只是隨口一叫，一大窩熱騰騰的紅燒魚翅立刻就端到他們的面前。

這一窩魚翅最少可以分成二十多碗。

他們吃得津津有味，尤其是阿畸，居然一口氣連吃十二碗。

當然，這裏的碗比起小巷麵攤的碗，是細小得多的。

但吃完十二碗紅燒魚翅之後，阿畸已飽得不想動。

華服中年人淡淡一笑，道：「滋味如何？」

阿畸也裂嘴一笑：「果然不愧是魚翅，比醬肉麵香滑多了。」

華服中年人突然道：「你為甚麼一直都不問問我是誰？又為甚麼我要請你吃魚翅？」

阿畸皺了皺眉，繼而嘆口氣道：「人們常說：拿人錢財，與人消災。看來這一次我是吃人魚翅，而要替別人辦事了。」

華服中年人笑了笑，道：「你不必替我辦事，只要把一個人的下落說出，我就感激不盡。」

阿畸默然半响，道：「喂！你究竟是誰？」

華服中年人壓低了嗓子，道：「我姓屠，叫屠手。」

「屠手？」阿畸笑了起來：「如果你的名字是豬手，相信會動聽得多。」

屠手淡淡道：「只要你喜歡，就叫我豬手也無妨。」

阿畸又笑了。

他笑然很開心，好像覺得這個人很有趣。

屠手接着說道：「我要找一個人，你一定要給我想想法子。」

阿畸道：「你要找的人，是不是個跛了一條左腿的老鬍子？」

屠手立刻點頭道：「不錯，他在那裏呀？」

阿畸臉上的表情有點奇怪：「這個老鬍子有甚麼吸引力？」

屠手道：「近來不少人找他？」

阿畸道：「你現在已是第三個。」

屠手道：「第一個和第二個是怎樣的人？」

阿畸眨了眨眼，道：「第一個找老鬍子的是個兇巴巴的大漢，他的拳頭簡直比我的腦袋還大。」

屠手笑了笑：「你的腦袋已不算細小，想不到有人的拳頭會比你腦袋還大。」

阿畸嘆了口氣：「世間上有很多事情是無法想像得到的，這個大漢的拳頭雖大，但却比不上另一個人的兩根手指。」

「兩根手指？」屠手一怔：「那是甚麼人的手指？」

阿畸的臉色忽然變了變，變得有點蒼白：「那是一個圓臉的渾蛋。」

「圓臉的渾蛋？」屠手又呆住了：「他究竟是個怎樣的人，身材有多高，年紀有多大？」

阿畸正想回答，但他的舌頭忽然伸長，嘴裏却連半個字也說不出口。

屠手雙眉一軒。

因為這個時候，他們都看見飛駝門外就在，出現了十一個人。

為首的是個中年人，他的臉圓得就像個充滿了氣的皮球。

但他的眼睛却瞇成一綫，而且臉上的表情並不怎樣友善。

他在冷笑。

屠手也在冷笑。

而阿畸肚子裏的魚翅却幾乎快要吐了出來……

一個窮老秀才

（一）

在飛駝閣門外出現的人，當然就是彭五絕。

他仍然只有一撇鬍子，但却並不滑稽，而是給人一種森冷可怕的感覺。

阿畸突然鼓起勇氣，對屠手道：「那個大漢已死在他的兩根手指之下。」

阿畸忽然又道：「是不是每個找老鬍子的人都是壞蛋？」

屠手道：「我不是壞蛋，充其量只能算是一個不太聰明的笨蛋而已。」

阿畸笑了笑：「我寧願和一百個笨蛋在一起，也不喜歡看見一個壞蛋。」

屠手柔聲一笑：「你說得對，笨蛋雖然笨一些，但他們不會存心傷害別人。」

阿畸皺了皺眉，道：「那個大漢雖然兇巴巴的，但我看他並不像個壞蛋。」

屠手道：「你看誰最像壞蛋呢？」

阿畸沉默着，沒有出聲。

但他的目光，只盯在一個人的臉上。

那人就是彭五絕。

× × ×

彭五絕雖然並不能算是很富有的大老闆，但他現在的氣派却比許多大老闆都大得多。

他並不是自己走到飛駝閣，而是坐在一頂舒適的竹轎上，由兩個黑衣壯漢擡着出現的。

他的目光巡視四周片刻，才緩緩說道：「今天是甚麼日子？飛駝閣竟然這麼早就燉好了甘香美味的魚翅？」

沒有人開口回答他。

回答他的只是有一把劍，一把又鋒利又輕薄的快劍。

劍光一現，就彷似天上驚鴻，已鑽進這間酒家之內。

彭五絕的身子沒有動。

但在前面替他抬竹轎的黑衣壯漢，忽然就無聲無息的倒了下去。

這把劍立刻又再回到鞘中。

彭五絕忍不住倒抽一口涼氣。

「果然不愧是殺手之王，不但劍好，劍法更好！」

——殺手之王就是司馬血。

——但剛才出劍的人，却是屠手。

但真正的事實却是這樣的：

屠手已死，他早已在殺手之王司馬血的劍下死去。

現在出劍刺殺黑衣壯漢的「屠手」，是司馬血戴上人皮面具冒充的！

（二）

雖然天色明亮，但飛駝閣裏的每一盞燈都已燃點着。

司馬血花了五千兩銀子，一定要這間酒家提早營業。

他本來準備招待阿畸的。

飛駝閣雖然經常有武林人物來來往往，但這裏的老闆絕不是武林中人物。

他是個生意人，生意人最關心的當然是怎樣賺錢。

五千兩並不是一個小數目，早一點啓市却又何妨。

但他却想不到，儉記客棧的老闆居然也會在這個清晨大駕光臨。

飛駝閣已充滿一種蕭索的殺氣。

× × ×

彭五絕的十個手下，現在只剩下了九個。

司馬血突然冷冷一笑：「你們大概已知道，我是不會殺掉軒轅機的了？」

彭五絕沉聲道：「獅王堂主估計錯誤，門主聞訊，已把他降職處分。」

司馬血道：「老獅這一條借刀殺人之計，原本不錯，可惜，他還是算漏了一件事。」

彭五絕道：「哦？」

司馬血道：「他早就知道屠手已死在我的劍下，却故意給我一個機會冒充屠手，乘機造謠，欲置軒轅機於死地。」

彭五絕道：「但老獅却沒有想到，你對軒轅機這個忠耿的老鏢頭極為了解，你深信他絕非湘北慘案的主謀者。」

司馬血冷笑道：「他本來就不是個如此殘酷的人。」

彭五絕輕輕一咳。

「所以你非但沒有準備刺殺軒轅機，反而趕到這裏，準備相助軒轅機，對付本門！」

司馬血冷冷道：「軒轅總鏢頭滿門慘遭毒手，他豈會是這件事的主兇？老獅也未免太天真了。」

彭五絕道：「他本來就是個老天真、老糊塗。」

司馬血冷笑道：「老獅千不該、萬不該，他最不該做的事，就是投靠在無敵門下。」

彭五絕道：「這不能算是錯。」

司馬血道：「哦？」

彭五絕目中的神色更森冷：「神刀堡、八義樓和萬鼎鏢局就是不肯加盟在本門旗下，所以才會有那樣悲慘的下場。」

司馬血冷冷道：「獅王山莊背棄盟友，與無敵門朋比為奸，老獅的下場也不見得怎樣好。」

彭五絕道：「最少他現在還活着。」

司馬血道：「哼！但他又還能活得了多久？」

彭五絕道：「你既不願去殺軒轅機，你的性命就會比他更早結束。」

司馬血道：「無敵門要找軒轅機，所為何事？」

彭五絕道：「他本是漏網之魚，焉能不殺？」

司馬血道：「這就是你們斬草除根的一貫手法。」

彭五絕不再說話了。

他突然伸出左臂，向下一沉。

這個手勢的意思他的手下全都明白。

彭五絕已準備把司馬血殺掉！

× × ×

九個黑衣人。

九把刀。

雖然他們的武功，任何一人都絕非司馬血的敵手，但此刻他們九刀出鞘，還擺下一個詭異的刀陣，這種力量就絕對不能小覷。

彭五絕的眼睛一直盯着司馬血。

他要親眼看見司馬血死！

但這九個黑衣人的刀陣能否結束司馬血的性命？

× × ×

阿畸一直站在司馬血的背後，那十二碗魚翅使他整個人都充實起來。

但一個人的胃若是太充實，反而連活動的能力也會大大的打了一個折扣。

阿畸雖然站着，却不想動。

他不想動，別人却有動他的主意。

颯！

兩蓬刀光急驟齊落。

左邊一蓬刀光，向司馬血的臉龐削過去。

但是右邊的一刀，却居然是向阿畸下手。

阿畸只不過是個可憐的書僮，但黑衣人的刀却絕無半點憐憫之心。

司馬血的眸子裏，陡地閃過一絲憤怒的神色。

他的劍又再出鞘。

碧血劍就像是一道飛虹，劃空而過。

一道飛虹瞬即一分為二，向兩旁飛射出去。

劍影一閃再閃，兩聲悶哼同時響起。

阿畸仍然站在司馬血的背後，動也不動。

但想動他的人又反而已倒臥在血泊之中。

九個黑衣人，少了兩個。

彭五絕忽然長嘆了口氣，道：「你們都給我退下。」

剩下的七人立刻退下。

司馬血冷冷一笑：「你們最好莫再逼我出劍。」

彭五絕突然笑了起來，道：「他們的確不配與你交手，就連我也未必是你的敵手。」

司馬血道：「你想試一試？」

彭五絕搖頭，道：「我既然對自己沒有信心，又怎會冒這個險？」

司馬血沉默半响，才道：「既不願冒險，又何必來這裏，讓他們白白送死。」

彭五絕冷冷道：「我只想告訴你一件事。」

「請說。」

「龍城璧快要成親了。」

司馬血霍然抬頭，眼色有點變了。

彭五絕淡淡的說下去：「但新娘子並不是杭州唐家二小姐，而是本門的第一號大美人天冰公主。」

司馬血神色凝重，冷冷的道：「你若敢在我的面前撒謊，就算將來逃到天涯海角，我也一定會殺你。」

彭五絕臉上的肌肉彷彿跳了一跳。

司馬血的語氣更重，再道：「我一定殺你！」

彭五絕忽然覺得自己的氣勢太弱，居然給司馬血壓得喘不過氣。

他以前一直都沒有這種情況出現過，就算在無敵門主跟前，他也不會如此懦怯，他現在甚麼也不想，只想快點離開飛駝閣，快點遠離司馬血這個比冰還冷，比野獸還殘酷的殺手之王。

他真的走了。

他臨走的時候，還沒有忘記司馬血的說話。

他忽然有點慶幸的感覺。

他慶幸自己並沒有在司馬血的面前撒謊。

龍城璧真的快要成親了，新娘子就是無敵門主的乾女兒天冰公主。

天冰公主當然就是鮑天冰。

（三）

飛駝閣又再回復了原來的平靜。

但這裏已平添了三具屍體。

司馬血又把一張銀票放下，交給飛駝閣的老掌櫃。

「給他們每人一副上好的棺木，餘下來你們平均分配。」

老掌櫃拿着那張銀票，一雙手不斷的在發抖。

他在飛駝閣已工作多年，從未有這麼早起床，也從未見過五千兩的銀票。

但他知道這張銀票絕對能夠兌現。

他只是有點奇怪，這個奇怪的顧客何來這許多銀子？

老掌櫃並不是江湖人，也不是一個賭徒。

如果司馬血告訴他，自己曾經一口牌九就押注五十萬兩，恐怕立刻就會把他嚇得昏倒過去。

但現在老掌櫃也在担心自己隨時都可能暈迷不醒。

五千兩銀子買三口棺材，最少也還可以剩下四千多兩，這四千多兩由店伙平均分配，每人可以得到好幾百兩……

× × ×

幾百兩銀子在大財主的眼中看來，當然只是一個小數目。

但在窮人來說，那已是一筆足够令人驚心動魄的鉅大財富。

× × ×

司馬血和阿畸又再回到那條小巷裏。

陽光已升起，霧也漸漸消失。

司馬血已把臉上的人皮面具解下。

他不再以「屠手」的身份出現，反正無敵門已知道屠手已死，現在來到飛駝城的人，是殺手之王司馬血。

巷子裏又濕又冷。

司馬血的臉色忽然變了。

因爲他看見麵攤前竟掛着一具屍體。

他立刻問阿畸：「你是否認識他？」

阿畸沒有答覆，却忽然大聲啕嚎痛哭起來。

× × ×

除了懸掛着的一具屍體外，賣醬肉麵的人也已死了。

賣麵者是死在一堆又乾又冷的麵團上的。

他只是個小商販，他做的生意都是窮人才光顧的。

這人看來並無可疑之處，也沒有值得被人殺害的理由。

但懸掛在麵攤上的那具屍體，司馬血一眼就已看出他絕不是平凡的人！

這人年紀已很老，臉上的神情混合着驚悸和憤怒之色，但却沒有掙扎的跡象。

他不必掙扎，因爲致命傷是在他的咽喉上。

他捱了一掌。

掌印還淸晰地留在他的額子上，而這一個掌印竟然是有四種不同的顏色的。

一掌就已致命。

這是甚麼掌法？

× × ×

被人殺死，懸掛在麵攤上的人，就是吳老秀才。

吳老秀才是司馬血一直想找尋的人，因爲他知道吳老秀才一定會知道軒轅機的下落。

軒轅機與吳老秀才是八拜之交，但他們的性格却大不相同。軒轅機武功相當高，而吳老秀才却尤在他之上。

但吳老秀才不喜歡在江湖上揚名立萬，他只想做一個平凡的人。

他在駱駝城這條窮巷裏渡過了一段漫長的歲月，誰也不知道這個是吳老秀才，就是數十年前曾在江湖上爭奪過武林盟主寶座的五行掌聖吳鐵魂。

但數十年前爭奪武林寶座那一戰，他敗了。

他敗在東方無憂的掌下。

那一次，東方無憂也沒有成爲武林盟主，他們都失敗了。

但他們的未來却不相同。

吳鐵魂經此一敗，就悄然退出江湖。

當時他還很年輕，還沒有三十歲。

但東方無憂却再接厲再，精研武功，終於在二十年之後，成爲了武林盟主。

吳鐵魂決心要把以往的一切忘記，甚至連自己的武功也想忘記。

但他沒有忘記，而且還忍不住時常暗中苦練武功。

可是，他一直都沒有再度重現武林。

他的勇氣，已在年輕的時候就埋葬掉，一直到老年之後，還是沒有恢復過來。

憑他現在的武功，已足以再在江湖上闖一番事業。

但他仍然寂寂無聞的躭在這條貧窮的小巷中，他給人的印證，是個手無縛鷄之力的老學者，又是個以縫製衣服過活的老裁縫師。

但司馬血早就知道一切眞相。

軒轅機被無敵門逼得走投無路，他唯一還可以信賴的，就只有吳鐵魂一個人。

× × ×

司馬血沒有猜錯。

軒轅機也沒有看錯人。

吳鐵魂沒有出賣他，他寧願死，也不肯把軒轅機的下落說出。

結果，他死了。

他是死在一種極可怕的武功下。

司馬血盯着吳鐵魂的傷口看了半天，雙眉越皺越緊。

阿畸也在看。

雖然他的心情很難受，但他並不如外表般愚蠢。

他要憑這個傷口的綫索，找出殺死吳老秀才的兇手。

就算把他的身體割開一千塊，一萬塊，他都要替主子報仇。

他是個可憐的人。

但可憐的人也有勇敢的一面。

他一面看，一面咬着自己的下唇。

唇已沁出血。

但他還是無動於衷，就像一具木頭人似的。

木頭人看見死屍，當然不會有任何的反應。

但木頭人也絕不會把自己的嘴唇咬穿，任由鮮血奔流到下顎，然後又再滴到脚尖上。

阿畸的眼睛裏，已露出一種怨恨和惡毒之意。

司馬血知道，他一定會替吳鐵魂報仇的。

但阿畸懂武功嗎？

他能報這一段血仇嗎？

司馬血嘆了口氣，他沒有想下去。

他本來是以屠手的身份，來到駱駝城刺殺軒轅機的。

但現在却剛好相反。

他不是來殺軒轅機，而是來帮助他的了。

可惜他還沒有看見這個不幸的老鏢頭，一直隱伏不出的吳鐵魂就已慘遭毒手。

天下間能找得到吳鐵魂的人絕少。

能够殺得了吳鐵魂的高手更少。

但吳鐵魂已被人找到，同時更已被人殺死。

× × ×

風更冷。

冷風中，司馬血問阿畸：「你是否在

恨我？」

阿畸搖頭。

司馬血道：「難道你沒有懷疑我？」

阿畸道：「你絕不是兇手，你一直都在我的身邊。」

司馬血道：「如果我沒有把你帶到飛駝閣。這條小巷裏所發生的事你一定可以看得很淸楚。」

阿畸慘笑一聲，喃喃道：「看得淸楚又有甚麼用？他也豈非看得很淸楚嗎？」

說着，伸手一指，指向那個賣麵者。

賣麵者的胸膛上滿是鮮血，一把明晃是尖刀幾乎直入沒柄。

雖然他的眼睛還是瞪得很大，但他已再也看不見任何事物。

司馬血嘆了口氣：「殺人滅口，是江湖上司空慣見的事，這位兄台也未免死得太不值了。」

阿畸凄然一笑：「就算當時我在塲，又能怎樣？連吳老先生都不是兇手之敵，憑我三脚貓的本領，自然也難逃兇徒的毒手。」

司馬血承認這是事實。

阿畸又咬着牙，冷冷道：「雖然我不是兇手之敵，但只要我查出兇手是誰，他的日子也絕不會好過！」

司馬血閉上了嘴。他知道阿畸這種人只要下了決心去幹一件事，就永不更改。

但他更知道，阿畸就算再練三百年武功，也絕不會勝過謀殺吳鐵魂的兇手。

他已幾乎可以肯定是誰……

× × ×

司馬血忽然想起了兩個人。

這兩個人都是他的朋友。

那是龍城壁和衛空空。

他們是否都在駱駝城內呢？

獅王神杖

（一）

又是一個寒星稀疏的晚上。

夜已深，駱駝城裏大多數的人都已沉沉入夢。

但拜雄沒有睡。他的眼睛雖然緊閉着，但他的人仍然很清醒。

他躺在一張又硬又髒的木床上，他不願張開眼睛，是因爲屋頂上結着一層蜘蛛網。

拜雄不怕蜘蛛，但却討厭這種醜惡的小昆虫。

在木床旁邊，有一張已經開始霉爛的木桌。

木桌上有酒壺，壺中有酒。

酒不算劣。

這種酒既不太濃，也不太猛烈。

衛空空把酒一杯一杯的灌進胃裏。他每喝一杯，就向拜雄瞧了一眼。

拜雄沒有看他，結實的胸膛不停地一起一伏。

直到衛空空喝到第十七杯的時候，拜雄突然霍聲從床上坐起，道：「這一杯酒你不能再喝。」

衛空空笑道：「我知道駱駝城的規矩，任何人在酒家喝酒都不能超過兩斤。」

拜雄神色凝重，緩緩道：「不錯，這是我訂下來的規矩。」

衛空空長長的吐了口氣：「但這裏並不是酒家，而是一間霸氣十足的客棧。」

拜雄道：「客棧的規矩也和酒家一樣，我不喜歡看見有人酗酒鬧事。」

衛空空道：「你認爲我喝醉了就會在這裏酗酒鬧事，擾亂駱駝城的秩序？」

拜雄凝視着他，過了半晌才道：「無論你喝了酒之後是否會擾亂鬧事，你只能喝兩斤，尤其是在我的面前，你更不能破壞這種規矩。」

衛空空道：「破壞駱駝城的人，他們都沒有喝酒，但喝酒的人反而在保護駱駝城！」

拜雄目中露出了痛苦之色。

他不希望駱駝城遭遇到任何的侵襲，任何的傷害，但現在整個駱駝城都在無敵門的殘酷統治之下。

從大漠飛駝族移民此地的藏人，最小已有一半死在無敵門的手下。

衛空空冷冷一笑，道：「你和令尊一樣，都具有崇高的品德和崇高的理想，但你若尊重朋友，就不應該只准他們每人喝兩斤酒。」

拜雄緊握雙拳，鼻尖上已滲出了汗珠：「我知道，我的性命是你救回來的。」

衛空空皺着眉，對這種說話有點聽不進耳。

拜雄的目光緊盯着衛空空：「但你若不遵守這個城市的規矩，我寧願放棄自己的性命！」

他說話的態度很認眞、很堅決。

他絕不是在說笑。

但衛空空也沒有因此而放棄喝酒的權利，他冷冷一笑，也盯着拜雄的臉：「你

若要死，首先，你得想想是否對得起龍城璧。」

拜雄臉上的冷汗更多。

衞空空的說話，就像一柄木槌子，狠狠的敲在他的腦袋上：「眞正把你性命挽救回來的人並不是我，而是龍城璧。」

拜雄擦了擦汗，臉色更青白。

衞空空目光比刀還銳利，冷冷的接着說下去：「龍城璧若在這裏與我一起喝酒，就算每人喝二十斤也絕不够癮頭，聽說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也到了駱駝城，咱們三人聚在一起喝百來斤酒，簡直就不算怎麼一回事，你的規矩若不改一改，又算對得起咱們這些喜歡喝酒的朋友？」

拜雄忽然長長嘆了口氣，忽然道：「賀掌櫃。」

他這一聲呼喚響過之後，房中沉寂了片刻。

但很快就有一個人快捷的脚步聲，從房外傳至。

咯！咯！

有人在敲門。

拜雄道：「進來。」

開門啓，冒出了一張平凡、毫無突出之處的臉。

那是一個頭髮巳開始花白，但精神仍然十分充沛的黃衫人。

他就是這間客棧的掌櫃。

他姓賀，人人都叫他賀掌櫃。

賀掌櫃剛走進房子，拜雄立刻就不斷的揮手，示意他不必進來。

賀掌櫃立刻又退回門檻外，雙手垂立，態度恭謹，就像學生碰見老師，又像一條忠心的獵犬，在盯着自己的主人。

賀掌櫃是漢人，籍貫揚州。

十五年前他曾到過大漠，但却遭遇到一連串的意外。

他遭遇到仇人的襲擊，連夜逃亡。

結果，他迷了路，連駱駝都巳病死。

沒有水，沒有代步的駱駝，只有要命的風砂，和烘爐般的烈日。

他以為自己一定會死在沙漠裏。

但就在他奄奄一息，舉步維艱的時候，飛駝族的駱駝隊遇見了他。

拜雄不但挽救了他的性命，同時把追殺他的幾個仇家埋在黃沙之下。

自此之後，賀掌櫃就跟隨着拜雄，他對拜雄的忠心，是絕對無可懷疑的。

× × ×

賀掌櫃站在門外，聽候拜雄的囑咐。

拜雄的說話，就是他心目中的聖旨。

就算拜雄叫他去跳河投井，他也絕不會猶疑。

拜雄當然不會叫他自盡，但他的命令却令賀掌櫃感到極度的詫異。

「我知道你有十罈五斤裝的好酒，統統拿出來，咱們要好好喝一頓！」

賀掌櫃雖然大感奇怪，但他沒有多問半句，匆匆退下，然後又在最短時間內，親自把十罈五斤裝的酒捧到房子之內。

衞空空毫不客氣，拍開泥封，仰首便喝。

酒香凜冽。

衞空空喝酒能快能慢，有時候一杯酒他可以喝上半天，但此刻一罈五斤裝的烈酒，他幾乎是一口氣就把它喝個清光的。

拜雄朗聲一笑。

「難怪你說兩斤酒絕不够癮，可惜我身上毒力未散，未能奉陪。」

衞空空又舉起另一罈酒，準備喝個痛快。

但這一罈酒還未沾唇，外面突然傳來一聲慘叫。

（二）

叫聲雖然不太响亮，但衞空空和拜雄都聽得很清楚。

他們的臉色同時變了。

慘呼的聲音是賀掌櫃發出的。

衞空空與拜雄互望一眼，接着兩條人影同時豹子般向外躍出。

這是一間又殘舊又骯髒的客棧，比起城中另一間儉記客棧，實在有天壤之別。

拜雄從不干涉這一點。

這是賀掌櫃負責管理的地方，無論是乾淨或是骯髒，拜雄都絕不過問。

反正這間客棧的設立，並非為了做生意，而是飛駝族的另一個支部。

賀掌櫃不但忠於拜雄，且也忠於飛駝族。

飛駝族民風淳樸，族人的性格，並不如漢人想像中那般頑固倔強。

賀掌櫃曾在飛駝族居住了三年，族人待他如貴賓，長老們視他如子姪。

他們對他很不錯，他很感激。

直到拜雄成為駱駝城主之後，賀掌櫃也就跟隨着拜雄回到中土。

在駱駝城裏，賀掌櫃雖然住在這間古老客棧內，但飛駝宮內外他也同樣可以進出自如。

拜雄相信他。

賀掌櫃的確可以信賴，也可以賦予重任。

可惜當拜雄和衞空空出去的時候，賀掌櫃的臉上巳捱了一刀。

這一刀砍的很準，不偏不倚地，把賀掌櫃的鼻子齊中削開，上下兩片嘴唇也變成了四片。

（三）

當拜雄進一步視察賀掌櫃的傷勢後，他的臉色更加難看。

但更難看的還是賀掌櫃的臉。

拜雄全身的肌肉都彷彿在顫抖。

但他的手還是很穩定。

他的手，就在腰間一把波斯彎刀的刀柄上。

刀還未出鞘，殺氣巳籠罩着拜雄整個人了。

殺氣也同時充斥着整間發霉的古老客棧。

× × ×

客棧背後，是一條幽靜的小徑。

落葉早盡，兩旁的樹枝巳光禿禿，一片凋零蕭瑟的景象。

拜雄懷着滿腔怒火，手掌緊緊按着波斯彎刀的刀柄，脚步沉重，緩緩地來到這裏。

衞空空就在他的背後，兩人的距離一直都保持着七尺。

小徑上早巳有人在抹刀恭候。

× × ×

刀本來很乾淨。

握刀人的手更乾淨。

但現在刀鋒上巳染滿了血。

拜雄的目光也像是血。

刀鋒上的血是賀掌櫃的。

賀掌櫃昔年沒有葬身大漠中，到頭來還是注定要死在別人的刀下。

握刀人用自己的靴底，抹乾淨刀鋒上的血。

他的刀法冷酷無情，他的笑容也同樣令人望而生悸。

拜雄不認識他。

但衞空空却見過這個人，而且不止一次。

他就是獅王山莊的高人鶴！

× × ×

高人鶴面無表情，他的左手緊握着刀柄。

他用的武器也是刀。

左手刀。

拜雄的目光停在他的臉上，咬牙迸出了一個字：「誰？」

「敝姓高，高人鶴。」

拜雄搖搖頭。

「我從未見過你，也從未聽過你的名字。」

高人鶴淡笑。

他在江湖上的名氣絕對不弱，但拜雄却居然從未聽說過。

但他知道拜雄並非故意在撒謊。

拜雄雖然巳在駱駝城不少時日，但他畢竟來自大漠飛駝族，並非生於斯、長於斯的漢人。

高人鶴在沉默。

衞空空突然咳嗽兩聲，平靜地說道：「高人鶴是獅王山莊第一位快刀手，也是老獅的乾兒子。」

「老獅？」拜雄的眸子一亮。

「正是老獅。」衞空空答。

夜色中，小徑不遠處突然又傳來了一把蒼勁的聲音：「老夫早聞城主大名，祇恨無緣識荊，今夜相逢，倒要結識這位英雄為友。」

聲音由遠而近，拜雄看見了一個精神奕奕的老人，拄杖直向自己的方向走近。

杖是獅王神杖，人是獅王山莊的莊主——老獅！

（四）

老獅除了年紀巳老之外，他的人一點也不老。

他的腰還是像鋼槍般挺直，他的聲音還是五十年前般嘹亮雄壯。

平時，他絕少把獅王神杖展露在別人的眼前，除非他準備殺人，而且所殺的對象，又是武功驚世駭俗的頂尖高手。

現在，獅王神杖就在他的手中。

他突然問高人鶴道：「那賀震山怎樣了？」

高人鶴回刀入鞘，答道：「巳被解決了。」

老獅又問：「你用了多少刀？」

「兩刀。」

老獅眉頭一皺。

「兩刀都命中目標？」

高人鶴吸了口氣，臉色居然微微一紅：「第一刀落空了，他閃得快。」

老獅冷冷一笑：「不是他快，是你的刀太慢。」

高人鶴恭聲回答：「是。」

老獅道：「下次出刀之前，切忌想念女人，否則，你遲早會死在別人的反擊之下。」

高人鶴默然。他巳三個月沒有接近女色，也巳三個月沒有殺人。

這三個月來，他是悶透了。

但老獅的命令，他絕對不敢違背，就像老獅不敢違背無敵門主的命令一樣。

× × ×

雖然老獅巳出現，但高人鶴還沒有退下。

拜雄也不容許他逃走。

老獅教訓完畢後，身子又緩緩向後移退。

高人鶴冷冷的站在路上，冷冷的瞧着拜雄。

拜雄的目光更鋒利。

高人鶴忽然道：「你是否打算替賀震山報仇？」

賀震山就是賀掌櫃。

拜雄沒有說話，却「鏗」的一聲，把腰間的波斯彎刀拔出。

高人鶴冷冷道：「這把刀雖然鋒利，但却未免太單薄。」

拜雄依舊無言。

刀旣出鞘，又何必多言？

他突然一聲暴喝，波斯彎刀刺向高人鶴的胸膛。

這一刀並不快，但一刀之中最少巳蘊藏着八種變化。

刀鋒幾乎巳劃在高人鶴的胸膛上。

但高人鶴的刀也同時出鞘。

「鏗」！

兩刀相交，迸出一蓬燦爛星火。

拜雄咬牙，一刀緊接一刀，他的人像鋼鐵，意志更加像鋼鐵。

但高人鶴的刀也不弱。

他一連五刀，直擊拜雄前胸空門，又再一連八刀，砍向拜雄的臉。

他出刀又快又毒，而且攻中帶守，守中有攻，相當厲害。

拜雄突然刀勢大變。

高人鶴的左手刀法，本巳怪異無比，但此刻在拜雄刀勢一變之下，他的刀法招式，竟然比高人鶴的左手刀法還更古怪得多。

高人鶴保持着冷靜。

他絕不急躁，他在等待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

× × ×

拜雄刀勢一變之後，戰況頓然改觀。

高人鶴看來巳難再支撐下去。

但就在拜雄佔盡上風的時候，一根金光閃閃的巨杖突然從天而降，直劈拜雄天門。

那是老獅的獅王神杖。

獅王神杖杖勢力逾萬鈞，就算是鐵人的腦袋也禁受不起這一擊。

拜雄當然深知厲害，豈敢漠視這一杖的威力。

他的身子陡地向左竄衝八尺，反手一刀反擊老獅的背心。

老獅怪笑，杖隨影至，旋風般把拜雄的彎刀封住。

拜雄突然一躍而起，一刀直刺高人鶴

前額。

但他這一刀刺出去的時候，老獅的獅王神杖又雷霆般發出了三招。

拜雄終於放棄了進襲高人鶴，先求自保。

但高人鶴的刀也在同時閃電般揮出。

他這一刀竟然重重的砍在老獅顙子的後方！

（五）

颯！

老獅中刀，整個身子差點沒凌空飛了起來。

他臉色劇變。

他的獅王神杖已無法施展出一招半式了。

他只能用這根愛逾性命的杖，支撐着自己搖搖欲墜的軀體。

老獅呆住了。

不但他呆，拜雄和衞空空也是爲之一楞。

高人鶴又在抹刀。

刀鋒上染滿血跡，那是老獅的血。

老獅不但是他的師父，也是他的義父，他的老闆。

「畜……牲……」老獅的聲音有點混濁。

他突然重重一咳。

再咳。

咳出來的都是血。

他知道自己完了，他做夢也想不到高人鶴竟然會暗算自己。

但高人鶴一點也沒有赧愧之色。

他只是輕輕的嘆了口氣，道：「你已老了，辦事難免糊塗一點。」

老獅並不糊塗。

直到現在他還很清醒。

倘若說他糊塗，那麼他糊塗的地方，也許就是太信任高人鶴。

他視高人鶴爲弟子，兒子，也視他爲心腹左右。

但老獅現在快要死了。

而他竟然就是死在高人鶴刀下的。

老獅不知道高人鶴爲甚麼要殺他。

他的身子緩緩倒下。

他的呼吸突然停頓。

直到他嚥氣之後，高人鶴才淡淡的道：「我殺賀震山，只是用了一刀！」

但這句說話，老獅已無法聽得到。

× × ×

高人鶴的刀已入鞘。

他彷佛對拜雄和衞空空都毫無興趣，刀入鞘後，人也轉身離去。

拜雄沒有追趕。

因爲衞空空抓住他的手，不讓他追前去。

「窮寇莫追，他遲早都會獲得應得的報應。」

× × ×

星空下，風很冷。

但拜雄的眼睛裏，却有一股烈燄在燃燒。

他不但不冷，而且簡直熱得要命！

衞空空沒有看錯。

在小徑不遠處，還有一羣神秘的白衣人聚集着。

拜雄若追出去，就一定會和這些白衣人相遇。

高人鶴的刀法，並不如老獅想像中的低劣。

他的武功，也不見得會在老獅之下。

但他爲甚麼要殺老獅呢？

答案只有一個：那是懲罰！

× × ×

懲罰！

在無敵門，無論是誰，只要錯一次就已該死。

任何人只要做錯一件事，無敵門刑堂堂主就有權取掉他的性命。

無敵門的刑堂堂主是誰？他現在在哪裏？

× × ×

小徑上很僻靜。

高人鶴一步一步的向前走，終於與那羣神秘的白衣人相遇。

白衣人一共有五個。

中央一人，穿着一襲繡花素白長袍，身裁窈窕，竟然是個美麗的女子。

她雖然很美麗，但臉上一點表情也沒有。

沒有表情的臉孔就算再美麗，也只不過是一座美麗的冰山。

冰山險峻，高不可攀。

沒有人敢動她的主意，甚至連看也不敢看她一眼。

因爲她不但是背後那四個白衣人的首領，同時更是無敵門的刑堂堂主。

她就是鮑天冰！

× × ×

很少人會想像得到，鮑天冰是一個怎樣的女人。

除了龍城璧之外，世間上幾乎沒有任何一個男人見她笑過。

她整天冷冰冰的，是個發號施令的典型人物。

在無敵門，她對任何人都可以發出任何的命令。

就算她要十個部屬全部跳崖自盡，也絕不會只有九個人跳了下去。

因爲跳下去雖然會死，但總比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遭遇好得多。

站在她背後的四個白衣人，他們都很年青，年紀最大的一個，都不超過二十四歲。

雖然他們還很年輕，但他們的劍法却很老練。

「河西四白虎」這五個字，早在五年前便已名動江湖，四虎劍陣的厲害，但凡領教過的人現在都已啞口無言。

死人當然不會說話。

就算他們能够死而復生，他們唯一能表示的，也許就只有「佩服」二字而已。

「河西四白虎」是結拜兄弟，年紀最長的是司徒非夢，還有二十四天就是他二十四歲生辰。

司徒非夢的劍並不太快，但能接得下他十招劍法的人還是不多。

除了司徒非夢之外，餘下來的三人分別是崔一楓、洪秀彥和胡北奇。

他們不但年青，而且很高傲。

高傲並不是年青人專利的，不少活到七八十歲的人，他們也許比年青人更高傲百倍。

但這四個年青人在鮑天冰的手下，不但毫無傲色，簡直就像四條已被馴服了的小老虎。

——無論是誰想動鮑天冰，最少要有本領闖過河西四白虎的劍陣。

——但雪刀浪子龍城璧却是例外的。

——因爲那並非龍城璧要動鮑天冰，而是鮑天冰在引誘他。

——他倆婚事的消息已在江湖中流傳開去，唐竹君知道後又會怎樣呢？

五絕追魂殺

（一）

高人鶴在鮑天冰的面前，更是連一口大氣都不敢吭出。

他是個聰明人。

他知道鮑天冰可以提拔自己，取代老獅在無敵門中的地位。

殺老獅，是鮑天冰給他的第一道命令。這件事高人鶴認爲自己已辦得很不錯。

鮑天冰看見高人鶴之後，冰冷的臉色居然變得柔和起來。她緩緩地問高人鶴：「事情已辦妥了？」

高人鶴抱拳道：「回稟堂主，老獅已然伏誅。」

鮑天冰默然半晌，忽然長長嘆息一聲：「老獅若不是用錯司馬血這一着棋，也不致於有今天慘淡的收場，人老了，辦事難免糊塗一點。」

高人鶴點點頭，說道：「堂主說得很對。」

鮑天冰淡淡一笑，忽然側着身子對河西四白虎道：「本門規律並不算太森嚴，但無論是誰犯了過失，都是無法原諒的，你們明白了麼？」

河西四白虎齊聲道：「屬下明白。」

鮑天冰的目光，又再停在高人鶴的臉上。

「你呢？你是否也已明白了我的說話啦？」

高人鶴忙道：「是，是，屬下明白，屬下明白。」

鮑天冰的臉色忽然沉下：「老獅因犯錯誤而死，而且是死在你的手上，身爲乾兒子，你爲甚麼一點也不難過？」

高人鶴悚然一驚，道：「老獅這件事，屬下內心是很難過的……」

鮑天冰冷笑道：「我看你非但不難過，而且還高興得很呢。」

高人鶴連忙搖頭不迭：「堂主別誤會，屬下是逼不得已才動手殺他的，他畢竟是屬下跟隨多年的長者，屬下又豈會不爲他的死亡而難過？」

鮑天冰的臉色又再緩和下去。

雖然天氣很冷，但高人鶴的衣衫竟已濕透！

良久之後，鮑天冰才緩緩道：「原來你很難過？」

「回稟堂主，這是事實。」

「你並不覺得高興？」

「……」高人鶴張大了嘴巴，不知怎的，舌頭好像打了個結，連一個字也說不出來。

鮑天冰剛緩和下來的臉色，忽然又再沉了下去：「我現在總算認識清楚你這個人。」

高人鶴額前冷汗如醬，一滴一滴的往下流。

冷汗往下流，他的人也只有「下流」這兩個字才能形容。

鮑天冰冷冷一笑，道：「本堂主交給你去幹的事，原來你很不高興。」

高人鶴忙道：「我……」

「住口！」鮑天冰喝斷他的說話：「你既然不高興替我辦事，也就等如不高興替本門辦事，要你這種人盡忠，簡直就是妄想！」

高人鶴面如死灰，吃吃道：「堂主，妳誤會了。」

但鮑天冰連理都不再理他。

她身後的四個白衣劍手，已一步一步的走了過來。

高人鶴吸了口氣，突然拔刀。

他拔刀的動作乾淨俐落，刀鋒出鞘後，更是精芒四射，耀人眼目。

但就在刀光飛起的時候，四道劍光也同時如閃電般飛起。

高人鶴拔刀，發刀，他每一招都是有去無回之勢。

他知道這個時候若不整個人豁了出去，今生也休想再見到明日的陽光。

但他這一刀劈出後，他突然覺得這一刀竟然完全落空。

那種感覺就正如一匹馬奔跑到懸崖的盡頭，突然就掉了下去。

他刀上的招式仍在。

但刀的威力已消失，就像他的銳氣也在此一刹那間完全消失。

其實他的刀本來就沒有銳氣可言，他是在惶恐之中出刀的。

四個白衣人同時冷冷一笑，一齊四劍入鞘。

高人鶴怪叫一聲，一張臉青得發綠，頭上的髮已突然亂如枯草。

他的左右雙肩、心臟、小腹，忽然分別射出四枝血柱。

血如箭般激射，染紅了高人鶴的衣衫，也染紅了他的眼睛。

他咬牙迸出了五個字：

「妳這個毒婦……」

鮑天冰却連瞧都沒瞧他一眼，輕盈的身子瞬即消失在黑暗之中……

（二）

還有三天，就是龍城璧和鮑天冰的「好日子」。

但這個新郎現在却並不怎樣好。

他和唐竹權都成爲了階下囚。

雖然他們居住的地方很舒適，吃的喝的，甚至是伺候他們的女孩子，都是第一流的「佳麗」，可是龍城璧並不怎樣習慣。反而唐竹權天生一副樂觀的性格，只要有佳餚美酒，就算這裏是第十八層地獄也無所謂。

其實龍城璧也絕不是個杞人憂天的悲觀者，但每當他想起自己就快「成親」的時候，他就恨不得一刀把自己的顙子割了下來。

他寧願做一個「無頭新郎」。

他並不是沒有臉見人，而是沒有勇氣面對唐竹君。

反而唐竹權安慰他：「別怕，這個新

郎你若幹不來，大不了老子代勞，看他奶奶的飽天冰怎樣對付老子。」

他好像醉了。

但龍城璧却聽出這並不能完全算是醉話。

只不過龍城璧不贊成這個主張，他不能讓唐竹權再冒險。

這個地方雖然未必就能囚得住唐竹權與龍城璧，但他們却有一個顧忌。

原來萬鼎鏢局的總鏢頭軒轅機，也已落入了無敵門的掌握之中。

無敵門主對龍城璧說得很坦白：「你若不依期成親，軒轅機的壽命就會到此爲止！」

× × ×

吳鐵魂雖然寧死也不肯把軒轅機的下落說出，但無敵門主最後還是把他找了出來。

吳鐵魂沒有出賣軒轅機。

阿崎也沒有洩露秘密。

但他們都忽略了一個人。

這人是他們的街坊，也就是那條小巷裏的賣麵小販。

他的確是個小販，他的確不懂武功。

有一天晚上，他突然腹瀉，於是匆匆跑到茅坑裏解決。

就在這個時候，他透過茅坑的罅隙，看見吳老秀才帶着一個竹籃，靜悄悄的走進茅坑十餘丈外的一座古墓裏……

× × ×

軒轅機就藏在古墓中。

賣麵小販不知道墓中的秘密，但却在無敵門主追問之下，把這件事說了出來。

他當然不知道這是一件很秘密、也很重要的事。

結果，軒轅機就給無敵門主擄回來，作爲進一步要脅龍城璧的本錢。

但唐竹權想來想去，還是想不出無敵門主爲甚麼一定要龍城璧與飽天冰成親。

難道這是飽天冰的主意？

但綜合各方面的情況看來，又一點也不像。

飽天冰根本就對龍城璧全無感情，而且還想取掉他的性命。

她又怎會自願嫁給龍城璧？

× × ×

唐竹權想了又想。

他想一想就喝一口酒，直到已有七八分酒意的時候，他突然用力一拍自己粗胖的大腿，道：「老子明白了！」

龍城璧一楞。

「你明白了甚麼？」

唐竹權壓低了嗓子，道：「你是飛駝族的勇士，對不？」

龍城璧道：「不錯，飛駝族的人都叫我勇士。」

唐竹權又再拍大腿，道：「這就是了，無敵門主那廝混蛋，他想利用你這個勇士，去換取五絕追魂殺秘笈！」

「五絕追魂殺秘笈？」

唐竹權道：「不錯，那是一種極厲害、極邪門的武功，也是飛駝族的至寶。」

龍城璧動容道：「聽說這種武功早已失傳。」

唐竹權道：「失傳的是第五卷。」

「第五卷？」

「不錯，」唐竹權沉聲道：「五絕追魂殺源出自西藏密宗，乃密宗曠世奇僧科魯花了三十年心血才研創出來的武功。」

龍城璧目光閃動，道：「五絕追魂殺秘笈共分多少卷？」

唐竹權道：「五卷。」

龍城璧沉默了很久，緩緩道：「難道無敵門主已得到其他四卷？」

唐竹權道：「老子認爲必然如此。」

龍城璧道：「第五卷秘笈在哪裏你可知道？」

唐竹權道：「西方羅刹宮中！」

「羅刹宮？」連龍城璧的臉色都有點變了：「何以見得？」

唐竹權淡淡道：「實不相瞞，老子練的『唐門五絕指法』，其實也和五絕追魂殺這套武功同出一源，只不過江湖上知道的人極少而已。」

龍城璧道：「難道五絕指法也是從羅刹宮中盜取出來的？」

唐竹權搖搖頭，道：「不是盜取，而是用二十八件奇珍異寶換回來的。」

龍城璧道：「既然如此，無敵門主何以不去換取？」

唐竹權道：「換取武功秘笈也要講資格。」

龍城璧道：「甚麼資格？」

唐竹權道：「除了羅刹宮的十大高人之外，就只有飛駝族的長老和飛駝族的勇士才能有資格去談交易。」

龍城璧恍然大悟：「無敵門主要我與飽天冰成親，就是想利用我這個勇士去西方羅刹宮把第五卷秘笈買回來？」

「不錯。」

「但我如果不願意替他達成這項任務呢？」

「羅刹宮規條中有一項規定，勇士若死亡，其遺孀亦有資格到西方羅刹宮購買武功秘笈。」

龍城璧淡淡一笑：「我早就知道飽天冰就算嫁給我，也一定很希望過一過寡婦癮的。」

「寡婦癮！」唐竹權哈哈一笑：「他奶奶個臭女人，你說得半點也不錯，有一種女人的確有寡婦癮，這種癮頭簡直比酒癮還更大他奶奶百倍！」

龍城璧道：「還有三天我就要成親了，這件婚事你反對嗎？」

唐竹權嘆了口氣，道：「本來你娶誰老子都沒有問題，雖然老子的妹妹很喜歡你，但你可以先娶別人，慢慢再娶老子的妹妹也不遲……」

他好像眞的有點醉了。

但他的神態，忽然又好像比誰都更清醒。

他又再嘆了口氣，緩緩道：「問題是你這一次若娶了飽天冰，說不定還未洞房花燭，就會成爲了閻王的貴賓，這可不妥當之至。」

無論是誰成爲閻王的貴賓，當然都不妥當。

龍城璧雖然絕對並不是貪生怕死的人，但倘若死在這裏，那可比寃大頭還更寃枉。

無敵門主辦理這件親事，必定會大事鋪張。

他唯恐別人不知道龍城璧已和飽天冰成親。

但這個新郎的命運，却和一條在屠房裏待宰的豬毫無分別。

無敵門主是個很精明，也很厲害的陰謀家。

但龍城璧呢？

他是否像條豬？

一刀六命

（一）

谷中忽然冷了。

唐竹權仰首朝天，頸子上的肌肉上下蠕動，就像肉球般跳來跳去。但他的人沒有跳，而且靜得像隻快要睡覺的兔子。

他當然不是兔子。三百隻兔子加起來都及不上一個唐竹權。但他的耳力却比三百隻兔子加起來還聽敏得多。

龍城璧知道他在側耳傾聽。

江湖中不少高手都擅用「地聽法」，把耳朵貼在地上，就可以聽到遠處傳來馬的蹄聲，人的脚步聲。

但唐竹權從來都不喜歡這一套。

也許他的肚子太胖大了，俯伏在地上並不是一件舒服的事。但他却有另一種法子，傾聽遠處傳來的聲音。

這是「仰首法」。

連唐竹權都不知道這種辦法是否眞的有效，但每當他聽到一些遠處傳來而又不太清楚的聲音的時候，他就仰首朝天，「豎」起耳朵，靜靜的聽。

他聽了好一會，龍城璧才笑着問他：

「你聽到了什麼聲音？」

唐竹權故作神秘地：「老子當然聽見，你呢？」

龍城璧淡淡一笑道：「我聽見了幾匹馬，從遠處向這爿山谷緩緩地跑過來。」

唐竹權道：「多少匹馬？」

龍城璧伸出了四隻手指。

「十六隻馬蹄，四匹快馬。」

唐竹權一呆。

他抓了抓腮子：「你能聽見有馬跑過來並不奇，但你居然也聽出跑過來的一共是四匹馬，看來你一雙耳朵的本事並不在老子之下。」

龍城璧又笑了。

唐竹權瞪瞪眼，道：「又有甚麼好笑的？」

龍城璧笑容略歛，道：「其實我沒有聽出馬匹數目的多少。」

唐竹權道：「你只是瞎猜？」

龍城璧搖頭：「也不能算是瞎猜，如果我是瞎子，我就看不出來。」

唐竹權的眼睛又瞪大了：「你看得見那些馬？」

龍城璧道：「如果我說看見那些馬，你會否相信？」

唐竹權道：「當然不相信，你的眼睛就算再厲害，也絕對無法看見山谷外的任何事物。」

龍城璧道：「但我却的確是看出來的呀。」

唐竹權大惑不解。

「你究竟怎樣看法？」

龍城璧悠悠一笑，道：「我看見的不是馬，而是你。」

唐竹權道：「老子可不是馬。」

龍城璧道：「你當然不是那四匹馬，但我却看見你剛才的神態。」

唐竹權「嗯」一聲。

他終於有點明白了。

龍城璧靜靜的說下去，道：「你剛才一面聽，一面下意識的在點頭，心中顯然在算着一些數目字。」

唐竹權長長的嘆了口氣，忽然豎起大拇指，說道：「你老子一定比老子的老子聰明，所以才會長出這麼聰明的兒子，剛才老子一共點頭四下，想不到居然就給你猜出老子在算數遠處奔來的馬，不錯，的確是四匹！」

他笑了笑，接道：「這四匹馬馬鞍上的是甚麼人，你又可知道？」

龍城璧悠然道：「你是否已聽出？」

唐竹權苦笑道：「聽不出。」

龍城璧道：「我只聽出其中一個。」

唐竹權怔了怔：「老子就不信你這麼本事，居然聽得出來當其中一人是誰。」

龍城璧凝注着唐竹權，緩緩道：「我敢打賭，我沒有聽錯。」

唐竹權道：「你聽出是誰來了？」

龍城璧道：「其中一人，必然是衞空空。」

「衞空空？」

「不錯。」

「你怎樣聽見的？」

龍城璧微笑着：「其實我聽見的聲音並非衞空空發出來的。」

唐竹權先是一怔，繼而恍然大悟：「你聽見的只是馬蹄聲，但其中一匹馬蹄聲是發自猴子馬！」

龍城璧這次點點頭，道：「猴子馬是衞空空愛逾性命的寶馬，而這匹馬的蹄聲也和別的馬匹不同。」

唐竹權皺眉道：「有何不同？」

龍城璧道：「每個人走路時的聲音都並不一樣，馬兒也是如此，有些馬兒步幅極闊，但有些則剛好相反。」

唐竹權聽的不住點頭。

「猴子馬的步幅如何？」

龍城璧道：「這匹怪馬的步幅，比任何一匹駿馬都更闊大，但每一步跨出之後，翻步的時間却特別短少。」

唐竹權又是一陣讚嘆。

「看來你不僅善解人意，而且更善解馬的性能，眞令老子佩服佩服！」

但他隨即又在自己的臉上貼金，嘻嘻的笑道：「可惜你別的本事了得，但論到喝酒嘛，還是老子較强，這一點倒是天下所有人都公認的。」

龍城璧淡淡一笑，道：「聽說杭州如意樓的酒價又漲了。」

唐竹權哼一聲：「這間酒樓的老闆眞他媽的不是人。」

龍城璧悠然道：「但其他喝酒的人却不是這麼說。」

唐竹權又哼一聲：「他們也同樣他媽的不是人。」

龍城璧沉默片刻，忽然嘆了口氣，才慢慢的說道：「但他們却認爲你才他媽的不是人。」

唐竹權差點沒跳了起來。

「誰敢說老子不是人？老子怎麼不是人？簡直豈有此理！」

龍城璧却道：「但他們也有他們的道理。」

唐竹權不明白。

龍城璧長長的吐一口氣，接道：「如意樓的酒價報漲了，就是因爲你喝酒太厲害，你一來，酒都搶貴了。」

唐竹權側頭一想，喃喃道：「老子的酒量眞的那麼厲害？」

他瞧了瞧龍城璧，忽然「哈哈」、「哈哈」、「哈哈」的不斷笑了起來。

他並不呆。

如意樓的老闆更不呆。

利用唐竹權的酒量來加酒價，這個主意倒也不錯……

（二）

梅花盛開。

這的確是個很美麗的山谷。

龍城璧的耳朵沒有聽錯，猴子馬果然來了。猴子馬既在，衞空空當然也在。

猴子馬一馬當先。

在牠的背後，還有三匹馬，三個人。

這三人分別是殺手之王司馬血，駱駝城主拜雄，還有最後一人，赫然竟是灰袍白髮，手持松木紅纓槍的杭州老祖宗唐老人！

× × ×

唐老人的臉上毫無表情。

他沒有焦躁不安，雖然他知道自己的兒子唐竹權，已在無敵門的手中。

他雖然年老，但自信心比年輕的時候還更强。

他千里迢迢，單人匹馬趕到駱駝城，並不是爲了別人，而是爲了他的兒子。

雖然他常說兒子不長進，但兒子畢竟還是兒子。

何況唐竹權也並非眞的不長進，這些年來，他不但在杭州幹過不少令人擊節讚賞、痛快淋漓的俠義之事，而且在江湖上其他地方也屢次鋤强扶弱，抱打不平。

不少武林上的大魔頭却在唐竹權的五絕指下栽倒。

唐老人雖然個性頑固，但他生性嫉惡如仇，倒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認的。

他當然不能讓唐竹權落入歹人之手。

× × ×

來的雖然只有四匹馬，四個人，但普天之下，又有誰敢漠視這四個人聯合在一起的力量？

沒有人能輕視。

就連無敵門主也不能。

無敵門主沒有輕視衞空空、司馬血、拜雄。

但他最顧忌的，還是杭州老祖宗唐老人。

唐門槍法，獨步天下，就算是二百年前的武林第一槍宗天豪復生，恐怕亦不外如是。

但無敵門主仍然很有把握可以把他們擊敗。

他早已秘密訓練了十九個不怕死的死士。

他們的意志都已磨練得有如鋼鐵，他們的神經也像鋼鐵絲般堅韌。

他們不怕死亡，因爲他們本來就是曾經經歷過「死亡」的人。

死人能復活嗎？

別人也許不能，但他們能。

因爲他們在未經訓練之前，就已中毒「身亡」。

從外表看來，他們每個人都已斷絕呼吸，身子僵硬冰冷，當然是死了。

下毒的人是無敵門主。

他能讓他們「死亡」了整整一天，然後又用另外一種藥物把他們一一救活。

他們眞的「復活」了。

可惜他們「重生」之後，腦海中已是一片空白。

他們都喪失了記憶能力，以往的事都已完全忘記。

這十九個年青的武士無異已變成了沒有靈魂，連生命都不再屬於自己的走肉行屍。

走肉行屍當然不會有感情。

他們對任何人都沒有感情，包括對自己在內。

他們只聽一個人的說話，一個人的命令。

這人當然就是令他們「起死回生」的無敵門主。

他們能夠被訓練成爲不怕死的死士，只因爲他們的生命早已消失。

（三）

在這個美麗的山谷的西方，有一間用紅磚蓋成的小屋。

雖然四周梅花顏色鮮紅，但還是沒有把這間小屋的一種特殊氣息壓了下去。這種氣息是沉實的，充滿肅殺之意的。

小屋的門外，是一塊石坪。

石坪上有十九個人，十九桿槍。

槍筆挺。

人的腰也筆挺。

無敵教主就坐在小屋之內，透過窗子，靜靜的觀察着這十九個人，和這十九桿槍。

每一桿槍都擦得很光亮。

但無敵們主對於這種光亮並不太欣賞，他欣賞的是白光。

他希望這十九個人，能替他把唐老人收拾下來。

他已有了一個計劃，能够令到唐老人獨自闖入這十九人所組成的槍陣。

這個計劃可說很卑鄙。

但卑鄙的計劃，往往也最容易成功。

這一點，無敵門主很清楚。

他本來就是個卑鄙的人，所以，他成功了。

最少，直到目前爲止，他還沒有失敗過。

× × ×

唐竹權雖然還能喝酒，還能行動自如，但現在他的武功已失。

這是一個秘密。

這個秘密連雪刀浪子龍城璧也絕不知道。

唐竹權沒有說出來。

無敵門主曾用流星散功大法，把唐竹權身上的功力全部散去。

唐竹權並不在乎。

他知道這種流星散功大法並不能算很厲害，因爲只要過了十天，被散去武功的

人就會漸漸復原過來。

但問題是：無敵門主是否會讓他活到十天以上呢？

唐竹權沒有把握。

但他一直都沒有把這件事情告訴龍城璧。

他不希望龍城璧担心。

他知道龍城璧的煩惱已够多，他不想一個已經心煩意亂的人，爲了自己而煩上加煩。

如果唐竹權的武功還在，無敵門主也未必會讓他和龍城璧在一起。

一個龍城璧已是個危險的對手。

再加上唐竹權，危險性就更大。

但無敵門主現在已沒有這種憂慮，因爲在十天之內，唐竹權是一個完全不懂武功的人而已。

× × ×

這裏的酒，彷彿喝一輩子也很難把它喝得完。

無敵門主的招待實在不錯，他似乎很瞭解唐竹權和龍城璧。

尤其是唐竹權，只要有酒喝，就算你把他關在這裏十年八載，他也未必捨得離去。

唐竹權的確「無所謂」。

最少，在外表看來的確如此。

他現在又再拍開另一罎酒的泥封。

「他奶奶的，好酒！」

他又在喝。

他也是個不怕死的人。

既不怕死，更不怕醉。

就在他連喝三口，喝個不亦樂乎的時候，彭五絕又來了。

× × ×

彭五絕不能算是一個太難看的人。

但他的長相也絕不怎樣好看。

唐竹權寧願看見一條醜惡的野狗，也不願意看見這個人。

尤其是在喝酒的時候，他更不願看見這個人的嘴臉。

世間上有一種人，的確「雖無過犯，面目可憎」。

彭五絕就是這種人。

倘若唐竹君的武功還在，說不定此刻已用五絕指法來教訓教訓這個彭五絕。

但他現在除了喝酒的本領還未消失之外，他好像已變成了一個完全沒有用的人了。

幸好他還有一個腦袋。

他的腦袋很清醒。

最少，比他臉上的表情清醒得多。

彭五絕一走進來，他幾乎立刻已經明白了對方的意思。

彭五絕並不是一個人走進來的。

在他的身後，還有六個黑衣武士。

這六個黑衣武士雖然身材矮小，但腰間的劍並不是用來嚇唬別人的。

他們都是千中選一的劍術高手，其中兩人以前還是武當派的俗家弟子。

唐竹權的眼力和記憶力很好，他以前曾見過這兩人，而且更和他們的師父喝過酒。

那時候他又喝得昏昏沌沌，好像連自己姓甚麼都不記得起，但他還是一眼就看見這兩個年青人，而且一直到現在還沒有忘記。

想不到，時移勢易，這兩個武當派的俗家弟子，現在竟然已成爲了無敵門的劍士。

雖說「人各有志」，但唐竹權却知道他們爲甚麼要投奔無敵門下。

因爲他們偸去了師父的一本劍譜，而且臨走前還把師母强姦。

他們還算是人嗎？

（四）

這兩個的確不能算是人。

他們是畜牲，是禽獸。

唐竹權連眼角都不瞧彭五絕一眼，却對那兩個黑衣劍士冷冷的道：「雷連雨，楚坤湘，你們還認得老子嗎？」

兩個黑衣劍士的臉色同時變了變。

龍城璧眼角的肌肉忽然跳了跳。

他們的確就是雷連雨，楚坤湘。

他們的師父，龍城璧也認識。

現在，他們的師父已死了。他可算是給這兩個不肖徒兒活活氣死的。

彭五絕却冷冷的對雷連雨和楚坤湘道：「你們不必理會他，他現在只不過是個廢人。」

唐竹權哈哈一笑。

他的笑聲仍然和平時般爽朗豪邁，但雙目却射出一股比刀鋒還森冷的光芒，直盯着雷連雨和楚坤湘的臉。

龍城璧忽然握着他的手。

「唐兄，你的武功雖已暫時消失，但你應該相信我，我絕對不會讓你變成人質的。」

唐竹權臉上微微動容：「你早已知道老子的武功……」

龍城璧輕輕的嘆了口氣，道：「從那天晚上第一眼看見你之後，我便已知道，你不說，是怕會令我心中煩悶。」

唐竹權却搖搖頭。

「老子說出來並不是怕你煩悶，而是是說出來之後老子會更煩悶而已。」

龍城璧淡淡一笑，道：「但你現在還是那般洒脫，一點也沒有愁眉苦臉的樣子呀。」

唐竹權冷冷一笑，道：「老子洒脫，哈哈，這倒新鮮，有趣、有趣……」

彭五絕忽然冷冷叱道：「把姓唐的拿下。」

× × ×

彭五絕雖然並不是無敵門主，但他的命令也絕對有效。

他這六個字剛說出，他身後的三個黑衣劍士就大步上前。

他們要拿下唐竹權。

本來現在要抓唐竹權，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

但他們也絕對沒有忘記，在唐竹權的身邊，還有雪刀浪子龍城璧。

所以，他們每一個人的手，都已按在劍柄之上，只要龍城璧有甚麼異動，他們的劍就會拔出。

他們都聽過，不少有關雪刀浪子的故事。

但他們却偏偏又是非常驕傲的人。

他們居然認爲龍城璧的刀再快，也未必能把他們六個人同時擊退。

只要他的刀法稍有些微錯誤，他們六

個人之中，最少有三個人可以一劍就把龍城壁的咽喉刺穿一個血洞。

但龍城壁沒有動。

彭五絕忽然又冷冷一笑，對龍城壁道：「你別以爲自己快要成親，就可以得到優待，只要你稍加反抗，你也同樣要死。

龍城壁又冷笑。

彭五絕接道：「飛駝族的勇士，絕不只有你一個，殺了你，我們還可以去找別人補替。」

唐竹權哈哈大笑：「看來鮑天冰那條母狗嫁誰都不成問題，只可惜老子不是甚麼勇士，否則——」

彭五絕陡地厲聲喝道：「住口，把他拿下！」

「住口」這兩個字是對唐竹權說的。

「把他拿下」這四個字卻是他對黑衣劍士所下的命令。

但唐竹權沒有住口。

那六個黑衣劍士也沒有把他拿下。

因爲風雪之刀已在這個時候，「鏗」聲出鞘。

× × ×

上天下地，獨一無二的風雪之刀已出鞘。

刀在龍城壁的手中。

龍城壁的人彷彿也已和這把刀渾成一體。

六個黑衣劍士同時驚呼。他們想不到自己居然也有如此慌惶失驚的時候。

他們原本以爲以六敵一，就算不能說「穩操勝券」，最少也該佔有一定的上風。可是，他們都錯了。

等到他們驀然驚覺的時候，一切都已太遲了。

龍城壁拔刀出招，回刀入鞘。其間的過程，簡直就和霎眼同樣快。龍城壁只發出一刀。但一刀竟要了個人的性命。

這一次，彭五絕的臉色沒有變。

在他的眼中看來，竟似意料中的事。

可是，他這樣回去向無敵門主交差呢？

金槍斷、無敵亡

（一）

彭五絕的腰間也有刀。

那是一柄只有一尺長的刀。

他突然緩緩的把這柄刀拿出來。

刀出鞘，鹿皮刀鞘丟在地上。

唐竹權的目中忽然露出一陣奇怪的色采。他發覺彭五絕這個人已沒有了殺氣。

彭五絕無殺氣，這柄短刀更無殺氣。

他忽然露出了一個澀苦的笑容，一雙眼睛直盯着龍城壁。

他突然跪在地上，說出了一句連唐竹權都大感意外的說話：「彭某投降？」

× × ×

投降，就是認輸。

他還沒有和龍城壁交手，就已認輸。

龍城壁沒有移動身子，任由彭五絕跪在自己不足兩丈的距離下。

彭五絕沉聲嘆了口氣，緩緩道：「彭某知道龍大俠一定相信我認輸是出自誠意，因爲我已見過你的刀法，而且不只一次。」他又用沉重的聲音接着說下去：「彭某本是個很平凡的人，但卻蒙門主垂愛，成爲無敵門的副門主……」

龍城壁動容道：「你在無敵門的眞正身份竟是副門主？」

彭五絕嘆了口氣，道：「彭某的名堂雖大，但論到實權，還遠不如鮑天冰。」

龍城壁也相信這句話不假。

彭五絕又道：「彭某十天前曾在夢中，看見無敵門敗亡……」

「你相信夢境會成爲事實？」

「這種事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彭某相信無敵門被毀滅之期，已不在遠。無敵門被毀滅瓦解的日子也許就在今天。」

龍城壁道：「谷外好像發生變故？」

彭五絕道：「衞空空、司馬血、拜雄和唐老人已殺到本谷，門主的意思，是要彭某把唐大少爺押到谷外金槍陣中，逼使唐老人陷這個槍陣。」

唐竹權立刻咆哮道：「他祖宗十八代，代代都是烏龜王八，卑鄙無恥下流混蛋混賬混他媽個鳥……呸……」

他越罵越起勁。

但他罵到這裏，忽然聽見一陣怪响，然後又看見了一蓬鮮紅刺目的血光。

彭五絕竟然反手一刀，深深插在自己的心臟之上。他目中並無痛苦之色，反而嘴角冒出了一絲淡淡的、安詳的笑容。

「我認輸投降絕非虛詐。」

說完這八個字之後，他的人已仆下。

龍城壁長長的嘆了口氣，忽然把彭五絕的屍體拖起。

唐竹權不再罵人了。他只是喃喃的道：「既已投降認輸，又何必自裁？」

龍城壁吸了口氣，道：「他已失敗了，像他這種人，是經不起這種失敗的。」

（二）

谷中的槍陣已擺出。

這是金槍陣——走肉行屍金槍陣。

十九具走肉行屍。

十九桿光亮如黃金的槍。

唐老人看見這一個槍陣之後，他那張冰冷的臉居然綻出一絲笑容。

司馬血的臉色更冷。

唐老人忽然問司馬血：「你看這個陣法怎樣？」

司馬血道：「很好。」

唐老人道：「怎樣好法？」

「能殺人的陣法就是很好的陣法。」

「這種陣法能殺甚麼人？」

司馬血忽然閉上了口，一雙森冷的目光卻注視着他！

唐老人嘆了口氣，縱身下馬。

他的手中當然也有槍。雖然這不是金槍，卻是比任何一桿金槍都更有名氣，也更有殺氣的松木紅纓槍。

司馬血仍然閉口不語。

唐老人吸了口氣，再問司馬血：「你憑那一點認爲這十九個人的槍陣能殺得了老夫？」

司馬血默然半响，終於道：「只憑一點小小的推測。」

唐老人目中精芒閃動道：「你說。」

司馬血手執韁繩，道：「倘若無敵門主把唐竹權放在陣中，你就必敗。」

唐老人道：「你認爲小胖子的武功已失。甚至可能已不能動彈？」

司馬血淡淡的道：「可能性極大，但

卻並非絕對肯定會是如此。」

唐老人閉上眼睛，彷彿輕輕的鬆了口氣。

走肉行屍金槍陣已如箭在弦，隨時一觸即發。

唐老人忽然倒提松木紅纓槍，昂然闊步的走進槍陣之中。

但他並不是一個人走進陣內的。他每走一步，司馬血也跟着他走一步。

他們兩人都在槍陣之內。

（三）

無敵門主就站在那間紅屋的屋簷上。

他沒有蒙臉，眼睛瞇成一綫，雙手背負着。

沒有人知道他的出身、來歷。

他這個人就像是個謎。

背負着的一雙手，有四種燦爛不同的顏色。這四種顏色雖然鮮艷，但卻也給予別人一種妖異的感覺。那是苦練五絕追魂殺上四卷武功所造成的後果。

如果無敵門主得到第五卷秘笈的時候，他雙手的顏色是否會由四種變爲五種？

不！絕對不是那麼一回事。

假如他再練成第五卷秘笈上的武功，他的手就只會有一種顏色。

——那是和常人一般無異的膚色。

但那時候他的武功，卻最少會比現在更高兩倍，甚至五倍以上。

× × ×

無敵門主下令彭五絕帶領三十個劍手把唐竹權押到金槍陣裏。

但他現在卻看不見唐竹權的影子。

決戰已逼近眉睫，他不能再爲這件事而分心。

然而，就算他再聰明百倍，也絕對想不到彭五絕並沒有帶三十個黑衣劍手去抓押唐竹權。

他只帶了六個。而且這六個黑衣劍手還是武功最弱的六個。

他更想不到的，就是彭五絕現在已和那六個劍手，一齊變成了死人。

（四）

這裏是槍林——由十九個絕不怕死的年青人所組成的槍林。

唐老人就在槍林之中。

司馬血雖然也在槍林內，但他們忽然發覺到，這個槍陣已無聲無息的開始移動，而且還把兩人分隔開起來。

這果然是一個「好陣」。

但這十九桿槍能把唐老人和司馬血吞掉嗎？

一直都抱着極大勝算把握的無敵門主，忽然對這件事開始疑慮。

他的疑慮並不是多餘的。

因爲他一直期待出現的人質，到現在還是沒有被押出來。沒有人質，唐老人的心情就不會被擾亂。

他的心情不亂，槍法當然也不會亂。

無敵門主忽然發覺，自己這套「渾水摸魚」的計劃已遭遇到挫折。

但他仍然對這十九個死士抱有信心。

因爲他們絕不怕死，就算一槍換一槍，他們也絕不會怕。

× × ×

唐老人的眼睛，忽然露出了一絲笑意。他的雙肩卻同時一聳。肩聳動，松木紅纓槍却如毒蛇般向前刺出。

站在他最近的一個槍手，突然就變成了一個洩了氣的皮球，整個人完全癱瘓。

唐老人一擊得手，其他十八桿金槍也已開始發動了排山倒海般的攻勢。

但唐老人的雙腿就像是永遠不倒的砥柱，根本連動都不動一下。他沒有輕盈的步法，但身體却閃動得比貓兒還更快。

篤！篤！篤！篤！篤！

他連發五槍，居然就把五個不怕死的槍手，變成了死槍手。

站在紅屋上的無敵門主，他的眼色已變了。他從來都沒有見過這樣快、這樣狠、這樣準的槍。

就在這個時候，衞空空和拜雄已來到了那紅屋的屋簷下。

× × ×

「朋友，你站得那麼高，冷不冷？」

這是衞空空的說話。

接着拜雄的彎刀已拔出，冷冷道：「你既然不滾下來，看來只好讓我上去把你剁開十八大塊。」

他正待躍到簷上，衞空空却伸手把他攔住。

「你的傷毒還未完全痊癒，還是由在下領教領教他的武功。」

他突然一躍而起。他的身子還在半空，掌中已握着一把長劍！

× × ×

這把劍是平凡的。

但衞空空的劍法却非凡。

非同凡响的人。

非同凡响的劍法。

這些年以來，江湖中人聽見砍腦袋劍法能不變色者，堪稱絕小。

衞空空的劍一出手，無敵門主也不敢托大了。

雖然他還是有點看不起衞空空，但衞空空的劍法却令他不能不刮目相看。

劍鋒閃耀着刺目的光芒。

雖然這不是一把寶劍，但畢竟是劍。

就算是主婦切菜用的菜刀，也有它的光芒存在，又何況是劍？

就算這把劍原本黯然無光，但它已砍下過無數江湖敗類的腦袋，它的殺氣又豈會連無敵門主這種人也感覺不到？

無敵門主一聲叱喝，左掌已出擊。

他的手掌幻出四重色彩，美麗得令人目眩。

掌影揮出，衞空空的劍忽然就好像遇見了一張網。

劍雖狠辣，但這張網却更狠、更辣。

它彷彿已纏住了衞空空的咽喉，而且還隨時都可以把他活活捏死。

衞空空自出道以來，何止身經百戰，但却也從來沒有見過任何人的手掌，能發揮出如此駭人聽聞的威力。

無敵門主的臉上，陡地浮現出一陣陰鷙的笑容。

他的笑容彷彿在告訴衞空空：「你死定了。」

（五）

衞空空不想死。

他也沒有死。

就在他覺得自己已和死神的距離只有咫尺之際，這張緊纏着他的網突然收縮。

衞空空鬆一口氣。

他並不是個太好勝的人，他知道自己雖然還未曾敗落，但却並非無敵門主的敵手。

像無敵門主這種高手，衞空空好像還未遇見過。

無敵門主爲甚麼把攻勢收遏下來呢？

答案只有一個：他忽然被一把刀擾亂了視綫！

× × ×

能够擾亂無敵門主的刀，世間上也許只有一把。

這就是風雪老祖賜給龍城璧的風雪之刀。

古銅色的刀柄。

雪亮如銀的刀鋒。

無敵門主覺得自己的情緒有點動蕩。

他後悔沒有在有利的時候，殺了龍城璧！

× × ×

無敵門主忽然覺得有點冷。

他以前從來都沒有想到，自己也會有後悔的時候。

他以前常對自己的屬下說：「本座做事，絕不後悔。」

他的說話連他自己都覺得很滿意。

他覺得自己是個很有氣概的男人。

但奇怪，他今天忽然會覺得後悔了。

他盡力想把這種後悔的思想甩掉。

但他越想甩掉，越甩不掉。

龍城璧不知甚麼時候已站在紅屋上。

他手中的刀，閃爍着足以照耀千古的光芒。

但他的眼睛裏射出來的光芒，却竟比刀光還更輝煌、更奪目。

無敵門主的目中帶着怒火，居然忍不住道：「我只後悔沒有殺了你！」

龍城璧沉聲道：「你不殺我，並非不忍，而是有一種特殊的目的。」

無敵門主道：「你都已知道了。」

龍城璧道：「就算在下知道的不算太多，但也絕不算太少。」

無敵門主長長的嘆了口氣：「飛駝族的勇士絕不只有你一個。」

龍城璧目光閃動，道：「你也許是選錯了對象，也許是運氣差了一點。」

無敵門主道：「你雖然很聰明，但你現在還沒有完全勝利。」

龍城璧悠悠一笑：「勝負本來也要靠多少運氣，當然，眞實的本領才是決定生死的最大關鍵。」

無敵門主又嘆息一聲。

「本座現在甚麼都不想，只想死在你的刀下。」

龍城璧神色木然。

無敵門主又接道：「我若不死在你的刀下，你就得死。」

衞空空聽得爲之眉頭一皺。

他覺得無敵門主的說話很多餘。

是不是每個人臨死的時候，他的說話都會令人有點多餘之感？

× × ×

無敵門主仍然赤手空拳。

他唯一的武器，似乎就只有一雙手。

他的手也和風雪之刀一樣，是天下間獨一無二的。

無敵門主對於自己武功的信心，一向都很大。

但今天呢？

今天又會怎樣？

他只覺得風雪之刀給予自己的壓力，是以前從未遭遇過的。

他喜歡殺人，但並不是任何人都值得他出手。

很多他認爲該殺，他認爲非殺不可的人，都已經死了。

但只有極少極少部份的敵人，是他自己親自出手去解決的。

普通的人，他根本就不屑出手。

現在，他已遇到了值得自己出手的人了。

衞空空是第一個。

龍城璧是第二個。

還有第三個會是誰？

無敵門主沒有想。

他現在唯一想着的，就是怎樣把這個年青的刀客擊敗。

龍城璧仍然神態安詳地站在紅屋的屋簷上，他的刀也保持着原來的姿勢。

人沒有變。

刀也沒有變。

「不動就是動」，這種道理無敵門主很明白。

無論是誰能够在無敵門主面前保持着這份鎮靜，都絕不容易。

無敵門主的臉沉了下去。

他的心恍惚也沉了下去。

他突然一聲大喝，道：「本座今天正好見識一下山東濟南府龍氏世家八條龍刀法的厲害！」

他一口氣連續不斷地說出了二十七個字，就在這二十七個字說出的同時，他左右雙掌交替翻飛出擊，竟也已劈出了二十七掌。

他每一掌攻出的部位，都是龍城璧必救之處。

連衞空空這等高手看在眼內，也有眼花繚亂之感。

這倒也難怪，無敵門主雙掌的顏色，就算是在不動的時候，也已够令人瞧個眼花的了。

何況他這時發動攻擊，雙掌出擊的速度又是快如雷電？

龍城璧淡淡一笑。

「好掌法。」

他仍然是那般鎮靜，好像完全不把對方的攻擊放在眼內。

但龍城璧眞的如此托大嗎？

不！

如果他是個如此驕狂的人，他早已死了八十次。

他嘴裏說得輕鬆，但手中風雪之刀變化之急速，也絕不在無敵門主雙掌之下。

無敵門主二十七擊未奏膚功，目光更是陰沉。

他突然左手一翻，掌中居然也亮出了一把刀。

那是一尺三寸五分的紫玉刀！

× × ×

世人了解無敵門主的武功太少了。

沒有人見過他用武器。

就連彭五絕都沒有見過無敵門主使用過任何武器。

他一輩子都不會見得到。

他在龍城璧的面前自盡，而龍城璧也把他的屍體抱到一個別人不容易見得到的地方擺放着。

他對彭五絕說：「只要在下不死，決戰之後，一定回來把你好好安葬。」

彭五絕聽不見。

死人永遠聽不見活人的任何說話。

但唐竹權却是聽見的。

他相信龍城璧的說話絕對眞確。

他也相信龍城璧一定可以活着回來安葬彭五絕。

現在，唐竹權也在這間紅屋之下。

在他身旁的，是衞空空和拜雄。

三個人六隻眼睛，都注視在屋簷上，却沒有看見屋子的另一角，正有一雙美麗，但却冰冷無情的眼睛，也在注視着戰局的發展。

× × ×

兩把冷酷無情的刀沒有相交，沒有燦爛的星火濺出。

這一戰竟似變得很平淡。

但每一個觀戰的人，他們的呼吸都已摒息。

倏地，刀光亂閃。

嚓！

無敵門主的刀已狠狠刺在龍城璧的心臟上。

這一刀肯定已命中。

但龍城璧却在最後一刹那間，身子向下沉了五寸。

這五寸，已足以確定龍城璧的生死存亡。

紫玉刀雖然已刺中龍城璧，但刺中的地方絕不是心臟，而是左肩。

血飛激。

但另一股血柱同時射出。

那是無敵門主的血。

血是從他的後腦射出的。

龍城璧分明還在他的面前，但風雪之刀竟然忽然間就到了他的背後。

無敵門主愕住了。

就算他的腦袋沒有被砍碎，他也想不出龍城璧是怎能砍出這一刀的。

他不必想。

人既將死，又何必再想？

「噗通！」

無敵門主的屍身從屋簷上仆下，硬挺挺的躺在屋門之前。

龍城璧雖勝，但却已渾身是血，也渾身是汗。

他也彷彿搖搖欲墜。

但他的身子還沒有跌下去，另一把刀光已飛起。

一把金光燦爛奪目的短刀，直刺龍城璧的背心。

這一着好陰險。

能刺出如此陰險一刀的人，當然就是鮑天冰！

× × ×

鮑天冰的刀很快。

比任何人想像中還更快。

但她怎樣也想不到，她的身子剛飛起，她的刀剛出手，小腹突然就覺得一陣冰冷。

小腹冰冷，她的心更冰冷。

她在這個時候，才驀然驚覺一把短小的劍已插在自己的小腹上。

她的全身眞氣立刻崩潰，她的刀也嗆啷跌落。

她勉強支持，站在紅屋的屋頂上。

她忽然又看見了一個臉孔已成熟，但四肢完全沒有正常發育的人，正冷冷的看着她。

「你……你是誰？」

「阿畸！」

「阿畸？你是誰？……」

她始終不知道阿畸是誰。

她只知道自己是死在一個畸型人手上的。

× × ×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的故事，世間上從此又添一個……

（六）

龍城璧成親的消息，已開始在武林中沸騰地傳聞。

但忽然又傳來了一個更驚人的消息。

龍城璧這一件親事，已被杭州老祖宗唐老人搗垮了。

據說，唐老人爲了這件事大發雷霆，因爲他知道自己的女兒是深深愛着龍城璧的。

於是，唐老人率師進攻無敵門，還把一個甚麼「走肉行屍金槍陣」殺得片甲不留。

總而言之，龍城璧這一件親事是被搗垮了。

但却沒有人說這件親事，龍城璧本來就一千一萬個不願意。

沒有人說。

就算有人說，也沒有人相信，因爲鮑天冰實在太美麗，一個年青的浪子又怎會不爲之心動？

× × ×

武林中以訛傳訛的傳說，本來就比夏夜的星星還多。

幸好還是有人瞭解龍城璧的。

龍城璧沒有和鮑天冰成親，是理所當然的事。

現在又是一個星夜。

不是夏天的星夜，而是嚴寒的星夜。

幸好天氣雖冷，酒却是熱的。

在一間小飯舖最角落的一張桌子，有一個小小火爐，一壺熱酒。

桌旁有窗。

窗外的天空很平靜，沒有血腥，也沒有殺氣，只有寒星點點。

這裏就是龍城璧和拜雄告別的地方。

龍城璧要去杭州，他要向唐竹君解釋解釋。

而拜雄，他却要回到沙漠。

他是在沙漠生長的人。

雖然他知道沙漠裏的天氣遠不如中原溫和，沙漠裏的生活遠比中原的生活艱苦，但他仍然要回到沙漠，回到飛駝族的帳篷裏。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理想，自己所渴望的歸宿。

但雪刀浪子呢？

他流浪天涯的生活，又將延續到甚麼時候……

（全文完）

短篇武俠小說

醉仙樓主・文
子成・圖

醇酒・美人・寶劍・鏢

雙喜臨門日　鴻圖大展時

酒

金堂玉馬，絃歌達旦，多少個英雄豪傑，大馬金刀，居尊高座，多少個彩衣使女，穿花舞蝶，提壺送菜，多少個年輕樂師，七音齊鳴，廻腸盪氣，多少個健壯武士，插刀背劍，門禁森嚴。

這是什麼地方？

這是江南第一大鏢局，長風鏢局。

長風鏢局有乘長風破萬里浪的意思，座落在金陵的玄武門外，杏黃色的鏢旗上，墨書着斗大的一個「風」字，這個風不是狂風，暴風，龍捲風，但它的聲威，的確巳風靡了整個的江湖。

這一天，是長風鏢局開業十週年紀念，總鏢頭鐵掌開天鐵鎮山大開酒宴，大事慶祝。

酒……是浙省的名酒，十年陳紹。

菜……是玄武樓的名菜，上好翅席。

鐵鎮山請盡了當地的名流，在音韻繞樑的聲中，他高擧金杯，站起說：「兄弟在金陵開業以來，多承各位及江湖朋友與武林同道的照顧，得以一帆風順，鏢旗遍及大江南北，今逢十年誌慶，兄弟除內心衷誠的感謝各位的支持與愛護而外，並備水酒一杯，聊表謝意，希望各位能夠開懷暢飲，不醉無歸。」

大廳上立時响起了如雷般的掌聲。

鐵鎮山又說道：「兄弟並以十二萬分的衷誠，奉敬各位一杯，現在我是先乾爲敬了。」

一仰首間，將一杯酒吃得點滴不剩。

大廳上衆人，紛紛起立回敬，酒過一巡，立時响起了猜拳行令之聲，鬧成一片，酒過三巡，樂隊也撤了，彩衣使女也不見了，祇剩下一羣英雄豪傑之士，在相互揚壺敬酒，這的確是一場盛會。

酒！是人的恩物，也是人的害物，武林中人有了酒，可以加强他豪放的胸襟，讀書的人有了酒，可以增加他的詩情畫意，販夫走卒有了酒，可以解除他一天的疲累。

酒！可以助興，可以壯胆，可以慶典，可以消愁，但最怕的是酒後失態，酒後行兇，酒入愁腸愁更愁，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

長風鏢局今天的酒，都是紹興十年陳酒，那是天下聞名，平平常常的人，一生之中很難得吃上一次，如今是八方龍虎會長風，豈能錯過這樣的好機會，正是衆人互相敬酒猜拳的時候，在大廳的西角上，貼近花牆的地邊緣，正坐着一個人，在輕斟慢飲。

這個人！穿一件淺藍色的長衫，頭戴儒巾，足踏薄底緞鞋，看年紀總在二十上下，看他那股子沉穩的勁兒，就知道這個人不但是個飽學之士，很可能有一身上好的武功，他舉杯獨飲，偶而也抬頭看天上的月色，此際突然有一個黑衣大漢，笑哂哂的走過來說：「兄弟，看廳上那份熱鬧的勁兒，你却一個人自斟自飲，也不怕寂寞了自己？」

藍衫書生看了他一眼說：「如果你喜歡熱鬧，那你就請吧。」

黑衣大漢尷尬的一笑說：「說實在的，我的確很喜歡那份熱鬧，可惜我的嘴吧子太笨，不善於在那種場合應酬。」

「那你就坐下來陪我。」

「看樣子你是個瀟洒不羣的人物，我曾聽人說過，凡是這一類型的人，大半都是飽學之士，恃才傲物，今兒我得向兄弟多請教！」

那黑衣大漢自動的去取了一份杯箸，在藍衫書生的對面坐下。

藍衣書生道：「你想談些什麼？」

「今晚是酒的世界，我們就來談談酒吧！」

「好題目，酒有醇酒，也有烈酒。」

「不錯，如貴州茅台，陽河大麯，以及一般所用的高粱酒，燒刀子，這些都是烈酒，像今晚所吃的十年陳紹，就要算醇酒的一類了。」

藍衣書生道：「雖然是醇酒，但却不是最好的醇酒。」

黑衣大漢道：「怎麼樣的酒才是最醇的酒？」

「用水果製成的酒，才是最醇的酒，但仍不是最好的醇酒。」

「什麼才是最好的醇酒呢？」

「猴兒酒！」

「這名字我聽說過，那是深山大澤之中的猴羣釀製而成，百年難得一見，我雖然聽說過，可是並未吃過。」

「我吃過！」

「在什麼地方？」

「峨嵋山的洗象池，那地方是有名的猴窩。」

「那一定很好吃了？」

「不但好吃，而且還很好看，酒色透明，醇如琥珀，異香撲鼻，沁人肺腑。」

黑衣大漢不自覺抹了一下流下來的口水，說：「這可能就是最好的醇酒了！」

「不！還有更好的！」

「我的天！不知那更好的，又是什麼酒？」

「玉液瓊漿！」

「這樣好酒要什麼地方才有？」

「西崑崙山瑤池金母之處才有。」

「那祇是小說書上的渲染，誰也沒有見過那種酒。」

黑衣大漢無話可說了，不自然的摸一下背上的刀柄，那是一把三尖兩刃刀，也就是封神榜中二郎神楊戩所使的那一種，刀柄上還扣着兩條紅綠綢布，看起來也很堂皇。

藍衣書生道：「這把刀，也算是一把好刀了。」

黑衣大漢道：「刀未出鞘，你怎知道它是一把好刀？」

「明眼人不看刀，看氣。」

「看氣！」

「不錯！因爲你這把刀雖未出鞘，但刀氣巳佈滿了一丈週圍。」

「兄弟畢竟高明。」

「不敢，如果我猜得不錯，閣下就是神刀李三了。」

黑衣大漢哈哈大笑起來，他笑得很開心，也很豪放，說道：「不錯，但兄弟你呢？」

藍衣書生正待開口，忽聽大廳中有人叫道：「李兄，請這邊來！」

黑衣大漢神刀李三歉然一笑，說道：「兄弟，咱們後會有期了。」轉身大步而去。

藍衣書生洒然一笑，仰首長天，明月巳如明鏡高懸，清光四溢，他不由朗聲吟道：

擧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

× × ×

世上無不散的宴席，再美滿的家庭，終有東分西散的時候，何況是一席酒，當華堂盛宴初開，猶如一場風雲際會，一旦曲終人散，那風雲又平息了。

長風鏢局的酒宴散了，人也走了，那巳是子夜的時分，月亮更皎潔了，風在輕輕的吹着，這人世間，也祇有這個時候，才是最寧靜的時候，鏢局中連守衛的也撤了，祇有總鏢頭鐵掌開天鐵鎮山一個人，靜靜的站在庭院之中，一任那秋夜的凉風吹襲，他似乎有着很多的感觸。

當年！他祇是個闖江湖跑碼頭的一個小混混，從十歲那年就開始，一直混到十五歲，在這五年流浪的歲月中，他見過了不少，也做過了不少，他似乎覺得，從一開始，他就走錯了路子，總算他的運氣還不錯，十五歲的那年，他遇到了一個和尚，說他骨根很好，是個練武的好料子，將他帶返嵩山少林寺傳授武功，再等他下山的時候，巳經是二十出頭了，他找到了一些過去的熟人，這些人，過去他叫人家大爺，現在人家反過來叫他大爺，這人世間，本來就很現實，如今，他可算是巳從那些破銅爛鐵中脫頴出來，十年的辛勞，將長風鏢局做得有聲有色，不但是當地名流喜歡巴結他，就是那些達官顯貴，也一樣喜歡跟他來往。

他豪爽，正直，愛交朋友，但却缺少了妻室，如今巳是四十出頭了。仍然是孤家寡人，這開業十年之慶，的確帶給他很多的感慨。

現在巳經是下半夜了，風更凉了，夜更靜了，鏢局中的鏢師夥計，都因休息而出去了，這座龐大的長風鏢局，似乎僅剩下他一個人。

一個人在生命史上有了巨大的變化，不管這種變化是好是壞，都會帶給人很大的感觸，就像今夜的鐵鎮山一樣。

他正想着，忽聽得一陣急促的脚步聲，這就奇了，這深更半夜，還有誰會到這後院中來，他本能的向暗處一閃，一條人影巳如飛一般的竄入後院之中，那是長風鏢局的鏢師，花刀丁五。

鐵鎮山從暗處走出來說：「丁鏢頭，有什麼事？」

丁五道：「鐵爺，我們的鏢被別人刦了。」

鐵鎮山神情一震說：「你說清楚一點，到底那一趟鏢被刦了？」

「就是由王冲保的那趟鏢。」

「你是說走寶山的那趟鏢？」

「不錯！什麼時候被刦，在什麼地方

被刦？」

「前日傍晚，在江州地面被刦。」

「你是從那裏得來的消息？」

「趟子手周六回來了。」

「他人呢？」

「傷重不治，死了。」

「其餘的人呢？」

「據他說一個也未逃出來。」

鐵鎭山流下了淚水，這十年來，除去在名義上他是總鏢頭而外，在私人的情感上，就是一個小小的趟子手，他也待他們如手足一般，這一點由那周六重傷報訊的情形看來，也就可想而知了，更何況尚有五萬兩鏢銀。

五萬兩鏢銀他賠得起，但那些死去的人，却永遠無法復生。

鐵鎭山道：「丁鏢頭，你先帶一千兩銀子，去江州打點後事，將那些死去的人好好的厚葬，當然，死者的家屬，我們亦要好好讓他們安定下來。」

丁五道：「可是那些鏢銀？」

「你不用說了，從明日開始，我們停止接鏢，待局中事情料理淸楚了，我們再研究下一步的計劃，不過有一個原則，你必需記住。」

「鐵爺請說。」

「我們這一次行動，不是以討鏢爲主，而是爲死去的弟兄復仇爲主！」

丁五被感動得流下淚來說：「鐵爺，你待我們如手如足，長風鏢局名義上是你鐵爺的，但也是我們大家的，這一次事件，我們非追究到底不可。」

「這個當然！但事前可千萬別洩了風聲。」

「我知道！」

「那麼你快去吧。」

丁五走了，他又陷入一片沉思之中。

他這一次的沉思，可不是因爲事業成功躊躇滿志的沉思，而是因爲日正當中却遭遇到打擊的沉思，他想起了那五萬兩鏢銀，也想起了那些跟隨他多年的鏢師、夥計，他想起了自己這十年來在武林中的交往，但他想不起自己到底在什麼時候結了仇家，而刦了他的鏢銀，殺了他的手下。

他長長的嘆息一聲，又想起了酒，人到苦悶的時候，總是想喝上幾口酒，他慢慢的踱回廳中，廳中尚有剩酒殘餚，他連喝了幾杯酒，反而感覺到自己的思慮更多了。

酒！固然可以消愁，但是也可以增愁，有些愁固然以酒可解，但有些愁，却不能用酒來解，因爲那是很多不能解決的事實。

一個人在快樂的時候，吃的酒是香的。但在憂煩的時候，吃的酒却是苦的，長風鏢局總鏢頭，鐵掌開天鐵鎭山今晚吃的酒，不但是苦的，而且是一直苦到心頭。

長風鏢局的鏢銀被刦，這是個天大的奇聞，也是它開業十年來絕無僅有的一次，這消息，却很快的傳遍了江湖，但沒有人知道那刦鏢的正主是誰，因爲這一次的刦鏢，有着很週密的計劃，這些神秘的人物，不知到底是出自那一條綫上……

× × ×

秋燈夜雨英雄劍，明月天涯壯士刀，英雄的劍，壯士的刀，這兩樣都帶有豪舉、殺氣，夜深了，在十二墟的江邊上，有一家小小的酒店，這家酒店並不大，連食堂、臥房、客廳、廚厠，合起來也不過七間房子，有三間客房，那是準備給過不了江的客人住宿的，食堂裏也不過放了五六張桌子，燈火隨着秋風在搖曳，店小二伏在桌子上打盹，靠西房角的桌案上，却有一個身穿灰色長衫的中年人，在自斟自飲，這個人的風度很洒脫，他好像沒有趕上最後一班船過江，又好像在此處等人，但他的面容上，却沒有一絲焦急的或不耐煩的現象，由此可見這個人不但城府很深，而且還相當沉得住氣，就在此時，忽聽得一陣急促的蹄聲，由遠而近。

蹄聲驚醒了打盹的店夥，門外巳走進一個一身素服的少女，白色的衣裙，像冬天的雪，裙帶上還扣着一塊小小的玉珮，脚兒不大也不小，天藍色的緞鞋，將她襯托得更標緻。

灰衣長衫的人，輕輕說了一聲：「妳來了？」

白衣少女道：「我來了。」

灰衣中年人道：「今兒江面上的風大不大？」

白衣少女道：「不大。」

「有船沒有？」

「有——」

「是什麼船？」

「兩頭尖的大海船。」

「是什麼人掌的舵？」

「黑美人！」

灰衣中年人連吃了好幾口酒，似乎這黑美人三字對他有所刺激似的。

白衣少女道：「你作何打算？」

灰衣人道：「我們到江邊看看去。」

他放下一小錠銀子，與那白衣少女忽忽而去。

江邊，這風濤不息的江邊，這夜深人靜的江邊，應該是早巳人烟絕跡，可是這個時候，却偏偏有兩個人在江邊並立着。

江心！這波浪如山的江心，這羣舟絕航的江心，應該早巳沒有船隻，可是，這個時候，却偏偏有一隻海船，在江心航行着。

江邊並立的兩人，一個是白衣少女，一個是灰衣中年人，他們離開十二墟的酒店，奔向江邊，爲的就是要看這艘海船，海船逆流而上，航行得很慢。

灰衣人道：「今夜月色很暗淡，妳怎知那船上掌舵的是黑美人？」

白衣少女道：「我可以想像得到，因爲黑美人掌舵與衆不同。」

「如何不同法？」

「凡是黑美人掌舵，那後梢上必然插着一面很大的黑色旗子，你沒看到那面旗子麼，它在迎風招展，看起來多威風，多神氣。」

「旗子我是看到了，可是黑美人原居金陵之西，她到江州地面做什麼？如今又溯江而上，想是要回去了。」

「你不認爲她與那鏢銀有關？」

「長風鏢局的五萬兩鏢銀？」

「不錯，那五萬兩鏢銀，數目雖然不大，可也不小，她如果眞的刦了鏢銀，現在也正是她回去的時候了。」

「說得也是，我們這一次南下江州，就是爲了這批鏢銀而來，我們之所以察看江面情形，也就是怕他們走水路，因爲從江州到金陵，帶着大批的銀子，也祇有水路爲更方便，因此這黑美人的行跡，倒眞有些可疑了，更何况她又是晚上行舟。」

「所以我才問你有何打算？」

「追踪。」

「黑夜中無船可雇，如何追法？」

「好在他們的船是逆流而上，我們且沿着江岸趕下去，黎明的時候，必可以找到船。」

白衣少女道：「好！」於是兩人沿江而行，與那海船始終保持着百丈距離。

美人

黑美人，既是稱她爲美人，爲什麼又會黑，這並不是她人很黑，而是她的衣服黑，因爲她整年累月都是穿着一套緊身黑衣，黑中透白的是她的面孔及雙手，唯其衣服黑，才現出手臉白，因爲她的皮膚不但很白，而且還很嫩，再加上她那苗條的身段，迷人，的確有的迷人。

黑美人不但是很迷人，而且還很怕人，因爲她有一身超絕的武功，更有一柄好劍，劍不虛出，出必傷人。

這艘船，的確是由黑美人在掌舵，因爲她對掌舵，有一份特別的愛好，凡是她在掌舵的時候，舵桿上總是插着一面黑色的三角旗子，這也是她掌舵的唯一特徵。

夜更深了，丑時將過，江上的風，仍然是很大，此時在大船的後面二十丈左右，突然現出一隻小船，在尾隨着大船行去，船雖然很小，但速度却比大船要快得多，不到一刻工夫，已縮短了十丈，大船上的人，似乎巳發覺到後面有一隻小船在追踪，是以速度也加快起來，兩隻船一大一小，一前一後，一逃一追，這樣維持了個多時辰，小船與大船的距離，又拉近了五六丈，此時尙有四丈左右，天色也亮了，兩條船上的人，都巳看得淸淸楚楚。

大船上有二十個青衣大漢，四個搖槳，其餘十六個每人皆握兵刃，分坐在甲板的兩邊，後梢掌舵的是一個身形苗條的黑衣女子，雙手抱着舵桿，側身而坐。

小船上祇有三個人，一個是穿粗布衣衫的老者，在船梢上搖着櫓，一個是二十上下的白衣少女，一個是中年的灰衣人，這一男一女，當然就是從十二墟江岸上追下來的那兩個人，不知他們在什麼地方尋了一隻小船，從水面追趕而來。

大船此時反而突然慢了下來，瞬息之間，兩船巳經首尾相接。

黑美人輕輕一笑說：「閣下等緊追不捨，不知有何見教？」

灰衣中年人道：「如果我猜得不錯，閣下就是名滿江湖的黑美人了。」

黑美人道：「正是！」

灰衣人又道：「在下此來，有一件事情與妳商量商量。」

黑美人道：「請說！」

灰衣人道：「據聞妳從金陵下江州，原是爲了一批鏢銀。」

黑美人冷冷一哼道：「什麼鏢銀？我聽不懂你的話意。」

灰衣人洒然一笑道：「就是長風鏢局的那五萬兩鏢銀，妳不但刦了他們的銀子，還殺了他們的人。」

黑美人粉面含霜，怒道：「你在胡說什麼？怎地我一句也聽不懂。」

白衣少女發出一陣銀鈴似的笑聲，接口道：「妳當然聽不懂，如果你眞的懂了，豈不問接承認妳刦鏢殺人。」

黑美人怒道：「臭丫頭片子，妳再胡說一句，看我不撕爛了妳的嘴才怪。」

白衣少女道：「妳撕爛了我的嘴却撕爛不了我的心，如果我心裏想要那批銀子，我無論如何也要把它弄到手。」

黑美人不怒反笑，說：「臭丫頭，妳叫什麼名字？」

白衣少女道：「妳姑奶奶叫白鳳。」

「妳就是白鳳，白鳳就是妳？」

「不錯，在江湖上也薄有聲譽。」

「傍立的那一位呢，又是什麼了不起的人物？」

灰衣人接口道：「妳要問我麼？江湖上人稱我爲灰龍秦無忌。」

黑美人道：「果然又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不過我可以告訴你們，那五萬兩的鏢銀，你們是不用想了。」

白鳳道：「妳是想一人獨吞？」

黑美人道：「我們刦了五萬兩鏢銀是不錯，但同時也殺了五十個人，平均下來每一千兩銀子，就結下了一條人命債，這些債你們還得起麼？」

白鳳道：「人是你們殺的，人命債當然由你們償還，但銀子我們却要定了。」

黑美人突然格格嬌笑起來，她很少笑，眞的笑起來的確有些迷人，她說：「這倒不錯，好處你們全要了，壞處却推得乾乾淨淨，這倒是一筆很合算的生意啊。」

灰龍秦無忌道：「如以在商言商而言，賠本的生意有誰會做，又有誰肯做？」

黑美人點頭道：「不錯，只是可惜得很，你們找錯了主顧了。」

白鳳冷笑道：「何以見得？」

黑美人道：「生意人找主顧是應該找一個和善可親的主顧，但今天你們所找的主顧，竟然是一個殺人不見血的主顧，這樣一來，你們豈不是要大虧血本麼？」

灰龍秦無忌咄咄怪笑起來，說：「老子就不相信這筆買賣會虧了本，白鳳！我們上！」

語聲剛了，兩人巳如天馬行空一般，棄了小船，飛向大船。

黑美人嬌叫一聲：「夥計的，備茶迎客。」

原坐在甲板兩邊的青衣漢子，各出兵刃，蓄勢以待。

白鳳與灰龍却恰恰落在大船的後梢之上，一左一右，將黑美人夾在當中。

黑美人仍以雙手握舵，淺淺一笑說：「請坐！」

白鳳道：「人說黑美人生得很美，今日看來，果然是很美。」

黑美人道：「可惜妳不是男兒身，否則的話，我一定會嫁給妳。」

灰龍冷冷的道：「她不是男兒身，我却是男兒身，難道妳就不能嫁給我？」

黑美人冷笑道：「你不配！」

「憑灰龍秦無忌的名頭，難道還會辱沒了妳？」

「灰龍在江湖上固然是薄有聲譽，但

比起我來，却還差上一大截。」

秦無忌笑了，他說：「妳不嫁給我也可以，但妳那五萬兩銀子一定要給我。」

黑美人道：「要銀子很簡單，就在那甲板之下，你自己動手就是了。」

未等秦無忌開口，甲板巳活動起來，兩人雖心知不妙，但巳閃避不及，同時被翻下船艙之中。

這船艙外表是木製的，但船艙的內部，全是用鐵板製成，當然，這是梢艙，位置不大，也祇有兩丈方圓，艙內除去四週都是鐵板而外，其他什麼也沒有。

白鳳道：「怎麼辦？」

灰龍秦無忌答道：「這樣不是很好的嗎？」

白鳳嗔道：「見你的大頭鬼，咱們現在巳成了階下之囚，還有什麼好。」

灰龍道：「階下之囚有什麼不好，不用咱們担心生活的問題，到時候自然有人送飯給我們吃。」

白鳳嘆了一口氣道：「你眞的是這樣的想？」

灰龍道：「當然，這不過是一句開玩笑的話，眞正的目的，我們要借此機會，追隨他們到老巢去。」

白鳳道：「隨他們到了老巢，我們還有命在麼？」

灰龍一笑道：「吉人自有天相，我都不怕，妳還怕什麼？」

白鳳冷哼道：「笑話！上刀山，下油鍋，水裏火裏，姑奶奶怕過誰來。」

灰龍雙手一攤道：「這不就結了麼，既然妳不怕，那咱們就有生路了。」

白鳳奇道：「生路！那來的生路？」

灰龍道：「置之死地而後生啦。」

白鳳突然哈哈的嬌笑起來。

灰龍道：「妳笑什麼？」

白鳳不再理他。

灰龍道：「妳一向很少笑的，但笑起來一定很美，可惜艙裏太黑，我看不到妳的笑容。」

白鳳說道：「美的不是我，而是黑美人。」

灰龍一笑道：「當然！黑美人不但很美，而且還很媚，天下的女人，可能沒有再比她更好的了。」

「所以你喜歡了她？」

「有什麼用呢，我現在祇是她階下的一名囚犯，妳幾時看到過一個漂亮的女人，喜歡上一個囚犯的？」

白鳳又笑了，而且笑得很得意。

灰龍秦無忌道：「妳笑起來的聲音也很好聽，妳叫白鳳，她叫黑美人，一白一黑，何日我才能享受齊人之樂。」

白鳳冷冷一哼，道：「棺材頭上插牡丹。」

「這話怎麼說？」

「臨死還要貪花。」

灰龍又笑了，此時艙上傳來黑美人的聲音道：「這種時候你還有心思談情說愛呀？」

白鳳罵道：「放妳娘的臭屁。」

黑美人嬌笑道：「眞是可惜得很，這樣漂亮的女孩子，說起話來竟然連鄉野村夫都不如。」

「那是本姑奶奶的事情，我問妳，妳到底要不要放我們出來？」

「放！當然放，但是要等到了地頭才行。」

「那豈不要將我們悶死了？」

「爲了安全起見，這也是沒有法子的事情，祇有請你們委屈一下子了。」

白鳳又待大罵，灰龍噓了一聲說：「別罵！妳聽聽隔壁的艙中好像有聲音。」

白鳳仔細聽去，果然有一陣輕微的響動之聲，悄聲道：「難道隔壁艙中也囚得有人？」

灰龍道：「可能！」

白鳳道：「如果我們能跟他取得連絡，豈不又多了一份力量。」

灰龍道：「不錯！」

白鳳道：「可惜隔着這樣厚的鐵板，我無法與他取得連絡。」

灰龍道：「沒有辦法也要想辦法。」

白鳳皺眉苦思，半晌之後才嘆了一口氣說：「沒有法子。」

灰龍用手在鐵板上敲了三下，接着便聽到隔壁也響了三下。

白鳳道：「果然有人。」

灰龍道：「如果我們能將鐵板穿一個小孔，必可通話。」

白鳳道：「我們沒有寶刀寶劍，如何能將這樣厚的鐵板穿一小洞？」

灰龍搖頭輕嘆，此際忽聽板上發出一聲輕響，不一會工夫，隔艙巳傳出話聲道：「喂！你聽到我的說話麼？」

白鳳大喜，忙答道：「聽到了，請問你是誰？」

隔艙答道：「在下是金陵長風鏢局的鏢師花刀丁五，姑娘是？」

「我是白鳳。」

「原來是白姑娘，在下仰慕巳久，不知因何也被囚在艙中。」

白鳳道：「原是想黑吃黑，那知反被所擒，你是怎麼樣被囚的？」

丁五道：「在下是奉了總鏢頭之命，來江州地面收屍，以及安頓死者家屬，那知屍剛下土，却被他們得到消息，活捉了來。」

白鳳道：「如今我們是同病相憐，你願不願意跟我們合作？」

丁五道「聽姑娘語氣，好像不止一人，不知尚有[illegible]誰？」

白鳳道：「灰龍秦無忌。」

「兩位在江湖上都是大人物，如今却在陰溝裏翻了船。」

「事巳至此，多說無益，你到底願不願意合作？」

「姑娘的意思是如何合作法？」

「我們同心協力，謀取鏢銀，得手之後，三人平分。」

丁五道：「在下不得分取鏢銀。」

白鳳道：「怎麼？你不願意合作。」

丁五道：「非也，祇是方法上要改一下。」

「依你說呢？」

「鏢銀我分文不取，但有一個小小的條件。」

「請說！」

「凡是在船上的人，都不能放過。」

「你是要趕盡殺絕。」

「爲我們死去的兄弟報仇，當然，這也是我們總鏢頭的意思。」

白鳳嘆道：「久聞鐵掌開天鐵鎮山義薄雲天，今日聽你所說，果然名不虛傳，不過這件事情我不能完全作主，因爲我還有一個伙伴。」

灰龍秦無忌說道：「不用問，我答應了。」

白鳳道：「你不考慮考慮？」

灰龍道：「成全他們的義氣，達成我們的願望，這是兩全其美的辦法，有什麼不好？」

花刀丁五道：「如此我先謝了，現在我們可以照個面啦？」

「察」地一聲，一縷縷火光，由隔艙傳來，原來那隔艙的鐵板上，巳被丁五挖了一個五寸見方的小孔子，難怪彼此小聲談話，皆能聽得淸淸楚楚。

丁五亮了火摺子，白鳳也亮了火摺子，彼此照了個面，白鳳道：「你用什麼方法在鐵板上挖了個孔？」

丁五道：「在下在江湖上也有一個小小的渾號，叫花刀丁五。」

白鳳道：「這與挖鐵板又有什麼關係呢？」

丁五道：「在下的花刀之名，並非得之於刀法，而是得自於刀的本身。」

白鳳道：「這話怎麼說？」

丁五說道：「在下的花刀，並非是一把刀，而是十二把刀，每把刀寬不及三寸，長不足九寸，全是用上好緬鐵製成，削鐵如泥，而十二把刀，有鋼鍊連在一起，可以收發自如，飛花舞雪，所以有花刀之稱。」

灰龍接口道：「你有這樣好的兵刄，爲什麼不設法逃走？」

丁五一笑道：「在下如果想逃走，也不會與二位見面了。」

白鳳道：「你難道另有目的？」

「不錯！」

「什麼目的？」

「報仇！」

正說之間，忽聽得甲板上有響動的聲音，丁五與白鳳同時將火摺子熄去，以免被敵人看出端倪，此時甲板上也現出一個方孔，有一隻竹籃用繩子吊了下來，原來此時天色巳黑，給他們送飯來了。

白鳳伸手接過，當然丁五那邊，也有他的一份。

這是一餐囚飯，是灰龍與白鳳第一次嚐到，當然也是丁五第一次嚐到，有人說，囚飯的味道特別好，也有人說囚飯的味道特別辛酸，天下無絕對的道理，這要看各人當時的心情怎樣來說。

白鳳等三人的這一餐囚飯就吃得津津有味，因爲他們不是眞正的階下之因，而是有爲而來。

甲板上的四方洞口又被封起來了，封得密不透風，艙中又是一片漆黑，白鳳又燃亮了火摺子，輕輕的叫了一聲，道：「丁爺？」

花刀丁五道：「姑娘尚有何指教？」

白鳳道：「我巳爲你們長風鏢局的義氣所感動，不管這一次的鏢能不能够得手，但這個仇我一定會帮忙你報。」

丁五道：「謝謝姑娘，」他停了一下嘆了口氣又道：「老鏢頭鐵爺一向視我們長風鏢局上上下下如手足一般，這一次我們局中一下子死了四五十人，他傷心極了，隨後指示我說，我們這一次的行動，不以討鏢爲主，而以報仇爲先。」

白鳳道：「一般鏢局如果失了鏢，總是以討還鏢銀爲主，而他却以報仇爲主，由此可見，鐵總鏢頭的確是個很了不起的人物。」

丁五道：「正因爲這樣，才值得我們敬佩，值得我們親近，值得我們去爲他賣命。」

白鳳嘆道：「一個人在一生之中，能交幾個够道義的朋友，也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情，我一生浪跡，在江湖上也闖下了一個小小的萬兒，可是知交的朋友却一個都沒有。」

丁五道：「一個人如果沒有眞正的朋友，在年輕的時候，尚沒有什麼，一到年紀大了，那種凄凉的晚景，就不是人所能受得了的。」

白鳳又是一聲嘆息，半晌才道：「丁爺。」

丁五道：「姑娘有話請說。」

白鳳道：「我很想見見你們鐵總鏢頭，丁爺可不可以爲我引見？」

丁五道：「姑娘有此見地，甚是難得，在下願爲姑娘引見。」

白鳳輕鬆的一笑道：「那我就先謝謝啦。」

灰龍冷冷的道：「眞是難得，想不到一個十惡不赦的小人，居然也發起菩薩心來了。」

白鳳冷笑地道：「你看不順眼麼？」

灰龍道：「妳又不是我的老婆娘，就是看不順眼，我也拿妳沒有辦法。」

白鳳冷哼一聲說：「知道就好！」

灰龍反而笑了，他說：「好了，我們研究正事要緊，計劃巳經定了，我們何時動手？」

白鳳道：「這要聽聽丁爺的意見。」

丁五道：「如果等船到達地頭，那兒是他們的巢穴，動起手來就不太容易。」

白鳳道：「你的意思是半路下手？」

丁五道：「如果半路下手，我們得設法先出了此鐵艙才行。」

「你的花刀？」

「我的花刀雖是緬鐵製成，挖一個小洞尚可辦到，如果要開一個大門，讓大家出去，就無能爲力了。」

灰龍道：「照你這一說，我們祇有等船到了地頭再說了。」

丁五道：「如果我們有寶刀寶劍，那就好了！」

寶劍

所謂眞正的寶刀寶劍，是要能够斬金斷玉，削鐵如泥才行，丁五的花刀體積太小，而且冶煉的成份也不够，它雖然能在鐵板上挖出拳頭大的小洞，却無法在鐵板上開出一個大門來。

白鳳嘆道：「在這種時候，這種地方，那裏去找寶刀寶劍？」

丁五道：「有！」

白鳳道：「在什麼地方？」

丁五道：「祇要兩位是眞誠的合作，這寶刀寶劍就在眼前。」

白鳳道：「我還是不懂你的意思。」

丁五道：「秋燈夜雨鬼吟劍，明月天涯壯士刀。」

白鳳道：「你怎知我們身上有鬼吟劍與壯士刀？」

丁五一笑道：「人的名兒，樹的影兒，兩位都是江湖上成名的人物，所用的兵刃，別人豈能不清楚。」

白鳳道：「你說得也有道理，只是我這柄鬼劍祇是在冶煉與製作上有些技巧，揮舞起來有一種啾啾的鬼吟之聲，但能不能削鐵斬金，就不得而知了。」

丁五道：「姑娘是眞的不知道，還是在自謙？」

白鳳正色回答道：「我是眞的沒有試過？」

丁五道：「鬼吟劍乃是千年寒鐵製成，寒者屬陰，是以有鬼吟劍之稱，若論其斬金斷玉的能耐，不在魚腸巨闕之下。」

白鳳輕笑道：「眞想不到啊，丁爺還博得很。」

丁五道：「不敢，在下一生喜愛兵刃，是以關於當今江湖之上名家兵刃，其性能與出處，皆小有涉獵。」

灰龍冷冷的道：「那麼你且說說我這壯士刀的來歷。」

丁五一笑道：「這壯士刀顧名思義是壯士所用，不但是壯士所用，也是冶煉於壯士之手，當然，我所說的這一位壯士，並非閣下，乃是百年之前的一位奇人，人稱冶仙歐長青，此人不但武功了得，更精於冶煉之術，是以他為自己冶煉了一把刀，取名為壯士刀。」

灰龍道：「可是這把刀為什麼會落在我之手中？」

丁五道：「歐長青去世之前，他將這把刀埋藏於匡廬五老峯之下，據聞在五十年前有位西域人在無意中發覺，而帶返故土，如果我猜想得不錯，閣下這把刀必是得自西域了。」

灰龍道：「不錯，你現在可以說，我這把刀的性能了。」

丁五道：「這把刀雖然也可以斬金斷玉，削鐵如泥，但其堅銳之程度，却遠不如鬼吟劍。」

灰龍冷冷一哼道：「何以見得？」

丁五道：「鬼吟劍乃是千年寒鐵冶煉而成，它的本質原好，再加上冶煉得法，則遠超紫電青霜之上，但你那壯士刀乃是普通鋼鐵冶製而成，因本質太差，就是冶煉得法，也難與鬼吟劍相比。」

灰龍說道：「如果用我這把刀，在鐵板上開出一個門來，想不會有太大的困難吧？」

丁五道：「當然不會有困難，不過待門開好了，你那把壯士刀多少也會受些損壞。」

灰龍秦無忌冷哼一聲，不再說話，這個人野心很大，當他初落鐵艙之時，白鳳很急，而他却一點也不急，原因就是他有一把壯士刀，而他一直不願將眞象告訴白鳳，可見他是別具用心，但白鳳却不知道自己有一把更鋒銳的兵刃，反而乾着急了一陣，這也是她想不到的。

丁五道：「計算時程，再有一日便可到達金陵，如果我們要在半路下手，就不能再躭誤了。」

白鳳道：「丁爺，請[illegible]我們下手的方法。」

丁五道：「我們可以利用鬼吟劍，一直開到前艙去，然後再躍上甲板，先將甲板上那十六個青衣大漢，及四個水手放倒，剩下黑美人一個就好對付了。」

白鳳道：「好主意，你將火摺子燃亮一點，我來挖門。」

丁五從懷中又取出一支火摺子將亮，白鳳從袖中取出一柄尺許長短劍，隨手向鐵板上劃去，劍到之處，鐵板隨劍而開裂，她劃了一個三尺見方的小門，然後進入丁五的艙中。

灰龍祇是在冷眼旁觀，既不贊同，也不反對，白鳳旋又在丁五的艙中，又向前面隔艙挖去，她一連挖了四重艙板，似已到了船頭。

丁五道：「姑娘，我們稍事休息一下，便可以上去了！」

灰龍冷冷的道：「要上你們上，我可不上去。」

白鳳怒形於色道：「你這是什麼話？當初可是我們講好合作的！」

灰龍道：「此一時也，彼一時也，眼下的情形又不同了。」

白鳳怒道：「那裏不同了？」

灰龍道：「當初我們祇是兩人合作，如今却有三個人。」

「可是丁爺志在報仇，並未要分我們的銀子。」

「報仇是你們兩人的事，銀子我却要一人獨吞了。」

白鳳氣急，說：「你……。」

丁五一拉白鳳，將她身形帶向左側說：「姑娘不必與他爭了，我們總鏢頭義氣干雲，祇要妳帮我們報了仇，總鏢頭不會虧待妳的。」

他語聲才了，右手突然發難，立時有十二道白色弧光，形成了斗大的一朶銀花，向灰龍的頭上罩去。

灰龍的壯士刀尙在懷中，更想不到丁五會突然出手，急將身形向左側閃去，那知那花刀飛佈的面積太廣，他雖然避過了要害，但左腿與右臂，全被花刀所傷。

灰龍大喝一聲，左手在向懷中摸去。

丁五既已出手，那容他再有還手的機會，右手一抖，花刀旋收急放，十二道光華，竟有八道刺中了灰龍的要害，任他武功再高，也無能為力了。

白鳳花容失色說：「你……」

丁五一笑道：「姑娘千萬別誤會，此人異心已起。防不勝防，如果我們不殺他，也許會遭他的毒手，如今大敵當前，我們不能有這樣一個危險人物的存在。」

白鳳嘆了口氣，道：「你說得也是，希望你能心口如一。」

丁五道：「祇要姑娘不負長風鏢局，我丁五若有二心，天誅地滅。」

白鳳一聲嬌笑說：「言重了。」

丁五道：「事不宜遲，我們可以開始行動了。」

他將灰龍秦無忌的壯士刀取出，放在自己的懷中，白鳳舒劍上舉，將甲板上劃出一個四尺見方的洞口，兩人先後躍上船頭甲板。

原來此時正值半夜，船頭上除去四個水手而外，其餘的十六個青衣大漢，齊伏在甲板上睡着了。

丁五右手急放，十二柄花刀，如飛花舞雪的一般，已將四個水手放倒，這船本是逆流而上，水手一死，大船又隨着江流向後倒退。

十六個青衣大漢，聞聲驚起，尙未來得及拔兵刃，已全死在那白鳳的鬼吟劍與丁五的花刀之下。

黑美人在後梢看得情形不對，厲聲叫道：「張鵬，李標，王五，周星，你們怎麼攪的？」

這是因為黑夜之中，視綫不太清楚，再加上白鳳與丁五的動作極快，是以黑美人並未發覺到。

白鳳笑答道：「黑美人，妳那四個水手，都累了，躺在船板上睡大覺呢。」

黑美人吃了一驚說：「你是誰？」

白鳳道：「我麼，適才是妳的階下之囚，現在我是白鳳。」

「白鳳，妳怎麼出來的？」

「山人自有通天計。」

「妳把他們怎麼樣了？」

「四個水手，及十六個武士，全躺下了。」

黑美人冷笑道：「我不信妳一個人能有那麼大的能耐，在瞬息之間，就殺了二十個懂武功的人。」

丁五道：「還有我。」

黑美人道：「你是什麼人？」

丁五道：「在下是長風鏢局的花刀丁五。」

「原來你也已出來了，還有那個灰龍呢？」

白鳳道：「他就在妳的後梢下，妳如果動一下，他就會要妳的老命。」

黑美人突然格格的嬌笑起來說：「妳是在嚇唬三歲小孩子，我黑美人眼觀四面，耳聽八方，雖然是黑夜，有一丁點動靜，我也聽得見。」

白鳳道：「剛才我們宰了你二十名手下，你為什麼不知道？」

黑美人說道：「那只是因為距離太遠了！」

丁五笑道：「黑美人，我看妳還是認了吧，要不信妳動一下子試試。」

黑美人不說話了，也許是她眞的怕了，也許是她另有陰謀，堂堂江湖中的大人物，大名頂頂的黑美人，怎麼隨便被別人嚇唬住。

半晌之後，黑美人笑道：「我已用天視地聽之法，搜索了全船，這船上祇有三個活人。」

丁五道：「那三個活人？」

黑美人道：「我，加上你們兩個。」

白鳳道：「妳少算了灰龍了。」

黑美人道：「灰龍不是走了便是死了，這船上沒有灰龍。」

白鳳說道：「他的的確確還在這條船上。」

黑美人道：「那就是死了。」

這女人的確够厲害，她竟能在黑夜之中，將船上的死人活人分別得清清楚楚。

白鳳嘆了口氣道：「妳的武功機智的確超人一等，只是可惜得很。」

黑美人道：「可惜什麼？」

白鳳道：「可惜不走正路。」

黑美人冷笑道：「正邪之分，見仁見智，現在我命令你們兩人將船划回去。」

丁五道：「如果我們不呢？」

黑美人道：「難道你想見識見識黑美人的厲害。」

「我花刀丁五亦非浪得虛名，有本領妳就使出來。」

黑美人道：「你眞的想死！我就成全了你。」

丁五祇覺到一陣勁風撲來，右手一放，十二道光華，齊向那股冷風撲去，那知那股冷風，突然轉向，此際又吹向他的背後，他急將身形貼地一滾，滾入船艙之中，才算是讓過了那股冷風的追擊。

此際白鳳也隨之滾入艙中，兩人同時各執兵刃，緊守着甲板上的那個方洞，以防敵人突襲。

白鳳道：「眞想不到，黑美人的武功竟然如此厲害。」

丁五道：「可惜是在黑夜之中，如果是在白天，我們自可以分辨得出她的身形，及武功路子，那時合我們兩人之力，必可勝她。」

白鳳嘆道：「現在鴨子已上了架，不幹也不行了。」

丁五道：「也不用怕，我們目下祇要守緊頂上這個洞口，別讓她偷襲，天一亮就不用愁了。」

白鳳又問道：「不知現在是什麼時候了？」

丁五道：「妳沒感覺到現在的空氣新鮮得多了麼。這可能是黎明前的黑暗，不久天必定會亮起來的。」

白鳳道：「希望如此。」

此際聽到一陣搖櫓的聲音，兩人感覺得到，那船似乎又逆流而上，向金陵方向行去。

丁五道：「不用担心了，那黑美人親自在搖櫓，依照目前的速度，天亮的時候，最多能下去二十里路，我們有的是時間去收拾她。」

白鳳道：「這個女魔頭可不是好對付的，我們必須商量一個完整而安全的計策才行。」

丁五道：「依你說呢？」

白鳳在丁五的耳邊，鶯聲細語的說了一陣。

丁五一笑道：「好計策，天亮之後，我們便開始行動，現下我們先閉目養養精神再說。」

白鳳道：「對，有好的體力，才有好的表現，我們先休歇一下再說，但可不能睡得太死。」

丁五道：「當然。」

兩人旋即倚在船壁之上，閉目調息，不再說話。

黎明，這是個非常動聽的名詞，任何一個人處身於黑暗的時候，總是希望着黎明快速的到來，但天地是廻旋的，當黎明該來的時候，他總是要來的，只是看人的生命力與運氣能不能够等到黎明。

黎明是來了，當金色的陽光從地平綫反射上來的時候，丁五與白鳳已經醒轉過來。

船，仍是在緩緩的向前行着，雖然速度不快，但它總是在向前行着。

丁五道：「是時候了。」

白鳳點點頭，先向甲板上的洞口觀察一下，然後足下一挫力，人已穿過甲板，上了船頭，接着丁五也隨之而上，倆人同時向後梢看去，見黑美人仍是在雙手把櫓，見了兩人上來，雖然微微一驚，但身形並未移動，祇是冷冷的說道：「兩位睡醒了。」

白鳳嫣然一笑說：「謝謝妳的關心，我們睡好了。」

黑美人道：「是兩人分開來睡的，還是抱在一起睡的?」

白鳳道：「是又怎樣，不是又怎樣，難道妳還吃醋不成?」

「笑話，我黑美人幾時看上那一個野男人了，又何必要吃那股莫名其妙的飛醋呢?」

「既是如此，那妳又何必多問?」

丁五笑道：「我丁五雖不是什麼正人君子，但從不喜歡抱着女人睡覺，就算是要抱的話，我也不會去抱白鳳。」

黑美人道：「那麼你要抱誰呢?」

丁五一笑道：「抱妳。」

黑美人格格的嬌笑起來說：「眞是猴子不知屁股紅，我黑美人就算是要找男人，八輩子也不會看上你。」

白鳳道：「閒言少敍，書歸正傳，我們還是談談交易吧。」

「妳說呢?」

「將鏢銀留下來，放妳一條生路。」

「憑你們兩人?」

「這個分量還不夠麼?」

「不够!」

「妳硬是要逼我們動手?」

「有種的你就過來。」

丁五說道：「姑娘，我們照老計劃行事。」

白鳳點點頭，兩人同時發難，向後梢撲去，丁五剛到後梢之際，右手急放，十二柄花刀，齊向黑美人的身上招呼，逼得黑美人身形離開梢位，白鳳立時轉了舵，將大船向江岸靠去。

黑美人此時已抽出她的劍，英雄劍，這是一把軟劍，鋒銳無比，劍芒揮處，已向丁五的當頭罩下。

丁五急閃身避過，花刀旋收急發，射向對方的酥胸。

黑美人一聲嬌笑，身形後仰，掌中劍反向花刀上斬去。

這兩人一接上手，便是十數招，丁五雖然不是黑美人的對手，但是仍在勉力支持。

此時白鳳已將大船倒向，順流靠向江岸，當丁五與黑美人打到二十招之時，她已將大船在岸邊落了錨，此時突然轉身，合鬥黑美人。

白鳳的鬼吟劍，帶起一片鬼啾之聲，令人聽起來，的確有些驚心動魄，毛骨悚然。

丁五的花刀，得鬼吟劍的配合，威勢大增，兩人彼上此下，彼前此後，十二柄花刀，發出朵朵銀花，夾着啾啾的鬼吟之聲，刀光劍影，聲勢驚人。

黑美人的英雄劍，以一敵二，悠遊自如，看來似乎仍未用上全力。

白鳳道：「黑美人，今日之勢是你我不能並存，妳不必顧忌什麼。」

黑美人道：「誰顧忌什麼了，我祇是嫌對手武功太差，人又太少，打起來不够過癮，所以就提不起興趣來啦。」

丁五花刀急飛，怒道：「妳不用往自己臉上[illegible]啦，有本領就使出來，誰還怕了妳不成。」

黑美人長劍輕輕一引，已破去了他的刀勢，笑道：「你們如果眞的不怕，爲什麼將船靠上了江岸。」

白鳳的鬼吟劍從斜刺裏刺出，叫道：「船靠上了江岸又怎樣?」

黑美人劍光一閃，奪去了對方的威勢，道：「你們將船靠了岸，已經存了一個心念。」

丁五道：「什麼心念?妳說說看。」

黑美人道：「打不過就逃，如果在江心，你們打不過也就逃不了啦。」

丁五花刀一放，十二柄刀分成上中下三路，向黑美人迎面飛到，口中叫道：「妳胡說什麼?」

丁五這一招名曰三星逼月，是凌厲的一招，迫得黑美人的嬌軀連連後退，然她一退之間，掌中劍翻雲覆雨，向丁五的當頭蓋下，這一招名曰雷電擊頂，是英雄劍法中的厲害招式。

丁五連閃了三個角度，始終未能讓開這一招，所幸白鳳從右側飛過一劍，逼得黑美人嬌軀向左急閃，丁五才趁機脫身。

黑美人笑道：「瞧啊!像這樣打起來才够刺激。」英雄劍迴環一圈，分光掠影，分向兩人心部刺出。

丁五倒搭鐵板橋，旋又向右一滾，硬向英雄劍上架去，那知兩劍甫一接觸，猶如磁鐵一般，吸在一起，白鳳用盡了全身之力，也無法將劍收回來。

她亦是江湖上的成名人物，武功不弱，何況她這柄鬼吟劍，仍是千年寒鐵製成，斬金斷玉，削鐵如泥。但竟然削不斷黑美人手中的英雄劍，反而被對方死死的吸住了不能收回，由此可見黑美人的內力之强，的確駭人聽聞。

丁五一見白鳳遇劍，右手花刀急放，十二柄刀分成四個單元，每組三把，從四面向黑美人襲去。

丁五這一招，名曰四象歸宗，也是花刀中凌厲的招式，逼得黑美人身形一挫，收劍反擊，白鳳此時才趁機收回了自己的劍，自言自語的說了一聲：「好强的內力，好厲害的功夫。」

黑美人此際已化解了丁五的招式，輕笑道：「這還不算厲害，厲害的還在後頭呢!」

英雄劍上下翻飛，又分向兩人襲去。

白鳳與丁五兩人，此時皆不敢硬接，採取遊鬥的方式，三人混戰在一起，從船上打到江岸，從江岸又打回船上，纏戰不休。

黑美人道：「你們如再不停手，休怪我下手無情了。」

白鳳格格的嬌笑起來說：「情?像你這種女人，也懂得什麼叫做情。」

丁五道：「她懂，她懂得無情、絕情、寡情、難以爲情。」

白鳳笑道：「丁爺，你對這種女人，倒是非常了解。」

丁五道：「我的武功雖然不高，但我的心思却非常靈敏，她那些鬼伎倆瞞不了我。」

黑美人冷笑道：「你們說完了麼?」

丁五道：「說完了，妳想怎樣?」

黑美人道：「說完了也就是你們的死期到了。」

白鳳笑道：「不見得。」

黑美人說：「耳聞不如目見，就讓你們開開眼界。」

英雄劍浮光掠影，一劍化爲十劍，隱含着風雷之聲飛擊兩人，那排山倒海的聲勢，令人心驚胆戰。

兩人左閃右避，已無還手之力，連避了七八個方向，才算險險的讓過了一招。

白鳳驚道：「妳這是什麼招式?」

黑美人道：「這是霹靂劍法中的分光電掣，尚有第二招、第三招，這套劍法共有十八招，你們要不要一一試試。」

丁五道：「霹靂劍法雖然厲害，未必我們就擋不住。」

黑美人道：「就算你們能擋得住，我還有第二套劍法，第三套劍法，一套比一套凌厲，你們又能擋得了幾套?」

兩人聽得一楞，此際有人一聲豪笑道：「他們擋不住我來擋!」

鏢

丁五聞聲看去，見江岸上站着兩人，一個是長風鏢局的總鏢頭鐵掌開天鐵鎮山，一個是長風鏢局的常客，總鏢頭的好友神刀李三。

鐵鎮山穿一件灰色長衫，神光逼人。

李三着黑色勁裝，雙目藏神。

丁五道：「總鏢頭，你怎麼也來?」

鐵鎮山道：「我見你久久未回，恐怕出了事，所以與李老弟趕下來看看，這是什麼回事?」

丁五概略的將經過情形說了一遍。

鐵鎮山道：「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這可好啦!」

接着他又向白鳳笑道：「鐵某多謝姑娘的相助。」

白鳳笑道：「那兒的話，久聞鐵爺義氣干雲，今日一見，果然名不虛傳。」

鐵鎮山道：「姑娘過獎，鐵某人志在報仇，待仇報了之後，這五萬兩鏢銀，悉聽姑娘處置。」

白鳳道：「這可使不得，鐵爺還得將鏢銀退還雇主。」

鐵鎮山道：「姑娘放心，那批銀子我已賠了。」

白鳳聽得一楞說：「這件事以後再說吧。」

黑美人笑道：「瞧啊!先辦正事要緊，人多了打起來才够刺激。」

鐵鎮山向黑美人看了一眼，嘆道：「姑娘年輕貌美，但却心如蛇蝎，鐵某眞爲你可惜。」

黑美人道：「鹿死誰手，尚在未可知數，你又何必爲我可惜?」

鐵鎮山道：「鐵某並非心地狹小之人，祇要姑娘能認個錯，放下鏢銀，老夫讓妳離去。」

黑美人道：「做夢!」

鐵鎮山道：「我與你無怨無仇，姑娘的黑鳳莊，也不少這五萬兩銀子，又何必多結一個仇家?」

黑美人道：「那是我的事。」

鐵鎮山嘆道：「我那批兄弟死得好慘，長風鏢局總算是栽在妳的手裏，妳又這樣執迷不悟，說不得，鐵某要爲死去的兄弟們報仇了。」

大袖一揮，人已輕飄飄的上了船頭。

神刀李三也隨後飄上說：「大哥，還是由我先來。」

鐵鎮山道：「長風鏢局是毀在她的手中，我若不親自動手，難消此恨。」

李三道：「大哥的事也就是我的事，我如不行，你再上不是一樣麼?」

鐵鎮山道：「你是我的好兄弟，這頭一陣就讓給你，但你要小心了。」

黑美人一笑道：「乾脆你們一起上算了，又何必婆婆媽媽的?」

白鳳道：「妳別急，我們今天志在報仇，打不過自然會一起上。」

神刀李三此時已取出了他的刀，他的刀不過三尺六寸長短，但却有五寸寬闊，三尖兩刄看起來殺氣森森，但却有一套特殊的刀法，在江湖上，能混到神刀兩個字，可並不容易，那必需有貨眞價實的功夫才行。

李三的刀，映着陽光在發輝，一步一步的向黑美人走去。

黑美人道：「看來你的確有幾分斤兩，但若要想憑你手中的刀勝過我，那是做夢。」

李三彈一彈手中的刀，又向前跨了兩步，說：「我要出刀了。」

黑美人道：「沒有人阻止你出刀，我在等着呢。」

神刀李三緩緩向前跨了一大步，手中的刀也慢慢的舉了起來，雙目注定了黑美人，半晌之後，舉起的刀，又落了下來。

黑美人道：「你怎麼還不出刀?」

李三道：「我是在考慮。」

「考慮是不是我的敵手。」

「不!我是在考慮，如果我這一刀劈出去，妳將如何閃避，如何還手。」

黑美人笑道：「你想出來了麼?」

李三道：「我一生浪跡江湖，會過了不少高手，但却從未與妳照過面。」

「所以你不知我武功劍術的路子。」

「不錯——」

「因爲不知道我武功劍術的路子，當然也無法猜出我如何的閃避與還手。」

「也不錯。」

「那麼你這一刀還要不要出手呢?」

李三笑笑道：「妳說呢?」

黑美人道：「看你那沉穩的架勢，以及蓄刀未發的那種耐力，的確是一個用刀的高手，一個成名的刀手，臨事決不會無功而退，所以你這一刀，是非發不可。」

李三道：「妳判斷得很正確，但妳可知道我這一刀將於何時發出。」

黑美人道：「高手對招，間不容髮，你是在等那一瞬間。」

李三道：「是怎樣的一瞬間?」

黑美人道：「是等我疏忽，大意，或者是得意忘形的一瞬間，你才出手。」

李三點頭道：「妳說得很對，這一瞬間就在眼前。」

前字剛出口，短刀已出手，刀如飛花舞雪，分擊她肩井，期門，喉管的三處要害。

黑美人剛才的確疏了一下神，險些着了李三的道兒，所幸她武功比李三高，仗着輕身功法，連避了三個方向，才算讓過了一招，情勢一鬆，她立時出劍還招，英雄劍分着十八個不同的方向，向李三身上招呼。

良機一失難再來，他們這一眞正的對上手，那就全憑武術與功力，劍來刀往，劍往刀來，力拚十數招，竟然不分上下。

黑美人笑道：「你總算有些斤兩，不愧神刀之名。」

李三說道：「沒有三分三，怎敢上梁山。」

黑美人道：「但你也別得意得太早，我適才所出祇是一些普通的招式。」

李三道：「妳還有更厲害的招式？」

「有……當然有，你要不要試試？」

「要，當然要。」

「那麼你小心了。」

「我在等着！」

黑美人長劍急舒，泛起了風雷之聲，劍如白虹貫日、向李三的胸口刺去。

李三閃步揮刀，硬向對方的劍上架去

白鳳驚叫道：「李爺小心，別碰她的劍。」但她畢竟叫晚了一步，李三的刀與黑美人的劍，已經貼在一起，但聞「噹」地一聲，餘音四播。

李三欲抽刀換式，但刀與劍緊貼，雖用盡平生之力，亦無法抽開。

黑美人笑道：「你如果抽不回刀，這神刀之名，將毀在這一招上了。」

李三道：「妳這是什麼招式？」

黑美人道：「這叫做氣吞河嶽，下面接着的一招是力劈華山。」

不用說，這力劈華山的一招，一定是凌厲無比，大家都看出情形不對。

白鳳的鬼吟劍帶起了一遍鬼啾之聲，向黑美人的執劍之手砍去，同時丁五右手一放，十二柄花刀亮起一團銀花，向黑美人的當頭罩下。

鐵掌開天鐵鎭山從黑美人的背後劈出一掌，掌風呼呼，威勢驚人。

黑美人被迫得抽劍縱身，嬌軀一矮，從右斜方的空隙中竄了出去，旋又一翻身，笑道：「就是這樣打法，才算過癮。你們就一齊上啦。」

鐵鎭山道：「先讓鐵某單獨來會會你，若打不過你，我們再一齊上也不遲。」

黑美人道：「好，你小心了。」霹靂劍光再起，向鐵鎭山的全身籠罩過去。

鐵鎭山身形如幻，當黑美人一劍刺出之後，他人已到了黑美人的背後，單掌獨立，狠狠的一掌向她後腦劈下。

黑美人大吃一驚，他想不到鐵鎭山的身法如此之速，嬌軀向左斜方竄出半步，旋即翻身又刺出一劍，這一劍是用霹靂劍法中雷火焚身一招，在她那英雄劍上的確泛起了一縷火紅的光芒，雷聲隱隱，威勢驚人。

鐵鎭山心中也微微一驚，他想不到黑美人的劍勢如此凌厲，仍以幻影步伐，又轉到她身後，雙掌齊發，上下兩股猛烈的掌風，一襲後腦，一襲尾閭，這兩處皆人身制命之處。

黑美人突然收劍，嬌軀劃空而起，就在臨空三丈左右，身形倏翻，掌中一招八方風雨，由四方八面向鐵鎭山當頭罩下。

鐵鎭山雖然懂得幻影步法，但此時週丈範圍之內，皆在黑美人的劍勢籠罩之中，無論向那個地方退，都難免有受傷之危。

白鳳大吃一驚，嬌身躍起兩丈餘高，一劍便向黑美人的劍上架去，兩劍一貼竟然難以分開，雙雙臨空降落地面，鐵鎭山此時才有機會向左後方倒退七八步之遙。

白鳳落地之後，猛力一抽劍，竟然無能爲力。

黑美人一笑道：「這一招叫做氣吞河嶽，接下來便是力劈華山，妳小心了。」

丁五見狀趕緊一個箭步，右手一放，十二柄花刀，齊向黑美人的右手飛去。

黑美人立即抽劍，又向丁五的花刀上架去，一下子竟然給她貼住了三柄花刀，另外九柄花刀一轉，又向她的頸部襲去，迫得她又抽回英雄劍，向後倒退了三步。

丁五一笑道：「黑美人，妳的劍雖然能吸住別人的兵刃，但對我丁五的花刀，可派不上用場。」

黑美人冷笑道：「如果我摒棄這一招不用，而改用別的招式，一樣的可以殺了你。」

丁五道：「不錯，我也相信妳的確有這種能耐，不過妳別忘了，我們眼下就有四個人。」

黑美人道：「就算你們四人一齊上，我黑美人也不在乎。」

丁五道：「妳當然不會在乎，但我們四個人可以互相救援，就算是不能殺了妳，但以我們四個人的精力去拚妳一個人，妳總會有精疲力盡的時候。」

黑美人道：「我不會與你們纏鬥那麼久，我會用殺着。」

丁五笑道：「妳雖然能用殺着，但總不能一下子殺了我們四個人，其餘的三個人仍可趕往救援，迫得妳收劍自保。」

黑美人道：「丁五！你想得太天眞了，我還有很多厲害招式尙未使用出來。」

丁五道：「果眞如此，那我們倒想見識一下。」

此際沿岸上有人答道：「丁爺，對付個女娃娃何必費那麼大的事，由我來。」

衆人抬頭看去，見江岸之上，站着一個藍衫書生，約二十上下的年紀，頭帶儒巾，足踏薄底緞靴，那股沉穩的勁兒，一見就知道此人大有來歷。

丁五道：「可惜我不認識閣下。」

藍衫書生道：「你雖然不認識，但我却認識你。你是鏢師，我是鏢客。」

神刀李三叫道：「我想起來啦，那日長風鏢局開業十年紀念慶典之時，我與閣下曾在院牆下把杯共飲，可惜我尙未知道你叫什麼名字。」

藍衫書生道：「在下姓姜名亭，江湖中皆稱我爲鏢客。」

神刀李三道：「鏢客姜亭，這名字很熟，莫非你也是保鏢出身？」

姜亭一笑道：「在下不是保鏢，而且善於用鏢。」

鐵掌開天鐵鎭山道：「神鏢姜八是你的什麼人？」

姜亭道：「那是先父。」

鐵鎭山嘆道：「一別十五年，想不到他已經作古了。」

姜亭道：「總鏢頭與先父的交往，我也曾聽先父說過，算起來我不但要叫你一聲世伯，而且更該叫你一聲恩公。因爲你曾救過先父一命。」

鐵鎭山道：「朋友相交，道義爲先，些許小事，何足掛齒。」

姜亭道：「受人之恩不可忘，何况總鏢頭與先父誼同兄弟，晚輩此來，本是爲世伯效力的。」

黑美人此時突然插口道：「好啦，你們的家常也談完了吧？」

姜亭道：「談完了。」

黑美人道：「你是決定準備插手？」

姜亭道：「決定了。」

黑美人道：「那很好，你就準備動手吧。」

姜亭道：「現在還不能動手。」

黑美人道：「是在等助手麼？」

姜亭道：「對付妳，我一個人就夠了，何必還要等什麼助手。」

黑美人笑道：「口氣倒不小，那你是在等什麼呢？」

姜亭道：「等我先跟妳說幾句話，話說完了再動手不遲。」

黑美人道：「年紀輕輕的，名堂倒不少，那你就說吧。」

姜亭的面容一肅說：「在下幼承庭訓，爲人處世，以仁義爲先，雖然身在江湖，難免刀頭舐血，但亦不可趕盡殺絕。」

黑美人道：「這些我聽不進去。」

姜亭道：「妳雖然聽不進去，但我却不能不說，如妳能放下屠刀，立時醒悟，我可以在世伯面前求個情，讓你離去。」

黑美人道：「這些，鐵鎭山早已跟我說過了。」

姜亭道：「難道妳不想考慮考慮？」

黑美人道：「身在武林，强存弱亡，有種你就上吧！」

姜亭嘆道：「那黃泉路上，可是寂寞得很，妳眞的不再考慮了？」

黑美人道：「生死由命，富貴在天，你不用多說了，上吧。」

姜亭道：「閻王要你三更死，誰能留你到五更，黑美人，妳小心了。」

他身形輕飄飄之下，已上了大船。

黑美人提劍戒備。

鏢客姜亭之名，江湖上人人皆知，其聲譽猶在乃父神鏢姜八之上，黑美人當然很識貨，因此也不敢大意。

花刀丁五，白鳳，神刀李三，鐵掌開天鐵鎭山等四人，在全神貫注當場。

姜亭此時又向前跨進了三步，右手高高揚起。黑美人反而向後退了兩步。

姜亭揚起的手，突然又放下來說：「黑美人，妳眞不攷慮了？」

黑美人沉聲道：「別婆婆媽媽的，你出手吧。」

姜亭又向前跨一步，右手再度揚起。

黑美人此時幾乎已屛住了呼吸，全神貫注着敵人。

姜亭猛喝一聲：「小心了。」語聲剛了，已有三道光華，向黑美人的上中下三路襲去。

黑美人的嬌軀，急向左側飄開。

姜亭右手一放，又是三支鏢飛出，黑美人嬌軀一停又起，舒劍向姜亭的前胸攻來。姜亭右手又是一揚，黑美人身形急向左一偏，那知姜亭正要她如此，左手隨之急攻，三支鏢急穿而出，一支打中她的胸膛，一支打中了她的小腹，另一支却將她的腦袋打得開了花。

黑美人死了，她死於惡貫滿盈，死有應得，可惜的是這樣美的女孩子，爲什麼不走正路呢？衆人搖頭太息。

白鳳道：「我們辦正事要緊，先看看鏢銀在不在船上。」

衆人打開甲板，原來那五萬兩銀子，分裝成五箱，全放在最後的梢艙之中。

丁五此時動手將黑美人的屍體，及原先死去的四個水手，十六個武士，以及灰龍秦無忌的屍體，一齊拋入江心，然後掉轉船頭，又向金陵方向划去。

鐵鎭山向白鳳道：「鐵某謝謝姑娘的援手之德，但我說過，此擧志在報仇，至於那五萬兩銀子，待大船到金陵之後，姑娘可以取去。」

白鳳道：「原先我是爲了那批銀子而來，現在我已受你們的義氣所感動，我不要了。」

鐵鎭山道：「姑娘如此，不是讓我言而無信麼？」

白鳳道：「鐵爺一定要將那批銀子給我？」

鐵鎭山笑道：「當然！」

白鳳道：「那我就收下來了。」

丁五笑道：「姑娘理該如此。」

白鳳道：「不過我有一個條件，希望能答應。」

鐵鎭山道：「不管什麼條件，我鐵某一定答應。」

白鳳道：「我連人帶五萬兩銀子，一齊歸還鐵爺。」

丁五笑道：「好啊！這可是雙喜臨門，我們回到長風鏢局之後，又可以重整旗鼓，大展鴻圖了。」

鐵鎭山道：「不行，我的年紀太大了，我不能害了白姑娘。」

白鳳道：「話不是這麼說，我如此決定，是有兩點理由。」

鐵鎭山道：「姑娘請說。」

白鳳道：「第一，天下男人雖多，要找一個像總鏢頭這樣一個義氣干雲的人，實在很難，第二，你的年紀雖然大了些，但身體很健壯，至少還可活三十多年，我能有三十多年安定的歲月，也很滿足了，如果我嫁給一個身體不太好的年輕人，如果三年五載他死了，我豈不要給他守一輩子活寡。鐵爺，我雖然混跡江湖，但却守身如玉，你信麼，你信麼？」

鐵鎭山道：「我信。」

姜亭道：「那就好啦，我們趕回金陵辦喜事，從今後，我與李三叔都是長風鏢局旗下的鏢師。」

李三道：「我們好好的大幹一番。」

一年之後，長風鏢局的聲譽，更响亮了。

（全文完）

雌虎狂龍傳奇故事

馬雲·文
子成·圖

運財童子（上）

沙場搏殺

香港這些年來流行旅遊熱。尤其是暑期前後，人們紛紛他往。

被警界中人稱爲「狂龍」的石勇探員，因積功而升爲探目。

他的功績除了靠他本人的努力之外，還得力於女友姜玲玲。

姜玲玲不但美艷，更加智慧過人，她的一身武功尤其令歹徒胆喪，因此而得了「雌虎」這樣稱號。

熟悉「雌虎」姜玲玲與「狂龍」石勇的朋友，自然會忘不了姜玲玲那個鬼靈精的小弟弟——姜小明。

加入了姜小明之後，坊衆們近日以來逐漸喜歡把這三位一體的俠義之士統稱爲「香江三俠」。

由於石勇獲得兩個星期的大假，「香江三俠」於是決定一齊結伴到外地旅遊。

× × ×

時代進步，噴射機可以將時間大大地縮短。

當「香江三俠」抵達「×」市時，天色尚未入黑。

他們並未參加那些五花八門的旅行團，也許是給報紙上的新聞嚇怕了。

報紙經常報導一些沒有道德的旅行社，將參加旅行團的市民當「豬仔」，有些幾乎還要「流落異鄉」。

以前已有不少人參加過旅行團之後，回來將自己形容爲「鴨仔」——意思是被人「趕」着走。想不到有更慘者是被人「

馬死人亡

賣豬仔」。

又是「豬仔」忽兒又是「鴨仔」的，所以他們寧願自由行動。

他們三個人都初有親友在×市，所以說去便去，連酒店也沒有預訂。

然而，他們從機場出來時，却有人趨前向玲玲招呼。

那是一個很年輕的男子，難怪石勇看得有些醋意。

姜玲玲當初也是一怔。

但後來那人自我介紹，提醒她說：「記得去年我巡視電子廠時，求廠長介紹我們認識麼？我是范德賢啊！」

姜玲玲總算想起了，當她仍在一家電子廠工作時，去年有一天，忽然有人來巡視。

當時廠長帶了幾個人參觀，其中一個年約二十四五的青年男子，對她目不轉睛地瞪住，十分着迷。

那人就是眼前的范德賢。

姜玲玲記得當時廠長介紹這個人的時候說他是董事長的公子。

後來，這位公子曾多次約會玲玲，均被婉拒。

想不到現在他們竟在異地重逢。

范德賢當初對姜玲玲顯得十分親熱，但後來發覺她身邊的男友石勇之後，便尷尬地要求玲玲介紹他們認識。

姜玲玲還來不及介紹，范德賢又忙於招呼另一名剛由閘口出來的人。

玲玲早已料到范德賢不會專誠爲了她而來此接機！

因爲他們三人到此遊覽，從未告訴太多的親友，范德賢遠在×市，更不可能會知道玲玲乘這班機來。

果然，玲玲和范德賢的「重逢」，只不過是偶然的事。

石勇下意識地回頭張望，那是一個似曾相識的男子。

范德賢此來正是爲了「迎接」這男子而來，顯非爲了玲玲。

石勇本來已經可以放下了心上大石，但現在他的腦海中反而留下了一條尾巴。

范德賢十分親切地，將那位「貴賓」護送上一輛等候中的豪華房車，反而對玲玲他們冷落了。

玲玲看見石勇怔怔地想得出了神，忍不住問他：「怎麼，你還在想着你的情敵麼？」

石勇瞥了玲玲一眼：「像你這麼有眼光的女孩子，又怎麼會喜歡一個如此冷熱無常的人。」

「那麼，你還在想什麼？」

「想那個與我們同機而來，差不多一齊出閘的男子。」

「就是被范德賢接走的人？」

「對了，我似乎在那裏見過他。但一時之間却記不起了。」

「算了，走吧，」姜玲玲挽住石勇的手臂，「我們還沒有租好酒店呢！」

想不到玲玲此語一出，立刻有一把聲音加了入來：「朋友，歡迎你們到×市來渡假？」

三人回頭張望，只見一個身上穿着大紅花夏威夷恤衫的男子，正迎着笑臉走過來。

玲玲和石勇交換了一個莫名其妙的眼色，因爲他們都不認識這個人。

那男子轉眼已走到他們面前來：「幾位還沒有訂好酒店房間麼？」

「嗯，」石勇可能由於「職業上的習慣性敏感」，他正估計着這個人的來意。

那人不等他說完就說：「你們爲什麼不早些訂好酒店才來？這是旺季，除非你們有熟人，否則很易就要睡在路旁呢。」

玲玲已聽得出絃外之音。

她說道：「我想閣下一定會有辦法，對吧？」

果然，那人說道：「不錯啊，你們遇上了我，眞的是你們的運氣，我是×市的土生華僑，只要我帶你們去，保証有房間給你們住。」

石勇不難想像得到，這一定是導遊。

各地機場都有這一類導遊，他們一般都與各大小酒店相熟，介紹遊客，從中賺取佣金。

那男子大約只有三十歲左右。

他示意着說：「我的汽車就停在外面。來吧，讓我帶你們去，看在大家都是中國人份上，我會盡力幫你們，決不會令你們吃虧。」

「喂！」背後突然之間有人叫了一聲，那是姜小明的聲音。

與此同時，玲玲也回頭張望，發覺小明正在人羣中追逐一個人。

機場裏到處都是人，十分擠擁，因此有不少人被推得跌跌碰碰的。玲玲担心弟弟有意外，也急忙追了過去。

石勇可能又是由於「職業上的慣性敏感」，一手抓住他身旁的導遊。

那男子吃驚地問：「先生，你要幹什麼？」

「幹什麼？嘿！」石勇很生氣地瞪住他：「你這種把戲我見得多了，聲東擊西就可以瞞天過海麼？」

「唉，我根本不知道你說些什麼，什麼聲東擊西？什麼瞞天過海？」

「現在你什麼都不知道，見到了警察之後，相信你一定什麼都知道了。走！」

石勇糾纏着那男子，到處在找警察。

他的用意非常之明顯，因爲姜小明剛才一定是給人扒了銀包，所以才會急急追去。

石勇認爲這導遊是同黨，所以才會使用了「聲東擊西」的方法分散他們的注意力，以便同黨趁機會下手了。

姜氏姊弟二人，在混亂中失去了那扒手的下落，只好折返現場。

石勇這時却帶了那個導遊去找警察，姜氏姊弟二人見不到他，自然又是一陣焦急。

機場當然有警察，只不過剛才人太多了。

石勇找到了警察，將情形告訴他，回頭姜氏姊弟二人也找到來了。

警察把一干人等，帶到機場警崗去查究。

× × ×

警察査明了，那個土生華僑叫余金，的確也是個活躍於機場的導遊。

不過，余金却否認認識那個扒手。

姜小明被人從行李中扒去了一個皮夾，裏面有機票和旅行證件，還有一些錢鈔等。

姜小明急得要哭，他從來沒有這麼樣焦急過。

姜玲玲也很担心弟弟會變成流落異鄉的「人球」，因爲沒有證件是返不了香港的。

石勇始終懷疑這名男子——導遊余金。這可能是由於時間上的巧合，加上他的職業上所得的經驗，令他有「上當」的感覺。

警方除了安慰他們之外，惟有依例落案，但一位警官表示無意控告余金，除了石勇能提出進一步的證據。

石勇也無可奈何，惟有與姜氏姊弟二人離去。

豈料當三人離開了機場警崗之後，余金還沒有離去。

本來余金留下了姓名地址之後，也讓警官核對過了特准在機場禁區活動的證件，他隨時都可以一走了之。

但是，他却賴在那裏不走，等着石勇他們三個人由警崗出來。

余金一片誠意地，向石勇表示歉意之外，還婉言安慰他們。

石勇對警官的解釋，雖然不大滿意，但對余金的態度，却感到有些感動。

余金表示，他的確出現得太不合時，也可能是扒手看準了機會。

不過，他却對三人說，他一定會盡他

辦法，替小明找回那些證件。

他甚至自動留下姓名、地址和電話給石勇他們，隨時可以把他找出來。

他又說：現在先帶三人去找地方住，而且保證一切都是義務的。

儘管如此，石勇心裏却明白，導遊們的應得佣金，是不會立即收受的。所以是否義務代勞這一點，眞的是天曉得。

只不過，人家的態度既然如此誠懇，石勇他們也不好意思再拒人於千里了。

於是他們一齊坐到余金的汽車裏去，由余金帶他們去租酒店。

× × ×

酒店果然全部滿座。要不是被旅行社全部包下，就是原有住客未搬出。

余金跟酒店裏面的人很熟，石勇他們也看得出，他的確已盡了全力。

石勇開始有些焦急，因爲天色開始黑了，他們連晚飯也未吃。

余金終於出盡九牛二虎之力，還特別向酒店方面聲明不要回佣，又佯稱這是他的親人，這才找到了兩個房間，暫時解決了住的問題。

石勇很感激余金，要不是他的幫忙，他們這三個人今晚眞不知如何才好。

姜玲玲把余金留下來，等會兒一齊出去吃晚飯，但余金却說有事要先走了。

不過，他却答允明天一早到酒店來，做他們的响導。

余金自言雖然是個職業導遊，但却特別喜歡中國人，因此他聲明只是「義務性質」。他家裏有些錢，所以選擇响導這行業，純粹爲了興趣。

姜玲玲反而覺得不好意思，給他一些錢，余金却堅不肯收下。

石勇道：「我們還沒有這麼快出去，洗澡，執拾一下，相信也要一小時左右才完事。因此，你可否在一小時後回到這裏來，帶我們一齊出去吃晚飯？」

「嗯——」余金看看腕表，心裏計算着，對石勇道：「這樣好嗎？一小時內，我如果不回來，你們便不必等我了。」

姜玲玲也覺得這個人的表現，確實令她感動。

× × ×

余金駕着他的自用車，來到一條窮街陋巷。

他進入一間樓宇之內。

按過了門鈴，裏面有人問：「誰？」

「我是阿金。」余金說。

門開了。

一個老態龍鍾的男子，倚門問道：「阿金，你有什麼事？」

余金進去，喧賓奪主地將門掩上：「機場的地盆，目前由誰控制？」

「你問來幹嗎？」

「先告訴我。」

「黃昆。」

「在那裏可以找到黃昆？」

「嗯！這是什麼時候？」

「晚上七時半左右。」

「去花老七的賭檔吧，他可能在那裏。不過，你找他幹嗎？」

「分賬。」余金說，「機場有一宗買賣，我也有份。」

「阿金，那你小心點，黃昆如果正在賭博，你切不可騷擾他。他，那傢伙的脾氣你應該知道的。有事留待明早找他出來喝咖啡，慢慢談吧！」

「我明白了！」

余金說完就走。

× × ×

一間閉門營業的俱樂部，只有相熟的人才懂門路來此耍樂。

每當有人按動門鈴時，裏面照例先有個男人這麼問。

「找誰？」

余金不是頭一次到這裏，他知道應該怎麼樣說。

「我是七叔的朋友。七叔不在，就找老十。」這原是暗號。

於是第一度鐵閘首先打開了。開門的只是一個大漢，但出現在門後的，却是三個。

那三個人核對過，認爲無可疑之處，才發給一張特製的咭片。

余金很內行，持着這張咭紙，轉彎抹角地，來到了一條走廊，才乘一部電梯，再登上三樓去！

三樓又是一隻鐵閘。

閘內的人收了那張特製咭片，然後才放余金入內。

透過了這一關，裏面還有一度木門，由數名大漢把守。

這幾個人很够眼光，據說其中有退休警方人員在內。

如果有警方人員出現，逃不過他們的雙眼，來者自難過這一關。

余金却通過了。

「俱樂部」也只不過美其名而已。其實，這只是一間「地下賭場」，亦即港人俗稱的大檔。

這裏面的賭博花樣衆多，幾乎稱得上「包羅萬有」。

余金找到一間小房去。

那兒是賭牌九的。注碼很大，有些人已經輸到面紅面綠了。

余金想進入房間去，因爲他見得到他要找的人在內。

但是，門口有人阻止他：「你想玩什麼？」

「我只想找黃昆。」

「對不起。」那大漢道：「除非你下注，否則不准騷擾別人。這間房是拒絕參觀的。」

余金很明白，在這裏鬧事，永遠也佔不到便宜。他惟有揚聲道：「昆哥，贏飽了就到酒吧來，我等你。」

黃昆只瞥了一眼，却沒有答他。

有份入局的人都知道，黃昆輸了很多錢。

× × ×

余金在那大漢虎視眈眈之下，無法闖關，惟有退到餐室那邊去。

他還沒有吃飯。惟有一邊吃飯一邊等黃昆。

然而那一頓晚飯吃完了，黃昆還沒有由房間出來。

余金此來非爲賭博，而只是爲找人而來。

他正想再去找黃昆，突然有人叫住他：「余金，可是你找昆哥？」

余金回頭一看：「哦！原來是你，好極了。」

出現眼前的，正是黃昆一名助手黑鬼燦。

黑鬼燦也不等他開聲，已搶先問道：「你找昆哥幹嗎？」

余金左張右望，態度十分閃縮。

然後，他才湊近黑鬼燦道：「今天下午，誰在機場活動？」

「你問來幹嗎？」黑鬼燦反問道。

「他差些兒害死我，人家以爲我做媒。」余金道出了當時的情形：「他趁住我向三名遊客兜搭時，向人家下手。」

「你的意思，可是要找我們給回你幾個佣？」黑鬼燦斜睨了他一眼。

余金忙道：「不！我只求你們討回一些證件，人家沒有了證件，可能會流落異鄉的。」

「是你親友？」

「嗯——」余金想了想，覺得如果不扯謊，恐怕更加難開口。

於是他笑笑說：「是的，是我來自香港的親友。」

「什麼貴親？」

「嗯——」余金苦笑一下，道：「何必這樣追究？總之是相識。」

「余金，別忘記，我們同是在機場討飯吃的。現在是你來求我們，不是我們求你。」

「是的，我也知道，所以我才找昆哥，希望通融通融。」

「告訴你，昆哥今晚輸了大錢，他沒有時間，也不會有耐性跟你說這些。不過，如果你懂得做，我會想想辦法。」

「你要什麼條件？」

「這一行的規矩，錢花了不可能退還。證件則可以。」

「那麼，就把證件還給我朋友好不好？」余金道。

「還給他？」黑鬼燦笑了笑，「當然可以——」然後攤大了手板。

余金怔了一怔：「這是什麼意思？」

「錢啊！」

「嗯—」余金苦笑着問：「可否問一聲昆哥，賣一次交情給我？」

黑鬼燦却板着面孔：「你是他什麼人？即使你是他父親，也最多打個八折。」

余金只好改變口氣問：「然則，你要多少錢？」

「我還沒有清楚這件事。不過，如果一切如你所說，相信他要一千幾百。」

「一千幾百？」

「是的。」

「少一些，一百幾十可以了吧？」

「你以爲這是百貨公司麼？」

「老實說，我也只是帮朋友。」

「傻瓜，這世界沒有錢，那還有什麼朋友可做？」黑鬼燦說。

余金知道無法說服他。回頭看看黃昆仍在房內賭得昏天黑地的。

他感到很失望，惟有頹喪地離去。

× × ×

余金無計可想。

他跑進電話亭裏，撥了一個電話到警局裏去，找一個相識的朋友。

那位朋友是警探。

他只希望那警探朋友帮他一個忙。所以在電話中將詳情告訴了他。

那時已是深夜時份。

最後，他拖着疲乏的身體，返家睡覺去。

× × ×

那一晚，石勇一直睡不着。

他和姜小明一間房，姜玲玲就睡在隔壁的另一間。

石勇有點感到「虎落平陽」的感覺。

他是一名警探，但在這裏，却毫無辦法。

姜小明的證件不見了。

假如這是香港，就算他不熟識那班扒手，也總有些辦法。

然而，現在他連安慰小明的說話也想不出來。

小明一定也睡不着，雖然他閉上了眼睛在另一張床上。他曾一度外出，石勇只以爲他出去散步。

石勇本來已經在機場報了警，一切大可以等警方的消息。

但是，他很担心這件事時間拖得越久，對他越加不利。

例如扒手黨不想被警探找到綫索，極有可能把證件毀滅。

因此，他希望主動去偵查一下。

然而這裏却人生路不熟，怎麼辦？

他忽然靈機一觸，想起了日間在機場遇見過的一些人。

那是認識玲玲的「太子爺」范德賢。是的，他大可以找范德賢帮個忙。

看范德賢當初對玲玲的態度如此熱誠，應該不成問題的。

問題却是：他是玲玲的男朋友，不知對方的想法又如何。

不過，過去他又聽人常常說：海外的華僑，對於中國遊客一向很有好感。也很高興帮助自己同胞解決一些難題。

於是石勇決定明天就對姜玲玲提出這件事，讓他親自對范德賢談談。

× × ×

可能由於很夜才入睡的緣故，石勇和對床的姜小明二人，都熟睡如猪。

門外有人叩門。

叩門聲浪由小至大，石勇和小明也置若罔聞。

等到石勇聽到了，他才如夢初醒。

他連拖鞋也沒有穿上，睜着惺忪睡眼，跑去開門。

石勇以爲是余金。

但出現在門外的，却是個陌生的送花人。

那花僮說：「請問這裏可是有一位姜玲玲小姐？」

石勇看看面對住的一大束鮮艷欲滴的玫瑰花，上面還有一張具名的咭片。

「誰叫你送來的？」

「一位范先生。」

石勇一陣酸味湧上了心間。

他不知道花僮怎會找到這裏來，這豈非存心「攞景」？

但回心想想，昨夜有了一個主意本來就準備要找范德賢談談。

於是他就命花僮將那束鮮花留下。

不知是花僮找錯，還是侍者的指點有錯。

石勇也不知道范德賢如何會找到這間酒店，也眞算他本事。

石勇搭了一個內綫電話到隣房給姜玲玲。

玲玲也是睡意未醒。

「什麼事？」她矇矇矓矓的，在電話中問石勇。

「有人知道你住到這兒來，立刻派人送了一束鮮花來。」石勇的言詞之間，充滿了醋意。

「誰？」

「你猜還有誰？」

「嗯——」玲玲很快就想起了：「范德賢麼？」

「正是他！」

「他在那裏？」

「花在我這間房裏，人却不知道。」

「等會兒我洗了臉就過來。」玲玲說，「至於那束花，如果你不喜歡，扔到垃圾桶去好了。」

玲玲的說話令石勇聽起來很舒服。

他對自己的女友一向很有信心，但有時也總難免會吃醋。

石勇再也無法睡得着，索性跑進了洗手間裏面去。

姜小明也給吵醒了。

他在想：如果自己的證件眞的就此沒有了下落，以後怎麼辦？

他可能就這樣，流落在這裏。

如果人家發現他過了期還不走，自然會趕他離開這裏。

到了那時候，他就會眞眞正正的，變成了「兩頭不到岸」的「人球」。

即使是昨天住進這兒來，也是余金的「人情」換回來的。因爲遊客沒有證件隨身，酒店也不敢讓他住進來。

石勇由洗手間出來。

姜小明也跳下床來，半句話也沒有說。便竄進了洗手間去了。

石勇也明白他的心情，想不到旅遊本來尋開心，到頭來却換來了一肚子氣。

玲玲過來敲門了。

石勇開門讓她入來，這時他才發覺放在花束之上的，並非一張咭紙，而是一封信——白紙的信封，只不過看上去很像一張咭紙而已。

玲玲取過了，就想順手撕毀那封信，却給石勇叫住：「等一等！」

「算了，花花公子的信，當然是一些肉麻的情信。」玲玲說。

但信却給石勇奪了過來。

石勇道：「這是一種禮貌，說不定人家只是聊盡地主之誼呢。」

這番說話竟出自石勇之口，的確難怪玲玲大爲驚奇！

她再定神看清楚石勇的表情，却又不似是開玩笑。

石勇道：「信是寫給你的，請你先看看，我有話對你說。」

玲玲又取回了那封信。

信是開口的。

裏面只有寥寥數語：——

「玲玲小姐：歡迎你們到本市旅遊，希望你們玩得開心。問候你和你同行的朋友們。」

下面的署名是范德賢。信末附列他的電話號碼。

這是很大方的問候信。

姜玲玲讓石勇也看了一遍。

這時候，姜小明由裏面出來。

石勇對玲玲說：「給他一個電話。」

「什麼？」玲玲眞的以爲自己的耳朶聽錯了。

別的人也許不明白石勇的性格，沒有人比她清楚。

石勇又說：「就說我們想請他……不！還是說你已收到了他的問候信和鮮花，現在想請他出來和我們一齊吃早餐。」

「一齊吃早餐？」玲玲又是一怔。

她是眞的不敢相信。

石勇的態度竟然來了一個如此大的轉變。

姜小明剛由洗手間出來，却不知內裏，問道：「誰與我們一齊去吃早餐？」

石勇道：「你姐姐的男朋友啊！」

玲玲瞥了石勇一眼：「你到底開玩笑呢，還是別有用心？」

石勇這才笑道：「去撥電話吧，我是想找個本地人，帮帮我們的忙。我們對這兒的一切，都太過陌生了。」

玲玲仍未跑到電話那邊去。

她側着頭問：「你以爲范德賢可以從中帮忙我們嗎？」

石勇看看腕表，原來時間已經不算得早了。

現在已是將近中午。

石勇道：「他這麼有錢，相信一定有些人面。而我們這裏又人生路不熟，找他出來談談，相信總會有些用處。」

玲玲開玩笑地說：「是你叫我找他的，萬一有什麼後果，恕不負責。」

石勇只是輕輕一笑。

玲玲去叫接綫生搭綫。

石勇趁此機會對小明道：「你更衣之後，到下面看看，爲什麼余金不見來找我們？」

姜小明也說：「是的，他說過會來找我們的，爲什麼却不見來？」

「也許他來了，只是不好意思吵醒我們。你到樓下會客大堂看看，說不定他正在等我們。」

姜小明於是開始更衣。

石勇走到玲玲身邊。

玲玲剛講完了電話。

她對石勇道：「他十分高興，大約半小時左右，他就會開車來接我們出去！」

石勇道：「余金也許會失約，所以我們更加須要一個本地人。」

姜玲玲道：「這是旅遊季節，余金可能分身乏術。」

「我也這樣想。」石勇說。

× × ×

余金果然爽約了。

姜小明曾到樓下大堂找過了，並未找到余金。

他甚至問過櫃面，因爲小明見過余金跟那班職員很熟。

但是，他們都說余金沒有來過——今天一直未見過他。

范德賢反而提早來了。

這位富家子很熱情，經玲玲介紹之後，也十分大方的，跟石勇握了手。

他顯然意會得到石勇就是玲玲的親密男朋友，但他仍然很誠懇。這是石勇他們事前很難意料得到的。

范德賢告訴石勇他們：今天下午是「賽馬日」，他是馬主，所以午膳後，邀大家一齊到馬場去。

石勇坦白說出他的心事：由於小明的證件還未找回，他們只怕沒有心情去玩。

豈料范德賢却對他們說：本市警方的工作效率很高，證件被警方找回只是遲早問題，叫他們放心去玩。

他又說：「旅遊是求開心，何必爲這些小事而耿耿於懷？」

「香江三俠」想想，覺得他說得也有點道理，反正現在焦急也急不來，何不去馬場先行觀光一下再說？

於是他們向櫃面留言給余金，相約黃昏時在酒店相見。

× × ×

馬場裏人頭湧湧。

范德賢可能因爲本身是馬主，所以「香江三俠」發覺他很忙。

另一個似曾相識的人，也出現在馬場之內。

那就是昨天范德賢在機場迎接的「貴賓」。當時石勇總覺得他似曾相識，可惜老是想不起在那兒見過他。

現在石勇總算想起了。

他也是在馬場工作的，只不過不是這裏的馬場而已。

他叫陳悅。

石勇有一次到馬場查案，就是那一次，他見過陳悅。

陳悅跑到這裏來，可能是由於那邊的馬季正在「歇暑」，所以來此渡假。

誰不知道馬場是圈內人的「發財地」？所以馬圈中人平時「贏」到的錢，都會利用這暑假散去。

其實，他們「贏」，不一定就是贏得光明正大。有些甚至可以說是「騙」。

所以表面上，那些人有的只有數百元月薪，但却出入私家車，戴的是金手錶與鑽石戒子。

陳悅有本事來這兒渡假，一點也不足爲奇，奇在他怎麼攀得上這位公子哥兒——范家大少爺：范德賢？

石勇只是靜悄悄地想，也默默地留意他們的一舉一動。

他發覺范德賢似乎很緊張，不斷與陳悅竊竊私議。

石勇並非馬迷，却懂得賭馬。

姜氏姊弟二人却是第一次入馬場。

他們都暫時抛開了煩惱，在這些畜牲的身上找刺激。

石勇教他們看電算機，以及如何下注。就是不曉得相馬。

范德賢早就聲明在先，進了馬場之後，他會忙個不了。

因此，他只送來一張當日的賽程表，上面有馬匹名稱和編號。

范德賢用紅筆在一些馬號之前做了一些記號，有小圓圈，也有「W」，「1」或「2」等數目字寫上。

原來這是他給「香江三俠」下注的「貼士」。

根據他當時的解釋：「○」是表示「不妨考慮」。

也就是說：這匹馬有實力勝出，喜歡牠，而賠率又合理，大可下注。

至於寫上了「W」這英文字母的，是示意他們投注獨贏。

「1」與「2」，則暗示下注兩匹馬的「連贏位」。

姜玲玲反正是消遣，自己又不懂得相馬，惟有照這張賽程表上的記號下注。

姜小明根本就沒有心情賭。

石勇則看着電算機，賭他喜歡的馬。

跑過了一場之後，玲玲歡天喜地的去收錢。

她買中了「大冷門」獨贏，十元下注，收了三百多元。

石勇却輸了。

二人談起，覺得「范大少的貼士」也果然十分之厲害。

於是第二場，他們一齊合股，依足范德賢的「貼士」下注。

這一次，竟中了一條「大冷連贏」，跑出的七號馬和十一號馬，同屬大冷門，構成的連贏更冷得驚人。

十元下注，他們居然收了三千柒百多元。

他們幾乎難以置信。

玲玲眞想找來范德賢，向他道謝。

但是，范德賢忙到兩頭跑，根本就沒有時間與他們打招呼。

姜小明雖然不下注，却倚着欄杆，看着那些人、那些馬，怔怔地想得出了神。

吸引着小明的，却是一名少年騎師。

他不知道這少年騎師叫什麼名字，但肯定他是個中國人。

這個城市，聽說絕大多數都是中國人。但出現在這兒的騎師，却有着各種不同的國籍，年紀也相差頗大。

就像眼前最引起小明興趣的那位少年騎師，看上去最多十五六歲，身裁可能比小明還要矮小。

但看看其他外籍騎師，有些已經將近四十歲了。

最初吸引小明的，是那些花花綠綠的「彩衣」，每次不同，五花八門，七彩繽紛，令人的確目不暇給。

然後就是他們的上馬技藝，以及策騎的姿勢等等。

後來，小明留意到：那少年人已先後勝出了兩場。

此外，每當他出場亮相時，馬迷鼓掌歡呼，他却揮鞭搖手示意，含笑盈盈的，的確是八面威風。

「他是誰？」

姜小明也不知怎的，竟喃喃自語地問他身邊一個人。

那是一個老人。

小明當然不可能認識那老人，因爲他這還是頭一次入到這馬場來。

那老人也像他一樣，倚在那欄杆之上，並沒有下注。

「他是『拚命三郎』袁培根。」老年

人居然也下意識地回答了小明。

小明如夢初覺地，側過頭來，望了他一眼：「老伯，你是馬迷？」

「是的，稱得上老馬迷。」老年人也好奇地瞥了小明一眼：「你怎麼可以入來呢？」

「我爲什麼不可以入來？」

「你未够年齡。」

「我志在開開眼界，我是遊客。」

「哦——」

「你贏了吧？」

老年人苦笑：「我根本不下注，如何能贏？」

「爲什麼你不下注？」

「輸得太多，服了。」

「那你入來幹嗎？」

「像你一樣，志在入來看看。幾十年來的習慣，有時很難改變。」

「過去你一定輸了不少錢。」

「是的，由大富翁變成窮光蛋。」

「你下注很大？」

「凡是賭博，幾乎一樣，越賭越大，結果泥足深陷！」

「你應該痛恨這些畜牲，爲什麼還對牠們懷念？」

「我喜歡賽馬運動，但馬兒却不會說話，被人控制。要痛恨的，只是那些做馬的人，而不是畜牲。」

下一場賽事即將開始。

他們又紛紛湧向接近終點的地方。

小明問老人：「你以爲這一場，還會是袁培根勝出麼？」

「照馬匹實力計算，小袁贏不到這一場馬。」老人以馬評家的口吻說：「但正如上面那兩場賽事一樣，誰也不敢保證他不可以勝出。尤其是這個馬場，人爲的因素控制了一切。」

「你的意思是有人造馬？」

「是的。」

「爲什麼警方不理會？」

「願賭服輸，警方怎會理？何況，他們的手法十分高明。」

「怪不得人家說：十賭九騙。」

「所以我傾家蕩產。」老人苦笑搖頭，無限唏噓。

賽事又開始了！

袁培根那少年人這一次騎的是一匹大冷門馬「星球人」。

賠率是九十倍。

也許馬迷認爲他已勝出了兩場，這一場不會再贏了。

根據老人解釋，後面幾場賽事之中，袁培根最少有兩場「必勝」的「公衆大熱門」。

假如那兩場眞的順利勝出，那麼，小袁今天肯定是「四喜臨門」了。

不過，賽馬是否如此簡單？

老人對小明道：「冷爆熱倒，已是見怪不怪，所以沒有人知道幕後人安排的賽果。說不定小袁又有驚人之作！」

話未完，袁培根策騎的「星球人」果然一彈而出！

馬迷歡呼之聲不絕於耳。

眞想不到，袁培根變了英雄人物！

從電算機所示，九十倍的大冷門，肯定下注「星球人」的馬迷不會多，但馬迷仍爲小袁喝彩！

連小明身邊的老人也不禁要問：「爲什麼？唉！這班傻瓜！」

轉眼之間，又是直路！

「星球人」放出後，後面竟然沒有人馬上來追牠！

袁培根如此這般，又再爆一場大冷門了！

「星球人」勝出了！

於是又有人議論紛紛。

有人說：小袁騎技已達到「登堂入室」的階段了。

又有人說：後面一班騎師太過沒有鬥志。

更加有人破口大罵：這是明目張胆的「造馬」。

總之，每一場馬跑過了之後，人們的意見總難一致！

小明反正沒有下注，也懶得去聽他們的不同見解。

只不過，老人與小明之間，竟在不知不覺之間，成了「知交」。

他們最初根本互不問對方的姓名，只交談「馬事」。

小明不賭馬，却開始對馬感到很有興趣。

他聽老人說：「拚命三郎」只不過是人家「捧」出來的。

老人叫小明不要太早「羨慕」這位少年騎士。因爲沒有人比他更了解這馬場中的「內幕情形」。

老人又說：袁培根只是人家發財的「工具」而已。

意思顯然是：人家發財，他得了個「名氣」，未必有太多的收益。

小明不是馬迷，自然所知不多。

但從老人口中，他却可以聽得出：老人肚子裏，滿是牢騷！

小明儘管不會賭馬，却曉得什麼是「外圍馬」——那是非法的場外投注。

想不到這裏也有非法外圍。

老人語小明：大集團爲了「殺」非法外圍的投注，不惜用一切手段，控制了馬場之內的一切活動。

例如小明所「仰慕」的少年騎師袁培根，老人就指他是「大集團」的「發財工具」。

老人解釋：他們爲了「製造當紅騎師」，必須先讓小袁「贏個飽」。

只要人們覺得小袁「好鬥志」，認爲他「逢出必拚」，將來即使騎隻牛出來，也會有大把人捧塲。

多人捧場，自然會變「熱門」。

屆時，集團中人又會安排另一些馬匹勝出。

總之，「大集團」的目的，不外乎是令到「自己贏錢」，普羅馬迷則「無條件奉獻」。如此而已！

小明也聽過石勇辦過一些「古惑馬」的案件。

想不到「天下烏鴉一樣黑」，這裏也無兩樣。

× × ×

范德賢終於有空過來招呼姜玲玲他們了。

他滿面笑容的，過來問玲玲：「怎麼

?贏了大錢吧?」

姜玲玲道：「我下注很小，所以只贏了少許。不過還是多得你的貼士靈驗！」

「不！還是要靠你的運氣！」范德賢又問：「石先生呢？」

「他去下注。」玲玲說。

范德賢又問：「你們下注那一匹？」

玲玲看看手中的印刷品：「你的貼士是十二號馬。」

范德賢也看看自己的一份：「是的，十二號『飛將軍』，機會比較好。」

玲玲賭到現在，總算摸到了多少門路了。她說：「袁培根騎的『流星石』，似乎被大多數人看好。」

「是的，所以變了大熱門。」范德賢瞥了電算機一眼：「三倍不到的熱門買中了又怎樣？所以我寧願博『飛將軍』。」

玲玲看看電算機。

「飛將軍」是一賠七的半冷門。騎師是谷倫。澳洲人。

這時候，石勇已回來了。

他跟范德賢招呼！感謝他交來的「貼士」，令他們都發了一筆小財！

不過，石勇這一場還是捧「拚命三郎」袁培根，並未依照范德賢的「貼士」下注。

范德賢並未表現出不高興，他只半開玩笑地對石勇和玲玲道：「你們一定後悔，『飛將軍』無論如何一定可以勝出！」

石勇笑道：「還好我看過了谷倫的騎技，這個人似乎太老了。」

范德賢笑道：「現在只是跑馬，又不是跑人，何必斤斤計較？」

話未完，又開跑了！

各人的交談暫停，視綫都紛紛集中到跑道上去。

袁培根策騎的「太陽一號」一彈即出，高興得石勇手舞足蹈。

但范德賢却態度悠閒，他還對玲玲說：「等着瞧吧，太陽一號沒有後勁，快要放乾了，這場馬一定是飛將軍勝出的。」

石勇樂得根本聽不到范德賢說什麼，只有玲玲聽到。

玲玲注意到袁培根雙手的動作，與先前那幾場顯有不同。

范德賢欣然含笑。

袁培根的座騎轉入直路之後，果然乏力，代之而起的，正是范德賢所講的「飛將軍」，儘管谷倫的騎姿十分碍眼，一搖三擺的，很像划艇！

然而後面的馬匹沒有追上來，讓他輕易領出。

石勇在這一刹那間，却有點恍然大悟地，回頭望了范德賢一眼。

他心裏想：范德賢只是馬主，又不是練馬師或騎師，怎麼會確定那一匹馬有「必勝的把握」？

識賭馬的人一定明白，沒有一匹馬可以「必勝」的。

石勇逐漸明白了其中故奧妙，一定是有人在「造馬」。

范德賢即使不是「造馬集團」中人，也必與該集團的人有密切關係，否則，何來如此「靈如神仙」的「貼士」。

石勇想也還沒有想得完。

只見跑道之上，「飛將軍」越跑越勁，眼看終點在望。

突然之間，後面的馬羣之中，有一匹白色的駿馬如飛殺上！

一名身披紅彩衣的年青騎士，快馬加鞭，如箭離弦！

終點之前，兩馬已是平頭！

距離終點數十碼，兩匹馬鬥得難解難分，終於要「映相」判勝負。

石勇回頭看看范德賢。

只見這時候的范德賢面色很不好看。

他對身邊的玲玲道：「對不起，失陪了！我要去找人。」

說完，人已離去。

姜玲玲對石勇道：「你又輸了。」

石勇瞪住范德賢的背影，喃喃自語地說：「是的，我捧小袁，結果輸了，但是，范公子似乎也未必贏實！」

映相的結果公佈了。

那匹白馬僅僅贏了半個馬頭而已。

范德賢所講的「飛將軍」輸了。

石勇一看手上的出賽表，白馬馬名叫「雪兒」，騎師是洪拔。

玲玲若有所思地說：「他可能輸了大錢。」

「是的，范德賢這個人，十分神秘，」石勇也說，「如果這是香港，我一定不會放過他。」

玲玲道：「十賭九騙，願賭服輸，算了吧！」

石勇順口問：「下一場你下注那一匹呀？」

玲玲看看出賽表：「我看，我們還是走吧。以下幾場都沒有貼士。」

石勇也留意到玲玲手中的印刷品。

果然，范德賢直到了最後一場才有他的「內幕貼士」。

石勇忽然顯得興緻勃勃，對玲玲說道：「反正我們贏了鐵，又沒有什麼地方好去，不如隨便揀心水馬下注。」

玲玲瞪了他一眼，「你上癮了。誰說沒有地方去啊？」

「嗯——」石勇又說：「但是，我們還沒有向范公子話別，似乎沒有禮貌。」

「不要再找藉口了，來吧！」姜玲玲一手拖住石勇的手，說：「我們去找他告辭。」

石勇回頭看看小明，他仍在倚住欄杆看馬兒亮相。

× × ×

石勇和玲玲都無法找到范德賢。

爲節省時間，石勇提議與玲玲分頭去找。

一個在騎師室，一個在馬主廂座。

但當他們再相逢時，雙方仍未找到范德賢。

玲玲却看見石勇的手中又多了幾張下注的「票」。

石勇尷尬地苦笑：「我忽然有了一個靈感，覺得有一匹馬贏面九分，不如再收了這場錢才走好嗎？」

玲玲有點啼笑皆非：「怪不得人家都說：學壞易，學好難！」

石勇做了一個鬼臉，道：「贏錢總是一件好事。」

「你怎有把握必勝？」

「你等着瞧好了，大約二十分鐘不到

，我們又多了一筆錢，總可以幫補一下這項旅行的開支，否則，錢花光了，我又不知道何時才有錢迎娶你過門啦。」

「嘿！我才不稀罕一個這麼爛賭的丈夫。」

這時候小明突然過來：「喂，你們下注了沒有？我有好貼士。」

石勇和玲玲交換了一個眼色，也同時怔了一怔！

因爲小明一直沒有下注，所以他才感到無限驚奇！

石勇順口問：「你有什麼好貼士？」

「這一場，下注五號馬獨贏和位置，包保有利可圖。」小明很內行地說。

「五號馬？」石勇怔了一怔：「是不是洪拔所策騎的『茉莉花』？」

小明點點頭。

玲玲覺得石勇神色有異，忍不住問道：「你剛才下注那一匹馬？」

「你自己看看好了。」石勇故作神秘，將投注存根交給玲玲。

玲玲細看之下，竟然就是「五號」。

她忍不住問小明：「你的貼士從何處得來的？小明。」

小明也故作神秘：「天機不可洩漏，等會兒跑出了，我會告訴你。」

玲玲覺得事有蹺蹊：「你們不約而同的看好同一匹馬，究竟是何靈感？」

小明已意會到石勇原來早已投注在「五號」馬的身上。

這次他卻又忍不住問：「石大哥，你大概只不過捧人而已，因爲洪拔剛剛勝出了一場，所以你看好他，是不？」

「不錯，你猜對了，」石勇道：「從剛才一場，賽事可以忖測得到，這個馬場有兩帮人馬正在明爭暗鬥。」

小明也說：「是的，老伯也這麼說，所以他叫我下注五號，他說洪拔一定盡拚，不勝也最少有位置。」

「唔——」玲玲道：「我明白了，我們的貼士如此靈驗，果然有內幕。」

小明道：「別浪費時間了，我買一些五號獨贏！」

石勇反而顯得十分理智：「算了，反正我已經買了，這世界上沒有必勝的馬，只抱住消遣心情，勝負也比較輕鬆。」

剎那間，他們彷彿變了標準馬迷，事實上他們下注不大。

最少跟范德賢比較一下，就有小巫見大巫之感，因爲范德賢讓玲玲看的，都是五百元一張的「大票」。

距離下一場開跑的時間，已經越來越近。

「香江三俠」的心情也越來越緊張。

他們仰首看看電算機，「五號」馬茉莉花已由六十倍的大冷門，變成了八個開的半冷門。

由此可見，除了石勇和小明之外，仍有大把人「捉路」。

事實上站在四周的馬迷，正在議論紛紛，稱許剛才那一場賽事中，洪拔「映相」險勝「谷倫」的拚勁。

開賽了！

在這一場賽事中，除了洪拔策騎的「茉莉花」之外，還有谷倫和袁培等許多騎師。

這一場出馬甚多，總共是十四匹。

洪拔的「茉莉花」排位吃虧，處於「中檔」的第七檔。

閘門彈開，「拚命三郎」袁培根又是貼欄狂放！

這是長途賽事，所以馬迷一看就知，袁培根不會贏這一場賽事。

谷倫則緊貼住洪拔，二駒併肩兒，差不多一齊前進。

此外還有兩匹馬如影隨形的，在洪拔的左旁和後面。

石勇道：「洪拔被人包圍了。」

小明道：「老伯說洪拔是有名的獨行俠騎師。」

「是的，看剛才一場賽事，就明白有人企圖控制大局。」石勇道：「但只有洪拔不受他們的控制。」

玲玲道：「看來你們輸定了。」

原來馬羣已跑了大半程，「茉莉花」仍陷入重圍之中。

洪拔三番四次企圖突圍，却被前後左右的數匹馬夾在核心，前進固不能，後退也不可以。因爲後面也有馬。

突然間，「茉莉花」彷彿受了驚，前蹄高擧，登時把洪拔摔了下來。

馬迷嘩然！

洪拔在馬羣中摔在草地之上，馬兒受驚，根本無法閃避。

馬蹄紛紛踏在洪拔的身上。

洪拔連掙扎的機會也沒有。

他就在衆目睽睽之下死去！

彷彿經過了一場大戰。

馬會爲了洪拔之死，宣佈取銷以下未完的賽事。

石勇覺得太過殘忍。

他甚至不相信這是「意外」事件。

小明也說：「老伯講過了，除非洪拔跌下來，否則這場馬他是非勝不可的。」

石勇這時才想起小明不時提及「老伯」，到底「老伯」是誰？

石勇以此問小明。

小明指指那邊欄杆。

欄杆附近的馬迷，早已紛紛散去了，只有一個白髮老翁。

他彷彿有無限的哀傷，正倚欄憑弔！

小明忍不住走了過去，竟然發覺他正在流着淚。

「老伯，」小明柔聲問道：「你沒有事吧？」

老人抹了一把眼淚，瞥了小明一眼：「怎麼你還不走？」

小明道：「本來走了，但看見你不走，所以過來看看你。」

「我沒有事的，只是有些感觸。」

「我還以爲你下了大注，輸了很多很多的錢呢。」

「我早已經告訴了你，我早就不下注了。」

「那麼，你傷心什麼？」

「剛才的情形，你也看見了，到底爲的是什麼？只有一個字：錢！」

小明乘機問道：「你以爲這是人爲的嗎？」

「剛才你沒有看見麼？要不是洪拔被人前後左右的夾攻，他已突圍而出。但當時他焦急得難以形容。」

老人一邊說，一邊嘆着氣！

小明安慰他。

石勇趁勢過來跟老人搭訕。小明從中爲他們介紹。

小明道：「我們三人是一齊來此渡假的。」

老人說：「那就難怪你們不明白馬場裏的黑幕了。」

石勇道：「聽老伯的口氣，可是有人正在造馬——企圖控制賽事？」

「是的。」老人道：「獨行俠洪拔是唯一不甘受人操縱的好騎師。可是，現在連他也死了。你說，這世界還有什麼公道呢？」

石勇乘機問他：「你可知道誰在控制這集團？」

「是一些秘密收外圍馬的集團。」老人說，「久居本市的人，都已經見怪不怪。你們只是遊客，怪不得你們不知道。」

石勇又問道：「馬迷很喜歡投注外圍麼？」

「是的，外圍有九折優待，贏則贏十足，又有賒賬，所以馬迷十分歡迎。」老人又說，「加上本地天氣炎熱，馬迷下注，往往都湧到另一處地方。」

「你所說的是什麼地方？」石勇故意有此一問。

其實他早已想到，一定是秘密的地下外圍投注站。

果然，那老者又說出了「地下外圍投注站」裏面的情形。

據說，裏面裝修十分豪華，有冷氣設備，更有飲品供應。

那投注站還有電算機，以及無數的電視傳眞機。

由於電台、電視台均有即場轉播賽馬實況，所以「地下投注站」的電算機，根本與馬場內的並無分別。

馬迷置身其間，風涼水冷之外，又有得飲又有得食，十分寫意。

唯一的分別就是：見不到眞正的人和馬。

不過，那些電視傳眞，足可以彌補上述的「缺點」。

老者又說：「外圍集團爲了澈底控制賽果，暗中收購馬匹和騎師，以致馬場之內，顯得烏烟瘴氣。」

「政府難道完全不理？」石勇問。

老人說：「政府只要有稅收，他們不會理會這些事情。」

這時候，人們均已散去。

只有少數人留戀於此。

石勇對玲玲道：「我們一齊找范公子，向他告辭吧！」

「范公子？」老人怔了一怔：「你們可是認識范德賢？」

石勇好奇地瞪住他：「你也認識那位馬主麼？老伯。」

豈料老人却不屑地說：「我才高攀不上！」

石勇彷彿又想起了一些什麼，問道：「范德賢似乎也是外圍集團的一份子。是不？」

老人瞥了石勇一眼：「你說的，不是我說的，我不負責。」

石勇笑道：「我只是猜測，沒有人叫你負責啊。」

老人又說：「你們是他貴親？」

「普通朋友而已。」

「那麼，我勸你最好遠遠離開他。」

「爲什麼？」

「你們可相信因果？」

「我不信鬼神。」

老人笑了笑：「我也不信，但生平却見過不少奇事。」

石勇怕他扯歪了話題，道：「我不想聽因果故事，只想知道范公子的爲人。」

「我只會講因果故事，從不知道范公子的爲人如何。」老人又說，「他很有錢，這是人所共知的事。」

「有錢並不代表正派，可不是嗎？」石勇故意說。

老人笑了笑，道：「錢的確不可以代表一切，有許多人的錢，來歷不明。」

「不義之財，永無久享。」石勇又說，「我從不稀罕那些寃孽錢。」

老人面色一沉，又問：「爲什麼你們還不走？人都走光了。」

石勇道：「我們陪陪你啊！」

「是的，我也要走了！」老人於是依依不捨的離開那條欄杆。

石勇與他併肩走向馬場出口處。

石勇又搭訕着問：「你很熟悉本市的一切環境吧？」

「生於斯長於斯，當然熟悉。」老人說。

「可否指點一下我們去觀光觀光？」石勇說道。

老人側過頭來問：「你們想往何處觀光？」

「你剛才講述的地下投注站。」石勇道：「當然不是今天。」

「嗯——」老人很小心地考慮。

小明乘機說：「老伯，不如我們交換一個電話號碼，保持連絡好嗎？」

「好吧！」老人似乎對小明有一種特殊好感。於是寫下了一個電話號碼。

小明也寫了酒店的電話號碼和房間號碼，交給老人。

然後，他們才在馬場門口分別，分道揚鑣。

× × ×

「香江三俠」回到他們居住的酒店。

石勇走近櫃枱問一名職員：「余金有沒有來過？」

那職員的面色和眼色都有些奇怪。

他還沒有回答石勇的問題，那邊已有數名大漢包圍過來。

石勇固然感到吃驚，姜氏姊弟二人也在暗中戒備。

爲首一名大漢突然探手口袋，摸出了一張證件。

他對石勇他們道：「我們是警探！」

石勇舒了一口氣，還以爲對方可能帶來了好消息。

因此他問那大漢：「是否小明的證件已經找到了？」

「對不起！我們只是奉命請三位回去問話。」

「問話？」石勇忽然感到情勢有些不妙。

—未完—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隆中客・文
子成・圖

艷鳳狂龍（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四海游龍杜子南聽從一位蒙面青衣少婦叮囑，要他到劉家集八方客棧等候她來爲他恢復功力，杜在無可奈何的情形下，祇好前去，蒙面少婦果也依言而至，也如言爲他恢復功力，等到杜三份之一的功力完全恢復後，蒙面少婦才將面紗除下，原來她是百獸天尊的女兒花夢痕。杜本是花的殺夫仇人，因迷於杜的丰采、武功，所以放棄爲夫復仇初衷而痴戀着杜。但杜不爲所動，花便告訴他白傲霜已投入別人的懷抱……究竟花能否得償所願，請看下去吧。

隱逸四全客　薄懲兩狂魚

花夢痕的話，眞中有假，假裏有眞，使得杜子南眉峯緊蹙，半晌沒作聲。

花夢痕又一笑，問道：「你還是不相信？」

杜子南「唔」了一聲，還是沒接腔。

花夢痕居然嘆了一聲道：「看來我一片好心被人當作驢肝肺了，好！我不再多管閑事，只要你能逃過他們的死亡陷阱，你總會看到事實的。」

杜子南苦笑了一下道：「好！我姑且相信妳所說都是實情，這些極端秘密的事，妳又是怎麼知道的？」

「因爲，我是靳無畏的大姊。」

「靳家的大小姐會姓花？妳忘了方才妳自己所說的話，妳是百獸天尊花榮的女兒？」

「說穿了一點也不矛盾，」花夢痕嬌笑道：「不但靳家的大小姐不姓靳，二小姐也不姓靳。」

杜子南又楞住了。

其實，多少閥閱世家的內幕，揭穿了都是臭不可聞的，如果杜子南聽到靳無畏對白傲霜所說的悄悄話：「我不姓靳，更不是靳太達的兒子」，更會教他震驚哩。

花夢痕又笑問道：「你曾聽說過，武林中有多少人見到過靳家的大小姐和二小姐的？」

杜子南點點頭道：「這倒是實情，一般人只知道靳家的三公子靳無畏，至於大小姐和二小姐，却從來沒聽人提到過。」

「你知道這是甚麼原因嗎？」

「我正想請教。」

「告訴你！靳家的兩位小姐都是乾女兒，由於靳太達收乾女兒的動機不良，所以兩位小姐都沒將他當作乾爹，一年當中，難得在靳家住上十天半月的，而且還都是趁靳太達不在家的時候，現在，你明白了吧？」

「只有一點不明白，甚麼叫作動機不良？」

花夢痕纖指一點他的額角道：「傻瓜，難道一定要說靳太達想爬到他乾女兒的床上去，你才懂嗎？」

杜子南「哦」了一聲，苦笑道：「會有這種事？」

花夢痕道：「現在，你也該明白，我

爲甚麼一直戴着面紗的原因了。」

杜子南沉思一會，道：「照妳的說法，我目前的遭遇，都是靳無畏有計劃的安排？」

「不錯。」

「目前，我的功力已消失一半以上，他爲甚麼不乾脆殺了我呢？」

「因爲，你還有利用的價值。」

「難道說，他要我赴金陵，也是一個圈套？」

花夢痕點點頭道：「是的，你到達金陵之後，你可以恢復你原有的功力，但將失去神智，你將成爲一個只會聽命殺人的活死人。」

杜子南禁不住臉色一變道：「他們爲甚麼要這樣對付我？」

花夢痕歉笑道：「我所知道的，都已經告訴你了，由於我不是他們的死黨，不可能知道太多的秘密。」

杜子南深長地嘆了一口氣，咀唇牽動了一下，却是欲言又止。

花夢痕道：「本來我也想將我所知道的早點告訴你，但由於你心中只有一個白傲霜，對我一向不假辭色，即使我提前告訴你，你也不會相信，所以，我樂得檢個現成的便宜，輕易地將你征服。」

杜子南苦笑了一下，仍沒接腔。

花夢痕嬌笑道：「雖然我太自私，但你也不吃虧，撇開可以享受無窮的艷福不談，最低限度，你可以免除作一個活死人的命運。」

對杜子南來說，實在是流年不利。

雖然他對白傲霜的「移情別戀」的消息，還不敢肯定地相信，但他失去了以上的功力，却是鐵的事實。

至於花夢痕這個「半路裏殺出來的程咬金」，儘管對他是一番好意，却是自私得令他啼笑皆非。

因此，他臉上是一片苦澀的笑容，仍然沒法接腔。

花夢痕輕輕一嘆道：「血腥江湖，處處陷阱，步步危機，我想，你也不妨借這機會避避風頭，咱們找一個山明水秀的所在，好好地過一段逍遙自在的時光，你認爲，我的話有道理嗎？」

「有道理，有道理。」杜子南長嘆一聲道：「從此不談情與愛，一心甘作脂粉奴。」

這話該是一個游戲風塵的江湖浪子的口氣，但出於此刻的杜子南之口，仔細想想，箇中有着多少辛酸，多少悲憤。

花夢痕那透過幛面紗巾的美目，怔怔地瞧着他，居然也沒接腔。

杜子南輕舒猿臂，將她的嬌軀擁入懷中，笑問道：「妳還不滿意？」

「我很滿意，只要能跟你共渡一段美好時光，我就算是不虛此生了。」

她雖然是帶笑說的，但語氣中却有着太多的落寞與淒涼。

沉寂了少頃，花夢痕幽幽地一嘆道：「我知道，我是太自私了，方才我已說過，我不希望你就這麼消沉下去，現在，我對天發誓，在我們相處的這段日子裏，我一定設法讓你恢復原有的功力，到時候，你仍然可以揚眉吐氣，快意恩仇，至於我，你恨我也好，愛我也好……」

說到這裏，她苦笑了一下道：「我有自知之明，你不可能愛我……」

「也許時間會改變一切。」

「我不敢存這種希望，總而言之一句話，到時候你可以去留任便，我決不會煩擾你。」

杜子南揭開她的面紗，輕輕地吻了她一下道：「未來的太遙遠，我們還是好好珍惜這眼前的時光吧……」

他擁着她的嬌軀一個側轉，兩個人都倒在牙床上了。

花夢痕却在他耳邊悄聲說道：「子南，現在還不行。」

「爲甚麼？」

「你忘了你是被人家放長綫所釣到的一條大魚？」

她的話，等於是給他兜頭一盆冷水，澆得他那勉強激起的慾念，一下子烟消雲散。

花夢痕已坐了起來，她那透過幛面紗巾的美目中，湧現一片殺機。

杜子南也算是老江湖了，他心知窗外有人竊聽，但由於他功力大減，已沒法察覺出來，因而在心底暗暗嘆了一聲。

花夢痕忽然發出一聲怪異的低嘯，如响斯應，窗外傳出一聲淒厲的慘呼。

慘呼聲中，花夢痕已穿窗而出，並沉喝一聲：「杜公子，你別出來……」

杜子南心知對方是好意，他也明白，在目前情況之下，他出去也帮不了甚麼忙，甚至還可能要對方分神來照應他，因此，他沒出去，只是一掌擊滅案頭燈火，卓立窗前，向外面端詳着。

花夢痕俏立窗前丈遠處，她的左肩上蹲着一隻純白的狸貓，右邊站着一隻幾乎與她高度相等的大猴子，不！不是猴子，那是一般人通常所稱的金毛狒狒。

她的右前方丈許處，橫陳着一具勁裝大漢的屍體，胸前血肉模糊，死狀奇慘。

正面約莫二丈七八處，一字橫排，並立着一老二少，衣分三色的三個長衫飄拂的夜行人。

對於這三個不速之客，杜子南都不陌生，因爲他們都是劍廬的清客，靳太達的死黨，而且他們在江湖上也都有很响亮的名號。

年約半百，一張國字臉的黃衫老者是太極門現任掌門人的師弟西門豹，另外一衣青、一衣白的兩個年輕人是劍廬主人靳太達的兩個徒弟，也就是靳無畏的師弟，江湖上稱之爲「劍廬雙俊」的毛子和、車家俊。

如果是在平時，杜子南可說是一點也不會在乎，但是目前，他却不能不暗中捏着一把冷汗，因爲，在他失去大半功力的情況之下，他可一個也惹不起了，至於花夢痕，能否保護他渡過這一難關，也很難說……

就當他心念電轉之間，西門豹已沉聲喝問道：「妳是甚麼人？」

花夢痕嬌笑一聲，抬手向一旁的屍體一指道：「待會問他，就知道我是甚麼人了。」

這幾句話雖然平淡無奇，但仔細想想，却足以令人氣炸肚皮。

西門豹不愧是老江湖，他，只不過是

濃眉揚了一下，却是不怒反笑道：「好一個狂傲的小婦人，你知道老夫和這二位公子是甚麼人嗎？」

「我知道，你們是金太多手下的狗腿子。」

「妳敢跟劍廬作對？」

「我巳經跟劍廬作對了，你又能怎麼樣？」

一旁的毛子和插口冷笑道：「妖婦，亮兵刄！」

「何必那麼認眞呢！小老弟，」花夢痕「格格」地嬌笑道：「你看我身上帶得有兵刄嗎？」

不錯，她的身上，除了蹲在肩頭的白狸貓之外，既沒佩劍，也沒帶刀。

毛子和微微一楞，花夢痕又嬌笑道：「小老弟，你畢竟太嫩了，你應該明白，女人的本身就是一件天賦的最佳兵刄。」

毛子和徐徐亮出長劍，一面注目問道：「咱們的呂護法是妳殺的？」

「不！是牠殺的，」花夢痕抬手向身旁的金毛狒狒一指道：「不過，這筆賬你可以記在我頭上。」

毛子和眉梢一揚道：「我不信！」

那姓呂的既然是劍廬的護法，又胆敢欺近杜子南的窗前去竊聽，不難想見，必然具有不平凡的身手，照方才的情形忖測，那姓呂的是一招畢命的，如果說他接不下一隻狒狒的一招，那的確是一件令人難以相信的事。

花夢痕笑道：「不信，你何妨自己試試看。」

毛子和冷笑道：「我會試的……」

話聲未落，人巳以身劍合一之勢，向那金毛狒狒身前疾射而來——

只聽那金毛狒狒發出一聲低吼，同時，也傳出花夢痕的嬌喝道：「阿金，別殺他！」

眞是說時遲，那時快，這一人一獸，巳龍騰虎躍地纏鬥在一起。

傳說中的金毛狒狒，是異種神獸，力大無窮，能搏虎豹，皮堅肉厚，刀劍難傷，只是性情兇悍，難以馴服，但一馴服之後，却絕對忠心於牠的主人，至死不渝。

凭窗靜立，作壁上觀的杜子南，這下子可眞算開了眼界了。

因爲，目前這隻金毛狒狒，不但證實傳言不虛，居然還懂得武功招式，而且，其招式之奇詭與身法之玄妙快速，都具有一流高手的風範。

雙方交手不到十招，毛子和巳挨了四掌，儘管牠也挨了三劍，却是無關痛癢，而毛子和挨的四掌，却是掌掌痛澈心脾，不難想見，這還是牠手下留了情，因爲，交手之前花夢痕曾說過「別殺他」的話，否則，毛子和早巳凶多吉少了。

就當杜子南看得出神之間，車家俊却巳悄然欺近他身前，並沉聲說道：「杜公子，咱們是奉命暗中保護你的，快快跟我走……」

話沒說完，却忽然痛呼出聲，杜子南但見眼前白影一閃，那隻本來蹲在花夢痕肩頭的純白狸貓，巳到了他身旁的窗檻上。而車家俊的俊臉上，却巳現出被抓傷的三道血痕。

那白狸貓雖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給了車家俊一個下馬威，但牠對杜子南却表現得至爲溫馴。不但將牠的頭部在他的手臂上輕輕地挨擦着，並像撒嬌似地低聲叫了一聲：「咪嗚」。

現在，杜子南算是看清楚了，這白狸貓通體雪白，只有額頭正中有一個金色的「王」字，正是傳說中難得一見，也極難馴服的虎狸。

花夢痕對她的虎狸似乎有着無比堅強的信心，她一面注視着金狒與毛子和的游鬥，一面頭也不回地冷笑道：「車家俊，這只算是聊示薄懲，你要是再不識相，我叫牠挖掉你的狗眼。」

車家俊身爲劍廬雙俊中人，雖然比不上雙龍一鳳那麼響亮，在江湖上却也是响噹噹的角色，像目前這種窩囊的，教他怎能受得了，因此，只見他劍眉一揚地獰笑道：「少爺不相信一隻小畜牲能有多高的道行……」

也許是「小畜牲」三字激怒了虎狸，只見牠低吼一聲，陡地站了起來，全身白毛豎立，身子也似乎一下了暴長一倍以上，雙目中更放射着碧綠的冷芒，牠的威態，使得車家俊情不自禁地連退了三大步。

堂堂劍廬雙俊中人，竟然被一隻小畜牲的威態嚇得連退三大步，雖然是出於下意識的行動，却也使得車家俊因羞成怒地，「嗆」地一聲，亮出了長劍。

也就當他亮劍的瞬間，白影一閃，「叭」地一聲，他又挨了一鞭，不！不是鞭，是虎狸的尾巴。

這一「鞭」，是「抽」在車家俊的左頰上，雖然那不是眞鞭，虎狸也顯然是「鞭」下留了情，但那股火辣辣的滋味仍然不好受的。

車家俊一劍在手，自然會乘機反擊，他一劍揮出，剛好擊中虎狸的尾巴，不過，令人駭異的是：尾巴沒被斬斷，他的劍葉反而被尾巴纏上了。

那虎狸也眞够刁鑽，牠以尾巴纏住對方的劍葉之後，身子却趁着長劍回盪之勢，打蛇隨棒上地，一雙前爪抓上對方握着劍柄的右掌手背，如非是車家俊臨危不亂，立即用左手五指點向牠的雙睛，才使得牠「咪嗚」一聲，縱避開去，否則，他的長劍勢必被虎狸奪去。

虎狸雖然縱開了，但牠僅僅是前爪在地面一點，又立即撲了上來。

於是，劍廬雙俊和花夢痕的金狒和虎狸，同時展開一場別開生面的惡鬥。

劍廬雙俊雖然是年輕一代中少見的高手，但金狒和虎狸却是經過武林異人特別調教的通靈異獸，除了懂得武功招式之外，還具有不畏刀劍的異稟，因此，纏鬥過程中，劍廬雙俊不但沒佔到一絲便宜，而且還吃了不少苦頭。

同時，劍廬雙俊也心中明白，能維持目前這情況，還是由於花夢痕沒下令下殺手，否則，那後果可就更不堪設想了。

兩人兩獸，像走馬燈似地鬥得如火如茶。

花夢痕靜立着像一尊石像，由於她臉上被幃面紗巾遮住，沒法看到她是甚麼表情。

西門豹一臉冷肅，目注鬥場，默然不語。

杜子南也被目前這場別開生面的惡鬥吸引住全部注意力，使他暫時忘記了最近所遭遇到的一連串的橫逆，也忘記了目前這尷尬的處境，直到有一隻手掌搭上他左肩，才使他悚然一驚地回到現實中來。

不過，他回到現實中來也僅僅是一刹那的工夫，還來不及看清對方是何許人，巳失去了知覺。

當他甦醒過來時，發覺自己是躺在一張間陋的小木床上。

木床旁一張竹椅上，有人正含笑斜睨着他，使得他脫口苦笑道：「是你？」

「你」是誰呢？是八方客棧的店小二，五旬上下的年紀。一張滿月臉，兩道掃帚眉，酒糟鼻，雷公咀，長相頗爲滑稽，那微笑的神情，更予人以一種莫測高深之感。

他，向着杜子南擠了一下左眼，笑道：「是的，小的老牛……。」

杜子南苦笑如故地道：「想不到你老牛也是一位深藏不露的高人。」

老牛含笑說道：「以目前的情形來說，小的是要比杜子南公子高了那麼一丁點兒。」

杜子南挺身坐了起來，注目問道：「老牛，這是甚麼地方？」

「八方客棧的地下室。」

「你將我弄到這兒來，有何見教？」

「想帮助你脫離苦海。」

「帮我脫離苦海？好……下手吧！」

杜子南索性閉上了雙目。

「杜公子誤解了！」老牛意味深長地一，嘆道：「溫柔鄉是英雄塚，杜公子，難道你眞的甘心拜倒在花夢痕的石榴裙下麼？」

「依你之見呢？」

老牛道：「如果你杜公子能絕對相信我，聽我的安排，我敢保證，最多半年之後，你必然可以在江湖上爲所欲爲地快意恩仇。」

杜子南苦笑着一嘆道：「也許我該相信你，但最近這些日子的遭遇，使我對任何人都失去了信心。」

老牛笑了笑道：「反正目前你巳到了走投無路的地步，又何妨死馬當活馬醫？姑且相信我一次吧。」

「說得也是道理，」杜子南沉思着問道：「能否讓我先請教一些問題？」

「可以，凡是能够回答的問題，我一定詳細解答。」

「你爲甚麼要帮助我？」

「因爲，我也須要你的帮助，當然，那是指事成之後，至於詳情，暫時還不便說。」

「你的眞實姓名、來歷，可以告訴我嗎？」

「還不到時候，目前我可以告訴你的，我是這兒的小二，也是客棧的主人，但我的公開身份是店小二老牛，你也暫時叫我小二或老牛就是。」

「你……可眞够神秘。」

「我自己却只是覺得我很窩囊。」老牛第一次露出了苦笑。

杜子南沉思了一下，又注目問道：「老牛，外面情況如何？」

老牛含笑說道：「劍廬的人被花夢痕的兩隻異獸趕走了。」

「你對花夢痕的觀感如何？」

「很美，也很媚，是一個有十足女人味的女人，如果我年輕三十歲，我也會一心甘作脂粉奴……」

杜子南禁不住俊臉一紅，道：「老牛，我問的不是這些。」

老牛含笑反問道：「那你想問些甚麼呢？」

杜子南道：「我的意思是，關於她做人處事方面。」

老牛道：「她的爲人介於正邪之間，武功獨樹一幟，又有異獸爲助，今後，如果你能善加運用，不但是一個閨房膩友，也是事業上的一個好助手，不過……」

他忽然停頓下來，使得杜子南蹙眉訝問道：「不過怎樣？」

「醋味太重，恐怕跟白傲霜難以共處呢。」

「何以見得？」

「因爲，她方才跟你說的都是眞話，只有有關白傲霜的那段話是假的。」

「是的，我也深信白傲霜不是會在暗中出賣我的那種人？」

老牛長嘆一聲道：「白傲霜可說是用心良苦，將來不論情況如何演變，你可千萬不能辜負她。」

杜子南點點頭，注目問道：「你，對劍廬的事，好像很淸楚？」

老牛又苦笑了一下道：「是的，至少，我比花夢痕要清楚得多。」

杜子南沉思着問道：「你打算如何帮助我，是否該說明一下了？」

老牛笑道：「不忙，我想，你也該有點餓了，我去弄點吃的來。」

「花夢痕會不會找到這兒來？」

「巳到了咀邊的肥肉，她當然不會甘心丟掉，不過，請儘管放心，她找不到這兒來的……」

話鋒略爲一頓，又笑了笑道：「不過，由於花夢痕和劍廬的人都必須得到你才甘心，所以，目前你除了呆在這兒之外，可說是寸步難行。」

杜子南道：「呆在這兒，如何能帮助我？」

老牛道：「由我去將那位可以帮助你的人請到這兒來，詳情也到時候再談，我想，最多三五天，他就可以趕來，在這三五天之內，我除了給你送飲食之外，可沒法陪你，因爲，我是伺候客人的小二，明白嗎？」

「我明白！」

「那就好，請安心等待，我走了！」

× × ×

自從杜子南在八方客棧中「神秘失踪」之後，劉家集居然顯得出奇的平靜。

劉家集距離劍廬不過十里，也是南來北往的交通要衝，按說，像杜子南這樣的人物神秘失踪之後，必然會出動大批人馬加以搜索，尤其是當他們的高手在花夢痕的兩隻異獸之下弄得灰頭土臉之後，也決不可能就那麼輕易地放過花夢痕。

但事實上，劉家集跟平常一樣的平靜，而花夢痕依然住在八方客棧中。

這，究竟是甚麼原因？

是老牛故意誇大其詞？

是劍廬的人給花夢痕的雌威鎮懾住？是已察覺出花夢痕就是他們的大小姐，還是劍廬本身臨時發生了某種更重大的事故？或者是目前的平靜是表面的……

這些，沒人能夠解答，只好讓以後的事實來證明。

× × ×

又是一天的黃昏——也就是杜子南「神秘失踪」後的第二天的黃昏。

在房間中呆了一整天的花夢痕，緩步進入八方客棧的餐廳（那時候的客棧大都是附設餐廳的）。她，還是一身青色的衫裙，臉上也還是戴着一幅紗巾，一進門就向小二老牛吩咐着：「一客小籠包，一碗酸辣湯。」

老牛堆着一臉職業性的笑容，連聲恭應着：「是是……馬上就來。」

門口緊接着傳來一個沙啞而蒼勁的話聲道：「我也是照樣，外加上房一間。」

那是一位頗爲奇特的黃衫老人，身裁高大，鬚髮斑白，滿面紅光，這副長相，應該算是很威猛，可惜的是，他的右目深陷，只剩下一個眼眶，左腿却似乎短了一截，走將起來一拐一拐的。

斯人也而有斯疾，說來可實在太遺憾了。

老牛一見此人，却禁不住目光一亮，道：「是是……老爺子請這邊坐。」

他一面殷勤地以衣袖揩拭着座位，一面以只有他們兩人能聽得到的語聲說道：

「老爺子來得正好……」

話已說出，才想到不遠處的一副座位上還有一個花夢痕，爲了避免引起花夢痕的懷疑，又立即加以補充道：「小店剛好還有一間上房沒租出去。」

這，對老牛來說，他自以爲即使花夢痕聽到了他的「悄悄話」，也已毋關緊要，因爲，「老爺子來得正好，小店剛好還有一間上房沒租出去。」這不是已經遮掩得天衣無縫了嗎？

但花夢痕是有心人，她對老牛好像早已有了疑問，目前老牛所表現的一切，根本沒逃過她的耳目，因此，老牛這一「畫蛇添足」式的補充說明，在花夢痕的感受中，那是欲蓋彌彰，越描越黑。

也因爲如此，當晚餐過後，老牛給花夢痕房間送過茶水，準備退出時，花夢痕忽然嬌聲說道：「老牛回來！」

一隻右脚本已跨出門檻的老牛，連忙退了回來，笑問道：「夫人有何吩咐？」

「關上房門！」她的語氣，是命令式的。

「是。」他輕輕關好房門。

「坐下。」

「多謝夫人賜座。」

花夢痕等他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之後，才緩步走近他身邊，一手搭上他的肩頭，一手却在他的頭頂上輕輕摩挲着，並低聲嬌笑道：「老牛，你够沉着。」

老牛咧咀傻笑：「夫人過獎！」

「你明白，我現在控制着你頭頂的『百匯穴』，我只要一吐掌力，你就完蛋大吉！」

「我知道。」他依然傻笑。

「你不怕死？」

「誰說的？夫人，螻蟻尚且貪生呢！我……」

「那麼，抬起頭來，你的眼睛看着我的眼睛。」她挪動嬌軀，站在他的正對面，也卸下了臉上的幃面紗巾。

老牛奉命唯謹，注視着她的眼睛，傻笑道：「夫人，您好美！」

「廢話，」花夢痕語氣一沉，道：「好好地老實回答我的問題，我可以饒你一死。」

「是！」

「杜子南是你救走的？」

這問題來得很意外，但老牛表現得出奇的鎮靜，他的答話也必然使對方深感意外：「不錯。」

果然，花夢痕楞了一下，才注目問道：「你是誰？爲甚麼要救杜子南？還有，方才那個老殘廢……」

老牛臉色一變，連忙「噓」斷她的話道：「夫人說話請檢點一些，那位老爺子，當代武林中，可沒人惹得起他。」

花夢痕冷笑道：「哼！你知道我的來歷嗎？」

「我知道，妳是百獸天尊的掌珠，也是劍廬的大小姐。」

「不簡單，你知道得可眞不少。」

「多謝夫人誇獎。」

「既然知道我的來歷，你也該明白，當代武林中，我沒有不敢惹的人物。」

老牛苦笑道：「好，就算是吧，妳一下問出三個問題，我却只有一張咀呀！」

花夢痕逕自在床沿上坐了下來，才注目說道：「你可以一個一個的回答。」

「好，我現在優先回答最後一個問題，也就是有關方才那位老爺子的問題。」

老牛沉思着接了下去，「約莫是半甲子之前，武林中出了個大大有名的怪客，自號『四全浿客』，意思就是酒色財氣，四大俱全，夫人是否也曾聽說過。」

花夢痕點點頭道：「聽說過，據說此人心黑手辣，積案如山，官府與武林中都沒人能治他，最後，由八大門派的掌門人聯手圍剿，才在洞庭湖濱將他殺掉。」

「不錯，妳說的都是實情，不過，他老人家現在還活得很硬朗。」

「怎麼……難道方才那黃衫老人就是『四全浿客』？」

「是的，所以，我說妳惹不起他老人家。」

「這……那麼，當年是誰由八大門派的掌門人手中救了他呢？」

老牛含笑反問道：「這，妳何妨猜猜看！」

花夢痕道：「想由八大門派掌門人手中救人，必須道德聲望、武功身手，都能鎮壓住八位掌門人才行，當代武林中，除了前任武林盟主楊柳兒的五叔大覺大師之外，我還想不出第二個人來？」

老牛點點頭道：「不錯，就是這位如今已成半仙之體的大覺大師。」

花夢痕道：「當時，大覺大師爲甚麼要救他？」

「出家人慈悲爲懷，既然碰上了，怎能見死不救？」老牛苦笑了一下道：「不過，當年大覺大師救人是有條件的，那就是對天立誓，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並須隨同大師面壁潛修，而且，有生之年，必

須建立一百件大功德，以贖前愆。」

花夢痕問道：「現在，他算是已經完全改過自新了？」

老牛點點頭答道：「是的，三十年前那場刦難，雖然使他失去了一隻右目，也斷了左腿的脚筋，却也使他大澈大悟，而且因禍得福，經過大覺大師的指點，和自己的潛修苦練，目前已身兼正邪兩派之長，如果他再要作惡的話，即使八大掌門人聯手也沒法治他了。」

花夢痕輕輕一嘆道：「那麼，他今天到這兒來，是——？」

老牛飛快地接口道：「是爲了杜公子，也是他老人家正在進行的一宗最大的功德！」

「杜子南跟他的功德有何關聯？」

「因爲，杜公子是一件活寶，他老人家，妳，劍廬，都要得到他才甘心，但劍廬的目的只想造就他成爲一個超級殺手，妳則只想獲得一個如意郎君，那都是暴殄天物，只有落在他老人家手中，才能發揮這件活寶的最大功用。」

「請說詳細一點。」

老牛神色一整道：「夫人，妳雖然也算是劍廬中人，但我敢斷定，劍廬正在進行的一個大陰謀，妳却被蒙在鼓中，所以，即使妳不找我談判，我也會設法跟妳打開天窗說亮話的。」

花夢痕俏臉一變，道：「你所說的陰謀，是有關哪一方面的？」

窗外忽然傳來四全浿客的蒼勁語聲道：「老牛，這消息暫時不可透露。」

「是，」老牛目注花夢痕苦笑道：「請原諒，我是奉命保密。」

「那你原本打算打開天窗說些甚麼亮話呢？」

「是有關杜公子方面的。」

「好吧！那你就先說有關杜子南的事吧！」

老牛沉思了一下，才注目問道：「夫人很喜歡杜公子？」

花夢痕坦然點頭道：「不錯。」

「也很嫉妬杜公子的舊情人白傲霜，是麼？」

「這也是很自然的事呀！」

「可是，杜公子的心目中，只有一個白傲霜，即使妳現在將他强行征服了，也沒法獲得他的心。」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事情既然不能兩全，我只好退而求次，能獲得他的人，也算是强差人意了。」

老牛笑道：「夫人眞是聰明一世，懵懂一時啊。」

花夢痕訝問道：「此話怎講？」

老牛含笑說道：「眼前就有一個既能獲得他的人，又能獲得他的心的好辦法，妳爲何沒想到呢？」

「這也算是當局者迷吧！」花夢痕苦笑道：「老牛，既然你有兩全的辦法，就別賣關子了，快點告訴我，我會由衷的感激你。」

老牛忽然神色一黯道：「感激大可不必，只要有一天當我老牛有所求於妳時，能够慨伸援手，我就很滿足了。」

「你……你會有所求於我？」

「怎麼？現在就害怕了？」

「不是的，我只是覺得你這個人好奇怪，也好神秘，對了，先告訴我，你究竟是誰？」

「很抱歉，目前我不能告訴妳。」

花夢痕美目深注着，半晌過後，才點點頭道：「好……我不逼你，我也承諾，只要你將來要求我的事不是傷天害理，在我的能力範圍之內，我一定全力以赴。」

老牛正容說道：「那我先謝了！」

花夢痕苦笑道：「不用先謝，還是先說你的錦囊妙計吧！」

「不是錦囊妙計，只是一個很笨、却很實用的法子，」老牛笑了笑道：「立即回到劍廬去，設法保全白傲霜。」

花夢痕楞了一下，才苦笑道：「老牛，你該想像得到，現在談保全白傲霜，已經太遲了。」

老牛「唔」了一聲說道：「我知道，白傲霜的貞操是早已沒法保全了，但妳可設法保全她的生命，甚至設法將她救出虎口。」

「你以爲將她救出之後，杜子南還會像以前一樣的愛她，也會由於我救了他的舊情人，會心生感激，而使我也能在他的心中佔有一席之地。」

「這應該是很自然的事，妳何妨多想想看。」

花夢痕沉思了一下，忽然一挫銀牙道：「不！要我去救一個情敵，換來一些由衷感激所生的愛情，太不值得了，我可不幹！」

「不幹，我不會勉强妳，但是，我不能不提醒妳，這是予人方便，自己也方便的好事。」老牛侃侃地說道：「夫人，妳我心中都明白，目前，只有妳是最方便營救白傲霜的人，放棄這個機會，妳會後悔不及……」

他，邊說邊站了起來道：「夫人不妨多多攷慮一下，我走了……」

「不！我現在就答應你。」

「這才是明智的抉擇！」

花夢痕苦笑了一下道：「我也算是作繭自縛，現在，我敬謹請教，以後，是我直接同你聯絡，還是——？」

老牛正容說道：「爲防萬一，妳不可直接同我聯絡，對了，妳是怎麼斷定，杜公子是我救走的？」

「理由很簡單，我雖一天沒出門，却能肯定杜子南仍然沒離開這劉家集……」

「這就令人費解了，妳既然一天沒出門，又怎會知道杜公子沒離開劉家集？」

花夢痕含笑反問道：「老牛，你是有心人，該注意到，我那兩隻通靈異獸，現在不在我身邊。」

老牛若有所憶地道：「哦！我明白了，妳還有一位身手不弱的助手在暗中照拂那兩頭異獸，也暗中供給妳的消息？」

「不錯。」

「那麼，妳斷定杜公子是我所救，又有何根據？」

「沒有任何根據，只是經我冷靜觀察，尤其是當我方才看到你跟四全浿客的情形之後，覺得你的嫌疑最大，所以才決定試試你，想不到却試個正着。」

「沒有別的原因？」

「沒有。」

老牛如釋重負地吁了一聲，才苦笑道：「還好，如果我這些破綻是落在劍廬的人眼中，那我就沒法在這兒呆下去了。」

花夢痕深深地盯了他一眼，道：「如果我要問你呆在這兒的目的……」

老牛截口歉笑道：「目前不行，時機成熟了，我自然會告訴妳的。」

「好了，現在請告訴我，以後咱們如何聯絡？」

「必要時，我會派人跟妳聯絡，至於聯絡時的暗語，待會我再告訴妳。」

「現在我可以見見杜公子嗎？」

「很抱歉，我必須向老爺子見示過後，才能答覆這問題。」

說到這裏，忽有所憶地，注目問道：「對了，妳回劍廬，有關昨宵的事，如何解釋？」

花夢痕嬌笑道：「放心，昨宵他們不可能察覺是我，即使有所懷疑，我也有辦法應付的。」

老牛輕輕一吁道：「好！這我就完全放心了……」

× × ×

密室中一燈如豆，杜子南似乎是剛剛行功調息完畢，徐徐睜開雙目。

坐在他身邊的四全浪客獨目中放射出柔和的光芒，凝注他笑問道：「原有的功力是否已完全恢復了？」

杜子南點點頭道：「是的。」

「那麼，對於我四全浪客申大元方才所說的一切，是否已完全相信？」

「我早已完全相信了。」

「也願意無條件接受我的安排？」

「是的。」

「接受我的安排，也就是接受一項最神聖、也最艱鉅的使命，你的一切，包括你的生命在內，已經不屬於你自己的了，明白嗎？」

「我明白。」

「還有，」申大元獨目深注，正容說道：「我的武功獨樹一幟，練功的方式也是別走蹊徑．尤其是我那由『兩儀罡煞』與『九轉百幻神功』所衍化而來的『混元神罡』，雖然可以速成，以你的資秉和武功底子來說，更可收事半功倍之效，但却必須熬過一百天子午煉魂的非人生活，你能忍受嗎？」

杜子南訝問道：「何謂子午煉魂？」

申大元道：「所謂子午煉魂，就是每天分別於子午二時，接受一個時辰的嚴寒酷暑的煎熬。」

杜子南含笑說道：「這沒問題，我可以忍受。」

申大元也含笑說道：「你別答應得太爽快，如果於練功半途因忍受不了而動搖意志，那是輕則走火入魔，終身殘廢，重則有生命危險的……」

說到這裏，他起身由放置一旁的行囊中取出一個以絨布層層密封着的小包，徐徐解開，裏面是一個約莫四寸見方的白玉匣，打開玉匣，一股透骨奇寒，立即充滿了這斗室之中，使得杜子南禁不住打了一個寒噤。須知杜子南已是年輕一代中數一數二的高手，目前，他也恢復了原有的功力，而那股奇寒居然能使他打一個寒噤，則那股奇寒的威力，也就不難想見了。

因此，他忍不住脫口問道：「申老前輩……」

申大元截口笑道：「不！別叫我老前輩，叫我一聲老爺子就行了。」

「是，老爺子。」

「你是想知道這玩藝的來歷？」

「是的。」

申大元重新蓋好玉匣，正容說道：「這是產自北天山絕頂萬載寒冰下的雪魂珠，現在，你已見識過它的寒威，如果由我以本身內功激發，它的寒威更會加強一倍以上。」

杜子南伸了一下舌頭，沒接腔。

申大元娓娓地說道：「以後的百日中，每天子時，你必須接受它一個時辰的煎熬。」

杜子南注目問道：「老爺子，那午時的酷暑，又如何練法？」

申大元道：「我那行囊中還有一粒產自地肺中的離火珠，作用跟這雪魂珠剛好相反，懂嗎？」

杜子南點點頭道：「我懂。」

申大元正容說道：「現在，你已大略地明白箇中利害，雖然我十分看重你的特殊資秉和武功底子，却也不希望你因熬不住非常的痛楚而出危險，所以，如果你覺得沒把握，現在退出還來得及。」

「不！」杜子南毅然地道：「我決定勉力以赴。」

申大元突伸左手握住他的右臂，搖撼着笑道：「好，好！我老人家預祝個一帆風順。……」

杜子南蹙眉笑嚷道：「老爺子手下留情，小可鷄肋難當虎腕啊！」

就當這一老一少相對啞然失笑之間，門後忽然發出一串急劇的鈴聲。申大元含笑而起道：「小子，咱們上去瞧瞧……」

× × ×

一高一矮兩個中年文士傲立一間上房門口，老牛却是怯生生地縮立一旁，也不知是由於天氣太冷，還是由於他表演逼眞，居然臉色煞白，還簌簌地抖個不停哩！

那高個子抬手指着上房的房門，打着生硬的藍青官話，向老牛沉聲問道：「這一間住的是甚麼人。」

老牛恭聲答道：「回大爺，是一位老爺子。」

那高個子道：「敎他開門。」

老牛哭喪着臉道：「大爺，小的不敢，這位老人家，年紀大，脾氣更大……」

他的話沒說完，已挨了一記火辣辣的耳光，揍得他一個踉蹌，「砰」地一聲撞在那間上房的房門上，那高個子並冷笑道：「不會比我的脾氣更壞吧！」

房門「呀」然而啓，申大元當門而立．獨目環掃，沉聲叱道：「甚麼人？半夜三更，擾人清夢。」

那高個子一雙精目在申大元的週身上下掃視着，一面冷笑道：「衣冠楚楚，根本就沒睡……」

申大元笑問道：「老夫睡不睡，與你何干？」

「半夜三更，還沒入睡，證明你沒作好事。」

「你們是官差？」

「不！咱們來自劍廬。」

「既然不是官差，即使老夫做壞事，你也管不着。」

那高個子冷笑一聲道：「少廢話，閃開！」

申大元笑意盎然地道：「啊唷！你要幹嗎？」

「找人。」

「找甚麼人？」

「四海游龍杜子南。」

「哦！你算是找對人了，杜公子就在這房間中，你先報上名來。」

那高個子臉色微變，停了一下，才沉聲說道：「劍廬護法崆峒門下魚仁，這是我二弟魚義。」

說着並向一旁的矮個子抬手一指。

申大元笑道：「哦！原來是崆峒掌敎的師弟，名震西北的魚氏雙雄，眞是見面更勝聞名。」

魚仁注目問道：「你是什麼人？」

「老夫是杜公子的老僕。」申大元一臉傻笑，頭也不回地問道：「公子，見不見客？」

杜子南已站在申大元的背後，很簡捷地答道：「不見。」

魚仁臉色一變道：「杜公子，在下兄弟是奉命肅駕，請莫敎在下爲難。」

杜子南笑道：「沒人敎你爲難，你可以據實回覆你們主子，就說我杜子南不領情。」

一直沉默着的魚義插口冷笑道：「老大，你的修養可眞好。」

魚仁方自苦笑了一下，申大元已搶先笑道：「賢昆仲不必爲難，老夫告訴你們一個最簡單的辦法，也許可以請得動杜公子。」

魚仁接口問道：「甚麼辦法？」

申大元抬手指着自己的鼻子笑道：「通過老夫這一關。」

魚仁臉色一沉，道：「你敢尋大爺開心！」

魚義更是一掌擊向申大元的前胸，並冷笑一聲：「找死！」

根本沒法看清楚申大元是如何化解對方的掌勢，但聽「砰」地一聲，出手揍人的魚義，已是直挺挺地跪在申大元面前。

崆峒派是僅次於少林武當的大門派，魚氏兄弟則是崆峒派中身手僅次於掌門人的高手，此刻，一出手就受制於一個糟老頭之手，而且，連對方使的是甚麼手法都沒看清楚，這情形，眞敎魚氏兄弟要多震驚有多震驚，要多難過有多難過。

尤其是魚義，如果他的身子能够活動，面前又有一個地洞的話，他一定毫不猶豫地一頭鑽了進來。

申大元連連搖手道：「不……不敢當，我老人家生日早過了，身上又沒帶紅包，你……你這不是敎我老人家難看嗎？」

這眞是得了便宜還賣乖，對一旁的魚仁來說，也眞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只見他鐵青着臉，精目中寒芒電射地怒叱道：「匹夫欺人太甚！」

怒叱聲中，寒芒一閃，一劍刺向申大元的左胸——

眞敎人洩氣，因爲魚仁這雷霆一擊的結果，還是跟乃弟魚義一樣，沒看清對方是怎樣出手，自己已直挺挺地跪在一旁。

更使他震驚與納悶的是：他那枝鋒利的青鋼長劍，就在這刹那之間短了一截。

此情此景，使得杜子南也禁不住星目中異采連閃，脫口笑道：「賢昆仲可眞是禮多人不怪呀……」

當然，此刻杜子南心中的興奮，也是很自然的事。

因爲，論名氣，魚氏雙雄決不低於他，如果雙方交手，他也沒把握能勝過對方，但在申大元手下，魚氏雙雄簡直成了土鷄瓦狗，不堪一擊，而申大元却是即將成全他更上一層樓的武林異人，試想：憧憬未來的光明遠景，怎不敎他因極端興奮的意氣風發呢！

申大元扭頭笑問道：「公子，看在他們這一番大禮恭迎的誠意上，是否該改變主意，跑一趟劍廬……」

魚義厲聲喝叱道：「匹夫，你殺了我吧！」

申大元拈鬚笑道：「賢昆仲請放心，我老人家已在佛前立誓，今生今世，不再犯殺戒。」

一頓話鋒，又正容說道：「所點穴道，半個時辰之後自解，寄語貴上，今後，別再找杜公子，咱們主僕惹不起他，逃總可以吧！」

魚仁強忍心中羞憤，注目問道：「憑你這身手，還用逃？」

申大元長嘆一聲道：「金太多富可敵國，手下高手如雲，憑咱們主僕這點能耐，相形之下，算得了甚麼，想活命，又怎能不逃。」

緊接着，扭頭向杜子南說道：「公子，咱們立即啓程……」

魚仁連忙接問道：「閣下能否報個萬兒？」

杜子南搶先冷笑道：「姓魚的，少費點心吧！」

× × ×

花夢痕又回到劍廬了。

儘管她一年當中難得在劍廬住上幾天，但劍廬中却有屬於她專用的靜樓，也有專門伺候她的丫頭使女和廚司。雖然她絕大多數的日子不在家，但靜樓中的上下，都一直保持着纖塵不染的狀態。

由伺候她的丫頭小蝶口中，她已知道，靳太達父子和二小姐都沒回來，目前負責主持劍廬的還是那位七姨冉雙城。而且冉雙城已着人傳話，馬上過來拜訪她。

她，剛剛沐浴更衣，冉雙城已緩步而入，未語先笑道：「喲！大小姐，好久不見，越來越漂亮啦！」

花夢痕一面肅容入座，一面嬌笑道：「七姨，這正是我要說的話，妳都搶先說過了，敎我說些甚麼好呢？」

冉雙城表現得很熟絡，她將座椅挪動，緊挨着對方，並握住她的手媚笑道：「咱們誰也別客氣，先說些悄悄話，怎麼樣呀？」

「好啊！我正好學習一下，悄悄話是怎麼說的？」

「別油嘴滑舌，先說正經的，再過兩天就過年了，歲尾年頭，這回總該多住幾天吧？」

「是的，只要沒人討厭，不趕我走，這回我一定會多住幾天，甚至幾個月。」

「那好極了！」冉雙城緊按着她的手，却白了她一眼道：「好好的幹嗎說話帶刺，妳是這兒的大小姐，誰敢討厭妳，更有誰敢趕走妳。」

花夢痕抿唇媚笑道：「那可很難說啊！俗語說得好：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

冉雙城截口笑道：「現在，妳已是自由身，也仍然是小姐的身份，七姨我敢拍胸脯保證，只要妳自己願意，即使住到妳找到新姑爺之後，仍然可以繼續住下去，沒人敢討厭妳，更沒人敢攆妳。」

「七姨眞是菩薩心腸，我先謝啦！」

「用得着說先謝嗎！」

「好！算我失言。」花夢痕神色一整道：「七姨，爹跟二妹三弟去哪兒了?」

冉雙城苦笑道：「誰知道呢！他們一個個都是神秘兮兮的。」

「他們幾時回來?」

「過年以前可能回不來了，不過，二月十五日是妳爹五秩晉二的華誕，我想，他們總該在二月十五日之前回來。」

花夢痕沉思了一下，才嬌笑道：「對了，小蝶說，三弟將白傲霜弄回來了?」

冉雙城道：「是的，但三公子好像沒福氣消受，才把人弄回來，被窩還沒睡熱就被老子叫走了，一直到現在，白傲霜還是空閨獨守。」

花夢痕嬌笑道：「這可不成了暴殄天物嗎?」

「有甚麼辦法呢！這種事情，妳我又沒法代勞。」

「待會，我想去拜訪一下這位名震江湖的大美人。」

「好啊！這幾天她一直是悶悶不樂，對誰也是愛理不理的，妳去跟她聊聊也好，也許你們有緣份，會很談得來。」

「那可不一定啊！妳忘了同性相斥的道理?」

冉雙城媚笑道：「妳我也是女人，不是很談得來嗎?夢痕，說眞個的，無論如何，妳要想法子讓她開朗一點，否則，天天發悶，悶得花容悴憔了，將來三公子還會認爲我虐待了他的新寵呢！」

花夢痕道：「好！不管成不成，待會我一定勉力以赴就是。」

冉雙城「唔」了一聲道：「這才是七姨我的乖女兒。」

花夢痕投給她一個嬌嗔的白眼，道：「七姨，妳這一聲『唔』眞妙極了，比貓叫還要妙。」

冉雙城一楞道：「貓叫?貓的叫聲有何妙處?」

花夢痕媚笑道：「七姨！春天的貓，叫起來不是格外引人遐思嗎……」

這回，冉雙城算是領會過來了，花夢痕將她的那一聲『唔』比作貓叫春。因此，她佯嗔地瞪了花夢痕一眼，並故作呵癢的姿態道：「丫頭，看我饒不饒妳。」

花夢痕連忙起身避了開去，並嬌笑道：「七姨，下次不敢了。」

「諒妳也不敢再有下次。」

「其實，是妳不該佔我的便宜，也不想想，妳才比我大幾天，怎會有偌大的女兒。」

冉雙城嬌笑道：「這不是年齡大小的問題，妳忘了我是妳的七姨。」

花夢痕飛快地接口道：「可是妳爲上不尊啊！」

冉雙城忍着笑意道：「好！我擺一副尊長的樣子給妳瞧瞧，花夢痕，乖乖地坐到我身邊來。」

「是！」花夢痕當眞的很乖地坐回原位。

「夢痕，說眞的，這幾天我好悶，也好苦惱，所以，妳適時趕回來，我眞太高興了。」

「是不是因爲爹不在家，才感到苦悶。」花夢痕一臉俏皮的媚笑。

「別吃七姨的豆腐。我現在問妳一個正經問題。」冉雙城神色一整道：「夢痕，據妳所知，當代武林中，擅長役使通靈異獸的，除了令尊之外，還有誰?」

花夢痕苦笑了一下道：「這問題，我沒法回答，因爲，我已經五年沒回家了，妳該知道，五年時間，在江湖上的變化是很大的。」

冉雙城沉思着沒接腔。

花夢痕可够沉着，也眞會表演，她明知對方這問題是針對她而來，却反而嬌笑着反問道：「對了，妳怎會突然冒出這麼個問題來?」

冉雙城苦笑了一下道：「妳已知道，現在的劍廬，是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由我在當家。」

花夢痕嬌笑道：「七姨，妳一向豪氣干雲，不讓鬚眉，怎會忽然這麼謙虛起來了?」

冉雙城苦笑如故地道：「我的姑奶奶，我在說正經事啊！」

不等對方接腔，又正容說道：「可是，我的運氣太壞，就在這節骨眼兒上，接連的出批漏。」

「這些批漏，跟妳方才提出的問題有關?」

「不錯。」

「好！請將詳情說明一下，也許我可以給妳拿點主意。」

當然，所謂詳情，她早已心中有數，但表面上却不能不這麼說。

——未完——



玄機妙算

機智子·文

小白詐死繼位

春秋時，齊襄公失德無所建樹，朝中政綱一片混亂，他的弟弟公子糾和小白怕禍亂發生逃走了，公子糾由管仲、召忽保護着逃亡魯國；小白由鮑叔保護逃到莒國。

不久，公孫無知殺了襄公，大夫高國又殺了公孫無知，早朝之時，所有大臣聚集討論立君的事情，沒有結果。高國先派人到莒國迎小白回國當君主；魯國一聽到公孫無知死了，也立刻派人將公子糾送回齊國想讓他當君主，並派管仲先領兵去莒國通齊國必經的途徑上，好阻擋小白回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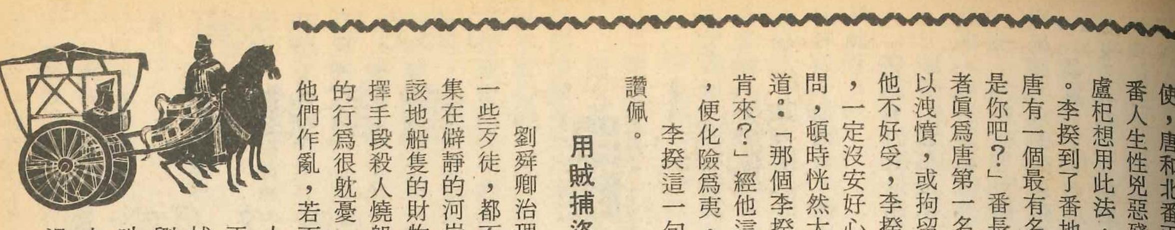
管仲進兵到齊、莒間的大道上，竟然碰上小白所帶的兵馬，短軍相接即發生交戰，管仲一箭射出，不偏不倚的射在小白的帶鉤，由於帶鉤堅硬，正好抵住了箭頭，並未傷到身體，小白心一動，覺得正可藉此愚弄管仲一番，而且對自己反而有利。於是身體往後一倒，假裝被射死了，管仲果然信以爲眞，派人飛馳到魯國報告這消息，魯國人以爲小白眞的死了，便慢慢的將公子糾送來齊國；誰知小白這時早已進入了齊，且已由高國立爲齊桓公，便派兵阻止公子糾等人馬入齊，大家爲了保命，只好犧牲公子糾；所以小白能即位乘政，完全是由於詐死而來。

李揆以眞答假

唐代宗時，有一名叫李揆的人，不但是才思敏捷，做官更是清廉公正，雖然曾經官居要職，正直的名聲遠近皆知，但是他是個不看重名利的人，且痛恨奸賊小人，所以辭官住在自己故鄉，生活十分恬淡安靜。

另有一盧杞的人，爲人奸險刻薄，向來就以陷害忠良和有德之人爲能事，等到他當了宰相，更是將李揆看成眼中釘，無時不希望李揆早點死去，以消心頭之怨，只是苦於無從下手。恰好這時朝中要派人去和北番會見定立盟約，盧杞就推薦李揆去爲會盟使，唐和北番兩國關係一向不好，且番人生性兇惡殘忍，行爲反覆無常，盧杞想用此法，假番人之手除去李揆。李揆到了番地，番長問他：「聽說唐有一個最有名的人叫李揆，那人就是你吧?」番長話中之意，是如果來者眞爲唐第一名人李揆，就要把他殺以洩憤，或拘留以爲人質，一定要使他不好受，李揆本來就想盧杞推薦我，一定沒安好心，這時聽到番長這一問，頓時恍然大悟，靈機一動，回答道：「那個李揆高居顯職，他怎麼會肯來?」經他這樣輕輕的順勢一回答，便化險爲夷，平安的回來了。

李揆這一句回答，贏得了多人的讚佩。



用賊捕盜

劉舜卿治理雍州的時候，當地的一些歹徒，都不願從事生產，經常聚集在僻靜的河岸附近，靠着刦奪路過該地船隻的財物爲生，爲奪取財貨不擇手段殺人燒船。劉舜卿對那些歹徒的行爲很躭憂，認爲嚴罰則可能逼迫他們作亂，若不處罰則那些的商路過人遊客生命很不保險。正在憂慮的當兒，部下捕獲了一個小偷過來，劉舜卿並不處罰他，而叫他拉出十幾個其他的小偷，通通不追究他們過去的罪行，給他們公家的飯吃，使他們改過自新，然後把僻靜的河岸劃分爲十個段落，每個段落派他們一人去駐守，專門負責掃蕩歹徒搶刦船隻並加逮捕的事，規定捕獲了一個小偷賞賜十金，捕獲一個強盜賞賜二十金，若捕獲前科累累的強盜頭目，除加給賞金之外，還論功授給捕役的官銜。劉舜卿採用了這個辦法之後，那些悔過自新的小偷幹得很起勁，當地的盜賊見勢不妙，紛紛地遠走他方。

崔巨倫詭報脫險

南北朝時，兵連禍結，小偷強盜，到處橫行，全國上下何時何地都不得安寧。

崔巨倫是北魏殷州名將，不料一天強賊來犯，倉促之下，城破被陷，崔巨倫沒法可想，不得已只好向南逃亡求援，以圖復興。

當崔巨倫趁夜色昏暗中逃亡時，在途中不幸又遇到盜賊。他迅速的衡量當時的情勢，知道自己如逃跑是必死無疑，於是假裝成賊黨，大聲叫道：「我是由城中奉命來搜索的！」那些賊人，知道殷州已破，但對於崔巨倫的話仍是不完全相信，一齊前來看看他是否持有搜索令，崔巨倫隨便拿了一張紙邁過去，當賊人持火要看時，崔巨倫突然十分快速的舉起劍將賊首殺了，其他的賊，心慌意亂，心想：「他既然由城中前來搜索的，人數一定很多，不如逃命要緊！」於是賊人皆相肩逃亡，崔巨倫也得以脫險，順利的南奔求援，達到目的地。

太史慈僞射突圍

漢獻帝時，北海太守孔融，聽說太史慈避難住在東海去了，便派人送了些禮品去慰問他在北海家中的母親，相當盡孝道。

不久，孔融被黃巾賊所圍困，情勢非常危急，恰巧遇着太史慈回到北海的家中，就從間道入圍城見孔融，孔融派太史慈去平原太守劉備處求救，但是這時候黃巾賊已將北海城圍攻得十分嚴密，極難破圍而出。

太史慈騎上馬後，拿着弓矢，率領兩騎兵相從，並且叫兩騎兵每人拿一箭靶，開城門出去，圍城賊兵看到有人出城外，正在驚奇萬分，却看到太史慈引馬到城下壕塹內，叫兩卒將箭靶安置停妥，做射擊練習，射完後就進城，次日又照樣出城到壕塹中練習射擊，一連幾日都是這樣，圍城外的一千多名黃巾賊，有時候起來有時候臥着，後來竟全不以此爲意，沒有人再起立，也無所防備了。太史慈這時候把馬餵飽了，整頓好鞍蹬，用力地鞭打着馬飛速突破重圍，等到城外的賊兵發覺這事情，馬上派人來追阻時，太史慈已遠去得無影無蹤了。

太史慈到了平原，引導劉備等衆人來援救，北海的圍攻始逐漸解除。

司馬洛傳奇故事

鐵黃蜂（二）

馮嘉·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一個曾是古如剛的園丁陳漢由高處跌死，古如剛不但親自去認屍，還爲他舉行隆重葬禮，不少各地黑社會頭子也紛紛前來參加葬禮，莫先生請司馬洛探查這一件罕有奇事。舉行葬禮那一天，司馬洛一路跟踪一輛汽車，至到山上，他反被車中槍手所制住，動彈不得……

跟踪探索　死裏逃生

司馬洛怎能夠爬出窗外逃走呢？當然司馬洛也是沒有絕對把握的，他祇是在等着機會。假如那個用拳頭的人站到他與拿槍的人中間，擋住槍彈的火綫，司馬洛祇要有這一個機會，他就可以夠時間跳出窗外去了。

目前，他祇是作着軟弱之狀。

那個打他的人過來把椅子從窗外拉回進來，司馬洛就跌了下去，伏在地上。

「怎麼樣？」那人問道：「你還沒有開始回答我的問題呢？」

「我——」司馬洛吶吶着，噴出一口血來：「不，不要——打，讓我——休息一下。」

那人在他的身邊蹲下來，獰笑着取出香烟和打火機來，點上了一根，司馬洛希望他走開一點，不然跳窗逃走的計劃，就不能夠實行。

司馬洛半閉着眼睛，顯得奄奄一息地。那人向他的臉上噴了一口香烟：「你這個人，雖然是詭計多端，看來却不大捱得起打，現在才是一個開始呢。假如你想活下去來，我勸你還是快點開口吧！」

司馬洛的咀唇張了一張，祇是噴出一個血泡而不是吐出聲音。

這並不是難事，牙床給打了一拳，他正在流牙血，血多的是。看上去，他就像是很可憐的了。

「朋友，」那人又說，「我看你還是不要裝蒜好了！」

「唏！」那邊那個拿槍的忽然叫起來，「是誰？」

他說着轉身，顯然他是聽到了一些什麼不對的聲音。

他跟着又轉身走出了房間門外。

司馬洛身邊那個人也退後兩步，扭轉頭去看。

在很短的時間之內，事情就發生得很快。他們聽到一陣輕機槍掃射的聲音，聽見那人尖叫起來。

他們看見那人的一隻手在門口邊的地上出現。那人是給射倒了，就倒在門邊，一隻手伸進來。

司馬洛的脊骨通過一陣冷到無可再冷的冷顫，馬上跳起身，剩下來的一個人馬上拔槍，却不能決定指向司馬洛還是指向房門口。

「向門口放兩槍，跟着我逃走！」司馬洛低聲叫道。

那人遲疑着。

司馬洛又說：「快一點！我們從窗口逃走，不然我們都活不下去了。」

那人終於決定接受司馬洛的提議，他向門口放了兩槍，司馬洛已經把椅子向窗口一甩，自己也跟着跳出去。椅子的重量使他飛出窗外飛得容易一點，不過落地的時候也是苦一點的，他雖然身手敏捷，也不容易完全避得那張椅子的碰撞，椅脚撞在他身上時眞是痛極了。

他教那人的辦法亦是一個很好的辦法，那人向門口放了兩槍，門外用輕機槍的人就不敢貿貿然衝進來，祇好先行用輕機槍向門口不停掃射，以便這人不能衝出去，亦是作爲一個警告的伏綫，以便遲一陣勸這個人投降。

這人這樣就有機會也跳出窗子了。

「媽的！」那人用槍抵着司馬洛的額，「假如這是你的把戲——」

「假如這是我的把戲，」司馬洛沒好氣地說，「你跳出來時我已經用椅子把你擊倒了。而且，你的槍又拿得太近了！現在快走！」

那人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也不能夠不暫時信任司馬洛了。起碼司馬洛不是拿輕機槍的人，而且司馬洛有機會把他擊倒而並沒有這樣做。

司馬洛帶着他逃到了一堆空木箱的後面，那人爲了逃得快起見，還帮着司馬洛抬着那張椅子。

那外面就是海邊了，常常會有貨艇靠近來起貨卸貨，但那是沒有準則的事情，

有時是甚少的，現在就祇有幾艘疏落的貨艇停泊在那裏的海邊。

司馬洛說：「你會游泳嗎？」

那人點點頭。

司馬洛說：「看來我們還是從水路逃走好一點了。游到那邊去上岸。」

「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現在是談話的時候嗎？」司馬洛說，「鎖匙拿出來，我不能夠帶着這張椅子下水的！」

「鎖匙——」那人一時不能夠回答，他在這一陣緊張之中，已經忘記了那鎖匙是放在什麼地方了。但司馬洛則是並未忘記的，由於這鎖匙對司馬洛有很大的重要性。

司馬洛說：「右手邊褲袋！」

那人探手進右手邊的褲袋之內，果然把那串鎖匙取出來了。他放鎖匙的時候是漫不經心的，由於他認爲在一段時間之內不需要把鎖住司馬洛的那隻小鎖打開來。現在，他就用這鎖匙把那隻小鎖開了，司馬洛總算與那張椅子脫離了關係了。

輕機槍的聲音仍然在那貨倉的窗內間歇地响着，那些進攻的人太愼重了，也許他們認爲他們手持輕機關槍是佔了絕對優勢的，用不着冒險，所以也不急急於衝入房內了。

「我們下水吧，」司馬洛說道，「快點！」

「但是那個朋友——」

就在這個時候，貨倉那邊傳來了「轟」一聲爆炸聲，那排擋着他們的木箱由於是空箱，也給炸力推倒，而塌在他們的身上了。他們要從箱堆內鑽出來。

「老天！」那人噁心地低叫着，看着他們剛剛逃出來的那個窗口正在冒出着白烟。

那是爆炸過後的白烟。他剛才是在担心他那個同伴的安全問題，現在他則是不需要担心了。他那個同伴是完定了，事實上假如他們不是從窗口逃出來，那他們是也會死掉的。似乎對方招降沒有反應，就向房中丟進一隻炸彈。假如人在房間裏，那是死定了。

那人說：「我們走吧！」

「等一等，」司馬洛說，「你知道那些是什麼人嗎？」

「我怎會知道？」那人說。

「但你一定很想知道的，」司馬洛說，「你的槍法怎樣？」他們很可能以爲我們已經死了，他們進入房間，找不到屍體的時候，就會從那窗口出來，你射倒一個，然後我們才逃走。有一具屍體留下來，我們以後也總有一些調查的根據。」

「這個我倒是可以辦得到的。」那人說。

他舉起槍，躲在木箱的後面，咬牙切齒地等着。司馬洛亦與他一起等着。

過了一會，他說：「你告訴我的，眞的不是謊話？」

「你究竟是不是眞的打了電話給她？」司馬洛問。

「當然了。」那人說。

「這眞是莫明其妙，」司馬洛說，「她是沒有理由不認識我的。世界上不會有那麼相像的人。」

「我也不知道究竟是誰在說謊！」那人說，「不過你看來眞的對我們並沒有惡意。」

「媽的，」司馬洛說，「我這個表達誠意的方式，幾乎使我連自己的性命都丟掉了，你們怎會這樣的？我們明明沒有受到跟踪，但是忽然之間，却會來了這樣一批不速之客？」

「是呀，」那人說，「我也是不明白。也許他們不是跟踪來的，他們是早知道這個地方！」

「你們也眞懂得保密，」司馬洛說，「你們既然把我帶到這個地方來，那麼這應該是一個很秘密的地方了，但是你却說對方很可能是早已知道有這個地方！」

「你不明白，我們是——」那人這樣講了半句，却沒有再講下去了。

「我知道你的大概意思，」司馬洛說，「你們已經很久沒有開過伙了。這種暴力的事情，你們已經很久沒有做過，看你的樣子，你其實也是一位高手，你不過就是疏於操練吧了！」

那人聳聳肩。司馬洛這一講，倒是講中了的。

他們靜下來，再等了一陣，還是看不見有什麼動靜。司馬洛說：「媽的，他們似乎不來了。」

「他們——也許不打算從那窗口出來。」那人說。

「這是眞的，」司馬洛說，「不然的話，現在就該已經把頭探出來了。」

「但他們還是可能從貨倉的旁邊繞過來，」那人說，「我們這裏佔着的是相當有利的地位。」

「人數却並不有利，」司馬洛說，「火力也不足够。我們祇有兩個人，一把槍，所以，我看我們還是三十六着，走爲上着了。」

那人顯得很不願意這樣做。司馬洛說：「別傻吧，假如他們從那邊的角落出現，你的槍射不到那麼遠，但是他們用輕機關槍可以射到我們這裏來，我們還有什麼機會？來吧，你不走，我就先走了！」

那人無法否認司馬洛所講的話的確是很有道理的，於是他也祇好跟着司馬洛下水了。那裏的海邊是堤岸式的，用石塊及水泥砌好，路面平坦，到了水邊就是成爲直角垂直地升下去。他們就扳着水邊那個角，讓身子垂下去，然後放手，墜入水中，這樣，他們並沒有經過很高的高度墜進水中，因此他們墜進水中時的聲音也沒有那麼响了。不是完全沒有聲音，而是沒有那麼响。他們現在就是祇求盡可能不吸引任何人的注意。

其中一艘貨船上的看守人聽到槍聲及爆炸聲而出來了。他們很可能是正在船上打牌之類的。現在天色已經開始暗下來了，他們的注意力很自然地被那正在冒着白烟的窗口所吸引，而並沒有注意到司馬洛這兩個人。

司馬洛和那兩個人已經約好了，首先就是盡可能潛在水底，中間祇冒上來吸過一口氣，潛過了一艘貨船的船底，從貨船的另一邊冒出來。這時，他們就稍爲放心一點了，起碼有那一艘船作擋箭牌，擋着對方那些槍手的視綫。

他們向海中心游出去。這也是必要的一步。首先就是盡量遠離岸邊，使對方看不到，雖然輕機槍的射程可以到達，但是看不到就不能瞄準，無法射擊了。

他們倒是相當順利的，不久就已經與岸邊距離很遠。他們望向岸邊，也望不清楚有些什麼人，岸邊的人望向海面，自然亦是更看不到什麼，海面總是較黑暗的。

司馬洛做一個手勢，與那個人一起向遠遠的岸邊游去。那邊已不是貨倉，而祇是一處多石的海邊。

他們登岸的時候，天已經完全黑下來了。並沒有人來追他們，看來亦不像會有人包抄過來包圍他們——沒有那種跡象，而他們所處的地位亦是差的，假如有人在岸上等他們，似乎他們會在水中看到的。

他們就坐在那裏，把濕衣服脫下來等晾乾。那些追他們的人既然還不來，顯然就是不來了。

他們苦笑相對着。司馬洛說：「你叫什麼名字？」

那人考慮了一下，回答道：「你叫我阿明好了。」

「唔，」司馬洛說，「還是不大能夠信任我是嗎？不肯把眞實姓名講出來！」

阿明聳聳肩：「我的朋友都是叫我阿明的。」

「很好，阿明，」司馬洛說，「現在，你大概肯帶我去見那位小姐了吧？」

阿明又遲疑起來，懷疑地看着司馬洛。這是另一種懷疑。他說：「你到現在還沒有告訴我，你爲什麼要跟着我們！」

「我要跟那位小姐談談吧了。」司馬洛說。

「她說不認識你，」阿明說，「而事實上你亦是連她的名字也講不出來的。」

「我知道她叫什麼名字，」司馬洛說，「不過我不知道她在這邊是不是也叫這名字，所以我也不便講出來了。」

「你究竟是什麼人？」阿明又問道。

「她知道的。」司馬洛說。

「但是她說不認識你。」阿明說。

「經過了剛才的事情，」司馬洛說，「我猜她的記性會進步一點了。她也許祇是忘記了。」

阿明考慮了好一陣，才說：「不如這樣吧，你告訴我你的地址，我回去再跟她講一講，假如她記起來了，我們就再跟你聯絡。」

「假如沒有了你的消息呢？」司馬洛問。

「那就是她不想跟你談了。」阿明說道。

「也好。」司馬洛說，「我是住在酒店的。」他講出了他所住的酒店名字，「你隨時可以打電話到那裏找我，不過我却勸你最好別亂打壞主意，假如派一個殺手到那裏去殺我之類，那是行不通的，最好不要自討苦吃！」

阿明搖搖頭：「這一點，我可以私人保證不會，你剛才等於是救了我一命了，你得到了一位朋友！」

「唔，」司馬洛說，「我看你這位朋友是有點苦衷的，你有些話不是不肯說，而是不敢說出來。」

「對了，」阿明說，「你要知道，我是受命於人，有許多事情不是由我做主的，我信任你，我祇能盡我的能力爲你講好話！」

「我也一樣，」司馬洛說，「所以我是明白的。很好，就照你的辦法好了。」

「我猜我們現在也沒有所謂誰跟踪誰的了，」阿明自嘲地苦笑着，「我們到公路上去各截一部車回家去吧。」

「假如有人肯停車載我們的話，」司馬洛說，「我們又不是女人，所以我提議我們還是去借一部車子好些。你先送我回酒店，然後你回你的家。」

「借一部車子？」那人看着司馬洛，似乎不大明白司馬洛是在講什麼。

「看看前頭路上有沒有車子可以借用的吧，」司馬洛說，「我們又不是賊，我們現在是需要一部車才去找一部車，所以祇能算是借吧了。而且，沒有人的車子也許比有人的車子安全，有人的車子，我們還知道車上的是什麼人。」

「很好。」阿明說。

他們帶着差不多乾了的衣服爬上去，到了接近公路的地方。司馬洛從未來過這附近，對這裏的地勢是不大清楚的，而阿明則既然有那座貨倉作爲基地，當然是等於一條地頭虫了，他對這附近的情形則是清楚得多，他領着司馬洛走了一段路，就到了一個有一些屋子的地方。

他們「借」到了一部車子。

阿明載着司馬洛回到市區，一如他們早些時候所協議的，他把司馬洛在酒店附近放下，然後開車走了。

司馬洛那一身衣服雖然到了此時已經乾了，但是也已經縐得不成樣子了，踏進酒店是令人側目的，不過他的確是這裏的住客，所以他當然是有權進門的。回到房間裏之後，他首先第一件事就是好好地洗了一個澡，換了一身衣服。

當他換好了衣服時，就有人敲門。他說：「進來吧！」

進來的是他所叫的晚餐，同時莫先生亦跟着進來了。

「來得眞合時，」司馬洛說，「假如你早來一點，你就可能找不到我了！」

莫先生在沙發上坐下，侍者把那頓晚餐放好，出去了，司馬洛開始進餐，莫先生說：「媽的，你究竟跑到什麼地方去了？你好像忘記脫衣服下海游了一個泳！」

這間酒店莫先生是有很耳目的，所以司馬洛才會住在這裏，也因此莫先生知道司馬洛回來的時候變成了一隻落湯鷄似的，也知道現在他來就可以找到司馬洛。

司馬洛聳聳肩：「我剛剛死裏逃生回來，你可以告訴我有什麼新發展嗎？」

「你究竟遭遇了什麼？」莫先生問。

「你有什麼可以告訴我的，你先告訴我，」司馬洛說道，「然後我再告訴你我的。」

莫先生深深吸入一口氣。他向來不喜歡司馬洛這種神神秘秘的作風，然而他又知道他是十分難以令司馬洛改變主意的，所以他祇好說：「看來他們已經開戰起來了。古如剛有一座貨倉裏出了命案，一個人死了。」

「輕機關槍？」司馬洛說，「還有炸彈爆炸過？」

「你知道你又要問我？」莫先生說。

「我當時在那裏，」司馬洛說，「我也差點沒命逃出來了。兇手抓到了嗎？」

「沒有。」莫先生搖搖頭。

「我不大明白，」司馬洛嚼着他的晚餐說道，「怎麼這裏的人可以隨時帶輕機槍到處跑去射人？」

「看情形好像是就地取材的，」莫先生說，「輕機槍棄在現場，假如不是屬於死者的，這種東西不會輕易棄下！」

司馬洛想一想，就知道莫先生講的可能正是事情的眞相了，由於他記起他自己給阿明逼上那部白車子的時候，就是給一挺輕機槍邀上去的。那位襲擊者顯然是並沒有携帶輕機槍而來，潛入了那貨倉之中，發現了輕機槍，便順手牽羊地取過來用了。

司馬洛說：「有什麼其他綫索留下來嗎？」

「沒有。」莫先生搖搖頭。

司馬洛搖搖頭：「奇怪。」

「你覺得奇怪，」莫先生講，「我覺得更奇怪了。」

「我遲一些再跟你商量這件事情吧。」司馬洛說。

「爲什麼？」莫先生質問道。

「假如我現在能夠告訴你，」司馬洛說，「我也用不着說遲一些才商量這件事情了。」

「遲到什麼時候？」莫先生問。

「我不知道，」司馬洛說，「你聽清楚，我並不是有什麼事情想瞞着你的——這一次不是。我現在正在等着一位朋友來找我，就是有關這件事情的，也許我們有機會談得清楚一點。我談清楚了之後再告訴你吧，目前，你把監視着酒店的人撤走，有什麼人來找我的話，你們監視着，人家可能就不敢來了。」

「你的意思是等人再來刺殺你，而你獨自一人應付嗎？」莫先生說，「這樣，你的個人英雄主義未免過份一點了吧？」

「我不是這個意思，」司馬洛煩惱地說，「不錯是可能有人來殺我的，但是我現在正在等着的是一位朋友。祇有我自己能夠分出來者是敵人還是朋友，所以你不能不放鬆一點，對嗎？」

莫先生嘆口氣：「你這個人，我實在拿你沒有辦法。好吧，反正這種把戲你已經玩過許多次，你都死不去，也許這一次你還是可以活一次的。」

「我的運氣你大可以不必爲我担心，」司馬洛說，「連我自己都不担心呢。」

「也許，」莫先生說，「我派費安娜來陪着你，這樣就更加可以進一步保障你的運氣了。」

「這個——呃——還是不必了。」司馬洛說着，顯得有點狼狽的。

莫先生狡猾地微笑起來：「貓兒居然會不吃腥？現在，我相信你正在等着的朋友可能會是一位小姐了。」

「可能是的。」司馬洛說。

莫先生站起來走掉了。

司馬洛不慌不忙地吃完了他那頓晚餐，躺在床上，讓神經鬆弛下來。

大約兩個鐘頭之後，已經是接近午夜了，床頭的電話就響起來。電話中樓下的掌櫃職員說：「司馬洛先生，有一位蘇小姐找你。」

「很好，」司馬洛說道，「請她上來吧！」

兩分鐘之後，有人敲門，司馬洛說：「進來吧！」

那位美麗的蘇小姐就推開門踏進來。

她很美麗，雖然還是穿着到殯儀館去那一套衣服，但是鼻子上架着的黑眼鏡已經除下來了。她有一雙很美麗的眼睛，大而黑白分明，睫毛長而鬈曲，幾乎像是假的，但又並不是假的東西。這是她最美麗的部份，假如看不到她的眼睛，那她的美麗是大打折扣了。

「請坐，丹妮，」司馬洛說，「眞想不到，我們的約會會在這裏實現！」

她就是丹妮，司馬洛拒絕了馬上飛去見莫先生，就是因爲與她有一個約會，但是在司馬洛推了莫先生之後，她又推了司馬洛，於是司馬洛又去見莫先生了。

丹妮在沙發上坐下來，司馬洛說：「要喝點什麼嗎？」

她聳了聳肩，道：「你知道我是不喝酒的。」

「你現在又認識我了。」司馬洛說。

她沒有說話，那雙大大的眼睛凝視着司馬洛，似乎在表示抱歉，也似乎是正在等他說下去。她有一雙很有趣的眼睛，表情很豐富，可以表達很多種感情。

司馬洛說：「我看，我們都有很多事情要解釋的。」

「對不起，」她說，「我是逼不得已才取消我們那個約會的。」

「現在我明白了，」司馬洛說，「你是爲了參加這一次葬禮而取消我們的約會。這個葬禮顯然對你是十分重要了。但是爲什麼呢？」

「你是跟踪我到此地來的嗎？」丹妮問。

「假如我們搶着問問題，」司馬洛說，「哪一個有空回答呢？所以還是讓我來先問，你回答我吧。到底，你否認認識我，差一點就使我送了命了。」

「有些問題，假如你不回答我，我是不能回答你的，」丹妮說，「假如我們要談，那就得交換了。」

「好吧，好吧，」司馬洛無可奈何地說，「既然這樣，那我先回答你的問題好了。不，我並不是跟踪你到這裏來的。」

「那你又怎會跟踪我離開殯儀館呢？」丹妮說。

「唏，」司馬洛說，「這是你所提出的第二個問題了，我所提出的問題却還不曾有甚麼下文呢！」

丹妮那雙大眼睛祇是看着他，他就覺得似乎難以抗拒了。他祇好說：「是這樣的，我正在監視着那些去送殯的人，我看見你出現了，我奇怪你爲什麼會出現在這樣一個地方，所以我就跟着你。我想先知道你是住在什麼地方，然後找你談談我們的約會。」

「爲什麼你會監視着殯儀館呢？」丹妮問。

司馬洛沒好氣地聳聳肩：「我不知道。假如我知道，我還會看着嗎？我們就是想知道爲什麼一個這樣普通的人物死了，

會有這許多重要人物來送殯。」

丹妮伸出舌頭舐了一下嘴唇。

「怎麼樣?」司馬洛道，「這個問題，你似乎還是不打算回答我。」

「我說不認識你，」丹妮說，「就是因爲不清楚你的企圖吧了。你們究竟有什麼企圖呢?」

「我已經對你講過了，」司馬洛說，「我們的企圖就是想把這件事情弄清楚吧了。這是一件離奇的事情，很能够惹起我的好奇心。」

「你們已經清楚了的又是什麼呢?」丹妮問，「你知道了一些什麼，以及還沒有知道一些什麼?」

「我們已經知道了的就是，這個死者是一個不知名的人物，他却由古如剛替他辦理喪事。本來這已經是相當可疑的一點了，由於古如剛是一個忙人，他捐一筆錢出來辦這件事，那並不出奇，但是他却花這許多寶貴的時間，而這個死者不過是他以前的園丁吧了。跟着，又有這樣多的重要人物前來瞻仰遺容，這也是很奇怪的。他們不會是爲了給古如剛面子而這樣做，而古如剛亦不會單單是爲一個以前是自己的園丁的人而要許多人給這面子。所以，我們認爲這件事情的內中是頗有古怪。」

「還有呢?」丹妮問。

「這個死者雖然沒有什麼紀錄，」司馬洛說，「但是他却顯然不是一個等閒人物。他爬上了大廈的正面，那麼高的地方掉下來。他用的並不是普通人能使用的工具，假如他不是用慣了的話，根本就沒有胆量應用。而以他這年紀還能爬到這樣高，更加證明他不是等閒人物了。然而他却掉下來了。」

司馬洛說到這裏故意停頓一下，觀察着丹妮的反應。丹妮正在全神貫注地凝視着他。司馬洛相信他猜得到她的腦中正在想着一些什麼。他說下去：「不過這不關他自己的事，他是被謀殺的!」

他又觀察一下丹妮，丹妮並沒有因爲聽到他這句話而表示詫異，顯然她也是知道謀殺的事情了。他又說下去：「他的爬牆吸盤是給子彈射穿的，不然他就不會掉下來了。目前最使人感到困惑的問題就是他是什麼人，爲什麼他要爬在那大廈的正面?除非他是想爬上天台，好像爬山家那樣要征服一個高峯，否則他是沒有什麼理由要爬在大廈的正面的，假如他要進去，也應該是爬在後面。此外，還有的問題就是爲什麼有人謀殺他，以及古如剛爲什麼又要出面爲他辦理後事。這些問題我不相信古如剛會給我們滿意的回答。」

「此外還有的問題就是，」丹妮說，「是不是古如剛把他殺死的。」

「我們相信這個可能性不高了，」司馬洛說，「假如古如剛不出面的話，這個人就還是一個沒有身份的人，沒有什麼綫索把他牽到古如剛身上去的。因此我私人最感興趣的問題就是，爲什麼你也會出現在殯儀館，爲什麼死者對你是那麼重要。這個問題你應該能够回答的，不然你也不會走了。」

「你們不是正在計劃對付古如剛吧?」丹妮問。

「基本上來說，我們不準備對付他，」司馬洛說，「因爲他算是已經改邪歸正的人物了。但是，假如他是正在計劃着什麼大陰謀的話，情形又不同了，所以，我在這一點上是不能保證什麼的。」

「他並不是正在計劃着什麼陰謀，」丹妮說，「我們都是被逼的。」

「既然是這樣，」司馬洛說，「那你就沒有什麼需要担心的了。不過，你說你們?你的口氣，就像你們是屬於一個什麼團體似的。」

「差不多是這樣。」丹妮說。

「什麼團體?」司馬洛說，「我們祇知道這些來送殯的人大部份都是以前與古如剛有來往的，但我們並不知道他們是一個什麼組織或者團體。而且，我亦不知道你與古如剛有什麼來往。你的年紀跟他相差那樣遠。」

「我跟他沒有什麼來往，」丹妮說，「我來是爲了我的先父。他跟他們——有很密切的關係。」

「你們是什麼關係呢?」司馬洛問。

丹妮沉默下來，好一會才說：「你忘記了你跟我是怎樣認識的嗎?」

司馬洛的腦中就像有電光一閃，他忽然記起了。他是爲一位朋友調查一件離奇的珠寶失竊案而結識丹妮的。那是一件很有趣的失竊案，一批珠寶收藏在一座相當精密的保險箱裏，周末周日假期過後打開保險箱，就不見了。由於這批珠寶並未購買保險，所以那位朋友要請司馬洛調查一下。起先，司馬洛認爲丹妮的嫌疑相當大，因爲丹妮是最後一個曾經看過那批珠寶的人。她的職業是珠寶經紀，她要替一個客戶買一批珠寶，不過價錢並沒有談妥，沒有成交，之後珠寶就失踪了。

對於那件事情，丹妮雖然沒有否認與她有關，也暗示了與她並沒有關係。她沒有否認，祇是因爲司馬洛並沒有指控她而已。她也對司馬洛暗示了，她既然是幹珠寶這一行的，她也有辦法調查這件事情，假如物主肯付出一筆費用，珠寶是可以物歸原主的。司馬洛與物主商量過之後，物主答應付出那筆費用，珠寶就給送回來了。這種辦法，保險公司也是常常使用的。這可以算是一種庭外的和解辦法。而這之後，丹妮再跟物主議了一下價錢，物主把價錢減低一點，結果就成交了。司馬洛也不能不承認丹妮所出的價錢其實是很合理的，而那個珠寶商是價錢開得太高一點了。這個發展似乎證明了丹妮不會是偷珠寶的人，而司馬洛則因此而對丹妮加深了興趣。丹妮是一個謎一樣的女人，美麗而又似乎有相當危險性。

丹妮也是對司馬洛頗感興趣的，他們的感情發展得相當好，直至那天晚上，丹妮忽然推却了司馬洛的約會。

司馬洛說：「難道你是說，那件珠寶案是你幹的嗎?」

「我可以幹，」丹妮說，「但是我沒有幹，我不幹這些的，我的工作祇是代客鑑別珠寶，這已經能使我生活得相當好了，爲什麼我還要去偷呢?」

「但是你與偷的人却似乎有頗密切的聯絡，」司馬洛說，「我知道我們已經講好過不再提那件事情的了，但是現在情形是不同的。」

「當然了，」丹妮說，「事實上還是我自己先提起來的呀!」

司馬洛一攤兩手：「那麼，你說下去吧。」

「那個偷珠寶的人我認識，」丹妮說，「這是事實，我跟他講了一聲，他便把珠寶歸還了。」

「你的面子倒是眞大的。」司馬洛說道。

「他做了這件案子影响了我，」丹妮說，「他使我受到了嫌疑。我對他作這個要求並不是不合理的。」

「你的面子還是很大。」司馬洛說。

「那是先父的面子，」丹妮說，「他就是幹這個的。我也受過這種訓練，但是我認爲幹這個已經跟不上時代了。非法的偷，收入比不上合法的偷和搶。用不着我舉例你也知道，有多少人是用合法的手段偷到和搶到天文數字的財富!」

「這倒是眞的。」司馬洛說。

「現在你明白了。」丹妮說。

「明白一部份吧了，」司馬洛說，「我還是不明白爲什麼你要到這裏來參加這個葬禮，而古如剛爲什麼又要出面辦這件喪事。」

「我們全部都是飛賊世家，」丹妮說，「包括古如剛在內。」

「這一點……」司馬洛說，「我們倒是不知道的。紀錄上完全沒有。」

「你們的紀錄上也沒有提到死者是什麼人。」丹妮說。

「紀錄上沒有提到，」司馬洛說，「不過，憑事後的跡象我們則已經猜出來了。死者也是一個飛賊。」

「他不是一個普通的飛賊，」丹妮說，「他是我們之中最高輩份的一個。他是鐵黃蜂。」

司馬洛呆呆地看着她：「這個稱號，我也沒有聽過。」

「你不應該聽過，」丹妮說，「我們這一個支派是在兩百年前就存在的，一直到現在——」

「聽起來很像是武俠小說。」司馬洛說。

「也可以算是武俠小說，」丹妮說，「前半部是的。那個時代，不就等於是武俠小說中的時代嗎?不過到現在，他們都已紛紛改行了。我們的第一誡條就是不讓人家發現，到這個時代，這一點實在不容易做到，所以我們不能够不另圖別業了。我相信到了我們的下一代，這個支派就不會存在了，我們不會再把這種本領敎給我們下一代，而且敎給他們也沒有用處。」

「怪不得了，」司馬洛說，「這是一位掌門人，所以這許多後輩在他死了之後都要來表示最後的敬意了。」

「是的。」丹妮說。

「但這還是解釋不了爲什麼他會給殺掉，」司馬洛說，「他當然是已經歸隱了的，他不會還是在幹着那種工作吧。」

「已經很多年了。」丹妮說。

「那他爲什麼會給殺掉呢?」司馬洛問。

「假如我們知道，」丹妮說，「今天下午的事情就不會發生了。」

「你懷疑我是與他的死有關?」司馬洛不平地問。

「我要知道你是什麼來意。」丹妮說，「我祇是想知道清楚。」

「難道讓我自己見到你我不會跟你講清楚嗎?」司馬洛氣結地說道。

「我對你相當有信心的，」丹妮說，「但是祇是我認識你，其他的人對你並不那麼有信心。這是他們的提議的方法。」

「唔，」司馬洛點點頭，「這倒是眞的。」

丹妮說：「現在，經過了貨倉的那件事情，你救了阿明的性命，我們當然是對你有信心了。」

「所以你就來告訴我一切了。」司馬洛說。

「不是一切，」丹妮說，「我祇是來告訴你，你現在的處境。對方一直都沒有動手，然而你給帶到那貨倉之後，他們就來動手了。他們的目的是不難猜出來的。他們是要把你也拖進來。假如你和阿明也在那裏給他們殺掉了，那他們很可能祇會留下你的屍體。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唔，」司馬洛點點頭，「這是借屍嫁禍，借刀殺人。我是跟踪你的，結果却死在古明剛的貨倉裏，於是殺人的就是古如剛了。」

「對了，」妮丹說，「那個時候，你們本來不是打算對付我們的，也會對付我們了。」

「那麼顯然他們也是正在密切注意着這件事情了，」司馬洛說，「他們監視着你們，還監視着我們監視你們。」

「是的。」丹妮說。

「但是，」司馬洛說，「你們的對方究竟又是一些什麼人呢?」

「這個不是我們討論的，」丹妮說，「我祇是來告訴你這一部份的眞相，讓你們不要麻煩我們。」

「我們不是要麻煩你們，」司馬洛沒好氣地說，「假如你們有困難，我們可以幫助你解決困難。」

「我們不要你們的帮助，」丹妮說，「我們有困難，我們自己解決。」

「老天!」司馬洛說，「這是一個什麼時代，還要講究這些原則，這是一個成者爲王，敗者爲寇的時代，你可以找到多少助力，你就用多少助力，祇要把事情做成功，就是這樣。」

丹妮眼中的神色也是很硬的。她說：「我知道這是一個怎樣的世界，所以我知道沒有人會無條件帮助別人的。我們自己可以做得到的事情，我們不希望還需要付出什麼代價叫別人代做。」

「這倒是眞的，」司馬洛說，「不過，我却可以保證條件和代價方面的事情。這位莫先生，他是我的朋友，而不是我的上司，他不能够指揮我，祇可以和我商量。我跟他商量起來是會比較容易的。你就算是我私人帮助你，難道你連我的帮忙也不願意接受嗎?你又說對我有信心。」

「我是對你有信心的，」丹妮說，「不過，你不是我們的一份子。」

司馬洛氣結地嘆息一聲。

他說：「你這個人的頭腦實在有點問題，什麼叫你們的一份子，我們的一份子?你這樣說，等於是要逼我決定不做你的

朋友，而做你的仇人了，因爲我跟這件事情也是已經牽上了不可分離的關係，他們企圖殺死我，用我來嫁禍，你也知道我這個人是不會就此干休的。不論你是否與我合作，我也是要追查下去的了。你不肯與我合作，那麼，我們就有很多機會成爲敵人。」

丹妮凝視着他，顯然大感爲難。

「除此之外，」司馬洛說，「我的朋友莫先生亦是不會因爲這個不成理由的理由而不管這件事情的。倒轉過來是你，你也是一樣做。但是假如你跟我合作，我就可以說服他給我們合理程度的放鬆！」

「你這是要脅我了。」丹妮說。

「我不是要脅你，」司馬洛說，「我祇是對你把這個道理講出來吧了。」

丹妮緊咬着下唇。司馬洛又說：「我的立場，你已經明白了，也許你需要向上級請示一下，方能作出決定？」

「不，」丹妮搖着頭，「我不需要向上級請示。這件事情——我是可以自己決定的。」

「你忽然之間又可以決定接受別人的幫助了？」司馬洛問道。

「我不能決定接受你的朋友莫先生的幫助。」丹妮說，「但是我可以決定接受你的幫助。」

「怎麼了？」司馬洛說，「你剛剛不是說，我不是屬於你們的一份子嗎？」

丹妮的眼睛看着他，眼光變得大爲軟化了。她簡直有點害羞似的。她說：「我跟你的情形是不同的。你是我的男朋友，這就使你有權管這件事了，因爲我的事也就是你的事。」

「我是你的男朋友？」司馬洛問。

「你本來已經是了，」丹妮說，「在我到這裏來之前，我們之間的感情不是發展得很好的嗎？」

「但是我們沒有機會發展下去。」司馬洛說。

「本來是會發展下去的，」丹妮說，「現在，祇要我不告訴人家，你也不告訴人家，就沒有什麼人會知道了。」

「但我們到底並不是。」司馬洛忽然有點生氣丹妮的忽然拋棄他了。這本來是一句目的在難倒丹妮的話。但是丹妮却沒有被他難倒。

丹妮對他作出一個嫵媚的微笑，對他說：「這個很容易的。假如你一定要造成事實，我今天晚上有很多時間的。我們可以證明給別人看，也可以證明給我們自己看。」

這却把司馬洛難倒了。他吶吶着說：「這個——呃——」

丹妮凝視着他，眼光一直不離開他的臉上而走過來，在他的旁邊坐下來，伸出一隻手指輕輕點着他的額，而這隻手指沿着他的額而下，經過他的鼻子和眼睛及咀唇，造成一種很富於挑逗性的感覺。她柔聲說：「我是一個善觀氣色的人，尤其是看男人。現在，我的善觀氣色的本領就告訴我，你另外有一個女人。」

「沒有？」司馬洛苦笑着說。

但是，丹妮果然是猜對了的，他的確是另外有一個女人，就是莫先生手下的那個女職員費安娜。雖然這一次，他與費安娜之間還沒有什麼過份的關係——這是因爲她服藥還沒有到達安全的時期，費安娜是很小心的，而這也難怪，她以前受過了一次很嚴重的教訓。一個女人受過了這種教訓，總是很難忘記的。但是費安娜是爲了他而服藥，雖然他並沒有碰過她，在良心上還是過意不去的。他不能夠就這樣丟下費安娜而與丹妮相好。這是不對的，他就是不應該這樣。這都是風流之誤了，當他走向費安娜挑逗的時候，他以爲他是巳經失去了丹妮，但是現在丹妮忽然又出現在他的生命中，他就眞的不知道如何是好了。不錯，丹妮是猜得對的，雖然不是完全對，也是對了一大部份。

丹妮也知道自己是猜得對的。她把臉也貼到司馬洛的臉上，咀巴裏呵出一股很好聞的香氣，低聲說：「你怎麼了，不好意思講出來嗎？」

「我們……我們現在並不是正在討論那種事情。」司馬洛說道。

丹妮說：「那很好，我們討論正經事吧。你說，因爲你不是我們之中的一份子，所以你本來是想帮我的，現在也不能夠帮我了。」

「不，」司馬洛說，「這是——這是你講的。」

「但是，」丹妮說，「你也說還沒有造成事實，所以你不能夠帮我了。」

「這——這不是我的問題，」司馬洛說，「這件事情是你講的。我不過是——不過是這樣講講吧了，既然你也認爲是沒有問題的，那麼我亦不會認爲有什麼問題了。」

「這很好！」丹妮說，「既然如此，那我接受你的合作好了。」

「最好是這樣了。」司馬洛說，「現在，你可以告訴我剩下來的一半了。你先坐好如何？」因爲現在丹妮是正坐在他的腿上，臉又是貼得那麼近他的臉，這是一點也不能夠帮助他集中精神的。

丹妮說：「我們有很多時間講那件事情，但是現在，我最感興趣的却還是你那另一位女朋友。」

「我——我沒有另一位女朋友！」司馬洛大感煩惱。

「既然如此，」丹妮的手臂好像蛇似的緊纏着他，「那麼爲什麼你不證明一下呢？」

「我——」司馬洛吶吶着說，「老天，你怎麼了？我們這件正經事並不是一件開玩笑的事情，我們不應該趕快決定嗎？兩個人巳經死掉了。」

「我們是應該趕快的，」丹妮說，「不過又未致於需要趕得那麼急。我是一個醋味很重的女人，這一點你也許還沒有發覺，總而言之，我不肯讓別人霸佔了我的男人，這個男人本來是我的。」

她的手伸進了司馬洛的襯衣之內，在司馬洛的胸膛上撫摸着。司馬洛的呼吸急促起來了。

她也算是很懂得挑逗男人的，她此時是用了最有效的方法了。司馬洛則是大感尷尬，他是在想着費安娜。他並不是不想接受丹妮，而是不知道應該如何向費安娜解釋此事。

「怎麼樣？」丹妮問道，「原來你眞

是那麼討厭我的嗎？」她的手一面仍在他的胸膛上搓着。

就是因爲司馬洛與她還未曾達到過如此親近的地步，所以更加是特別具有吸引力了。司馬洛陷入了一陣矛盾交戰的狀態之中。

終於，他深深吸入一口氣，把丹妮的手推開，又用兩手緊執着她的手臂，輕輕地搖着她，說：「現在你聽我講吧，丹妮，我承認，我的確是有一位女朋友在這裏。她是一位老相識，雖然我並沒有答應她什麼，亦不需要有什麼責任，但是在人情上——我希望你能夠明白。」

丹妮就像給潑了冷水似的馬上離開了他的腿上，而坐在他的身邊，從手袋裏取出了一根香烟。司馬洛連忙劃火替她點上了。

他說道：「而且，我們還是正經事要緊。」

「這件事情上，」丹妮說，「我最不喜歡輸給人家。」

「沒有誰輸誰贏的，」司馬洛說，「我們大可以暫時不提這種事？兩個都沒有贏，兩個都沒有輸。當然，我是辛苦一點了。」

「我還是不喜歡給別的女人影响了我！」丹妮仍然固執地說。

「你這樣喜歡贏，你現在不是巳經贏了嗎？」司馬洛氣結地說道，「另一位小姐，本來是可以跟我——但是現在她也不能够得到了。假如不是你來了，她會得到的。而在這種情形之下，我認爲你們還可以成爲朋友。」

「我才不要跟她成爲朋友！」丹妮不屑地說。

「這有什麼關係呢？」司馬洛說。

「我沒有那許多時間，」丹妮說，「還要替你去周旋着另外一個女人。」

「她不是單單是另外一個女人而巳，」司馬洛說，「她是莫先生手下一個能幹的人員，你明白嗎？」

「她是嗎？」丹妮瞪着司馬洛。

「她是一個很好的女人，」司馬洛說，「你也是一個很好的女人，你們都是能幹而講道理的，你們一起合作，那就沒有理由會不能够合作了。」

丹妮向司馬洛的臉上噴了一口烟。

「我的提議，」司馬洛說，「你認爲怎麼樣了？」

「可以考慮一下的，」丹妮說，「假如我們是要合作的話，這個問題是可以商量一下的。」

「好了，」司馬洛說，「我的其他問題你也應該爲我解答了吧？譬如說，爲什麼有人要殺死鐵黃蜂？是誰殺死他呢？」

「我們不知道誰殺死他，」丹妮說，「但是，我們猜得到這是爲什麼？這是挑戰。」

「挑戰？」司馬洛奇怪地問，「向誰挑戰？」

「向我們這個支派挑戰。」丹妮說。

「又變成武俠小說了，」司馬洛指出，「贏了又有什麼好處呢？」

「我不知道，」丹妮搖搖頭，「目前我們祇是知道，有人就要向我們這個支派挑戰。他們所以才把我們最尊敬的人殺掉。鐵黃蜂是我們之中輩份最高的人，我也講過了的。」

「唔，」司馬洛說道，「你們的掌門人。」

「是的，」丹妮說，「可以這樣講。我爸爸也是稱他爲師叔的。我們認爲情形是這樣的，鐵黃蜂是給人威脅着捉到這座大厦，强逼他爬上去。也許一定要他爬上天台。當他爬到了一半的時候，他們就開槍。」

「這眞殘忍。」司馬洛說。

「另外還有面子問題呢，」丹妮說，「所以這一口氣我們是下不了的。我們一定要報仇！」

「那麼信你所講，」司馬洛說，「他們的目的就是要你們團結起來復仇了？但你們這樣做的話，對他們又有些什麼好處呢？」

「這一點我們還沒有猜出來！」丹妮說，「假如我們知道，我們也早就採取行動了。」

「你們似乎還忘記了一點，」司馬洛說，「連我們莫先生這個組織都不知道有鐵黃蜂這個人的存在，他死了，我們也查不出他是誰，但這些人却把他找出來，把他逼死，知道他的死會引起什麼作用。這些不會是普通人，有些什麼人會知道得這樣多的呢？」

「我們自己的人是最可能的了，」丹妮說，「我們並沒有忘記這一點，所以古如剛就要爲鐵黃蜂舉行這一次喪禮，讓所有自己人都來參加。他認爲也許那些下手做這件事情的人是不會出現的。」

「結果有人沒有出現的呢？」司馬洛問。

「現在還不知道，」丹妮說，「喪禮還沒有完成，還有些人是未曾到達的。」

「我看不出兇手爲什麼會不敢出現，」司馬洛說，「參加一個喪禮，有什麼困難呢？」

「我們是要在靈前起誓的，」丹妮說，「我們要起誓令這個兇手與及有關的人不得好死。你以爲一個兇手肯這樣自己咒自己嗎？」

「這一點就不能絕對肯定了，」司馬洛說，「既然他有胆量把掌門人逼死，那他也可能有胆量這樣咒一咒自己了。」

「對了，不能絕對肯定，」丹妮說，「就因爲我們都是非常迷信的，我們未必肯這樣自己咒自己的。」

「但是，」司馬洛說，「現在是一個科學化的時代，許多人巳經不再迷信這些了。」

「我是仍然迷信這些的，」丹妮說，「雖然你看我就像是一個很新派很科學化的人。」

司馬洛聳聳肩，低頭看着自己的手指：「那麼，在鐵黃蜂死了之後，又是誰成爲了掌門人呢？」

「古如剛。」丹妮說。

「成爲掌門人有什麼利益嗎？」司馬洛問。

「沒有。」丹妮搖搖頭，「我知道你是正在猜想什麼，但你猜得不對。」

「我不對的地方你指出來好了。」司馬洛說。

「首先，」丹妮說，「我們不是一個什麼會之類，也根本不必交會費的，祇是保持着聯絡而已，因此身爲掌門人，除了麻煩之外，根本沒有任何金錢上或名譽上的利益。其次，古如剛根本是早已經成爲了掌門人了，因爲鐵黃蜂早已不問世事，這些事情很久就已經由古如剛負責的了。假如是爲了爭取這個的話，可以說鐵黃蜂活着和死掉了都是沒有分別的。所以，爲什麼要去謀算鐵黃蜂呢？」

「我不知道，」司馬洛說，「總之，事情講清楚了，就好得多了。也許，我們現在應該再研究一下會不會是私仇問題。假如有人是爲了私仇而把鐵黃蜂殺掉了，這些人一定會害怕你們這許多人的報復，就有今天移禍到我身上的舉動。」

「也許吧，」丹妮說，「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們正在密切調查之中。」

「我認爲我們應該調查一下鐵黃蜂生前在他身邊有些什麼人，」司馬洛說，「這些人也許會知道得多一些——」

「等一等，」丹妮說道，「你用不着這樣落力，我們需要你的時候，我們自然會請你出馬的。你用不着自動請纓做些什麼。」

「這並不是我認爲滿意的條件。」司馬洛說。

「你滿意也好，不滿意也好，都是這樣的了，」丹妮說，「這件事情，我也是不能夠全權作主的。」

「爲什麼你不帶我去跟古如剛談一談呢？」司馬洛問，「既然這件事情是由他作主的，那我們就應該可以商量出不少合作的辦法來了。」

「我回去跟他講一講吧。」丹妮說。

「爲什麼不用這裏的電話跟他講一聲呢？」司馬洛問。

「這樣不行的，」丹妮說，「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不能夠就這樣通過電話講的。」

「你們倒是很有趣的，」司馬洛說，「眞的像武俠小說一樣了。不同輩份，連講話也不能就這樣用電話講，必須見到了面，打恭作揖嗎？」

「不要取笑我。」丹妮說。

司馬洛聳聳肩：「那你什麼時候回去講呢？」

「明天早上。」丹妮詭譎地看着他。

司馬洛苦笑：「你整個晚上不見人，難道他們不會記掛你嗎？」

「我最反感的就是你這種態度了，」丹妮說，「你總是恨不得快點把我趕走。是不是你的女朋友快來了？」

「沒有這樣的事情。」司馬洛連忙否認。

「無論如何，」丹妮說，「我都是不肯馬上就走的了。我得讓我們的人知道，我與你之間的關係是多麼親密，而且我仍然懷疑你的女朋友是會來的，我就希望她來的時候碰到我在這裏。」

「你講話眞矛盾，」司馬洛沒好氣地說，「我說叫她來的時候你又反對，現在你又希望她來了。」

「來的情形不同嘛，」丹妮說着，在床上一躺，「你叫她來，她心理上有準備！這樣撞來，心理上沒有準備！」她把一條腿子曲起來，裙子的一部份也沿着她的大腿向後滑下去，司馬洛可以看到那條白色的內褲。司馬洛連忙把眼睛移開，望着別處。

他說：「丹妮，還是讓我們來談些正經一點的事情好不好？妳這是在頑皮開玩笑。我剛才問你，假如你整個晚上不見人，他們不會記掛你嗎？」

「我已經對古如剛講過了我跟你是什麼關係了。」丹妮說。

「但我們並不是眞的——我的意思是，你當然不會告訴他們是爲了與我幽會而來的，」司馬洛說，「事實上你是到這裏來解釋我們之間的誤會的。難道你不需要向他報告你的成績嗎？也許順便講一講你跟我已經達成了協議，一起處理這事。」

「這是一個好主意，」丹妮說，「我報告過了之後，我更加可以安心留在這裏了。這裏的電話我可以用嗎？」

「最好是到樓下去用那隻納角子的公用電話機，」司馬洛說，「我不知道我這個電話會不會是已經成爲了偷聽的目標，但是樓下那公用電話則是肯定不會的。」

「很好，」丹妮說，「現在我就下去打電話，一會兒我再上來，我們就可以親親熱熱，好好地談談了。我希望你不會乘機避開我。」

「我怎麼捨得避開你呢？」司馬洛又嘆了一口氣。

丹妮抓起手袋出去了。但是不到兩分鐘，她又回來了。司馬洛說：「怎麼這樣快？」

「什麼快？」她問。

司馬洛看見祇是腿部，進來的是女人的腿子，現在他發覺聲綫似乎不大對，就連忙抬起頭來看看。

「費安娜！」他哽塞地叫道，「你——你到這裏來幹什麼？」

「看看你！」費安娜走過來捧着他的臉，「我剛剛聽到你回來了。你沒有什麼吧？我眞担心得要死！」

「是——是莫先生派你來的嗎？」司馬洛吶吶着問。

「我又不是機械人，」費安娜說，「難道每一件事情都要莫先生指揮我才能做的嗎？我聽說你失踪了，我是最有權關心的，我聽說你回來了，我也是最有權來看看你的。難道我沒有權暫時放下工作去看看我所關心的人？而且我又是剛剛休班。我們並不是常常都二十四小時不停地當班的，你知道。」

「我知道。」司馬洛笑着，「我——呃——」

費安娜不讓他有機會講話，已經用咀巴封住了他的咀巴，那是一個長而熱烈的吻，熱烈的主要是費安娜的那方面，司馬洛則是熱不起來的。

他必須趁還未太遲之前把當前的情形解釋清楚。

他又不能推拒得太過落力。

好不容易，他才把費安娜推開了。也可以說她是終於吻完了。她挨在他的懷中說：「究竟發生了什麼？莫先生又不肯對我們透露！」

「是莫先生差你來的嗎？」司馬洛又問。

（未完）

侠情中篇故事

高皐・文
子成・圖

雁南飛

（續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高竣被將軍府總管打得遍體鱗傷昏死在地，顏丹聞訊趕來相救，並把高、饒兩人帶出城外療傷，傷愈後，高、饒又上路直奔襄陽，半路見秦飛熊重傷倒地，急忙扶起爲他治傷，秦飛熊道出青鸞、漢英母子的遭遇，原來他們遇上陰山山主青鶯，並把青鸞制了穴道擄了過去，高漢英却被正反五行大陣所困，幸得少女班若蘭相助，才破了陣法，兩人一起去追尋青鸞，一晚趕至山區在山洞中歇息時偶遇獨目老者，獨目老者爲他們撮合婚事後，傳授「一陽指」給高漢英。

父子在朝野　矢志復漢邦

孫大娘啊了一聲道：「好小子，你的嘴倒是挺硬的，只可惜人贓俱獲，你再硬也是白費。」

班若蘭大喝一聲道：「大娘，妳怎麼可以這樣說？甚麼叫人贓俱獲？妳把我當作什麼了？」

班遠冷冷道：「若蘭，不得對大娘無禮，其實大娘的話雖是重了一點，但是並沒有離開事實！」

班若蘭面色一變道：「爹，連你也這麼說？難道你也信不過你的女兒？」

班遠道：「若蘭，爹信得過你，只是妳逃婚在先，又跟姓高的同行，事實擺在眼前，妳叫爹如何相信？」

班若蘭櫻唇一噘道：「女兒不願嫁給那個紈袴子弟，爹難道不爲女兒終身幸福着想？」

班遠一嘆道：「爹原是不同意的，但誰能拗得過妳的祖父？」

班若蘭道：「女兒可見到拗得過祖父的人了，如果不是高漢英百般解說，咱們黃山可能會遭到一場十分可怕的噩運！」

班遠面色一沉道：「妳在胡說些什麼？若蘭，咱們黃山立派百餘年，誰敢對咱們怎樣？」

班若蘭道：「不錯，咱們黃山立派百餘年，確曾爲武林各派所推重，但無可諱言的，咱們這些不肖的子孫，不僅不能發揚光大，連祖宗遺留的一陽指都無法練成，黃山沒落了，爹，這是誰的過錯？」

拍的一聲脆响，班遠給了班若蘭一記耳光。

班若蘭該打，因爲她是在指責她的祖父。

祇不過她說的是理，說的是實情，班遠雖是打了他的女兒，却抹不去他心頭的那片陰影。

孫飛聽出班若蘭話中有話，立即出言勸慰道：「不要生氣，師弟，有些話若蘭不該說，不過她總是一個孩子，若蘭，妳說，妳遇了到了誰？」

班若蘭道：「師叔祖石蒲。」

石蒲這兩個字像一記晴天霹靂，班遠及孫飛夫婦全都爲之心頭一震。

班遠在一呆之後，道：「若蘭，妳當眞見到了石師叔？」

班若蘭說道：「是的，女兒怎敢欺騙爹！」

班遠道：「在那兒遇到的？」

班若蘭道：「在太行山，那晚咱們錯過了宿處。」

接着她將在太行山遇到石蒲的經過，作了一番簡要的陳述。

班遠的面色開朗了，他爲黃山一派慶幸，也爲有高漢英這樣一個女婿爲榮。

於是他面色一肅道：「這是祖宗有靈，讓你們遇到了石師叔，走，咱們到鎮上再慢慢聊。」

班若蘭向高漢英瞥了一眼道：「爹，他……」

班遠道：「他怎麼樣？女婿不來拜丈人，難道要爹先去跟他打招呼？」

班若蘭大喜道：「漢英，你還等甚麼？還不快拜見爹！」

高漢英立即向班遠以大禮參拜，然後再參見孫飛夫婦，菊兒也奔過來參見姑爺，並向小姐道喜。

雲開日出，陰霾盡收，他們在無限歡樂中回到了鎮上的客棧。

孫飛吩咐店小二擺上一桌酒席，在觥籌交錯中他們在談笑着，歡敍着。

一般人常說「丈母見女婿，越看越歡喜。」其實做丈人的何嘗不是。

班遠就是這樣，他對高漢英這位乘龍快婿，打從心眼裏歡喜。

「漢英……」

「爹有什麼吩咐？」

「你是要去陰山救你娘？」

「是的。」

「兩天前你爹帶着一批人趕往陰山去了，你倒是不必着急。」

「啊，家父趕來了？」

「是的，他們過去已經兩天了。」

「可是陰山不啻龍潭虎穴，小婿還是放心不下！」

「這樣吧，咱們明天一早就上路，雖然比你爹遲了兩天，但我想不會躭誤什麼的。」

「爹說的是。」

× × ×

陰山向爲我國西北之屏藩，起於河套，綿亙綏熱察三省，山勢蒼莽，雄偉天成，唐人詩「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渡陰山。」指的就是這裏。

這天晌午剛過，一隊人馬趕到陰山南麓，領頭的是高竣，後面的饒靈珠，金佬佬，以及小南兒夫婦。

金佬佬等是在高竣夫婦失踪後四處尋找，最後終於找到了才一同趕來陰山的。

現在他們趕到了陰山，也瞧到了陰山派的總壇，但高竣的眉峯却皺了起來。

陰山派的總壇是建築在千仞絕壁之下，除了脅生雙翼，沒有人能由後山進入總壇。

其他三面全是松林，高竣打量了一陣，却發現那些松林可能別有蹊蹺。

饒靈珠並未瞧出異狀，因而詢問道：

「怎麼啦？三哥，陰山總壇就在面前，咱們還等什麼？」

高竣道：「我懷疑那些松林別有蹊蹺，妳仔細瞧瞧，就可發現它裏面殺氣滾滾，可能暗藏某種危機！」

金佬佬道：「三公子說的不錯，那些松林是一種十分玄奧的奇門陣法。」

饒靈珠啊了一聲道：「勿怪陰山派連一個巡邏之人都不派了，咱們怎麼辦？」

金佬佬道：「老婆子雖然瞧得出它是奇門陣法，却沒有破陣的能耐，咱們要闖陰山總壇，只能另想法子。」

饒靈珠道：「咱們能想什麼法子？」

金佬佬道：「自然是誘他們出來了，除此之外，咱們別無選擇。」

高竣說道：「佬佬說的對，讓我試試吧。」

他暗凝功力，引吭長嘯，聲如龍吟鳳噦，震得山鳴谷應。

這一招果然用對了，片刻之後，松林後的一塊平台之上，出現了三名女人。

那是一名中年青衣女郎，及兩名白衣少女，她們向高竣等打量一眼，青衣女郎以內力傳音道：「你是誰？爲什麼到這裏窮嚷嚷？」

高竣道：「姑娘！在下高竣，特來求見貴山主。」

青衣女郎道：「求見山主你不會過來麼？在那裏鬼哭狼嚎做什麼？」

高竣道：「姑娘說笑話了，這座奇門大陣擋着去路，咱們如何能够過來？」

青衣女郎道：「哦，你還能認出奇門大陣？不錯嘛，不過本山的規定，凡求見山主之人，必須闖過奇門大陣，你要是過不來，那就早點回去吧。」

高竣道：「姑娘！求妳通報一下貴山主，我想她會見在下的。」

青衣女郎道：「別一廂情願了，你想叫我違犯山規？」語音一落，逕自率領兩名白衣少女轉身自去。

饒靈珠氣得一跺脚道：「三哥！咱們放一把火燒了她們這個奇門大陣，看她出不出來！」

高竣搖搖頭道：「沒有用的，咱們再想別的辦法。」

饒靈珠道：「除此之外別無通路，還有什麼辦法可想？」

高竣道：「靈珠！妳瞧到那削壁之上有一棵斜斜生出的松樹麼？」

饒靈珠道：「瞧到了，怎樣？」

高竣道：「那棵松樹距離陰山總壇約莫三十餘丈，只要攀上那棵松樹，就可躍進陰山總壇了。」

饒靈珠道：「可是咱們如何能够攀上那棵松樹？」

高竣道：「咱們用盪鞦韆的辦法，當我盪到最大幅度之時，妳跟佬佬再助我一臂之力，我想必然可以攀上那棵松樹。」

饒靈珠道：「那太危險了，如果抓不到那棵松樹怎麼辦？」

高竣道：「不必担心，我有把握能够攀上那棵松樹，小南兒，快去找山籐。」

小南兒及瑤姑找來山籐，高竣將它結成一條長索，然後轉到奇門大陣的側面，將山籐繫在一株高大的巨松之上，再雙手緊握籐索，往返盪了起來。

當幅度盪到最大之際，饒靈珠金佬佬

雙雙全力推出一掌，他就一飛沖天，向削壁上那棵松樹飛去。

這是一件大胆的嚐試，但這項嚐試却獲得初步的成功，他穩穩的抓到了那棵松樹，並未發生任何問題。

然後，他調均了一下呼吸，伸手向饒靈珠打了一下招呼，脚尖輕點樹椏，逕向陰山總壇洩落。

這次他又成功了，身如落葉，點塵不驚，安安穩穩的落在後院之內。

後院十分廣大，只見亭台處處，花木扶疏，佈局頗爲不俗。

他先隱藏身形，向院中耳目並用的打量，也許陰山派想不到會奇兵天降，所以靜悄悄的瞧不到半絲人影。

他遮遮掩掩的通過後院，由一個月洞門闖了進去，他剛剛跨出一步，身側忽然響起一聲驚呼。

一進門就被別人發現，他的運道不算太好，不過他反應之快，可以說無人能及，呼聲剛剛入耳，他已一指點了出去。

「對不起，姑娘，我是情非得已！」

他適才一指正好點在一名女郎的喉結穴上，這名女郎那裏還有命在。

他不願殺人，但在乍然一驚之下，出手難免重了一點，因而表示一份歉意。

所幸除了這位倒楣的女郎別無他人，他不敢遲疑，沿着一條走廊，向前提氣急馳。

走廊盡頭是一個大廳，其實這個大廳並不太大，縱橫不過三丈方圓而已。

大廳的陳設十分簡單，除了一個香案，此外別無他物。

高竣不想在此地停留，他只想經過大廳，由另一扇門到別處查看。

但他走進大廳不足五步，身後克察一聲輕響，好像是閉門之聲。

他暗道一聲不好，及旋身一瞧，他適才進入大廳的那道門果然已經關閉。

就在他旋身查看之際，另一道門也自動的關了起來。

「糟了，我落進她們的陷阱了！」

他心中在這麼想，一股陰森森的冷笑忽然響了起來。

「高竣，你這個沒有良心的東西，我待你不薄，你爲什麼要絕情絕義？」

「妳是青鸞山主麼？青鸞呢？妳將她怎樣了？」

「你很關心她，是麼？」

「她是我的妻子呀，我自然要關心她了！」

「她却是本山的叛徒，你說我應該對她怎樣？」

「山主，當時咱們的結合是情非得已，何況她是妳的胞妹……」

「住口！一個背叛本座，橫刀奪愛之人，雖是本座的胞妹，也已恩斷義絕，如今……嘿嘿，本座只能按山規處置了！」

「青鸞！妳如果敢動她一根汗毛，高某決不饒妳！」

「別不知死活了，姓高的，你以爲還能活着走出這個房間？」

高竣在跟青鸞交談之際，曾經耳聽四面，眼觀八方，但用盡心機，仍查不出青鸞的藏身之處。

此時他再也忍不住了，猛的一提眞氣，舉掌向廳內拍去。

他以十成眞力，拍向大廳的前門，無論前門如何堅固，也必然會應手而開。

這是他的想法，但想法與事實往往是有距離的。

果然，他這有如雷霆萬鈞的一掌，只響起一陣震耳的聲波，那道廳門竟然絲毫未損。

他呆了一呆，現在終於明白了，敢情這是一間鐵屋，縱然功力再高一點，也不可能破屋而出。

他再呼叫青鸞，已然沒有回應，青鸞走了，猛虎已入樊籠，她自然不必理會。

現在是人爲刀俎，我爲魚肉，高竣空具一身超凡絕俗的功力，却英雄無用武之地！

不過高竣不是常人，雖是身在絕地，他決無慌亂的情形。

任何一種事物，都難免有一些破綻的，但這些破綻，只有臨危不亂的人才能發現。

祇可惜青鸞並不給他發現破綻的機會，一種無色無味，却能叫人暫時喪失神智的氣體正緩緩滲入鐵屋。

最後的結果不用說，高竣可能被人五花大綁，並接受殘酷的刑罰了。

不過高竣並沒有受到傷害，他只是像睡了一覺，當神智恢復之後，有點混身乏力而已。

他睜開疲乏的眼皮，這一眼瞧去，不由心頭大喜。

「青鸞！是妳……」

「是我，相公。」

「令姊沒有折磨妳？」

「沒有，不過……」

「不過怎樣？妳說。」

「這……」

「我明白，她不會放過咱們的。」

「不，相公，姊姊無意傷害咱們。」

「哦，她想怎樣？」

「她還是很愛你的，希望相公能够允諾。」

「可是，青鸞，我已經有幾位妻子，天下男子如此之多……」

「這就是緣，相公，姊姊等你多年了，你如果辜負了她，我將終身難安。」

「青鸞！妳太良善了，唉……」

「相公！咱們姊妹一起服侍你，這有什麼不好呢？再說，你如果不答允，她可能走向極端，爲生靈着想，你就委屈一點吧。」

「好吧，不過妳要告訴她，不管她在江湖上的地位如何崇高，嫁給我就得聽我的。」

「是，相公，我會告訴她的。」

「還有，饒靈珠和我相識在先，在名份上她必須讓她一點。」

「我知道，相公。」

「靈珠金佬佬他們還在外面，妳去招呼一下，免得他們着急。」

「好的，相公先歇着，我出去一下就來。」

青鸞走了，高竣却在游目四顧，打量這個房間。

論陳設，可以說豪華無比，縱然是一物之微，也非千金莫辦。

高竣也是出身名門，這些他倒是並未放在心上，只是那羅衣錦帳，以及梳妝台等陳設，却使他有些難以心安了。

莫非這是女兒深閨？

陰山派原本全是女人，可以說到處都是紅樓深閨，但陰山派不會與世隔絕，總該有客房的設置才對。

他是男人，按理應該安置在客房之內，莫非那青鶯山主……

他在猜忖青鶯山主的用心，一陣環佩之聲却已飄進他的耳鼓。

接着房門推開了，兩名丫環擁着一名麗人走了進來。

她杏眼桃腮，一臉嬌紅。

她身着紅衣，長裙曳地。

瞧她這身打扮，莫非她在作新娘？

誰說她不是在作新娘？那一對綠衣小婢，不是捧着一對龍鳳喜燭？

她們先將喜燭擺在梳妝台上，再扶着青鶯坐到高竣的身側，然後由一把銀壺之內，倒出兩杯瑪瑙般的液體，捧到他倆的身前道：「姑爺小姐請。」

現在高竣再無疑問了，青鶯果然是在跟他成親。

他答允過青鸞，願意了却這件相思債，而且江湖兒女的結合，原也不必講求什麼儀式與排塲。

祇不過青鶯似乎太急了一點，沒有給他半點喘息的餘地。

因而他咳了一聲道：「青鶯，不能稍假時日麼？」

青鶯揮揮手，示意兩名綠衣小婢退出，然後幽幽道：「相公，杯中是我珍藏多年的七葉朱草，與千年人參合藥做成，快吃下去，以免跑了靈氣。」

那杯瑪瑙色的液體清香撲鼻，晶瑩可愛，難得又是如此罕見靈藥合成，跑了靈氣的確可惜，於是他跟青鶯同時將那液體服了下去。

他原是有些疲乏的，此時液體入腹，口齒留香，精神也感到無比的振奮。

於是衷心的讚許道：「果然是人間異寶，多謝妳了，青鶯。」

青鶯嫣然一笑，嬌軀一斜，依到他的胸前道：「別客氣，相公，唉，青鶯一等十多年，今日才得償宿願，我不能再等了，希望相公垂憐！」

現在的青鶯，眞箇是嬌媚萬狀，我見猶憐，高竣原有的一絲不快，也就抛到烏有之鄉了。

× × ×

「姊姊……姊姊……」

房門響起輕輕的剝啄之聲，還有幾聲柔和的呼喚，床上的一對新人終於在甜蜜的美夢中醒了過來。

「啊，太陽都已照到窗子來了？青鶯，快起來。」

青鶯嬌媚的一笑，然後着上衣衫，打開房門。

「妹妹，這麼早……」

青鸞咧嘴一笑道：「太陽都要照上你們的被窩了，還早？」

她走了進來，向高竣一笑道：「恭喜你啦，相公。」

青鶯道：「別油嘴，妹子有事麼？」

青鸞道：「沒有事誰敢來吵你們？」

青鶯道：「那妳就快說吧。」

青鸞道：「發生了兩件大事，一件是咱們高家的，另一件跟咱們高家多少也有點牽連。」

高竣道：「咱們高家怎樣了？妳快說吧。」

青鸞道：「大伯跟英兒傑兒都來了，還替你帶來兩個兒媳婦。」

高竣大喜道：「他們在那裏？青鶯，走，咱們見大哥去。」

青鶯道：「別忙，相公，大哥他們既已來了，稍遲一會也不要緊，妹子，妳說，還有一件什麼事？」

青鸞道：「蒙古土謝圖汗部大德王擁兵作亂，主力已據百靈廟，有進窺歸化及包頭的可能。」

高竣愕然道：「蒙人騎兵驃悍，作戰驍勇，大德王這一稱兵作亂，不知又有多少生靈要遭到塗炭了！」

青鶯道：「妹子！妳聽誰說的？」

青鸞道：「是大哥說的，清廷已派大將軍辰泰領兵討伐，目前大軍已由歸化包頭分路進剿，準備在百靈廟會師。」

高竣啊了一聲道：「糟了，蒙騎行動敏捷，利於野戰，他竟然不守陰山之綫以逸待勞，實在是一件錯誤。」

青鸞道：「那眞的糟了，聽說清廷兩路大軍，一路由大將軍辰泰親自統率，另一路是由新任總兵漢魂指揮，那漢魂……」

高竣面色一變，一把抓着青鸞，另一手抓着青鶯道：「快，咱們去見大哥！」

青鶯雖是跟着往房外衝，却微微一笑道：「別急，相公，咱們可以助漢魂一臂之力，不會有什麼危險的。」

高竣道：「可是那蒙古騎兵……」

青鶯道：「蒙古騎兵並不可怕，陰山門下可以跟他們比比高低，哦，到了，以後的事待你見過大哥再說吧。」

大廳上擠了不少人，有高端夫婦，饒靈珠，金佬佬，小南兒夫婦，漢英兄弟，還有一些高竣不認識的，可能是高端帶來的友人。

他趨前數步，向高端抱拳一禮道：「大哥，你怎麼會來到此地的？」

高端道：「一言難盡，三弟，我先替你介紹幾位朋友。」

原來飛龍堡馬夫人古玉燕，少堡主馬家駒，帶着兩名婢女，親送愛女馬嬌嬌前來襄陽，他們自然是與高端夫婦及高漢傑同行了。

及到達虎嘯鏢局，才知道高竣夫婦全都出了問題，他不遑喘息，立即與馬夫人古玉燕等北上追查，途中遇到秦飛熊，這才直奔陰山。

黃山少掌門班遠，及師兄孫飛夫婦，帶着愛女班若蘭，婢女菊兒，護送高漢英前往陰山，他們在途中相遇，自然要結件而行了。

經高端一一介紹，高竣與他們寒暄之後，高端立即轉入正題。

「三弟！陰山鄰近戰場，可能會被戰火波及，咱們最好馬上離開此地！」

「不，大哥，小弟担心漢魂。」

「他是顏丹的孩子？」

「是的。」

「他知道你是他的父親麼？」

「可能還不知道。」

「那……三弟，咱們如果帮他，很容易發生誤會，再說，他手綰兵符，帶甲數萬，咱們帮他可能是多此一擧。」

「不，大哥，蒙騎驃悍快捷，長於野戰，清軍以短搏長，犯了兵家的大忌，這一仗，他們的勝算只怕不多！」

「你說的不錯，但咱們……」

青鶯道：「大哥，咱們人數雖少，却能以一敵百，而且陰山門下，全有高明的騎術，輕騎搏殺，決不會較蒙人爲差。」

高竣道：「咱們不必打硬仗，有利則戰，無利則走，蒙騎雖衆，也對咱們無可奈何。」

高端道：「如此說來，咱們倒是可以一戰了，只是馬匹不够怎麼辦？」

青鶯道：「大哥放心，陰山擁有良駒近百匹，咱們一人一騎還有多的。」

高端道：「好吧，不過戰陣之事愚兄毫無所知，如何進行只好有勞三弟了。」

高竣道：「小弟自然義不容辭，祇不過小弟從未來過塞外，對此地地形不熟，還得青鶯提供一點意見。」

青鶯道：「賤妾遵命，只是咱們首先要確定一下參與的人數。」

飛龍堡馬夫人古玉燕道：「如高夫人不棄，妾身與小兒女希望能追隨驥尾。」

黃山少掌門班遠道：「請高夫人也將黃山門下算上一份，咱們以能搏殺反賊爲榮。」

青鶯雙拳一抱道：「多謝馬夫人班少掌門拔刀相助，賤妾感激不盡。」

接着面色一整道：「賤妾有一個構想，不知相公是否同意？」

高竣道：「妳先說說看。」

青鶯道：「是這樣的……」

× × ×

辰泰是一名悍將，當年南爭北討，爲清廷立下不少汗馬功勞。

大德王的作亂，他認爲只是疥癬之疾，不足爲患。

但他好大喜功，常以未能立功異域而引爲生平的憾事，現在不正是他耀武邊塞，飲馬異域的大好良機？

於是他奏准清廷，親率大軍，出塞迎擊大德王，並保奏漢魂爲潼關總兵，提一旅之師爲側翼，兵分兩路，大擧出擊。

但在出擊蒙騎的前夕，大將軍府却發生了一件倫理的悲劇。

× × ×

兒子是娘身上掉下來的一塊肉，此種形勢縱然天荒地老也不會改變。

顏丹愛高竣，幾至魂牽夢繞，片刻難忘，漢魂是高竣的骨肉，是高竣的影子，這雙母子的親愛之情，也就不言可喻了。

但辰泰却偏偏一再阻止他們母子的親近，他基於兩種理由。

一是他要用漢魂來延續他家的香烟，爲了祖宗血食，倒也無可厚非，但他另一種居心，却使人難以苟同了。

另一種是爲了恨，他恨高竣奪走他愛女的心，使他們父女的感情發生了裂痕。

當然這一點也可以原諒的，因爲滿漢不能通婚，高竣與顏丹的相愛，只能算做一種孽緣，他們不可能結合，注定了是一個悲劇，但顏丹却一往情深，誓不二嫁，這叫辰泰那能不恨！

只是他的手段有了偏差，才造成一個令人痛心的慘劇。

他先是警告顏丹，不可將高竣是漢魂生父之事有半點洩漏。

其次是想盡辦法讓他們母子疏遠，使顏丹沒有機會吐露眞情。

當顏丹私放高竣逃離洛陽之後，竟然惹來辰泰的暴怒，他將顏丹打得遍體鱗傷，幾乎連生命都無法保住。紙是包不住火的，漢魂終於獲知生母受到痛責，而偷偷的前往探視。

「娘，這是爲了什麼？爺爺他竟這麼狠心！」

「孩子，是娘不好，不該惹你爺爺生氣的。」

「不，娘，兒子知道，是爲了那姓高的。」

「這……」

「娘，妳爲什麼要放那姓高的，明知爺爺會發怒的，妳何必爲別人而接受痛苦呢！」

「孩子，有些事情你不明白，姓高的比娘重要，娘縱然爲他去死也會心甘情願的。」

「這爲什麼？娘，那姓高的是娘的什麼人？」

「這個……」

顏丹不便說，也不敢說，但淚如奔泉，却忍不住嗚咽起來。

此時一名婢女神色慌張的奔進來道：「小姐，老爺來了。」

顏丹急忙抹乾淚水，對漢魂道：「你快起來，對爺爺千萬不可提及姓高的。」

漢魂道：「是，娘。」

辰泰進來了，面色十分難看，他喝令親信的侍衛將漢魂帶往書房，然後面色一沉道：「妳都告訴他了？」

顏丹道：「不，爹，女兒怎敢！」

辰泰面色一霽道：「丹兒，妳要知道爹就妳這麼一個女兒，咱們一脈香烟就要靠漢魂了。」

顏丹道：「女兒知道。」

辰泰道：「妳知道就好，爹不會容許任何人破壞咱們祖孫之間的感情的。」

他話說之間目露兇光，向顏丹冷冷一瞥，然後轉身退出房去。

當顏丹的傷勢痊癒之後，邊難也接着暴發，辰泰要漢魂在側翼督師，顏丹也請求隨軍出征。

她是關心漢魂，認爲他初涉軍旅，必須有人照顧，但辰泰不允，父女之間又發生一次尖銳的衝突。

當晚辰泰派人替顏丹送來一碗參湯，作爲對她的一種安慰，她不疑有他，很坦然的喝了下去。

片刻之後，她感到腹痛如絞，急運功一試，才知道中了劇毒。

顏丹的心腹侍女喜蘭見狀大驚道：「小姐，妳怎麼啦？」

顏丹道：「快去找孫少爺來，不可讓老爺知道。」

漢魂跟着喜蘭匆匆奔來，只見顏丹口溢血絲，眉宇間現出一片黑氣，不由大吃一驚道：「娘，妳得了什麼病？」

顏丹道：「孩子，娘是……是……中

了毒……」

漢魂道：「娘好好的怎麼會中毒？喜蘭妳照顧着娘，我去找爺爺去。」

顏丹道：「不，你不要去，孩子，娘有幾句重要的話告訴你。」

漢魂道：「娘，救命要緊，有話以後再說吧。」

顏丹道：「孩子……娘……沒有救了，你……要是不聽，以後……你就聽不到了。」

漢魂噗的跪倒顏丹的身前哭泣道：「妳說，娘，孩兒會永遠記住的。」

顏丹道：「好……孩子……那個高……竣，他就是……你……爹……」

漢魂愕然道：「娘，這是眞的？」

顏丹道：「是……是眞的。」

語音一落，她忽然噴出一口黑血，這一代佳人，就這麼抱恨以終。

漢魂眼見生身之母中毒慘死，忍不住搶天呼地的大哭起來。

半晌，他忽然止住哭泣，雙目瞪住喜蘭，說道：「喜蘭，妳說，我娘是如何中毒的？」

喜蘭咽哽住道：「孫少爺，你……你不要問……」

漢魂道：「爲什麼？我娘中毒慘死，我問都不能問？妳說，妳非說不可！非說不可！」

喜蘭見漢魂目露殺機，她如果不說，可能立招殺身之禍，只得嘆息一聲道：「小姐是喝了那碗參湯中的毒。」

漢魂啊一聲道：「是誰做的參湯？」

喜蘭道：「不知道，是老爺派人送來的。」

漢魂呆了一呆，忽然一旋身就待向後堂奔去。

喜蘭一把抓着他道：「孫少爺，你千萬不能衝動，否則你的性命也將不保，小姐就死難瞑目了！」

漢魂聰明絕頂，略一思忖，他已明白自己的處境，他不再衝動了，只是嘴角之間却牽起一股冷酷的弧紋。

「喜蘭，我娘的後事就拜托妳了。」

「孫少爺，你要去那裏？」

「妳放心，喜蘭，我不會叫娘白死，但也不會做糊塗事，我是告訴爺爺去。」

他去找辰泰告訴顏丹的死，但絕口不提死因，而且神態之間，瞧不出半點忿恨之色。一個二十歲不到的孩子，竟深沉得如此可怕！

他是個聰明人，聰明人都知道怎樣保護自己，漢魂的深沉，只是在保護自己而已。

在安葬顏丹的第三天，漢魂就趕到潼關，率領騎兵五千，步兵一萬，沿臨潼，長安北上，由榆林殺虎口出塞，經二十多天的行軍旅程，很順利的趕到包頭。

十天以後，辰泰率軍抵達歸化，並派人約漢魂於五日後凌晨去陰山夾擊蒙騎。

× × ×

這天是一個灰濛濛的日子，辰泰步騎大軍却開進了武川縣城。

武川位於陰山北麓，蒙人稱它爲「可可以更立」，辰泰駐進武川之後，立即接獲諜情報告，距武川五十里的台河上鎭已爲蒙騎所據。

此時天色已晚，山區作戰極爲不易，因而辰泰下令加强戒備，休養士卒，並對翌晨出擊預作準備。

當晨曦初上之際，辰泰的先頭部隊已在離城十里之處與敵騎接觸，這是遭遇戰，雙方是不期而遇。

但驃悍的蒙騎却以寡擊衆，使辰泰的先頭部隊受到極大的損失。

出師不利，激起辰泰的怒火，他自率五千騎兵，輕騎急進，一直追到台河上，向蒙騎展開狂野的痛擊。

這一仗打得極爲兇悍，三千多名蒙騎幾乎被他殲滅殆盡。

由擒獲的蒙騎供述，大德王已來至黑沙廟，麾下鐵騎逾萬，將於近日內進逼中原。

另由大德王之婿烏哈喇，裹脅回民數萬，擬由百靈廟經管莊子，直撲包頭。

這項情報有兩點說明，一是敵勢不强，二是大德王的興兵只是蒙疆的部份叛亂，並未涉及全蒙。

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如若不能迅速蕩平這枝叛逆，也可能引起蒙疆的全境騷亂。

於是，辰泰親率大軍漏夜急行，當天色黎明之時，黑沙廟已是大軍壓境了。

這是一個成功的奇襲，蒙騎倉惶應戰，一經接觸，便已潰不成軍，辰泰再次獲得勝利，只是戰果仍然難如理想。

他沒有捕獲大德王，而且蒙騎主力損失不大，叛亂必然還會繼續。

據部下報告，有數百蒙騎擁着一紅袍人向百靈廟方向逃竄，此人可能就是大德王。

辰泰自然不會放棄追捕賊首的機會，立即親率兩千輕騎，向百靈廟全力追逐。

兩個時辰之後，他追進一個隘口，及舉目一瞥，這位身經百戰的大將軍，心頭竟然爲之一懍。

他的確已經追到敵騎，但決不是只有數百。

那是一個龐大的鐵騎隊伍，人數之多，比辰泰的輕騎至少多了三倍。

這是誘敵，是陷阱，辰泰貪功輕敵，不幸虎落平陽，中了大德王的計算。

他想後撤，但隘口已爲樹木石塊所遮斷，現在除了死中求生的向前衝擊，他已別無生路了。

辰泰是一名身經百戰的悍將，此時雖是陷身重圍，他依然了無所懼。

於是他拔出蕩魔劍向前一指，兩千戰馬立即響起密雷一般的蹄聲。

此時蒙騎也已發動攻勢，一陣箭雨首先射了過來，蒙人箭上淬有劇毒，只要被它射中，必然難以倖免，因而雙方還未接觸，辰泰的騎隊就遭到嚴重的損失。

比及兩軍相接，清軍銳氣已墜，蒙騎挾雷霆萬鈞之勢一陣强烈的猛攻，不足頓飯時間，辰泰的部屬已潰不成軍了。

辰泰是悍將，但年華老去，血氣已衰，而且敵衆我寡，孤掌難鳴，這樣的態勢，結果自然是悲慘的。

他不願爲蒙騎所俘，有失清廷的威嚴，因而他以蕩魔劍向他的脖子抹去。

清軍主將自盡，兩千輕騎也無一倖存，大德王的戰果是輝煌的，他乘戰勝之餘

威，繞過隘口，向後續的清軍作無情的痛擊。

清軍的兵力，原較蒙騎多出兩倍，這場戰爭的勝利者，按說應該屬於清軍。

只是主帥死亡，羣龍無首，蒙騎再用樹枝挑起辰泰的首級，清軍心胆俱裂，那裏還有鬥志？

因此，清軍步騎數萬，在蒙人驃悍的衝殺之下，只見橫屍遍野，潰不成軍。

當蒙騎正在追奔逐北之際，一隊鐵騎忽然蓋地而來，高竣一馬當先，漢英兄弟分隨左右，饒靈珠金佬佬，及小南兒夫婦在後面緊緊的跟隨，左翼是飛龍堡，右翼是黃山，他們以天兵突降之勢，向蒙騎迎頭猛擊。

他們人數雖是不多，但每人都具有超級常人的身手，蒙騎雖是驃悍，碰到這般人就相形見拙了。

只是如此一來，蒙騎不再追殺清兵了，他們集中全力，向高竣等展開圍攻。

蒙騎雖是經過幾度血戰，實力至少還有五千之多，高竣一行不足二十，如何能夠抵擋蒙騎的衝殺？

正當他們危急之際，兩股人馬忽然分從左右衝來，他們是陰山的主力，分別由青鶯姊妹率領。

這兩股娘子軍兇悍無比，蒙騎立被殺得四分五裂，清軍見狀也回師反撲，原來勝利在握的大德王，竟落得大敗而逃。

戰爭結束了，清軍雖是失去主帥，總算獲得一場意外的勝利。

他們領軍反撲的是王副將，對高竣等拔刀相助，他由衷的心生感激。

「請問兄台是……」

「回大人，在下高竣，這些都是高某的朋友。」

「高義士拔刀相助，功在國家，下官當稟明朝廷，給各位以應得的封賞。」

「多謝大人，不過捍衞國家，人人有責，在下不敢接受朝廷的封賞，只是有幾句不入耳之言，希望大人不要見怪。」

「不要緊，高義士請說。」

「蒙騎驃悍，不可輕敵，如能守住陰山，待蒙人師老兵疲，銳氣削弱之際，然後以大軍追擊，不難一鼓蕩平，如若一旦失去陰山，只怕中原都要震動了。」

「高義士卓見，下官也有同感。」

「好，在下另有要事，告辭。」

身形一轉，逕自縱馬急馳而去。

他們由黑沙廟馳向西南，還未到達管莊子就已遇到叛軍，這是大德王之婿烏哈喇率領的回民，人數雖然不下五萬，却是一羣毫無訓練的烏合之衆。

他們曾經兩度攻打管莊子，除了給他們帶來重大的傷亡之外，根本無法越雷池半步。

守管莊子的是漢魂，他只是固守這一重要的據點，決不輕易出擊，這一方面是他的人數過少，只能負牽制叛軍的任務，另一點他是要坐觀成敗，希望大德王能代他除去殺母的仇人。

他的願望是達到了，但如非高竣這枝奇兵，大德王可能直趨歸化，進犯包頭，漢魂將腹背受敵，那時結果如何，就令人不敢想像了。

高竣打量了一下眼前的形勢，回頭對漢傑道：「傑兒，你去關裏通知你大哥，就說爹要見他，也將辰泰的死亡告知他一下。」

高漢傑道：「是，爹。」

青鸞道：「慢點，相公，你這是作什麼？兵荒馬亂之中，怎能叫一個孩子去辦大事？」

高竣微微一笑道：「妳這是瞧不起咱們的孩子了，我只是叫他避開亂軍去找他大哥，並非叫他去衝鋒陷陣，再說在兵荒馬亂之際，他的行動却比咱們就方便得多了。」

青鸞說道：「就算是這樣吧，如果顏丹沒有跟漢魂說明白，漢魂又不願意承認呢？」

高竣一吁道：「妳顧慮的也有道理，不過咱們不能不盡點心力，如果他甘心認賊作父，咱們只當沒有這個兒子就是。」

青鸞說道：「那……我跟傑兒一道去吧。」

高竣說道：「不，妳去了倒是有些不便。」

馬嬌嬌道：「伯父，我也去。」

高竣略作沉吟道：「好吧，你們在一路上要小心一些，咱們就在這片山谷之中等你們回來。」

× × ×

天色逐漸混暗了，但混暗的天色倒使高漢傑馬嬌嬌的行動獲得掩蔽。

他們避過亂兵及清軍的哨卡，一路摸索探查，終於被他們找到了漢魂的住所。

一陣冷風由窗門吹進，燈光忽然暗而復明，原在低頭看書的漢魂，不由詫異的抬起頭來。

當他發現窗前立着一對少年男女之時，他的神色竟然顯得無比的平靜。

他向高漢傑馬嬌嬌瞧了一眼，緩緩放下書本道：「你們是誰？」

高漢傑道：「我名高漢傑，她是馬嬌嬌。」

漢魂道：「哦，你們是……」

高漢傑道：「咱們是找人來的。」

漢魂道：「找人！誰？」

高漢傑道：「高漢魂，我的大哥。」

漢魂雙目暴睜，呼的一聲站了起來，道：「你爹是誰？」

高漢傑答道：「他老人家單名一個竣字。」

漢魂是一個城府頗深的人物。

不管他如何深沉，但父子之親，同胞之愛，乃是天性。

天性出於自然，有靈性的人類是無法違反的。

何況他剛剛失去生母，對生父更有一股强烈的孺慕，因而他激動的衝出座位，向高漢傑奔了過去。

高漢傑也迎向他第一次見面的大哥，兩兄弟緊緊的抱了起來。

「兄弟，你行幾？」

「大哥，小弟行三。」

「大哥……」

「哦，三弟。」

「來，你跟馬姑娘先坐下，咱們兄弟慢慢聊。」

「多謝大哥。」

「三弟，爹呢？」

「在離此不遠的山谷之內。」

「爹為什麼不來？」

「他們人多，爹怕使你不便。」

漢魂呆了一呆道：「三弟，你的武功怎樣？」

高漢傑道：「這就難說了，大哥之意是……」

漢魂道：「爹顧慮的對，小兄這裏就有一個頗為頭痛的人物，只是他武功極高，小兄對他無可奈何！」

高漢傑道：「那人是誰？」

漢魂道：「副將常登，是辰泰的親信，他曾經暗中將爹綁架到大將軍府，並將爹打得遍體鱗傷，他如果發現爹與小兄相見，必然會暗中稟報辰泰。」

高漢傑說道：「辰泰已死，這一點倒是不必顧慮，不過此人不除，仍是心頭之患。」

漢魂愕然道：「什麼？三弟，你說辰泰已死？」

高漢傑道：「辰泰孤軍深入，中伏自刎而死。」

接着他將辰泰中伏的經過，以及高竣率領陰山門下擊潰蒙騎，救出副將，現清軍已扼守陰山的一切經過，向漢魂作了一番詳細的陳述。

漢魂大喜道：「老賊毒死我娘，終於得到了報應，現在好啦，只要除去常登，我就不會有什麼顧慮了。」

馬嬌嬌道：「那還不簡單，讓紅兒咬他一口就是。」

漢魂道：「紅兒？紅兒是什麼？」

高漢傑道：「大哥，你說大娘被辰泰毒死了？」

漢魂黯然道：「是的，老賊怕娘說出我的生父，竟在參湯之中下了毒藥……」

高漢傑說道：「這老賊的心腸好狠，虎毒不食子，他竟然會毒死自己的親生女兒！」

漢魂目蘊煞光，長長一嘆道：「老賊已經得到報應，咱們不必提他了，三弟你說，紅兒究竟是什麼？」

高漢傑道：「馬姑娘有一條蛇名叫紅兒，牠的毒性十分强烈，只要被牠咬上一口，除了馬家的獨門解藥之外，誰也救不了他！」

漢魂道：「好辦法，被蛇咬死是意外，他就無法牽連別人了，你們快將紅兒找來。」

馬嬌嬌將她的翠袖一舉道：「不必去找，紅兒就在這裏。」

紅兒果然就在那裏，因為漢魂已經瞧到了一個十分可愛的小小紅頭，只是他却担心道：「馬姑娘！妳將紅兒放在袖中，豈不是太過危險！」

馬嬌嬌道：「牠身上無毒，不會有危險的。」

漢魂道：「好，咱們走。」

此時更鼓已然兩响，二更天了，除了巡查守夜的，整個營區已一片黑暗。

漢魂將他們帶進一個院落，指着一幢房屋道：「右首第一間就是，你們小心一點。」

馬嬌嬌道：「咱們不必走過去，我只要將紅兒放過去就行了。」

高漢傑說道：「那不好，如果弄錯了呢？」

漢魂道：「說的也是，咱們還是過去吧。」

他們正待走向院落時，高漢傑忽然悄聲說道：「有人來了，咱們不便讓他們瞧到！」

他們剛剛躲進暗影之處，足音琅琅，兩條人影正沿着走廊緩步而來。

待他們走進院中，漢魂才指着一名身着戎裝，手中把玩着一條馬鞭的漢子道：「他就是常登。」

馬嬌嬌點點頭，翠袖一抬，一綫紅光已電射而出。

常登正在跟他的得力部屬侯千總談着話，想不到禍從天降，紅兒一口咬上他的後頸。

他只不過發出一聲慘叫，身形就向前栽倒下去。

侯千總嚇得手足無措，待他拔出佩劍，要想劈向紅兒之際，只見紅光再度一閃，那裏還有牠的踪跡？

「來人呀，常將軍被蛇咬了！」

他喊叫來人，人是來了不少，但常登却已無救。

不久，侯千總來向漢魂報告，漢魂表示十分惋惜，他命令厚殮常登，並叫侯千總暫代副將之職。

當公事處理完畢之後，他吩咐帳前侍衞在他的住處嚴加戒備，在天明之前，任何人都不得前來打擾。

然後他們悄悄溜出軍營，馳向高竣約定的那座山谷。

「爹！兒子不孝……」

漢魂見過高竣，那時却不知道他是生身之父，現在父子重逢，骨肉親情自然毫無保留的流露出來。

高竣將他拉起，長長一嘆道：「孩子！是爹對不起你們母子，你娘呢？」

漢魂咽哽着道：「娘被辰泰老賊毒死了……」

高竣神色一變，說道：「這老賊好狠毒……」

饒靈珠道：「三哥！人死不記仇，辰泰既已遭到報應，咱們就不必再提他，現在當務之急是如何帮助漢魂敉平叛亂！」

高竣抹乾淚水，點點頭道：「妳說的對，漢魂，這是你大娘……」

他將在場之人，向漢魂一一介紹，然後咳了一聲道：「孩子！你說說，往後如何打算？」

漢魂道：「為了挽救生靈塗炭，兒子必須將邊亂敉平，然後棄掉官職，跟爹去闖盪江湖。」

高竣微微一笑道：「敉平邊亂，挽救生靈，這一點十分正確，只是丟棄官職，跟爹去闖盪江湖你就錯了！」

漢魂道：「兒子愚昧，請爹教訓。」

高竣道：「滿人自竊據我華夏以來，不斷以恐怖，收買，愚民等政策奴役漢人，致使我民氣消沉，甚至有些不肖的敗類反為清廷所用，因此，滿漢之間，將是一場長期的百年戰爭。」

語音一頓，嘆了一口氣道：「孩子！咱們必能收復河山，但成功不必在我，你懂麼？」

漢魂道：「兒子懂得。」

高竣道：「咱們表面不妨效忠清廷，暗中却培植民氣，使他們明白亡國之痛，及夷夏三分，咱們能够用官場作為掩護，自然再好不過，你怎能丟棄官職！」

漢魂道：「爹教訓的是，不過如此一來，兒子就很難認祖歸宗了！」

高竣一吁道：「孩子，忠孝是很難兩全的。」

漢魂道：「是的，爹。」

高竣向天色瞧了一眼道：「距天亮的確不遠了，孩子，此地的叛軍人數雖多，只是烏合之衆，你回營之後，立即發兵出擊，咱們來個裏應外合，必可大獲全勝，擊潰當面叛軍之後，要迅速輕騎急追，大德王雖是勝了辰泰，兵員也受到極大的損失，爹帶着陰山門下助你一臂之力，必可將大德王生擒活捉。」

漢魂道：「好，兒子返回之後，立即帶兵出擊。」

他又道：「兒子身邊無人，想請三弟跟兒子一起去，遇事也好有個照顧。」

高竣說道：「好吧，傑兒跟你大哥去吧。」

馬嬌嬌道：「我也要去。」

馬嬌嬌是高漢傑未來的媳婦，她要去該是可以的，祇不過媳婦未過門，她是馬家的女兒，他不由遲疑的向馬夫人瞧去。

馬夫人微微一笑道：「這樣吧，如果軍營方便容納，咱們馬家就一起過去，大公子認為如何？」

漢魂果然接受，而且十分歡迎，於是他們別過高竣，奔回管莊子住所。

約莫一個時辰之後，清營大軍展開全面出擊，高竣也軍分兩路，配合清軍作兇悍的衝殺。

原本是烏合之衆的叛軍如何經得起此等無情的打擊？他們幾乎毫無抵抗就已全面崩潰，叛軍的首腦烏哈喇也被格殺。

漢魂命侯千總率一標人馬留守管莊子，程副將率步兵六千趨百靈廟毀蒙人巢穴，並斷其歸路。他自己帶五千騎兵，與高竣等直撲台河上，由蒙人後路展開襲擊。

這一仗打得十分成功，蒙人不僅全軍盡墨，連大德王也被生擒活捉。

邊難平定了，漢魂因功被封為破虜將軍，並任晉陝豫三省提督，在他這種年齡，當得是罕見的殊遇。

漢魂的提督府設在洛陽，在一個華燈初上的晚上，提督府的內廳正在舉行一次家宴。參加家宴的除了高氏一門，另外就是黃山及飛龍堡的兩家親眷。

黃山掌門班牧父子，飛龍堡主馬驥北夫婦都應邀參加，這是兒女親家的團聚，也是黃山，陰山，飛龍堡，及高氏的大結合。

這是一股龐大的力量，在江湖上具有舉足輕重之勢，高氏雖然還有許多仇家，但也銷聲匿跡，不敢再作蠢動了。

漢魂請准高竣，將三弟漢傑留在身邊以副將任用他、太孤獨了，必須有一個可靠的助手。

虎嘯鏢局歇業了，高竣却在襄陽、洛陽等地設立了忠義堂，以擁護及效忠清廷為口號，暗中却網羅忠義之士，培植後進，全力發展「留漢」組織，為收復河山而默默的耕耘。

（完）

古今武俠叢書掌篇

范紫雲

混沌書生

武進王紀棠方伯，自姑蘇任內，挈眷返里，賃大舟數艘，齎重之盛哄傳一時，次日，薄暮舟泊某鄉，炊烟四起，晚鳥投林，公方偕某姬散步艙外，閒眺野村風景，忽見一少女，彳亍而來，蓬首垢面，衣衫襤褸，而瘦骨珊珊，態度殊娉婷不惡，既至，要求搭舟，公憐而許之，視其貌，則娟娟此豸，似曾相識，特一時不能記憶為誰耳，因命姬呼女進，易以華服，飲以美酒，女大感德，是夜三更，突有盜卅餘人，持械登舟，肆行刦掠，舟人大驚，計無所出，惟束手待斃而已，正危急間，驀見白光二道，自艙中出，而數盜之頭落地矣，後至者大恐，紛紛作鳥獸散，女徐徐起曰，何物豎子，敢施强暴，我公驚也未，今已殲首領，餘皆喪魂落魄，決不復來矣，公初驚異不知光從何來，聞女言恍然覺悟，感謝不已，因詢一弱女子，何以擅此絕技，女笑曰，略獻薄藝，不足報大德於萬一，奚謝為，且公亦識兒否，兒武進范拳師女紫綃也，吾父女被人冤誣，幾死獄中，非公清廉，安能昭雪，恩感二天，久欲圖報，近聞公攜重金遄返，念必有覬覦者，因以附從，自任，今願既償，可告別矣，言次一躍登岸，不知所往，公欲留之已不及，次日，傍人入告，謂船蓬上有小旗一方，上書范拳師三字，公知女所遺，遂命插於船首，自是一帆風順，數日抵家，卒無敢犯者。

「劍仙列傳」故事之二

崑崙七子

(續完)

蕭逸·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杜鐵池與林杏兒借土遁想逃離百花教禁地，怎料遁至中途，竟瞥見五極尊者之一的黃履公魯班迎面而來，於是兩人急忙躲開，他們雖然藏身躲着，但魯班却施放法術向他們藏身之處襲來，還好崑崙七子之一的墨雲客蓋空突然現身，施放法術迎着魯的攻擊，在雙方鬥法之際，杜、林不得不現身，魯一見兩人，即轉變攻擊目標，杜急用破月仙鏡應戰，破了魯的法寶，魯自知不敵，便藉遁地術逃出地面，蓋、杜、林先後追踪而至，在一石峯下相遇，雙方又將再展開戰鬥的序幕……

邪教終瓦解

其實杜鐵池手中破月仙鏡，堪稱妙用無窮，法力至廣，只因他新得至寶尚還不够熟練，才會臨急失策！

這時他在猝然所遭遇的巨大力道之下，手中寶鏡其力萬鈞，簡直難以把持，眼看着即將脫手跌落，倒是林杏兒旁觀者清，忽然伸手，在鏡面上另一藍色按鈕上按了一下——

登時間大片藍光由鏡面上暴伸而出，先發的紅色光海便即長鯨吸水般的閃回不見！代之而起的却是大片藍光，浩浩盪盪陳現當空，有如一天碧海，其聲勢較諸先時紅色焰海，又是另一番景像！代之而起的却給人以無限冰寒之感！

說也奇怪，就在杜鐵池手中鏡光由紅

正道歸崑崙

轉藍的一霎間，那道由石峯頂巔所發出的白光驀地暴縮而回，緊接着一大片五色霞光由峯內興起，有如一扇極大的垂簾垂掛在敞開的石門正前。

前文曾交待過，杜鐵池手中仙鏡的四色按鈕乃是分別具有「水、火、風、雷」四種不同的效果，這一次藍色按鈕所顯示的藍色光海，正是作用在水，那一望無際的藍色波光不啻正是一片汪洋大海！

面臨着一汪洋大海的傾覆，那一個又能無動於衷？

然而對面現身的敵人，表現出的顯然却是出奇的鎮定——

先前，就在石峯正壁敞開的兩扇石門之後，耳聽得一陣琤琮琴瑟聲响，接着即有兩行身着白色閃光長衣少年男女，向分左右姍姍自內步出！

這兩列白衣少年男女，看上去約莫在二十左右，生得異常俊秀，每人非但所着衣式色澤一致，即連模樣兒看上也相差不多！

左男右女！

男的每人頭上俱都戴着一頂高纓方冠，却在各冠正前方，結有一枚孩兒紅的寶石結子，各人背後都斜佩着一口無鞘長劍，劍衣純白，看過去整齊劃一，稱得上一塵不染！

另一面少女，各着白色短衣裙，裙短僅及遮股，一個個裸露着白潤光潔的一雙玉腿，粉面朱唇，無不俊俏可人！各人背後亦都斜插有一口黛綠長穗寬鞘的短刀，尤其俏麗的却是鬢邊斜插的那朵嫣紅玫瑰，人面花色相互媲美，極盡姸艷之姿色！

數一數男女兩列，各爲十四之數，二十八名弟子分左右步出，氣派頓時顯現出嚴肅莊嚴之一面！

男女兩列弟子一經步出，呈八字形的左右雁翅分開，緊接着一片五彩雲霧，拱托着一面舖有金色長毛皮褥的坐榻冉冉而出——

那金絲皮褥坐榻上，盤膝趺坐着一個長眉出鬢，面如冠玉，看上去不過三十六七，長身玉立的中年丰姿秀士！

這秀士一身金色長衣，其上鈕扣一粒粒光彩奪目，紅光閃爍，顯然爲價值不貲的貴重寶石所鑄，只見他盤坐玉榻，面色平和，然而看上去却是不怒而威——他留有一頭黑色長髮，其長幾可及腰，却由後面反甩前肩，却在長髮上加有一枚金箍，看上去金光閃閃十分奪目！

若是論及容貌，秀士實在可以當得上

「貌比潘安」，只是却給人一種不正經的感覺，尤是是他那雙光華閃爍的眸子，似乎內蘊着一種邪祟；一種神秘的力量，同樣給人以「不敢逼視」的感觸！

那片五色霞光，即由秀士玉榻前面的一個三足小鼎中放出，居然能抵擋得住杜鐵池破月鏡光，當知其非比尋常了！

杜鐵池乍見對方這種排場，已知其身份絕非尋常，林杏兒却在一邊低聲囑咐道：「恩兄千萬留心，這個人就是百花教主佟聖！」

在杜鐵池感覺裏，百花教主得道千年，必然是一個形容十分蒼老的人物，却沒有想到居然外形看上去不過三十許人，實在有點出乎意外。

一旁的「黃履公」魯班見佟教主親出迎戰，心裏總算一塊石頭落地。

百花教主佟聖那雙細長含有邪光的眼睛，略略在杜鐵池林杏兒身上看了幾眼，臉上立時顯現出十分驚詫的表情，微微頷首，却把目光轉向座前一個身着虎皮，皮膚黝黑，身材矮短的大頭少年看了一眼——

杜林二人只顧了打量佟聖，倒是疏忽了他身邊的這個人——

只見這少年，雖然看上去歲數不過二十出頭，只是那副長相却實在叫人不敢恭維——身高不足四呎，頭大足似巴斗，身着虎皮短衣褲，裸露的雙腿兩膊之上，俱都生滿了黑色，再看他面相，凸目橫眉，塌鼻闊口，却在左右雙肩上，每邊活生生的咬着一個猙獰可怖的骷髏頭骨，背後十字形交插着一雙烏黑的「方天戟」，足下是一雙多耳麻鞋！

這樣的一個人，偏偏站立在十分俊秀的教主跟前，越加的形成了強烈對比——

虎皮少年在佟聖目光注視的一霎，似乎頓時有所領悟，當下大大踏前一步，目光注視向杜鐵池道：「教主有令，足下來到百花谷，焉敢如此猖狂？令你快快收起鏡光才好對答說話！」

少年形貌雖是醜陋如此，只是吐字發音却十分清晰，聲若洪鐘，每一音階都震人心魄。

杜鐵池心知憑自己目前功力，即使身懷至寶，要想與眼前這位魔道數一數二的高手相較，畢竟還相差太遠，倒不如先握下兵戈，先禮後兵，聽聽他如何發落！

這麼一想，遂即冷笑一聲，大聲道：「在下遵命！」

手指按動鍵鈕，一晃寶鏡，那浩瀚碧藍波光，頓時長鯨吸水般的自當空收回，不過是閃得一閃，頓時無形。

與其同時，對方發自那三足小鼎之內的五彩霞光，也同時收回無影！

百花教主佟聖臉上帶出一種不屑的神態，冷冷一笑，目光重複視向座前大頭少年，雙方目光一經接觸，後者似乎立刻即有所體會——

「教主有令，」大頭少年高聲向杜林二人道：「你二人自報身世，以及來此目的，如有半字虛假，叫你們形神俱滅！」

一旁的「黃履公」魯班因是過來人，又以與「崑崙七子」中的「墨雲子」蓋空有所接觸，聆聽之下，迫不及待的正想將對方身世托出，無如剛要開口，却爲佟聖動作止住！

虎皮大頭少年遂即轉向「黃履公」魯班面前，抱拳見禮，宏聲道：「教主傳話，請黃幡主暫歸所屬，不可擅離職守，否則若有失守，幡主却要自行交待。」

「黃履公」魯班一張臉氣得通紅，待有所言，只是他深知佟聖個性，彼此雖係多年深交，意氣上却總是得格外容忍，否則便難共處。這時聆聽之下，也只得暫時告退，悵恨的嘆息了一聲，大袖揮處，黃光一閃無踪！

虎皮大頭少年這才轉視向杜鐵池道：「你二人可曾聽見！還不據實招來！」

杜鐵池見對方大頭少年口氣托大，心中早已不憤，那百花教主佟聖，明明自己有嘴，却不開口，反令身邊人代爲傳言，一副目無餘子形樣，更令人難以忍受，無如自己，到底入門尚淺，前生功力尚未恢復，雖然出身名門正派，在功力未恢復之前，在在靠人維持，尤其不便樹此大敵，況乎對方修爲有年，即以吳仙子桑眞人這等成名仙俠論，見了他尚且要執後輩之禮，自己焉能一上來便所有所放肆——

這麼一想，杜鐵池便不得不壓制着心裏的怒火，先向對方執後輩之禮了！

當時上前一步，躬身一拜，抱拳道：「在下杜鐵池，乃七修門下弟子，一時不愼，無故爲貴門方紅所擒——」

微微一頓，轉指面前的林杏兒道：「——」這位林杏兒姑娘，亦是被貴門手下方紅所擒，可憐她肉身與魂魄分隔，那個方紅竟然用她生魂來祭煉妖幡，一時湊巧爲我所救，一切還要請教主作主！」

這番話，杜鐵池自以爲已說得極爲婉轉，但聽在佟聖耳中仍極刺耳。

無如杜鐵池那一句「七修門下」的話，却使他十分在意，等到杜鐵池說完之後，他才轉向身邊大頭少年，彼此目光互視片刻，大頭少年即似已全然領會其意，遂即轉身怒目視向杜鐵池！

「教主對足下所說，不能盡信，還要請足下解說清楚！」

杜鐵池欠身道：「洗耳恭聽！」

大頭少年怒聲道：「七修眞人與教主曾有數面之緣，據教主所知，眞人早已飛昇，身後並無門人，足下何以竟說是七修門下？還不據實以告！」

杜鐵池冷笑道：「七修眞人確是在下先師，三世因果豈能冒稱？信不信由你，這件事無關宏旨，倒是貴教主如何發落在下，還要請說個明白！」

大頭少年回過身來，正與佟聖目光相迎，他立刻有所領會，轉向杜鐵池道：「足下出身是否七修門下，教主必要查個清楚！教主有令，請足下上前到教主樽前答話。」說罷，這大頭少年即向一旁閃身讓開！

杜鐵池心裏一動，暗忖：此舉有些怪異，莫非這個百花教主還要向自己施什麼陰謀暗算不成？轉念再想，却又並無此必要！——

當下他不及多想，遂即抱拳說道：「遵命！」從容向修聖盤膝之玉榻當前走過去！

雙方相距若數尺距離，杜鐵池還不及站定，忽然就覺出心神爲之一震，發覺到玉榻上的佟聖，那雙眸子睜得異常的大，

自己身上於此一刻，亦有一種說不出的感受，這種感受，使他突然憶起當日在七修洞府；第一次見到徐雷時，徐雷爲圖瞭解自己身世，當時曾以其本身命光向自己透視片刻，那種感覺，正與此刻相似！

不過是極爲短暫的一霎，杜鐵池即又恢張正常！

玉榻上的百花教主佟聖，似乎在此開目之間，已把對方身世察了個清楚，那雙睁得又圓又大的眼睛，遂即合攏，臉上神色明顯的現出驚詫——

鼻子裏，輕輕的哼了一聲——

這位自視極高的魔教魁首那雙眸子又視向身旁大頭少年，後者似乎在他每一次的注視裏，那能盡領先機——

頓時他跨前一步，注目着杜鐵池道：「教主說，你的確是七修眞人道統傳人，此刻你功力未復——但日後前途，未可限量！」

杜鐵池苦笑了一下，答道：「多承謬賞！」

大頭少年這一霎；目光頻頻與佟聖有所接觸，後者似乎有很多話傳播過去！

——立刻，大頭少年充滿了激動！

「教主說，他與令師淵源頗深，看在這一層面上，對你方才之莽撞，可以不必深究！」

杜鐵池冷冷的道：「多謝之至！」

大頭少年道：「非但如此，教主的意思是，他身邊姬妾衆多，難免疏於敎導，有關方姓小妾開罪閣下之事，他是絕不會護短，這件事，他立刻就會作一個了斷，以表示教主生平絕不護短，這一點你大可放心！」

杜鐵池沒想到對方竟然會有此表示，倒也算是難得，心裏不禁又想到，照方才方紅行動，分明已經逃去多時，此刻料必早已逃出魔宮——

這方紅雖說是淫蕩成性，多行不義，但也並非罪不可赦，相信她受此教訓後，必然有所改過，杜鐵池本意倒也並非非要眼看着置其死地才算甘心！

眼前佟聖既然有此表示，杜鐵池也就不爲已甚，心裏暗自奇怪，因爲徐雷嘴裏的佟聖，似乎並非是這麼好說話的人——

大頭少年說完了這幾句話，立時轉向那兩列弟子，高聲宣道：「教主有令，褚明、范文同二弟子上前聽令！」

站在最前面的兩名高冠少年白衣弟子，頓時上前抱拳躬身道：「弟子在！」

大頭少年高聲喧道：「教主有令，方姓小妾頑劣不馴，有損教譽，着令你二人立刻拿下押來處置！」

二少年立刻高喧一聲「遵令」，足頓處，化爲兩道經天碧光，閃了閃，遂即無蹤。

這麼一來杜鐵池倒也無話可說，心裏正自盤算着如何開口向對方詢問杏兒父親的下落——這件事照說與自己沒有相干，但是既然知道了，又與杏兒有此一段邂逅的機緣，站在俠義道上人的立場，似乎不能不問，只是以自己眼前立場，誠所謂「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那裏還有資格管這個閑事！——

他心裏正自盤算着如何開口的當兒，那個大頭少年，却已向林杏兒大聲發言道：「妳可是崆峒教主林三官的女兒——林杏兒麼？」

杜鐵池倒沒想到對方竟然會主動向杏兒提起，倒要聽聽他說些什麼了！

林杏兒自一見百花教主，心裏即觸及父仇，惟一來自己功力淺薄，生死未卜，二來父親林三官尚在對方控制之中，自是不敢有所異動。

——這時，她乍聽對方呼出自己姓名，不覺一驚，當下上前一步道：「難女正是！」

大頭虎皮少年道：「教主方才已運玄功，默察妳的遭遇，對妳的不幸，十分同情，將有一份厚賜，補償妳所受的靈肉傷害……」

說話時即見玉榻上的「百花教主」佟聖輕輕舉了一下右手，他手上持握着一柄短短的玉杖，杖質純綠，分明是上好翠玉所製——

隨着佟聖的這個動作，即有一片五色祥雲自其座榻上冉冉昇起！

那片五色祥雲不過僅有桌面般大小，雲上托有一面朱漆托盤，盤子裏置有長劍一口，另有一個看似緞質的錦囊，裏面鼓膨膨的裝有許多物什！

這些東西在那片五色祥雲的拱托之下，冉冉的飛到了林杏兒面前定住！林杏兒手已伸出，却又臨時收了回來。

大頭少年宏聲說：「教主厚賜，還不收下上前謝過！」

林杏兒忽然落下眼淚，倏地轉向側前方百花教主樽前跪下叩頭道：「多謝教主厚賜，只是難女却不敢收受，還請教主作主——」

百花教主佟聖臉上興起了一片薄怒，目光視向大頭少年——

大頭少年立刻道：「教主對妳已是破格恩典，難道妳還有什麼額外要求麼？」

林杏兒叩了個頭，熱淚簌簌的道：「教主厚賜，原不敢不受，只是難女之父如今被押在『太歲峯』下，懇請教主念在昔年與我父原是至交好友的份上，免去我父親日受地火焚燒煉魂之苦，放他自由，教主這麼做，也算是爲自己積下善功……」

玉榻上的百花教主在她說及一半時，早已怒形于面，勉強聽到這裏，已是怒不可遏，連連怒視着面前的大頭虎皮少年！後者不敢抗拒，頓時向着林杏兒怒叱一聲道：「住口！」

這聲喝叱，當眞是氣足聲洪，聽在林杏兒耳中，眞有油槌貫頂之威，嚇得她登時中止住未完的話！

大頭少年厲聲道：「教主令妳不許再提林三官之事，妳父林三官罔顧道義，罪大惡極，教主沒有立刻毀其形神已是無上恩典，這事教主自有處置，不容妳再多說，教主令妳拜受賞賜之後，快快離開！」

說時，大頭少年伸手當空一抓，光華乍然閃得一閃，他手上已多了一張黃紙符咒，其上好像滿是寫滿蝌蚪形體的字跡，若隱若現十分古怪！

大頭少年手持靈符大聲接道：「這張靈符乃是教主破格賞賜與妳，有此一符，妳即可自由進出，不受教內諸多禁制所限，還不領賜謝恩速去！」

邊說，乃將手上符咒向着杏兒一揚，

一道青霞閃過，直襲向杏兒全身，一閃而逝！

林杏兒只覺得身上爲之一冷，已與那道靈符合而爲一！

眼前情形，已不容她不去，她深知百花教主佟聖之剛愎自用，眼前如不見好就收，說不定自己也休想離開，對於杜鐵池他固然是鴻恩待報，亦有說不出的難捨之情，只是覩諸各情，自己在這裏恐怕非但幫不上他什麼忙，怕是還要拖累與他，倒不如識趣先行遁去，今後再待機求他設法營救自己父親便了！

思念之間，那片五色祥雲又自緩緩移向面前！

大頭少年再一次喝叱道：「還不收下教主恩賜快走！」

林杏兒心中其實對佟聖懷有無比仇恨，自不肯接受他的賞賜，當下緊緊的咬着牙道：「無功不受賜，這些東西難女用它不着，教主還是自己收回去吧！」

說罷却轉向杜鐵池冉冉下拜道：「恩兄對我大恩，沒齒不忘，後會有期，就此向恩兄先拜別了！」

一邊說時，熱淚簌簌而下！

杜鐵池正想留她慢走一步，與自己同行，不意杏兒叩了個頭，不及站起，已化成一道紅光，倏地射空直起，瞬即無踪！

杜鐵池不意她走得如此倉促，心裏原本還有好些話要交待她，即使有關她父親林三官被佟聖困押事，自己也未敢置身事外，這一些只有放在心裏，今後再見機行事了！

大頭少年目送着林杏兒離開之後，遂即轉向杜鐵池道：「教主因與足下師門頗有淵源，對於足下這一次所遭意外，甚感遺憾，所以特別留足下在敝教小住數日，略盡地主之誼，以表歉意！」

杜鐵池心裏一怔，忙自搖頭道：「多謝教主好意，在下尚有要事，不便久留，這就告辭了！」

說罷，他正待上前向佟聖告退，忽然空中青光閃得一閃，只見先時離開的范褚二弟子已自押着方紅現身眼前！

杜鐵池只以爲方紅已然離開，却沒有想到依然還是逃不開佟聖之手，仍然被追住押了回來！

只見方紅一付垂頭喪氣模樣，全身上下，除了那張面容仍稱姣好之外，其它別處，已是一片血肉模糊，顯然是方才爲林杏兒救命三招之一的「百花獻蕊」所傷——只見她雙手倒剪，繫着一根銀光閃爍的光鏈，鏈子的一頭持在那個叫「褚明」的弟子之手！

這個叫褚明的弟子，雖然看過去還沒什麼，另外那個叫范文同的弟子，一條左臂却是染滿了鮮血，一副痛苦的表情！

「九尾金蜂」方紅似乎已猜知此番被押回的命運，乍見佟聖早已哭成了淚人兒，不俟佟聖宣召，先行自己搶前一步，拜倒佟聖榻前，一時泣不成聲。

「妾身方紅參見教主，請念在妾身多年早晚侍候教主的份上，格外開恩，赦免死罪，來生犬馬必報教主的大恩大德！」

她模樣兒早已十分淒慘，再一哭泣做作，更見可憐，無如榻上的佟聖顯然是鐵石心腸，自方紅現身之始，似乎連正眼也不曾看她一眼！

方紅哀求之後，兀自不停的頻頻向上磕頭不已，奈何她那位「良人」根本就無動於衷，却把一雙眸子轉向派去的褚范兩名弟子！

二名弟子也繼方紅之後，各自上前見禮！

大頭少年承示，向二弟子詢問經過。

受傷的弟子范文同叩頭道：「弟子二人奉令捉拿方姨娘，其時方姨娘已爲第九關隘的周師叔所擒，周師叔因不明經過，差一點放她逃生，如不是弟子等趕到，只怕她已經逃了！」

大頭少年哼了一聲道：「你左臂怎麼了？」

范文同道：「爲方姨娘『陰雷』所傷，已敷上教主所贈的『斷玉合珠膏』，想必無慮！」

大頭少年點點頭道：「你二人暫且退下！」

二弟子答應一聲，向着玉榻上的佟聖叩了個頭，仍回原處站好！

玉榻上的佟聖眸子直直的逼視向大頭少年，後者立時有所領悟，先是面色一震，繼而轉向跪地哭泣的方紅。

「九尾金蜂」方紅終算是侍奉佟聖多年，對於佟的爲人知悉得再清楚不過，即使對方與大頭少年那種神秘的「目語」，方紅也頗能領悟，甚至於在多年以前，有一個時候，她亦曾充當過類似今天大頭少年這個角色——

是以，在佟聖目注大頭少年，傳送心意的一霎，方紅立刻有所領悟，不禁大吃一驚，一時花容失色——

「不——教主——不——你不能對我下這個毒手……不……」

一面說，她更頻頻叩頭不已！

大頭少年回頭看了佟聖一眼，面現秋霜的視向方紅道：「方姨娘，教主的法令妳是應該知道的，多說沒有用，妳就領法吧！」

一面說時，右手平伸，向着方紅指了一指，即有一綫白光，疾如閃電般直向方紅身上飛去。

方紅早已料到了有此一手！

她既有逃去之心，自然全身上下披掛齊全，又以當年佟聖對她疼愛，送了她不少本門至寶，這時性命相關，情急之下，也只有持以出手，當下左肩輕晃，先自飛出了一幢三角形的帳形藍光，將她全身緊緊罩住，緊接着左手倏伸，發出了劍光，與空中大頭少年所出白光糾纏在了一塊！

大頭少年見狀一怔，登時大怒，他已然領受了佟聖命令，自是無所忌諱。

當下怒叱一聲道：「好個賤人，妳還敢違抗教主的法令不成！」

一面說時，右手中指微微彎曲着向外一彈，射出了一點火星——敢情這大頭少年，乃是佟聖身前最最得力的掌門弟子，姓屠名剛，佟聖早年在雲貴還未曾出道以前，即收其在門下效力，算來從師已有數百年之久，早已盡得佟聖眞傳，名份上他雖是佟聖掌門弟子，事實上這百花教上上下下，對他無不敬畏，因其爲人剛直，更不近女色，生性「忌惡如仇」，乃有「辣手鐵漢」之稱。

說來這「辣手鐵漢」屠剛，與百花教主佟聖之間，乃有一段很長的素緣，否則以屠剛之正直爲人，這百花教上上下下鮮有其看得順眼之人，又豈能苟留師事佟聖如此之久？

「辣手鐵漢」屠剛平素對教主佟聖這幾個身邊艷妾侍姬，早有嫌惡，只是碍於與佟聖師生之誼不便發作——

今日湊巧遇見了這個機會，他焉能輕易對方紅善罷干休，那一點彈自中指指尖的星星之火，其實正是他潛習經年的「命火」！平素絕不輕用，如非立意要制對方於死命，也萬萬不會如此施展！

「九尾金蜂」方紅乍見之下，由不住大吃一驚，倏地發出了一聲尖叫，自地面霍地頓足而起，奈何仍然是慢了一步，却是那點星星之火迎在了頭頂藍色帳光之上，先是强光乍然閃了一閃——緊接着發出了驚天動地般的一聲霹靂！

眼看着方紅那幢護身的藍色帳光，在這聲爆炸霹靂裏炸爲千萬道游散飛絲，其內的方紅自然難以倖免，頓時血肉橫飛，被炸成了粉碎！

這番目睹，只嚇得杜鐵池目瞪口呆，他倒是沒有想到，方紅竟然會落得如此慘狀——

就在方紅肉身方自被炸得血肉橫飛的一霎間，一幢血光，簇湧着看似方紅的元神——一個通體如血的小人，驀地衝霄直起——

大頭少年怒叱一聲：「那裏走！」

他顯然得有師命，對於方紅元神亦不肯輕易放過，當下手指處，先見一縷白光，矯若靈蛇般的射空直起，風掣電馳般直循着方紅元神追去！

杜鐵池眼看着對方這種慘厲的趕盡殺絕的手段，心裏殊爲不忍，心念微動，那口「七修仙劍」已匹鍊般劃空直起，就空一掃，已攔住了大頭少年所發出的那綫白光——

就衹是這麼一霎間的躭誤，却已與方紅元神留下了無限生機，帶着一聲尖銳的長叫，方紅這個元神所幻化的紅色血影，箭矢也似的衝霄直起，一逕向着西天電閃而逝！

大頭少年虎目圓睜着，重重的頓了一下足，猛地轉臉怒視向杜鐵池，後者已然揚手，收回了飛劍！

「上天有好生之德，」杜鐵池目注向對方，道：「就給她一個再世爲人的機會吧！」

大頭少年屠剛原本忿怒的臉上，忽然綻開了一位牽强的笑容。

「說得好——既是足下討情，也就饒過她就是——」

一面說時，他目光轉向盤坐在玉榻上的佟聖，後者臉上却顯然留有忿意，連連向屠剛有所示意。

屠剛遂轉向杜鐵池道：「教主說，足下不該插手管這件事，這個賤人元神不死，對本門今後留有無比後患，這個責任，日後只怕與足下亦脫不了關係！」

杜鐵池冷冷一笑道：「貴門處置罪犯，本來是用不着我這外人多事，只是這件事却是因我而起，就不得不向貴教主討上一個情面，以後的事如與在下有關，在下自然脫不了關係！」

屠剛點點頭道：「很好，既然有足下這句話我們就放心了！」

杜鐵池抱拳躬身道：「在下這就告辭了。」

大頭少年一笑，搖頭道：「家師有意要足下在此作客數日，這時只怕還不便離開！」

杜鐵池長眉一挑，忿聲道：「這是什麼話，難道在下的行動，也要令師批准不成！」

「那倒也不是，」大頭少年臉色微窘的道：「教主只是仰慕七修門中的道統，難得足下來此，機會難得，有意向足下探討一下！」

杜鐵池心中一愣，目光轉向百花教主，只見對方一雙烱烱的眼睛，瞬也不瞬的正盯着自己，表情十分嚴肅，他心裏不禁動了一動，想到昔日「玉樹眞人」桑羽所說，七修道統乃是當今天下名門正戶中最具權威的金仙道統，無論正邪各門，無不心存覬覦，桑眞人與徐雷曾再三告誡自己不可輕易對任何人談起——想不到他一時不察，竟然會自露了口風，果然引起了「百花教主」佟聖這個老魔的非份之想！

原來仙道業所謂的「四九」天刦，不出數年即至，正邪各門中，無不引爲生死存亡的一大考驗，這是一次天道的考驗，必須德業並進心地善良者，方有望通過，否則必將依靠本身之功力或藉助法力極高之友朋協助，再加以天地間之至寶仙器，才可望倖倖通過！

「百花教主」佟聖平素爲人，雖不曾犯有大惡，却是去善甚遠，再者他所習之道統，更是旁門左派，雖然爲抵禦天刦，已練就了幾樣厲害御法，到底不敢存有全勝之念，只是以他當今之輩份與爲人，更不願求助於人，一些正派人士因惡其目高於頂，誰也不會自動上門與他論交，佟聖外表雖作出一副强者不懼的表情，其實內心却無日不引以爲憂，即以他私押「崆峒教主」林三官於「太歲峯」下一事而論，其意亦無非在於逼迫他交出所練之「冰魄化身」用以抵抗天刦，無如林三官拚着性命不要，亦不肯將化身交出，佟聖爲此用盡心機，頗感苦惱之至。

——現在，他忽然悉知杜鐵池竟是「七修」門下弟子，妙在他三世輪迴，雖然已盡得該門道統眞傳，却在於本世入門方淺，功力並未恢復，對於佟聖來說，實在是不可多得的良機。

原來佟聖用心，是想將杜鐵池軟困教內，然後再設法迫他把七修道統中若干菁華道出，那麼以佟聖如今功力，自不難於很短時日之內參會貫通，如此一來，不但可持以抵擋未來之「天刦」，更可用以轉進金丹大道，自是最爲理想之事！

杜鐵池雖然入門日淺，但這些日子以來，智靈漸開，前生道力亦在將復未復之際，百花教主佟聖的用心，他雖自然很易猜出，何況大頭少年屠剛自己也已道出，自無不明之理！

大頭少年屠剛見他久思不言，遂即冷冷的道：「教主有心納容，我看足下還是稍安不躁，暫時在敝教住下的好。」——微笑了一下，他接着道：「只要足下存心與教主合作，雙方都必將獲利……杜道友，你可明白我的意思麼！」

杜鐵池冷冷一笑，道：「多謝你的好意，請轉知令師，我决心離開，這就告辭了！」

說罷肩頭一晃，化爲一道白光，衝霄直起，奈何此舉已早在百花教主佟聖算計之中。

就在杜鐵池身形方自騰起空中的一霎，玉榻上的佟聖陡地眸子一張，手中玉杖霍地向空中舉了一舉，且聽得空中震天價般的响了一聲霹靂，十數枚斗大的火球，自四面八方一齊滾落直下，一霎時紛紛爆炸開來，聲勢之驚人，簡直無與倫比！

杜鐵池身子才起一半，遭遇到如此猛烈的當頭迎擊，猝然被震的直摔了下來，所倖那口護體的仙劍非比尋常，否則只此一震之下，怕不非死即傷！

儘管如此，杜鐵池一跤跌倒塵埃，只覺得三魂出魄，七竅生烟，久久也站不起來！

緊接着面前人影連閃，二十四名白衣勁裝的少年男女弟子，已列陣眼前。

杜鐵池强忍着身上的痠痛，一個骨碌由地上翻身站起，迎面即見到那個身着虎皮的大頭少年——

只聽他一聲叱道：「拿下來——」

二十四名弟子一聲喝叱，各人手指當空，紛紛發出了劍光，匹鍊般的劍光交熾成一面奇光爍目的光網，迎頭直向杜鐵池身上壓下來！

杜鐵池一面發出了七修仙劍，化爲矯若游龍的一條白光，奮力迎敵，情急之下却將懷內「破月三寶」中的那粒「兩刹神珠」取出，心中默念着出手口訣，霍地就空拋出——

頓時空中現出了紅紫兩色奇光，隨着車輪般大小的珠身轉動之下，那紅紫二光頓時渲染出漫天異彩，直迎着對方二十四口仙劍所幻化的大片光網絞迎了上去。

雙方乍迎之下，只聽得一陣清脆的金鐵交鳴之聲，首先遭遇的四口仙劍，頓時被絞碎爲一天飛星，墜如頑鐵——

玉榻上的百花教主佟聖，乍見及此，覺得厲害，陡然發出一聲斷喝，手中那根綠玉短杖驀地拋出，霹靂雷震聲中，化爲數十百丈長短一道碧光，立時與杜鐵池出手的「兩刹神珠」紅紫二光迎在了一團！

佟聖顯然技不祇此，一面出手中玉杖迎戰，一面嘴裏唸動眞言，發動四方禁制，只見他駢指向東南西北各指了一下，即由四方相繼擁起了大片白雲，在隱隱的一陣雷鳴聲中，齊向正中滙集過來！

杜鐵池頓時覺出了不妙，足頓處化爲一道奇亮白光再次衝霄直起。

這一次玉榻上的「百花教主」佟聖顯然沒有再施故技，臉上却顯現出微微的冷笑。

原來他已經發動了這裏厲害的陣勢，即所謂「神威四極陣」，一時自東南西北四個不同方向興起了重重雲霧，電閃雷鳴，聲勢端的驚人已極！

杜鐵池以無比神速的劍遁之勢，認定了一個方向，加速急馳，身後拖隨着那顆「兩刹神珠」所幻化的紅紫旋光，風掣電馳，其速驚人——

如此前行了一刻，只覺得眼前一片影色茫茫，也不知來到了一個什麼所在——

他初試劍遁，只覺得神速奇妙無比，這一陣子快速飛馳，少說也當在數百里以外，心中不禁暗笑，人皆言這百花教有如銅牆鐵壁，禁制重重，埋伏萬端，今日看起來，也不過如此這般——

使他奇怪的是竟然，也不見佟聖等任何人追趕過來，也許是自己劍遁過於神速，對方不及追趕吧！

心裏這麼想着，好不高興，當下按下了劍遁，向地面上落去——重重霧色裏，他似見足下水秀山靑，景緻頗佳！

待到他落下之後，耳邊上更聽見淙淙流水之聲。

杜鐵池這才覺得自從被困於百花教以來，不要說進食，簡直連水也沒有喝上一口，這時聽得流水之聲，便覺出口渴難當，遂即收好仙劍與「兩刹神珠」，信步上前，果見亂石起伏中，隱隱現出一泓清流，水質清澈，一時口渴難當，乃上前伏下身子，大大的吸了幾口——却於這當兒，身邊上傳過來一聲輕微的冷笑之聲。

「杜道友敢情是口渴了？我這裏有上好的『百花佳釀』可以奉贈——」

聲若童嬰，分明就在眼前。

杜鐵池吃了一驚，慌忙循聲看去，這一看之下，不禁暗自叫了聲苦也——

敢情他自以爲已經逃脫了敵人魔掌，誰知道依然仍在對方掌握之中。

眼前一片桃花流水，却在翠草如茵，落英繽紛裏，「百花教主」佟聖盤膝趺坐在一方低矮的玉案當前，身邊左右，各有一個衣着華麗，綺年玉貌的少女分侍左右，玉案上陳列着四時鮮果，更有一個尺許高下，色澤晶瑩透徹的羊脂玉瓶，裏面約略盛有大半瓶淺紅色的汁液，料必就是方才他所說的百花佳釀了！

此時此刻，固不見方才殺氣騰騰的陣勢，即使連那個身着虎皮，醜陋惡形的大頭少年亦不見其踪影。

杜鐵池擦了一下臉上的水，緩緩站起來，對於眼前所見，還有點模糊——

「道友不要多疑！」佟聖臉現微笑道：「這是百花教後宮所在，沒有我的傳召，任何人也不得輕易擅入，方才道友劍遁雖是神速，只是在我『神威四極陣』內，却是無能施展，只不過是在一定範圍之內繞空盤旋而已。」

如非是親眼看見，當面聆聽，杜鐵池萬萬不敢相信，對方說話的口音，竟是宛若童子——當眞稱得上是「返老還童」之身了。

看着杜鐵他的一臉茫然，佟聖微微一笑，手指左右二少女道：「這是我的兩名小妾，一名『拱雲』一名『托月』——來來，妳們兩個上前見過這位貴客，七修眞人的末世傳人杜道友——」

「拱雲」「托月」二女聆聽之下，曼吟一聲，雙雙趨前向着杜鐵池福了一福，低喚了聲：「杜眞人！」

杜鐵池閃身一旁道：「不敢當——心裏却忖思着佟聖這個老兒實在可惡，竟然改變了態度，用這種手法來思籠絡於我，豈非是白費心機？——

心裏想着，不禁面色一沉，冷笑道：

「佟教主不必客氣，在下去意已決，多說無用，請教主珍惜令譽，讓在下從容自去，感激不盡，否則一切後果，只怕教主也担當不了！」

佟聖含笑道：「小友你言重了，這個天底下，只要本座想作想爲之事，還不曾聽說過有行不通的，我對你已是破格優從，小道友你還是知趣的好，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那又何苦？」

杜鐵他聞言一呆，心裏盤算着確是不知如何才好，打既打不過，逃又逃不了，又將如何？怪在方才那個「墨雲子」蓋空，分明已現身相助，却是到了後來緊要關頭，反倒藏頭縮尾不見其踪影，也不知他現在那裏？

佟聖見他思忖不言，只以爲心已搖動，當下淺笑道：「怎麼樣？如果你願意留下來，不必多久，只不過四十九天，這段時日之內，你只須將七修道統十七字眞言略爲向我說明，我却也不白佔你的便宜，當可把『火海眞經』入門之法傳授給你，實在說起來，佔便宜的還是你——你意如何？」

杜鐵池搖搖頭苦笑道：「老前輩你多說無用，我是不會答應的！」

佟聖神色一凌，仍然心平氣和的道：「你是初生之犢不怕虎，當今天下我看還沒有幾個人胆敢對我這麼開口說話的，我已對你一再優容，却是怎麼不知好歹？」

杜鐵池冷笑道：「是老前輩你强人所難，怎道在下不知好歹？」

佟聖一聲朗笑，聲若兒啼——

「好！我倒要看看你能僵持多久！」

說罷，右手五指輕輕就空一抓，正待向外遞出，忽然側方紅光大盛，一連閃了幾閃——

佟聖目睹及此，驀地站起來一聲叱道：「什麼人？」

——緊接着那隻虛抓的右手，霍地向着先前發光處平推而出，空中立時閃起了一道電光，「咕嚕嚕！」起了一串奔雷之聲，斗大的一團火球，直奔向先時紅光閃爍之處——

驀地，那地方奇光大盛，在一片宏聲大笑裏，現出了一個身材瘦高，貌相清癯的黑袍道人來。

這人的猝然現身，恰爲佟聖發出那枚滾動火球之同時，看起來雙方幾幾乎已是迎在了一塊，却只見那個黑袍道人寬大的袍袖向外一揮，不偏不倚，正好與所來大火球迎了個正着，却爲他適時捲入袍袖之內。

杜鐵池因已當過佟聖這一手的厲害，知道他擅施神雷，因見這枚火球來勢極猛，又大，料必一旦爆炸開來，勢將較先前更爲猛烈，殊不知却爲這個猝然現身的黑袍道人，只一下已捲入袍袖之內。

那枚待炸的神雷，來勢儘管極爲勁猛，却像是悶口葫蘆一般的沒有了下文。

杜鐵池驚喜之間，同時也才認出了來人敢情正是先時一度現身的「墨雲子」蓋空——此時此刻他猝然現身，預料着雙方必將大有可觀！

「墨雲子」蓋空的忽然現身，自然使得身爲地主的佟聖大感驚詫——

只見他面色一沉，霍地站了起來——

「尊駕可是來自『西崑崙』的蓋道兄麼！失迎，失迎……」佟聖那張臉上，一時顯現着無比的驚怒：「這又是從那裏說起！」

「墨雲子」蓋空呵呵一笑，仍是不脫前番滑稽聲態：「佟老魔，咱們總有一甲子不見了吧，難得你還是老樣子不變。」

說到這裏，忽然露出一副咧嘴的樣子道：「哎唷唷，這玩藝兒我可是受不了，滾熱火燙的，幹什麼一見面就送我吃個大火球，我是無福消受，還是你自己自作自受吧！」

嘴裏說着，右手大袖霍地向外一揮！「呼！」的一聲，那團光兒的赤紅火球，忽悠悠由他袖子裏又滾了出來，直向佟聖眼前飛來！

佟聖冷冷一笑，正待招手迎接——

無如「墨雲子」蓋空，這一手乃是旨在當面出他的醜，並非眞的原物發還——眼看着這枚赤紅流焰的大火球已將滾入佟聖手上，忽然間却又改了方向，向一旁轉了過去！

佟聖自是沒有想到有此一手，等到發覺不妙時，却已是其勢不及！

眼看着那枚赤紅流焰的大火球，正好落在了風光綺麗的一座凉亭之上——緊接着，火光乍閃，發出了驚天動地的一聲霹靂！

原來這些成名的仙道之士，每喜以自身所習之「乾陽」或「至陰」之能，烹以「三昧眞火」，練成各類不同性能，威力不等之神雷。

佟聖更不例外，爲了顯示其功力截然不同於一般，他這神雷稱得上「別具一格」，由於佟聖以「陰陽」之術見長，所練神雷便具有陰陽二性不同威力，名爲「乾坤一元霹靂子」，一經施展威力萬鈞！

「墨雲子」蓋空是存心出他的醜，在原物出手時，另加了一成本身命火，是以一經爆炸，其力更是可想而知——

就在這聲驚天動地的爆炸裏，那片風光美好的亭舍連同附近方圓數十丈內外的花草樹木，全數炸爲飛灰，整個地面更如同火山爆發時那般强烈的大大震動了一下，其威勢端的驚人已極！

百花教主佟聖，因見來人是海內外公認最最難以招惹的「崑崙七子」之一，固然也知道今日之會；難以善罷干休，但是在未曾弄清楚對方眞正來意之前，總不願先行弄成不可收拾之局面！却是沒有想到，對方一上來竟是這般不通人情——

以佟聖之自負，正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登時大爲發作——

當下一聲怒吼，厲叱道：「牛鼻子欺人太甚！招打！」

隨着出口的話聲，右手倏地向前一探，即由其五指之內暴伸出五道其紅如血的柱光。

佟聖當然知道對方的不可輕敵，是以才會在一出手之下，即施展出其本身功力至菁的「劍炁」！

五道血光一經他指尖射出，霍地暴漲爲百千丈長短，恰似雨過天晴的當空彩虹——即以這個出手的角度，構成了一隻碩大無比的巨靈大手，直向「墨雲子」蓋空兜頭帶身，一下子猛抓了下來！

「墨雲子」蓋空嘴裏怪笑了一聲道：「好傢伙——」

面對着此一魔教第一高手的凌厲攻勢，蓋空可不敢掉以輕心——

迎合着佟聖當頭下抓的劍炁，蓋空一樣的箕開了右手五指，五道純青的光柱，一如佟聖那般模樣，掄起了一天的碧虹，從而形成了一隻幾乎與對方同樣大小的大手——

兩隻大手霍然的迎在了一塊！

站在一旁壁觀的杜鐵池，目睹着這番奇特的打鬥，不禁大爲驚心——空中一紅一綠兩隻大手，一經交結，即形成了不可開交之勢——

兩個人四隻眼，目不旁瞬的向空注視着！

漸漸那兩隻大手，相對的都爲之縮小了不少，却只是十指對扣，不時上下翻飛，一時竟然難以分出高低强弱！

百花教主佟聖一面運功與對方拚鬥，一面冷笑道：「姓蓋的你無故上門欺人，只當我這百花教就是這般容易進出麼，哼哼，今天我倒要看看你這自命不凡的崑崙七子，有什麼能耐再能出去？」

「墨雲子」蓋空聆聽之下，哈哈一笑道：「老魔頭，難爲你修行千年，居然還看不出今日大勢已去麼！」

佟聖聆聽之下，不禁微微一怔——

就在這一霎間，遠處忽然响起了大片轟隆之聲，起先只不過是起自正南方，不旋踵間，却已是四方齊應，緊接着電閃雷鳴，天驚地動，雖然間隔距離尚遠，却已能體會出那番絕對不比尋常的變異——

杜鐵池旁觀者清，更能十分清楚的看清一切——

只見四面八方在那陣驚天動地的震動之後，竄起了陣陣狼烟，更有無數道光華閃爍其間，當空先是浮現出大片橘紅色塊雲，繼而却又轉換成瑰麗的七彩——他目睹此奇異景色，只以爲百花教發動了厲害的陣勢，殊不知實情却斷非如此——

百花教主佟聖忽然神色大變，即見面前光華連閃，現出了一個白衣長身少年——正是先見二十四名少年男女之一，只是此刻看來顯然已失去了先時的從容神態，其實只要從他狼藉的衣裝以及倉促的表情上即可以看出，必然發生了什麼大事！

這名少年弟子乍見佟聖，至爲張惶的道：「啓稟教主，大事不好——」

佟聖怒斥道：「不要張慌——」

「是……」這名弟子强自鎮定了一下，吶吶道：「百花教四面臨敵，五極前輩各自應敵，都處與不利地位，敵人大舉上門，屠師兄也受了傷，天門陣已破……請教主定奪！」

佟聖聆聽之下，臉上驀地罩起了一層秋霜。一旁的「墨雲子」蓋空一聲怪笑道：「怎麼樣，老魔頭，我沒有騙你吧！」

說話之間，想係佟聖急怒分心之故，那隻元神劍炁所幻化的大手，立時就現出了不敵，被「墨雲子」蓋空劍炁所化的綠色大手制了機先，驀地壓了下去！

佟聖身子大大的搖撼了一下，慌不迭定下了身子，一面視向報訊的弟子道：「傳令下去，全體迎戰，沒有我的命令，擅自離守者，殺無赦！」

白衣弟子先是怔了一下，遂即後退一步道：「遵命！」

倏地化起一道白光，衝霄直起——

無如他身子方自騰起一半，猝然間天空中爆雷似的一聲怪笑道：「下來吧，小子！」

緊接着大片紅光閃處，一個身高八尺蓬頭虬髯的黃衣大漢，陡地自天而降——非但如此，隨着他落下的身勢，兩隻大手已實實的把先前的那個白衣少年擒在了手上！

杜鐵池一眼看出了來人正是闊別甚久不見的徐雷，不禁喜出望外，不容他出聲招呼，百花教主佟聖已怒叱一聲，左肩輕幌，射出了匹鍊般的一道白光，直取徐雷項上人頭。

徐雷再次狂笑一聲道：「來的好！」

一面搖動上身，自背後飛出一道叉形光華，敵住了佟聖馳來的飛劍，另一面雙手貫足了眞力，只一下已把手上白衣弟子摔了出去！

——饒是那弟子功力不弱，亦吃不住徐雷所練的「火炁眞功」，噗通！一聲摔在地上，頓時就昏了過去！

「認栽了吧，佟老怪！」徐雷大聲道：「西崑崙的七位老前輩，全都來看你來了！」

話聲未完，面前祥光大作，在一片耀目難開的奇亮閃光裏，同時現出了六位道貌岸然，神采飛揚的全眞男女修士。

除去先來的那個「墨雲子」蓋空以外，這些人杜鐵池竟是一個也不認識，細認下，只見來人是四男二女。連同「墨雲子」蓋空，正好湊足七人，敢情名震天下，被譽爲當今輩份最高，最最難以招惹的七位老前輩，一個不少的全都到了！

隨着六人身後來處，更有一道五色光圈成的光圈，緊跟着拖曳而前，那五光圈裏却拘禁着五個垂頭喪氣的老者，個個的沒精打采，就像是鬥敗了的公鷄那個模樣——

杜鐵池認得其中之一，正是方才在地底相逢，並曾交過手的「黃履公」魯班，由是也就不難猜想出其他四人的身份，正是百花教倚爲長城的「五極尊者」！

事情的變化，竟是如此出乎意料，莫怪乎杜鐵池心中驚訝，就是身爲居停主人的佟聖，在目睹着眼前的一切發生，亦有置身雲霧之感！——

神智微分，那隻全由本身眞氣劍炁所化的大手，已吃不住「墨雲子」猛烈的攻勢，頓時被壓得向下連連退縮——

「墨雲子」蓋空把握着此一刻良機，大吼一聲，左手突然揚起，匹鍊般的飛起了一道白光，正待向佟聖身上飛去，猛可裏却爲當頭七子之一的一個皓眉銀首的全眞道人，出手阻止——

白髮道人由於站立之處恰是「墨雲子」與「百花教主」之間，只一伸手，已把「墨雲子」飛出的劍光抓在了手裏——

那道白光其勢固極凌厲，只是在這個白髮銀眉全眞道人手上，就像是叫花子玩蛇一樣，只見它前後伸縮曲擰掙扎，却並不能逃出道人掌握之中。

即見這個白髮道人向着「墨雲子」蓋空微微一笑道：「七弟還是這個老脾氣，

得罷手時且罷手，能容人處且容人，看在佟道友多年修爲不易的份上，就饒他一次吧！」

「墨雲子」蓋空雖是生就的「忌惡如仇」個性，無如對於這位七子中行首的大拜兄「銀眉子」李鐵民，卻是十分折服。

當時聆聽之下，臉色不大自然的收回了飛劍，只是空中「紅」「綠」兩隻大手，已自糾纏不已。

「百花敎主」佟聖若論本身功力，雖然未必不是「墨雲子」對手，只是目前情形之下，自難全神專注，相形之下，自然大非對方對手，即爲墨雲子劍炁所化巨手節節下逼，一時汗如雨下！

七子之首的「銀眉子」李鐵民看在眼裏，不禁莞爾一笑，目注向佟聖道：「佟道友，還不收回劍炁，當眞要自取滅亡不成？」

一句話驚醒了佟聖——這才警覺到面前各人，休說是聯手合攻，只一人已非自己所能應付，更何況自己倚爲長城的「五極尊者」已在對方掌握之中，眼前情形，分明是百花敎已然全數瓦解，只剩自己一人尚還孤軍奮鬥個什麼勁兒？若再不識進退，可眞是自取滅亡了。

這麼一想，頓時如同兜頭澆下了一盆寒露般的清醒——當下長嘆一聲，右手後抬，遂即把本身眞元劍炁所化的那隻紅色大手收了回來！

墨雲子也就莫爲已甚的，收回了自己發出的巨手，卻只是看着佟聖頻頻冷笑不已！

面對着當前的一千勁敵，佟聖實在已無能再逞其兇——

尤其是七子中的前數位，論及輩份，實在還較自己要高出許多，這個仗是無論如何也打不起來！

發了一陣子呆，佟聖再次長嘆一聲，苦笑着面向當前的崑崙七子折腰拜了一下，吶吶道：「尊駕等不在仙山修行，忽然駕臨敝敎，又是所爲何來？」

「銀眉子」李鐵民微微一笑道：「佟道友未免明知故問了——」

另一個黑臉赤眉道人大笑一聲道：「佟老兒，你少在我們七個面前裝蒜了，這多少年，你所作所爲，那一件又能瞞得過我們，告訴你，就算沒有七修前輩門下杜道友被你所困的這檔子事，我們也是要來找你，哼哼！你作的孽還少麼！」

可笑佟聖昔日是何等氣勢，今天卻被人指着鼻子一頓大罵而無以爲答！

——頓了一下，他才冷冷的道：「譚道長休要血口噴人，你道我作孽甚多，可有什麼證明？」

黑臉赤眉道人在七子中行五，人稱「赤松子」俗名譚悟，性情倒與「墨雲子」蓋空有幾分相似，只是出手更較蓋空無情，因此又有「辣手霹靂」之稱！

這時聆聽之下，一聲狂笑道：「你居然還要證據，好吧，我且說幾件給你聽聽，第一，武當傳人尚和崑因與你同時發現古仙人『碧梧眞人』洞府，內中有經卷法器甚多，你這老兒竟存心獨吞，又怕尚和崑將此事張揚出去，竟然狠心用魔火將其困燒洞內達四十九日之久，可有此事？」

佟聖登時神色一怔！

「赤松子」譚悟冷哼一聲，接下去道：「可憐尚和崑爲你魔火所燒，肉身全毀，如非六妹藍仙子剛好路過，以『無量音波』測知，適時將他救出，只怕他已形神俱滅，事後藍仙子親往察看，收得魔火一甕，證明確是你這老兒獨門所煉有的『碧魔焰』，這件事已是十分昭然，你可有什麼話說？」

佟聖表情至爲陰沉，聆聽之下冷笑一聲道：「這只是尚和崑一面之詞罷了！」

赤松子怒叱一聲道：「住口！」

卻爲另一個長眉杏目的中年道姑接口道：「那麼，另一位被你以『五行移山大法』壓在太歲峯下，日受地火煉魂之苦的林三官，又該怎麼說呢？」

說話的道姑，長身玉立，身着碧披，望之不過三十許人，其實知道她的都悉知她的實際年歲，怕不已近千歲，在崑崙七子中，只有她——「巧雲仙子」崔玫與另一位「飛花仙子」藍宛瑩兩位異性，比較起來，這兩位仙子個性爲人均較柔和，卻想不到爲眼前「百花敎主」佟聖情勢所逼，也都現出了怒容！

「巧雲仙子」崔玫乍然提起了「崆峒敎主」林三官，卒使佟聖大吃了一驚……

妙在「巧雲仙子」崔玫的話聲方自一落，空中光華一遮閃了幾閃，接連的落下二人！

爲首者一個大頭少年——正是佟聖門下掌門弟子「屠剛」，只見他一隻左臂竟然齊肩盡失，鮮血染滿了一身——

緊隨在身後的是一個瘦高拱背，面無血色的灰衣長身中年文士！

灰衣文士身子甫一下落，一眼看見了佟聖，大吼一聲，身形倏地縱起，化爲青濛濛的一道長虹直向佟聖身上捲了過去！

佟聖想不到會在此一霎，對方林三官居然會現身來到，眞是「說曹操，曹操就到！」

林三官顯然由於崑崙七子的援手，已然自地底脫困而出，適巧遭到大頭少年屠剛的干預，二人一言不合，大打出手，屠剛因過於輕敵，竟爲林三官「無形劍」所乘，當場斬下一臂，一路追踪而來，卻不意胡打誤闖之下，竟然來到了眼前——

仇人相見，分外眼紅。

林三官這才不顧一切，猝然向佟聖出手——卻不意他身形方自衝出，卻聽得爲首站立的「銀眉子」一聲叱道：「林道友小心！」

說時遲，那時快——

就在林三官「身劍合一」方起空中的同時，一點星星之火，自「百花敎主」佟聖指尖上驀地彈出，所幸「銀眉子」李鐵民有見於先，陡然自其大袖內飛出了一蓬白光，只一下，已如同蛛網般把林三官兜住，隨着他外掄的手勢，足足把林三官摔出三數丈以外，「噗通！」跌倒就地！

緊接着一聲驚天動地的霹靂，敢情是那點發自佟聖指尖的星星之火爆炸開來！

原來「百花敎主」佟聖眼看着大勢已去，自己數百年苦心所經營的基業，毀於一旦，眼前仇人更是出奇的厲害，再不設法見機而逃，後果更是不堪設想，因是之故。借着與對方對答之空，暗中卻集中所練內炁，陰陽二火，成爲生平絕少施用的

「命元雷火」，只待時機一到，給對方一個措手不及——

想不到正在這個時候，偏偏林三官竟然出現，不顧性命的向他出手，佟聖怨恨之心，正好給他來一個當頭痛擊！

「百花敎主」佟聖自以爲聰明蓋世，卻未曾估計到當前敵人實在遠比他想像的還更厲害的多，就以他暗自調息，聚功成雷的一手，崑崙七子中至少半數以上都已洞悉在腹！是以他出手不謂不快，卻依然白費心機！

佟聖眼看心機白費，一不做二不休，長嘯一聲，一雙大袖霍地左右揮手，發出了大片火星；其本身把握着此一刻良機，陡然化爲一道經天赤虹，往空就起。

儘管如此，卻依然慢了一步！

眼看着一片五色奇光，分別自七子手中飛出，像是早已商量好了似的，這片五色光華，一經出手，即構成了一面瀰天大網，不偏不倚，正好迎着了佟聖上衝的身子，只一下已然網了個準！

隨着爲首的「銀眉子」一聲急叱道：「轉！」

在場各人只覺得面前霞光一現，足下微有所感，等到發覺眼前景物似有所變時，卻已換離了另一現場——來到了一處高坡之上！

杜鐵池心中不勝駭異，卻不知設非是「銀眉子」李鐵民施展無上大法「乾坤一轉」，將現場轉移，只怕已爲佟聖那一手玉石俱焚的陰謀所逞，百十顆「命元雷火」一齊爆炸開來的，該是何等威力，只怕在場各人將無一倖免——

然而，眼前的佟聖非但沒有使敵人絲毫受損，自己卻反而落入敵人手中，受困於「崑崙七子」聯合劍陣之內，看過去就像是一個五色奇光透明的大琉璃球，緊緊震住佟聖頗不安寧的身子——他雖然施出了渾身解數，上下左右頻頻衝闖，奈何七子這一手聯合劍陣，卻是大非尋常，一任他施出了渾身解數，卻有似凍蠅衝窗，休想能脫困而出！

「銀眉子」李鐵民目注劍陣之內的佟聖，長嘆一聲道：「佟道友，你枉自修煉千年，卻是這般不識時務進退，眼前之勢，正是你洗惡向善，棄暗投明之機，四九天刦不久即臨，以你今日作爲，你能平安渡過，不如隨貧道七人轉回，或可有一綫生機，如果你眞的只圖眼前逍遙，只怕刦難一到，難逃形神俱滅之命運，你固是聰明人，何以連這點道理也想不明白，眞

穿心腿破拗腕術

麥海雲

日本有些武林高手苦練一招，拗腕術就是其中的一種，它不附於空手道或者柔道之內，那是獨立的一種拳脚，練過拗腕術的人，打架的時候，盡量想法子貼近敵人的手，跟着把敵人的手拗斷，如果一招能够使用出來，很順利拗折對方手腕，立刻打勝。

手腕並非很堅實的，你不妨試試，如果指掌向自己這邊拉過來，拉到盡只是痛楚，不會折斷，反之，把指掌向掌背的地方壓下去，確有可能壓斷，尤其是苦練過拗腕術的人，壓力特別强，抓住對方的手，左手按下去，右手向上拉高再壓，盡量使他的指掌朝着掌背那邊壓低，很快就會使手腕壓斷，而且不易治療。

練習過拗腕術的人並非跟普通人打架那樣子拳來脚往，而是盡可能的閃避，出其不意，雙手齊出，去抓對方的左手或右手，假如對手一拳打落，他就用左右兩手交加起來，以交加手的姿勢迎擊，如果他能够把對方的拳頭用交加手叉住，隨手一拉一拗，便即如願以償，非常快速，當然的，世界上有這麼一招，就有別一種方法拆招，練過拗腕術的人都知道，一旦自己的手被執，便要向後倒下來，跟着一脚踢上去，變成倒踢的「穿心腿」，除非抓住手腕的人立刻放手，不然的話，可能給穿心腿踢到彈高幾尺，然後從頭頂那邊跌下來，一招就使他重傷。

中國也有拗腕術，但並不是一個主體，而是附入擒拿手之內，日本有些人專練拗腕術，並不注意擒拿手，故此，這個門派是比較少見的，而且是相當毒辣的，就算當地的高手，也忌它三分。

想拗斷對方的手腕，又要快又要準，壓力又要非常强大，平時必須打沙包，插沙打石，盡量使自己的一對手好似鋼似的堅强，而且手腕更加結實。事實上拗折對方手腕的時候，自己所承受的壓力也是相當大的，假如對方沒有折斷，自己的手腕先行折斷，那就太過笑話了，故此，拗腕術也要師傅指點，不能够無師自通。

有些人是空手道專家兼練拗腕術，當然打得更兇，事實上兩人搏鬥，往往有機會是兩隻手一齊碰撞的，跟着腕拗，佔盡上風。

有許多招式是相當有效而且十分新奇的，拗腕術只是其中的一種，還有「鐵板壓」，它也是很有分量的，即是把一雙手的重心壓在對方的要害，一壓便即使對方身受重傷。

這一招是如此施展的，突然衝過去，雙手齊出，一隻手抓住對方的頭部，使勁扯下來，跟着雙掌齊出，在對方的左右兩邊耳朵使勁打下去，一招就能取勝，根本上耳朵已經係十分重要的穴道，不難打中它就發生重壓，傷及腦穴，此外，把一雙手的掌心壓在對方胸背，上壓下拍，亦可發生高度的殺傷力。

無論如何，把指掌練到堅如鐵石，總之有利的，想施展「鐵板壓」這一招，先要天天用掌拍打鐵板，先練掌心，再練掌背，不久便有效驗。

日本武功不乏奇門絕技，但要苦練才有把握戰勝對方。

正好笑了！」

這幾句話雖然說得語音不高，只是透過銀眉子無上仙法，一字字都清晰的傳進了佟聖耳中。

「百花教主」佟聖聆聽之下，果然靜止了下來，繼而長嘆一聲，遂即在七子劍陣所形成的大光球之內盤膝坐定，不再移動。

「銀眉子」李鐵民微微頷首，手指當空，劍陣突地縮小，只形成僅可容佟聖坐姿大小的空間——却轉向一旁淚流滿腮的大頭少年居剛道：「居剛，你還認得貧道麼？」

大頭少年居剛顯然已運施仙法制止住斷臂的流血，只是看上去形容憔悴已極，這時見問之下，立時趨前拜倒以銀眉子爲首的七子身前。

「老仙師乃弟子前世恩人，弟子怎敢忘懷？」居剛邊說邊泣，頻頻叩頭道：「家師只是行爲任性，尙求七位老仙師破格成全。饒其不死，弟子願效百世犬馬之勞以報答七位仙師無上宏恩！」

銀眉子輕輕哼了一聲道：「這件事只怕不如你想像之易，我七人當會破格成全，至於最終結果，却要看他自己了——你雖然心地善良，但這多年來，却也作了不少違心之事，貧道念在與你前世有過一段淵源，特賜你錦囊一件，內有偈語靈符兩道，你持往僻靜處觀後，依言行事，百年之後，我再往度你便了！」

居剛悲喜交集的極口稱謝，連連叩頭不已——遂見金光一道發自銀眉子手上，便有一個金紅錦囊，隨光落下！

剛居加獲至寶的拾起。遂即向七子行禮告退，臨走之前，却依依難捨的仰首當空，望着困於劍陣之內的佟聖，一時淚如雨下！

「赤松子」譚悟見狀頗爲感動的道：「居剛，你的心意貧道明白，如果令師尙有一綫生機，貧道定必助他便了，這裏不是你久留之地，去吧。」

居剛這才抹乾了眼淚，再拜各人，舉手作別，化爲一道白光，破空而去——

杜鐵池剛想上前見禮，却見銀眉子目光却又轉向一旁形消木立的林三官身上——後者不及招呼，遂即自行上前，躬身向七子拜倒——！

銀眉子忙即扶起道：「林道友不必過謙——道友之遭遇，吾輩雖然早已知道，只是却礙於本身功課未成，不便分身，再者道友歷此一刦，却也是命裏相當……論及未來，却也並非無益——」

——說到這裏，他微微一笑，深邃的目光，似已看透利林三官的內心——

林三官先是一怔，忽然似有所悟，蒼白的臉上立時顯出了一片笑容——

銀眉子一笑，道：「目下令嫒已在崆峒相候，父女把握當時喜事一件，這就去吧！」

林三官連連稱是，一雙眸子却向杜鐵池望去——

銀眉子輕哦一聲道：「這位就是七修仙長的末世傳人杜道友，他與令嫒有活命大恩，倒是不可不謝——」

林三官立時上前，口稱：杜恩人在上，貧道林三官失禮了！

杜鐵池忙即跪地回拜，二人遂相繼站起！

林三官誠懇的執起杜鐵池一手，十分稀奇的道：「道友菁華內蘊，神采飛揚，他日必大放光芒，前途無量，小女賴道友成全，才得回生，大恩待報，且容後謝，刻下先行告辭了！」

說罷，欠身又與徐雷見禮，遂即搖身借「土遁」而去！

崑崙七子含笑的目光，這才轉向杜鐵池，後者趕忙侍機上前見禮，一一拜見！七子因知其離奇特殊身世，俱不禁多看了他幾眼！

銀眉子首先一聲浩嘆息道：「方才林道友對道友讚賞之詞實非過譽，七修仙長身後有道友這麼一個弟子，也實可告慰了——目下吳仙子師徒與桑貞人，俱在敝處作客，道友可願同往西崑崙一遊乎？」

杜鐵池一聽梁瑩瑩與其師吳嬪以及桑羽等人，俱都在西崑崙，難得眼前方脫災困，自是極願與彼等一見，難得銀眉子親口相邀，說不定更能爲此受益，自無不願之理，當下便欣然肯首答應，又上前與徐雷相見，二人親熱携手，樂不可分！七子俱都投以笑顏！

銀眉子看看時限已到，遂向「墨雲子」蓋空道：「七弟你且留下來，處理百花教事，務期毋枉毋縱，各門下弟子設非大惡不赦者，都給他們一條生路，指示他們投身之機，再引相見了！」

言罷大袖一揮，眼前猝出祥雲一片，杜鐵池，徐雷、連同除「墨雲子」以外的其他六子，俱都落身雲彩之上，緊接着這片彩雲呼嘯直上，連帶着身後的「百花教主」佟聖與「五極尊者」，相繼置身青冥，瞬即無踪！

（本集終，欲知後情發展，請賜閱「劍仙列傳」之三——「塞外飛虹」。）

下期預告

國際特警傳奇故事「火蟻」　馬雲著

武俠長篇連載故事「劍氣白雲」　蕭逸著

兩大巨著．同期刊出

長篇武俠故事

幽靈四艷

臥龍生·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青蓮子和岳湘跟着九陰鬼母到達一個秘密的地下室去，首先看見室內擺有二十四張床，每一張床上都躺着一位殭屍般的少女。後再到另一個密室去，又見到同樣的少女四名，之後，九陰鬼母向青蓮子、岳湘講述有關這二十八名少女的種種，原來先後所見的二十八名少女，是青蓮子的師父訓練出來的殺手，而交由九陰鬼母控制指揮出動去殺人的，但前二十四名女殺手一經出動，不論曾否殺人，即會自滅，而後四名則將已練成精……到這時，青蓮子才知道自己只不過是一個傀儡……回到房裏，和岳湘共謀對策……

相偕謁師尊　訛稱陳方策

青蓮子道：「桑木道長，號稱武林名宿，但如論他武功，只算是江湖上三流身手！」

岳湘笑一笑，道：「第一是，貴門中羅致的人手，都很高明，一般說來，都算是江湖上一等人物，所以，你們感覺到，別的門戶武功水準很低，第二是，桑木道長一直在藏鋒、歛刃，不讓自己的鋒芒太露。」

青蓮子笑一笑，道：「他還有鋒芒，我怎麼一點也感覺不出。」

岳湘道：「他是個很會收斂的人。」

青蓮子道：「你是說，他還可以和人動手？」

岳湘道：「不錯，他眞正的武功，只怕要比他表現出來的强過很多。」

青蓮子道：「哦！岳湘，你比羅統如何？」

岳湘道：「放開手，拚命一搏，十招內我可以殺他。」

青蓮子怔了一怔道：「不可能的。」

岳湘笑道：「我的劍法，別走一格，不是一般人所能瞭解，如若在十招之內，我不能殺他，那就永遠殺不了他啦。」

青蓮子道：「你是說桑木道長，也可和羅統一戰。」

岳湘道：「我可以担保，他們在百招之內，難分勝負。」

青蓮子道：「那個黃鎭山呢？」

岳湘答道：「少林弟子，自有絕技在身。」

青蓮子道：「我也瞧不出他有什麼過人的能耐？」

岳湘道：「目下，他們都盡量的藏拙，不希望太露鋒芒。」

青蓮子道：「風塵三俠的武功，我倒是聽說過了。」

岳湘道：「他們的武功如何？」

青蓮子道：「我的看法，他們的武功似乎是最好的了。」

岳湘笑道：「現在，令師還在不在仙女廟中？」

青蓮子道：「不知道，這些時日中，他也很少見我。」

岳湘低聲道：「你這種作法，連我都看出來，情形有些不對了，我想，令師也早該看出來了。」

青蓮子淡淡道：「他是大智慧的人物，但表面上看起來，却是個十分慈和的長者。」

岳湘道：「表面上，看來很仁慈，但他的內心，却是十分陰毒。」

青蓮子道：「我不能這樣說，至少，到目前爲止，他還是對我很好。」

岳湘道：「蓮兒，不是我危言聳聽，他這麼沉默不動，只怕是早已經別有打算了。」

青蓮子道：「哦！別有打算，什麼打算呢？」

岳湘道：「這個、這個，我無法肯定答覆什麼，不過，山雨欲來風滿樓，這一點，我想妳心中也早應該明白了。」

青蓮子道：「這倒不錯，我確已有這種感覺，所以，我開始在防備。」

岳湘道：「姑娘有這種感覺，在下也有這種微妙的感覺。」

青蓮子嘆道：「我一直在担心一件事情。」

岳湘道：「什麼事？」

青蓮子道：「如若我師父找我去時，我是不是應該去？」

岳湘道：「能不去麼？」

青蓮子道：「不能。」

岳湘道：「那是非去不可了。」

青蓮子道：「如若我確實他們要殺我時，我自然不會去了。」

岳湘道：「哦！」

青蓮子道：「問題就在，我不知道他幾時會對付我，如何對付我。」

岳湘道：「妳如已確定了這件事情，那就應該處處小心，任何機會，都不給他們。」

青蓮子道：「事實上，他們要殺我，並不是一件太難的事……」

岳湘接道：「他們想殺你，但又不願別人知道是他們殺的。」

青蓮子道：「如若他們沒有這個顧慮，我想，他們早應該殺了我。」

岳湘道：「仙女門剛剛在江湖上成立，如若門主被人殺了，那不但有損威名，而且，也有損他們的團結。」

青蓮子道：「岳湘，現在，他們是不是已經把我當作敵人了。」

岳湘道：「好像如此。」

青蓮子道：「這麼說來，我應該很嚴密的防範了。」

岳湘道：「是！」

青蓮子道：「唉！岳湘，如若只是風塵三俠和桑木道長等幾個人，我實在很担心。」

岳湘道：「你担心什麼？」

青蓮子嘆道：「我懷疑他們能否保護我。」

岳湘道：「蓮兒，沒有人能眞正的保護妳，能保護你的，是妳自己。」

青蓮子點點頭，道：「我明白，不過，你要瞭解，我一直在他的教養之下長大，我對他有着一種莫名的敬畏。」

岳湘心中一動，暗道：看來，她抗拒對方的意志，還不够堅定，我得曉以大義才行。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蓮兒，如若只是妳個人的生死，老實說，只是帶給我終身的痛苦。」

青蓮子道：「他們要殺的，不只是我一個了。」

岳湘道：「他們要對付的是整個中原武林同道。」

青蓮子輕輕歎息一聲，道：「我明白這個道理，老實說，他對我本來有着很深的養育之恩，我應該爲他死，而且死而無憾。」

岳湘道：「可是，你不能。」

青蓮子道：「我明白了他們用心之後，就不能再和他們合作了。」

岳湘道：「蓮兒，你的選擇很正確，不論此事如何結束，妳會在中原武林道上流芳百代。」

青蓮子道：「岳湘，我沒有想那麼多，我只是爲武林公義，盡一份心力，也希望能對你有些帮助。」

岳湘道：「對我？」

青蓮子道：「你難道看不出來麼？我一直很聽你的話。」

岳湘笑一笑，道：「眞的麼？我怎麼一點也感覺不到呢？」

青蓮子道：「你好壞，難道你不覺得，你只要出個主意，到最後，我一定聽你的。」

岳湘微微一笑，道：「蓮兒，妳現在好像是成熟多了。」

青蓮子道：「我還是不太笨的人，是麼？」

岳湘道：「何至是不笨，簡直是聰明的厲害。」

青蓮子突然偎入了岳湘的懷中，道：「老實說，我心裏好害怕，我越想的多，心中越怕。」

岳湘輕輕拍着蓮兒的肩頭道：「蓮兒，是福不是禍，是禍躱不過，不要怕。」

青蓮子道：「不可能的，我從小被他教養長大，內心之中，對他早已存在了很深的敬畏，要我一時之間，改過來內心的畏懼，實在也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

岳湘道：「蓮兒，妳不是背叛他，而是要保命。」

青蓮子道：「我知道……」語聲微微一頓，接道：「我好担心，他如找上了我，應該如何應付。」

岳湘沉吟了一陣，道：「蓮兒，他會和你當面談到這個問題麼？」

青蓮子道：「我担心就是這件事，唉！現在，我也想通了，他在培育我那個時候起，已經準備利用我了。」

岳湘道：「不錯，妳能這樣想，那就很好了。」

青蓮子苦笑一下道：「岳湘，他要和我見了面，質問我爲什麼要胡作非爲，我要如何答覆？」

岳湘道：「蓮兒，你根本就沒有胡作非爲，妳是一門之主，自然有權力處置這些事務。」

青蓮子道：「那麼，會不會當面鬧翻呢？」

岳湘道：「很可能，不過，蓮兒，現在，你已經沒有選擇的餘地了，除非，你

願意聽他們的擺佈。」

青蓮子道：「唉！岳湘，我心中好惶惑……」

只聽替月的聲音，傳了進來道：「羅總護法……」

青蓮子霍然離開了岳湘的身側。

羅統已蓬然一聲，推開了木門。大步行了進來。

替月緊隨在羅統的身後，臉上是一片不豫之色。

青蓮子淡淡一笑，道：「羅統護法，有何見教？」

羅統道：「不敢當，在下是奉命來見門主……」

目光一掠岳湘，接道：「你整天泡在這裏幹什麼？」

岳湘道：「在下是奉召而來！」

羅統道：「什麼人召你來的？」

岳湘道：「自然是門主之命了。」

羅統目光轉注到青蓮子的身上，道：「門主，他說的是眞是假？」

青蓮子道：「自然是眞的了，這地方，如是沒有我傳令召見，敢闖進來的，只怕是只有你羅統護法一個。」

羅統臉上一熱，道：「在下有急事，匆匆闖來，如有得罪之處，還望門主多多担待。」

青蓮子道：「好！現在，有什麼事，你可以說了。」

羅統臉色一變，但他還是忍了下去，道：「老主人回來了。」

青蓮子明明知道老主人是誰，但仍然問了一句道：「你是說我義父回來了？」

羅統道：「不錯。」

青蓮子道：「他老人家幾時出去了，我怎麼一點那不知道的？」

羅統道：「妳不知的事情很多，所以，老主人特地要我來通知你一聲，今夜，老人家要見見你。」

青蓮子道：「我知道了。」

羅統四顧了一眼道：「老人家對妳的生活上的放蕩，也是極不滿意。」

青蓮子冷笑一聲，道：「這話是什麼意思？」

羅統道：「老人家的意思。」

青蓮子道：「羅統，用不着抬出老人家的招牌來駭唬我，你心中打算些什麼事，你自己明白。」

羅統臉色一變，道：「你……」

青蓮子接道：「別忘了，我是一門之主的身份，今晚上見到老人家之後，我會當面向他解說。」

羅統臉上青一陣，白一陣，顯然他內心中，正有着無比的激動。

回頭見岳湘仍在一側站着，立時把一股怒火，全發到了岳湘的身上，道：「你還站在這裏作什麼？」

岳湘道：「在下奉命而來，無命不敢離去。」

羅統道：「現在，你奉到令諭了，給我滾出去。」

岳湘聽他出言粗陋，臉色也爲之一變，道：「可惜不是奉閣下之命而來，所以，也不用聽閣下之命而去了。」

羅統道：「你好大的胆子，我立刻斃了你。」

一面舉步向岳湘逼了過去。

岳湘神態肅然，道：「總護法，一定要逼我出手了？」

羅統道：「只要你敢還手，我要立刻把你碎屍萬段。」

岳湘道：「如若在下還手一擊，取了你總護法之命呢？」

羅統臉上湧現一抹訝異，笑道：「你是說，你能殺了我？」

岳湘道：「是啊！我如一擊殺了總護法，眞不知該如何處措。」

羅統忽然大怒道：「你放肆得很。」

右手一揮，劈出了一掌。

掌力雄渾，劈向岳湘前胸。

現在，就暴露出眞實的武功，岳湘自覺還是一件不太適合的時機。

但爲了要堅定青蓮子的信心，岳湘不能再示弱了。

右手一招，五指半屈半伸，便向羅統的脈門扣去。

羅統雖然認不出那是什麼手法，但他感覺到厲害。

立刻縮腕而退，呆呆的望着岳湘，道：「你好像有了很大的進步。」

岳湘道：「不錯，我是有了很大的進步，所以，總護法，以後，對我要客氣一些。」

羅統雖然很少在江湖上走動，但他也是個很知機的人。

一招對拆，已知岳湘是個深藏不露的高人。前次遇險，可能是有意的裝作，眞要動上手，只怕不是三五十招，可以分出勝負。

他並非害怕了岳湘，但他不願在青蓮子面前失去了面子。

一直打了幾十招難分勝負，羅統會覺得，那有失自己的身份。

心中念轉，强忍下一口氣，道：「你記着，門主的臥室，不是你隨便可以來的地方，以後，要想法檢點一些。」

岳湘點點頭，道：「如若沒有門主的召見，在下決不敢輕易涉足。」

羅統冷冷哼了一聲，道：「你記着就好。」

轉向青蓮子，道：「妳記着了，等候老主人的召見令諭，最好別離開。」

青蓮子道：「知道了。」

羅統轉身大步而去。

望着羅統遠去的背影，青蓮子淡淡一笑，道：「他好像不太喜歡你。」

岳湘道：「本來，他對我印象不錯，現在，好像很恨我。」

青蓮子嫣然一笑道：「你看他是爲什麼呢？」

岳湘道：「好像是妬忌吧？」

青蓮子道：「羅統這個人對我的恨意很深，看樣子也準備把你致於死地。」

岳湘道：「正是如此？」

青蓮子道：「岳兄，有一點，我想不明白，……」

岳湘接道：「那一點？」

青蓮子道：「羅統似是和我師父的關係很密切。」

岳湘點點頭，道：「不錯，這一點，有些奇怪。」

青蓮子道：「所以，今夜這一關，我

很難過。」

岳湘道：「蓮兒，今夜我陪你去。」

青蓮子道：「不行，你不能陪我去，你去了會，把事情弄得更壞。」

岳湘道：「蓮兒，有一件事情，你現你承不承認？」

青蓮子道：「承認什麼？」

岳湘道：「蓮兒，實在說，我有些玩世，我雖然不是個很安份的人，但我一向對什麼都不太認眞……」

青蓮子接道：「對我也是一樣了？」

岳湘道：「不，對妳很認眞，所以，我才要很認眞的問問妳。」

青蓮子道：「你問嘛。」

岳湘道：「蓮兒，妳可知道，我要問問什麼？」

青蓮子搖搖頭，道：「不知道。」

岳湘淡淡一笑，道：「你承不承認我們之間的婚約。」

青蓮子點點頭，道：「自然承認。」

岳湘道：「你既然承認了我是你的丈夫，那就應該尊重我了。」

青蓮子道：「你說，我那裏不尊重你了。」

岳湘道：「尊重我，就應該聽從我的決定。」

青蓮子點頭道：「好吧，說說你的決定了。」

岳湘道：「我的決定是，我陪你一起去見見你那位義父。」

青蓮子歎口氣，道：「老實說，以我個人而言，我內心中，倒希望你與我同去，但你可知道，你如同去，會有些什麼結果麼？」

岳湘道：「什麼結果？」

青蓮子道：「那無疑是標明了對他的反抗。」

岳湘道：「事實上，他已認定了妳叛離了他。」

青蓮子道：「你如和我同去，那會連一點轉圜的機會，也沒有了。」

岳湘道：「蓮兒，現在動之以情的辦法，已經無法再說服他了。」

青蓮子道：「那你要怎麼樣，才能折服他，而又不用動手？」

岳湘道：「現在動手，情勢對咱們不利，能說服他最好。」

青蓮子道：「不能動之以情，我就想不出還有什麼辦法可行。」

岳湘道：「服之以理，折之以勢。」

青蓮子哦了一聲，道：「聽你講的滿有道理。」

岳湘道：「本來就很有道理。」

兩個低聲爭辯了一陣。

青蓮子似是被說服了，點點頭，道：「好吧，生前未能同羅幃，但願死後能同穴。」

岳湘笑一笑，道：「蓮兒，自信一些，我相信，他能夠創出這樣一番事業，不會是個很糊塗的人。」

青蓮子道：「試試看吧，眼下也只有這一條路走了。」

子夜三更。

青蓮子恭候在玄女殿。

大殿上，一燈如豆，發出了昏黃的光芒。

青蓮子抬頭望望那四個分列在神案兩側的神女，心中不禁泛起了一股震驚的感覺。

她無法測斷——

那四個神女是木雕的神像，還是已經換成了四個眞人。

幸好，她這一次大胆的帶着岳湘一起同來。

岳湘，就站在她的身側。

青蓮子不自覺的伸出手去，抓住了岳湘。

岳湘握住了她的手，也傳給了她一股勇氣。

忽然間幽暗的大殿中，亮起了一陣火光。

整座大殿都一片通明。

不知道何時，青蓮子面前的一張金蛟椅上，已經坐了一個人。

那張椅子，本是空的。

明亮的燈光，突然又消失不見，又恢復一燈如豆的幽暗。

岳湘心中暗道：這個人，實在詭異得很，用強光使人分心，他却突然出現在木椅。

只聽那坐在椅上的錦袍蒙面人，道：「妳要帶一個護法來見我，用心何在？」

青蓮子道：「他常在江湖上走動，對江湖上的事情，十分瞭解。」

錦袍人道：「不可以由妳轉述麼？」

青蓮子道：「我怕轉述不明，誤了大事，所以特地帶他同來。」

錦袍人喝了一聲，兩道目光，由蒙面的紗巾中直射出來，逼視在岳湘的臉上。

岳湘感覺到那目光的壓力，青蓮子也感覺到那目光的强烈。

但岳湘很沉着，面對那凌厲的目光，屹立不動。

錦袍人沉吟了一陣，問道：「你叫岳湘？」

岳湘道：「是……屬下岳湘。」

錦袍人道：「你號稱無影劍，在江湖上很有一點名氣。」

岳湘道：「浪得虛名罷了。」

錦衣人道：「你雖然加入了本門，但以你的身份，還不到見我的資格。」

岳湘道：「門主也這麼說，但屬下因有要事，非得面見前輩不可，故而，斗胆隨來。」

錦衣人道：「你有什麼事？非要見我不可。」

岳湘道：「在下陳策門主，門主不能作主，要在下……」

錦袍人冷冷接道：「胡說，她是一門之主，還有什麼不能作主的事情了？」

青蓮子道：「此事過於重大，弟子覺得應該由師父決定的好。」

錦袍人道：「好，岳湘你說說看。」

青蓮子道：「師父，他要獎。」

錦袍人道：「獎什麼？」

岳湘道：「在下陳說之策，自覺是絕妙佳計，可以使得仙女門，很快的統制江湖。」

錦袍人道：「眞有這等妙計麼？」

岳湘道：「能否收效，閣下一聽便知了。」

錦袍人道：「那就快說。」

岳湘道：「在下求獎之事，還未談妥呢！」

錦袍人道：「什麼獎？」

岳湘道：「仙女門尚未統治江湖之前，在下願爲前驅。」

錦衣人道：「好志氣，我們統制江湖之後，絕對不會虧待你，……」

岳湘接道：「貴門一旦霸主江湖時，在下只要撥出一座名山，作爲在下養眞之處，仙女門中人，不得隨便侵入，在下就很滿足了。」

錦衣人道：「很洒脫的胸襟，老夫現在就答應你，天下名山，任你選擇。」

岳湘接住道：「還有，征服少林之後，在下要選取少林七十二種絕技中的十二種。」

錦衣人道：「哦？」

岳湘道：「老前輩可是不願答允。」

錦袍人道：「老夫還未聽過你的高見，怎能隨便對你有如此的承諾。」

岳湘道：「策略出我之口，入你之耳，就變毫無價値，老前輩如不答允，在下只好不說了。」

錦袍人道：「老夫答允了，你肯相信麼？」

岳湘道：「以老前輩的身份，大概不會食言。」

錦袍人道：「只取七十二種絕技中十二種？」

岳湘道：「對，不過，由我挑選。」

錦袍人道：「既稱絕技，必是各有奇絕之處，就讓你取走十二種，現在可以說了。」

岳湘說道：「不，在下的條件還未說完。」

錦袍人怒道：「你可知道你已是仙女門中的弟子，那裏還有如此多的條件。」

岳湘道：「在下混入仙女門中，就是要等候這個機會。」

錦袍人道：「什麼機會？」

岳湘道：「晋見你的機會。」

錦袍人道：「好，說說看，你還有什麼條件？」

岳湘道：「在下願爲仙女門效命，但却希望能娶得門主爲妻。」

錦袍人一跳而起，道：「啊！你說什麼？」

岳湘說道：「我說，有功應該有賞，聽了我的計劃，可以縮短你征服江湖的時限。」

錦袍人道：「你以下犯上，輕蔑門主，依門規就該亂刀分屍！」

岳湘輕輕笑一笑，道：「老前輩，她雖是門主，但是事實上，任何事也不能作主。」

錦袍人道：「你胡說。」

岳湘笑一笑，道：「在下說的句句眞實，老前輩硬不承認，那也是沒有法子的事了。」

錦袍人突然哈哈一笑，道：「恃才傲物，年輕人的大忌，岳湘，你就坐下來說吧！」

岳湘道：「以上兩個條件，在下決不讓步，你如不肯答應，咱們無法說得下去了。」

錦袍人道：「老夫已經答應了一件事了，至於第二件事嘛，咱們也可以商量、商量。」

岳湘搖搖頭，道：「不用商量，一定得答應才成。」

錦袍人皺皺眉頭，道：「年輕人，不要把弓拉得太緊，當心它會崩斷。」

岳湘笑道：「不二價，老前輩不願談，在下立刻告辭。」

錦衣人道：「你能走得了麼？」

岳湘道：「怎麼，準備留下我？」

青蓮子突然接道：「別忘了，你已經投入了仙女門，而且，還宣過了誓。」

岳湘笑一笑，道：「在下已經把話說的很明白了，諸位如若強留在下，那就兵刃相見了。」

錦袍人冷冷說道：「好狂的口氣，你的兵刃，老夫倒要見識見識了。」

岳湘微微一笑道：「請出手吧，在下號稱無影劍，劍在需要時，自會出現。」

青蓮子冷冷說道：「岳湘，你好大的胆子，敢對老爺子如此無禮？」

錦袍人揮揮手，止住青蓮子，道：「他很狂，但也許他有狂的條件。」

哈哈一笑，接道：「岳湘，老夫可以和你放手一搏，萬一你要敗在老夫手中，那將如何？」

岳湘道：「敗了麼？自然是聽老前輩的處置。」

錦袍人道：「你如能勝過老夫，我也許可以給你一個機會。」

岳湘道：「什麼機會？」

錦袍人道：「你的心願。」

岳湘回顧了青蓮子一眼，道：「是不是要把她嫁給我？」

錦袍人道：「這要看她的意見了。」

岳湘笑一笑道：「老前輩，她眞有這麼大的選擇權麼？」

錦袍人笑一笑，道：「這件事，咱們以後再談吧！」

突然揚手一抓，直取前胸。

陡然間，快如閃電的一擊。

岳湘心頭一震，只覺那逼射過來的一擊，帶着一股強大無比的潛力。

岳湘吸一口氣，陡然向旁閃開五尺。

錦袍人點點頭，道：「不錯，你身手的俐落，似乎是尤在我想像之上。」

岳湘道：「誇獎，誇獎……老前輩剛才那一擊，迅如電火，眞叫在下大開眼界了。」

錦袍人淡淡一笑，道：「再接幾招試試。」

喝聲中，雙手齊出，連攻三招。

這三招，當眞是凌厲迅快，兼而有之，青蓮子只瞧的大爲担心。

但岳湘竟能在間不容髮中，把三招閃避開去。

錦袍人停下手，縱聲大笑，道：「好身手，爲何不肯反擊？」

岳湘道：「區區在江湖上走動了很多年，但像老前輩這樣身手的人，在下也是初次遇到……」

錦袍人接口道：「這和反擊又有何關係？」

岳湘道：「老前輩一定要看看在下的反擊身手？」

錦袍人道：「老夫很想見識一下無影

劍的手法，劍由何處來？」

岳湘心中明白，出劍一擊，不論能否傷到錦袍人，却會成不了之局。

所以，他不肯輕易出劍。

錦袍人也沒有眞的逼他出劍的意思。

兩個人的內心中，都別有打算。

岳湘也明白，錦袍人，並非是完全相信自己的話。

但這方法用的不錯，錦袍人半信半疑，顯然，已被岳湘的話所吸引。

輕輕吸一口氣，岳湘極力想消弭去緊張的局面，道：「在下苦思數年，硏究江湖形勢，才想到了霸統天下的辦法，自然不能輕易告訴別人。」

錦袍人突然轉過臉去，目注青蓮子，道：「蓮兒，你的打算如何？」

青蓮子微微一怔，道：「哦！什麼打算？」

錦袍人道：「這岳湘說的話，妳都聽到了？」

青蓮子道：「聽到了。」

錦袍人道：「岳湘，蓮兒的事情，我不能替你作主，你要問問她才行了。」

青蓮子道：「我，我……」

岳湘接道：「這必須要閣下應允，看她是否反對了。」

錦袍人哈哈一笑，道：「岳湘，老夫發覺的晚了一些，你應該列入本門的第一號勁敵人物。」

岳湘道：「現在，咱們是敵是友，就要閣下決定了……」

神情肅然，目光湛湛的逼注在錦袍人的臉上說道：「不論我反擊能否有點成效，我相信，閣下如若要全力對付我，在下今日生離此地的機會不大。」

錦袍人道：「人貴自知，你實在是一個很自知的人。」

岳湘道：「殺了我，只不過除去我岳湘一人。」

錦袍人道：「哦。」

岳湘道：「但在下相信，會使你失去統霸江湖的機會，仙女門最大的錯誤是，還沒有完全的準備成熟，但却已經暴露了目的。」

錦袍人道：「聽你口氣，似乎是，確已經胸有韜略。」

岳湘道：「老前輩何不放手一試？」

錦袍人道：「就算老夫同意了，也必須蓮兒同意才行。」

口氣大轉，已完全屈服在岳湘咄咄逼人的形勢之下。

岳湘道：「那麼，這就看蓮姑娘的決定了。」

青蓮子道：「唉！師父，我現在，還有沒有選擇的餘地？」

錦袍人道：「有！蓮兒，你是仙女門的門主，咱們仙女門中最有權勢的人，一切都由你來決定了。」

岳湘道：「對！既然妳師父就這麼說了，一切都要由你決定了。」

青蓮子道：「岳湘，你現在，究竟還算不算我們仙女門中人？」

岳湘道：「這要怎麼看法了。」

青蓮子道：「不管看法如何？你算不算仙女門中人？」

岳湘道：「算！」

青蓮子道：「你既是仙女門中人，就應聽命於我了。」

岳湘道：「在我和師父的條件沒有談成之前，這一點，只怕還有些困難了！」

青蓮子道：「什麼困難？」

岳湘道：「門主還沒有答覆在下。」

青蓮子道：「你先退出去。」

岳湘應了一聲，轉身向後行去。

室中，只餘下錦袍人和青蓮子。

青蓮子低聲說道：「師父，我現在應該如何？」

錦袍人冷冷說道：「答應他！」

青蓮子道：「眞的答應他，還是假的答應他？」

錦袍人道：「眞的答應他，蓮兒，你們不是相處的很好的麼？」

青蓮子道：「不錯，我們相處的不錯，但還沒有到嫁給他的境界。」

錦袍人冷冷說道：「蓮子，你們之間的事情，我很清楚。」

青蓮子道：「師父，這人很有能力，又有些莫測高深，我對他也無法措施。」

錦袍人道：「好像你沒有和我談過他的事情了。」

青蓮子道：「本來，要和師父談談的，可惜，我還沒找到他的缺點，也不知和師父談些什麼？」

錦袍人道：「現在，你知道了。」

青蓮子道：「不知道，所以，我要向師父請示，應該如何對付他。」

錦袍人道：「妳的看法呢？」

青蓮子說道：「我覺得這個人不可重用。」

錦袍人道：「但又不能不用。」

青蓮子道：「師父，要我如何對付他呢？」

錦袍人道：「先要想個辦法籠絡住他，等聽過他的征服江湖計劃再說。」

青蓮子低聲道：「是不是在聽過他說出了計劃之後，就把他給殺了。」

錦袍人沉吟了一陣，道：「這件事，我看要妳自己決定了，妳是一門之主，而且，他要的也是妳。」

青蓮子道：「唉！師父，岳湘這個人，實在很聰明，他是別有用心的混入我們仙女門中，而且，很快的，就瞧出了很多的內情。」

錦袍人道：「他瞧出什麼內情？」

青蓮子道：「好像是，他已經完全瞭解，我不過只是一個虛有其名的門主。」

錦袍人道：「所以，他要來見我。」

青蓮子道：「弟子原本不願答應，但想師父對人觀察入微，一見之下，必可看出此人用心之處。」

錦袍人道：「這個人很可怕。」

青蓮子道：「對！」

錦袍人道：「所以，留他不得。」

青蓮子道：「岳湘這個人，除了機智過人之外，武功也不錯，所以，如何對付他必然要早有計劃。」

錦袍人淡淡一笑，道：「你可有什麼想法？」

青蓮子道：「我想找一個暗中下手的機會，可以避免去一番搏殺。」

錦袍人道：「好！好！」

青蓮子道：「但不知何時下手。」

錦袍人沉吟道：「這個麼？我會通知你。」

青蓮子低聲道：「師父，在未殺死岳湘之前，還望師父給羅統護法一點解說，要他少去見我。」

錦袍人道：「蓮兒，妳會不會眞的喜歡上了岳湘。」

青蓮子搖搖頭，道：「不會，因爲現在岳湘和羅統已有了很深的成見，兩個人隨時會造成衝突。」

錦袍人道：「所以，你才不讓羅統見你。」

青蓮子道：「來日方長，殺了岳湘之後，就沒有這些顧慮了。」

錦袍人沉吟了一陣，道：「蓮兒，我倒問你一件事？」

青蓮子道：「什麼事。」

錦袍人道：「你對羅統看法如何？」

青蓮子沉吟了一陣，道：「羅統護法，那裏都不錯，就是他的爲人，太過冷漠了一些。」

錦袍人道：「好！這一點，我會要他改正過來。」

青蓮子低聲道：「師父，能不能告訴我，要我如何對待羅統？」

錦袍人道：「盡量對他好一些，蓮兒，將來我準備把統制江湖的大業，交給你們兩個人共同掌理。」

青蓮子哦了一聲，道：「師父，你好像很喜歡羅統？」

錦袍人道：「蓮兒，你可是不喜歡他麼？」

青蓮子沉吟了一陣，道：「師父，我不喜歡他那股冷傲的味道……」

錦袍人接道：「除此之外呢？」

青蓮子道：「除此之外，我覺得他難處的很。」

錦袍人道：「蓮兒，你最不喜歡他的缺點是什麼？」

青蓮子道：「對我不尊重。」

錦袍人道：「這一點必須改正。」

青蓮子道：「師父，我是門主，他以後對我能敬重一些，我自然會改變對他的印象。」

錦袍人道：「這一點，我會交待他，要他以後對你敬重一些。」

青蓮子道：「他如能夠作到，我會聽師父的話，盡量去接近他。」

錦袍人道：「蓮兒，好好的幹，妳將來就是我衣砵傳人。」

青蓮子道：「岳湘對我，好像也有目的。」

錦袍人道：「嗯！我看他加入仙女門來，對你也有目的。」

青蓮子道：「看來，好像如此。」

錦袍人道：「現在，妳可以放手應付他，我會交代羅統一聲。」

青蓮子道：「多謝師父。」

錦袍人道：「好！現在你去吧！」

青蓮子道：「岳湘呢？」

錦袍人道：「帶他一起去吧！按計劃行事，我會交代羅統不要他去糾纏你。」

青蓮子問道：「師父不要再見見岳湘了？」

錦袍人道：「這小子很倔强，我看你想個辦法套出他胸中之秘，再想辦法，告訴我。」

青蓮子道：「師父，岳湘不好對付，我恐怕會吃虧。」

錦袍人兩道目光，轉注在青蓮子的身上，道：「妳所謂吃虧的意思是——」

青蓮子接道：「我所謂吃虧的意思，包括了所有的事。」

錦袍人道：「妳多保重吧！盡量想法子保護自己。」

青蓮子道：「我會盡量試試，萬一有了錯失，希望師父不要怪我。」

錦袍人輕輕歎息一聲，道：「蓮兒，最重要的，是你的心，希望別給人家拉跑了。」

青蓮子道：「師父，我也希望自己能在師父的教導之下，早已心性如一，可以控制自己了。」

錦袍人哈哈一笑道：「蓮兒，看來，爲師的沒有選錯人啊……」

伸手在青蓮子肩上拍了一下，道：「妳去吧！應付一下岳湘，這個人尖刻得很，希望你要小心。」

×　×　×

岳湘和青蓮子回到密室中。

青蓮子很仔細的查看了一遍，確定沒有人埋伏在暗中監視偷聽時，突然縱體入懷，抱住了岳湘，笑道：「你可眞行啊！我好担心你把事情鬧砸了。」

岳湘道：「這種人驕狂自大，一向高高在上，除了這等如雷貫耳的手法之外，恐怕什麼方法也沒有用了。」

青蓮子偎在岳湘的身上，道：「究竟你有什麼統制江湖的手法，別說他聽得心神皆醉，就連我也聽得大爲動心了。你倒說說看，那是什麼方法？」

岳湘道：「我想一定有一種方法，只可惜，在下還未能想得出來。」

青蓮子呆了一呆，道：「你這是騙人的？」

岳湘道：「你那位師父是何等人物，他苦思了數十年的事，就想不出奇策，妙法，我又能想出什麼高明辦法呢？」

青蓮子微微一笑道：「不錯，奇怪的是，我師父是那樣高明的人物，怎麼會一下子就上了當呢？」

岳湘道：「論才智，策略，可能是我們都不如他……」

青蓮子接道：「不！你比他强，要不然，他怎麼會上了你的當。」

岳湘道：「因爲心中有賊……」

青蓮子接道：「心賊。」

岳湘道：「對，所以他才會上當。」

青蓮子說道：「後末段，我表演的也不很錯，他已經答應了我，不讓羅統再來糾纏我，而且，我也可以和你公開在一起了。」

岳湘道：「蓮兒，要小心，咱們的時間不多，三五日內，你沒有什麼特殊的消息告訴他，他就會心中動疑，那時，只怕會對咱們暗中下手了。」

青蓮子道：「唉！我知道，他是個很深沉的人，所以咱們要製造些假消息告訴他才行。」

岳湘道：「假消息更快會被揭穿。」

青蓮子呆了一呆，道：「那你的意思是——」

—未完—

八仙門八魔

因傷沒頂反得福

諸葛青雲・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李玄、韓劍平、藍啓明三人，在黃河道上，遇到龍門帮四名帮衆攻擊，在危急時幸有人暗中相救，他們正慶脫險之際，却又遇着該帮帮主黃戎率衆乘船而來，黃假客套的邀他們上船敍舊，李等進入船艙，竟見楊九思、孫化石、獨孤喬、馬騰、金亮、古燕飛等人在坐。由於這些人與李等分別結有新仇舊恨，所以雙方就在船上一決勝負，先由韓與孫較量，孫不敵，繼而李接戰古，打成平手，之後金挑戰藍，在搏鬥間，藍漸現敗象，情勢危殆，李、韓欲出搶救，但爲黃率衆阻撓，李大怒…

黃戎冷笑道：「二位若是要去帮藍大俠的忙，我們也就逼不得已了。」

李玄瞟眼瞥見藍啓明的情況已愈發危險，遂也顧不得甚麼江湖規矩，怪笑一聲，大喝道：「好！你們既是要打羣架，我老化子一百個歡迎！」

側顧韓劍平道：「老四，動手！」

話聲甫落，鐵拐一揮，攔腰朝楊九思掃過去。

韓劍平也同時揮動翠竹簫，直取黃戎。

船頭上，登時展開了一塲混戰。

楊九思和馬騰聯手敵住李玄，黃戎及獨孤喬雙鬥韓劍平，殺得難解難分，燈燭無光。

李玄和韓劍平一連幾次都無法衝出去接應藍啓明，俱不由心中大爲着急，各自心念電轉，便待施展殺手……

就在此時……

「轟！轟！轟！」陡地一聲震天巨響起處，三艘大船應聲一陣劇烈震撼之下，登時濃烟四起，火舌飛揚，竟同告着火，燃燒起來。

船上的「龍門帮」之人立時一陣驚亂，紛紛搶救不迭，而李玄等人却是驚喜交集，心憂如焚。

憂的是滔滔大河之上，萬一這三艘大船都燒得片板不存之時，又怎能安然脫身？

也就在此時，祇見一個藍衣大漢慌慌張張的奔了過來，大聲叫道：「稟總舵主，那個女的……」

黃戎不等這大漢把話說完，驟然撤身倒掠而出，一手抓住這大漢，急急縱上右側的大船，衝進烈焰之中。

韓劍平情知這大漢口中所說的女人，必是白牡丹無疑，當下，猛地簫、掌兼施，逼退了獨孤喬，大喝一聲道：「黃老匹夫那裏去？」

騰身疾掠，跟踪追去。

他這一追下去不要緊，李玄却登時陷入四名高手的包圍中，愈發脫身不得。

在平台上，藍啓明一面聚精會神施展獨門奇奧身法閃避「喪門劍客」金亮的凌厲劍招，一面也在盼望二哥四哥能抽出一個人來帮上一手，但此際瞥見這種情形，不禁心中一急，身法微微一滯。

「喪門劍客」金亮見有機可乘，大喝一聲道：「着！」

喪門劍光，猛然暴漲。

藍啓明一時疏神之下，躲閃不及，「哧」的一聲，肩頭立被喪門劍尖掃中，登時鮮血直冒，痛徹心脾。

「喪門劍客」金亮嗅着了血腥的味道，更是兇性大發，疾欺一步，雙手高擧喪門劍，斜斜猛劈過去。

藍啓明眼見避無可避，祇好一咬牙，把心一橫，脚跟用力一蹬，身形一仰，倒竄而出。

祇聽「噗通」一聲，浪花濺處，他的身子登時栽落水中。

濁流滾滾的黃河，這時已被燭天的大火，映得河水通紅，三艘大船「嘩啦嘩啦」「轟轟發發」地盡爲濃烟烈焰罩住了，……

且說韓劍平緊緊追躡「濁水神龍」黃戎縱落右側大船的船頭時，黃戎對他的喝罵，竟睬也不睬，一晃身已進入艙內。

這時，整條船已被濃烟烈焰籠罩，韓劍平心念白牡丹的安危，當下，也顧不得艙內的情形如何，大喝一聲：「老匹夫那裏走？」

翠竹簫一圈，護住面門縱身追入艙中……

那知……

他身形剛穿過艙門，突地「蓬」的一聲，從艙裏冒衝出一大股濃烟，不但將他的視綫封住，同時那炙熱的空氣以及刺鼻的桐油烟味，嗆得他猛咳了幾聲，踉蹌倒退而出……

他方自退出艙門，「颼颼颼」身後左右陡地陣陣金刃劈風之聲起處，四柄長刀閃電般交叉攻到。

韓劍平這時可說是急怒攻心，那還有平日的慈悲胸懷，一聲叱喝，右臂一圈，翠竹簫幻起一道碧光，迎着四柄長刀一絞一震。

「錚錚錚錚」，一陣金鐵交鳴的連珠聲響過處，四柄長刀立時脫手飛墜，落了河中。

韓劍平更不打話，脚跟一旋，左掌猛然一掃，一股奇強無匹的掌力狂掄之下，那四名攻襲過來的藍衣大漢登時慘叱連聲，紛紛震飛尋丈以外，墜落河內。

韓劍平這一擊之威，頓將其餘搶來阻擋的「龍門帮」帮衆鎮住，他更不怠慢，身形一起，掠進艙中。

但這時候，船艙之中充滿了濃烟，火舌四捲，那還有半個人影？

韓劍平大叫道：「白姑娘……白……」

他這一張口呼喊，祇叫出一句，便立時被濃烟嗆住，祇好閉口並運功護身，停止呼吸，往裏面搜索。

此際，船艙內不但烟焰密佈，且溫度之高，有若置身洪爐一般，任他功力再高，也無法忍受得住。

韓劍平不禁大爲着急，同時，暗自忖度，在這種情形之下，艙內根本不可能有人存在，那黃戎大概已知機先遁，自己再逗留下去的話，恐怕將難以脫身。

忖思及此，遂萌退意，身形一轉，便待退出……

那知……

就在他身形乍轉之頃，陡聽「嘩啦」一聲巨響，一整塊艙篷燒得烈火熊熊地當頭砸下。

這時，艙中四面是火，避無可避，韓劍平祇好一咬牙，奮起餘威，雙袖齊揚，施展「鐵袖神功」，朝上空猛地拂去。

「轟」然一聲，整塊艙篷登時震得四分五裂，火鴉亂舞，飛落數丈外的河水中。

但韓劍平的一雙大袖，也被火舌捲着，燃燒起來。

這時，整條船身已發出陣陣「軋軋」之聲，顯然馬上就要爆裂開來，當下，韓劍平已顧不得雙袖着火，一抖雙臂，就從震散的船篷空洞中，縱身而出。

他身形懸空，閃目四下一看，但見三艘大船已盡爲濃烟烈火籠罩，「劈劈拍拍」「轟轟發發」地聲勢好不駭人，更夾雜着人聲喧嘩，亂成一片，已分不清敵我雙方的情形。

這時，他正暫將白牡丹的安危放在一邊，打算飛進烟焰之中，看看李玄和藍啓明的情形，但轉念一想，憑李玄一身精湛功力和聰明絕頂的頭腦，雖然陷在這般險惡的狀況中，相信也不致有甚凶險，至於藍啓明的功力雖然較差，但仗着身有避火避水的寶珠，大概也不會喪身水火之中……

他方自心念電轉之際，突見烟焰之中，衝出一條小快艇，像箭一般朝南岸駛去，艇頭上卓立之人正是那「濁水神龍」黃戎。

韓劍平一瞥之下，頓時疑雲大起，在空中猛地雙臂一掄，一擰腰，頭下腳上，朝快艇疾撲下去，口中大喝道：「老匹夫留下命來！」

喝聲中，人已到了黃戎頭上，翠竹簫貫注十成眞力，抖腕振起百點碧光，凌空罩下，同時左掌凝足「先天太乙眞氣」，猛然劈出。

黃戎站在艇頭，聞聲仰首，發現韓劍平已然挾雷霆萬鈞之勢當頭下擊，自己全身俱在簫、掌的威力範圍籠罩之中，竟連還手招架的空隙都沒有，不由心頭一凜！

可是，他到底不愧是黑道梟雄，黃河一霸，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依然臨危不亂，一咬鋼牙，身形一翻，「噗通」一聲，竟自倒縱躍落海中，躲過了這致命的一擊。

韓劍平眼看黃戎逃脫，自己又不識水功，祇好飄身，落在快艇上面。

那名在艇梢打槳的藍衣大漢，慌不迭也是一翻身，帶了雙槳，鼠水遁去。

這一來，快艇失去了打槳掌舵之人，登時在河上團團亂轉，隨波逐流往下游漂去……

此際，韓劍平的一雙大袖早被燒了個精光，無法施展「鐵袖神功」來鼓風駛船，祇好將翠竹簫當槳用，貫注眞力，拚命在水中划動。

可是，這根翠竹雖然珍貴異常，但用來當槳划船，却是發揮不了多大的功效，加上韓劍平又不懂得水上功夫，是以一陣亂划之下，依然無法將快艇駛近那三艘被烟焰籠罩的大船。

同時，韓劍平這一陣亂划之下，却發現水底下又出了毛病。

但見一個身穿黑油綢水靠的大漢，接二連三地從快艇四週的水底冒將上來，然後掙扎了一下，便都僵硬硬地相繼隨波而去。

原來韓劍平用以代槳划船的翠竹簫，在眞力貫注以下，每一划動之際，內家眞力便直透水底，這樣一來，遂使那一羣奉命趕來要在水底下暗算韓劍平的大漢，盡作了名副其實的水鬼。

但這樣一來，韓劍平更是不敢絲毫大意，也就在這心分二用，目注兩地的情形下，這艘快艇不但離那三艘大船愈遠，並且漸漸竟順着河流，漂近了南岸。

韓劍平眼看着無計可施，索性捨棄了快艇，躍上岸去，另圖別法。

他上岸之後，立即掉頭凝目朝河心望去，那知……

就在這不到半盞茶的工夫，大河之上，業已烟消火滅，冷月幽光之下，竟失去了那三艘大船的踪跡。

但見濁流滾滾，一望無際，不知那三艘大船，究竟是化作飛灰，沉於河底？抑是被黃戎手下之人將火撲滅，駛往別處？

更不知李玄和藍啓明是否已脫離險境，與白牡丹的生死下落？

韓劍平怔望了一會，遂運聚功力，施展「千里傳音」，遙向河上叫道：「李二哥！藍五弟！你們在那裏？」

他一連叫了幾遍，竟得不到絲毫反應，不由心中着急起來，頓足一嘆！

那知……他一口氣還沒嘆完，耳中却傳來一聲微弱的呻吟。

這一聲呻吟進入韓劍平耳中，頓令他心頭一陣狂跳，口中大叫一聲：「白姑娘！」

脚下已循着聲音的方向奔去……

他沿着河岸奔出五六丈遠，一團白色的東西在月光之下，映入眼簾。

那是一具窈窕的胴體，蜷臥在離水邊不過數尺的河岸上。

韓劍平縱身一躍上前，俯身一看，赫然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的白牡丹。

這時，祇見她渾身濕淋淋地，彷彿剛從水中撈起來一般，一張俏麗的臉龐，在幽冷的月光以及一身白衣的映照烘托之下，顯得十分蒼白，星目緊閉，喉中發出斷續而微弱的呻吟。

韓劍平又呼喚了幾聲，見她仍然沒有反應，當下，也顧不得男女之嫌，一俯身將她扶起，靠坐在自己的懷中，然後雙掌抵住她的「命門」穴，將本身一口純陽眞氣源源透進她的四肢百骸……

不多一會，她那冰冷僵硬的嬌軀，便漸漸溫暖柔軟起來，韓劍平這才放下心中的一塊大石，同時更將眞氣加勁輸入她的脈穴之中。

又過了一會，祇聽白牡丹長長吁了口氣，嬌軀忽地扭動了一下，韓劍平惟恐她神智剛剛恢復，發現坐在一個男人的懷中而有掙扎，遂湊近她的耳邊，低聲道：「白姑娘，我是韓劍平，你這時候剛剛醒轉，不宜亂動，要好好調息，有話等一會再說便了。」

白牡丹聽了，微一點頭，便自運功調息起來。

韓劍平這才收回雙掌，站起身來，退到一旁凝神守護，以防萬一。

直到冷月偏西，白牡丹才調息完畢，星目徐舒，茫然地四週一掠，然後注定韓劍平赧然問道：「韓大俠，我是不是在夢中？」

韓劍平笑道：「明月在天，浪濤拍岸，此情此景，怎會是夢？倒是姑娘此刻的精神是否已完全恢復了？」

白牡丹點頭道：「賤妾得蒙韓大俠相助，精神體力差不多已恢復八九了。」

說着，盈盈起立，微帶迷惑地又道：「但不知韓大俠何以這般湊巧，適時拯賤妾於危難之中，莫非……」

說至此處，倏地粉臉一紅，螓首低垂，嚅嚅不語。

韓劍平聽得一愣，道：「哦，難道姑娘不是獨自從那艘大船中脫困出來，泅水到此地的麼？」

白牡丹怔了一怔，隨即搖頭道：「賤妾那有這大的本領？……嗯，聽韓大俠的口氣，好像是另外有人相救於我，是麼？」

韓劍平頷首沉吟道：「咦！那就奇了！」

語音未完，略一思忖，隨即目注白牡丹，含笑問道：「白姑娘被困在那艘大船的甚麼地方？後來發生大火，燃燒之時，又是怎樣脫身的呢？」

白牡丹想了想，道：「賤妾昨日疏忽，中了黃戎老賊的詭計，陷身在船艙底下一間用厚鐵皮包裹的暗艙之中，當大火發生之時，賤妾正愁無法脫身，更被週圍逼人的熱氣烘得頭昏腦脹，眼看就要昏倒之際，忽然一陣强烈的震爆過處，大量河水湧進艙來，賤妾在昏迷之中，恍惚被人挾住，隨後便人事不知，直到韓大俠將我救醒，方知已身在岸上，所以賤妾以為是韓大俠救我脫險的。」

韓劍平「唔」了一聲，彷彿若有所悟地點頭道：「這樣看來，可能又是她的傑作了。」

白牡丹詫道：「她？敢情韓大俠這趟『龍門帮』之行，還有別的人一道麼？」

韓劍平道：「人雖然還有兩個，但却不是她……」

當下，遂將如何關切她單人匹馬到「龍門帮」來赴約的安危，乃與李玄和藍啓明趕來照應，又如何與黃戎及楊九思等人展開生死搏鬥，以及後來所發生的變故等事情，一一詳細說了。

白牡丹靜靜聽完，不禁淚珠相拋，盈盈下拜道：「為了賤妾這樣一個不祥之人，竟累三位大俠千里奔波，更害得李、藍二位大俠生死下落不明，叫賤妾有生之日，如何能報……」

韓劍平慌忙閃過一旁，雙手亂搖道：「姑娘千萬不要這樣，快請起來商量正事要緊。」

白牡丹仍遙向河面拜了三拜，方才姑起身來，道：「那麼，韓大俠剛才說的那個她，又是誰？」

韓劍平猶豫了一下，說道：「在下猜想，那位拯救姑娘的人，極可能就是『魔鈴公主』諸葛飛瓊，或是她的手下，因為除此之外，便再也找不出誰會有這大的本領了。」

白牡丹「哦」了一聲，便螓首低垂，默然不語，似乎觸起了甚麼重大心事，好半晌，方才抬頭道：「韓大俠是否在這一帶河岸，搜尋過李、藍二位大俠的下落？」

韓劍平搖頭道：「在下剛剛上得岸來，便發現姑娘在此而過來相助，是以尚未仔細搜尋他們的下落……」

說至此處，微微一頓，目注白牡丹，關切地問道：「月前在嶗山的那座破廟之中，在下和藍五弟多蒙姑娘援助，得免『九寒晶砂』蝕體之厄，但當在下弟兄調息完畢，醒來欲向姑娘拜謝之時，姑娘却已不在廟中，不知姑娘為何離去？是不是當時發生了甚麼變故？」

白牡丹搖了搖頭，幽幽地說道：「沒有……沒有甚麼，那時候，賤妾衹不過……不過偶然想起一點心事，所以……」

話聲微頓，抬頭目注韓劍平道：「另外有一個原因，就是從韓大俠口中，得知那暗算賤妾之人，故而一時衝動，打算找他算賬，是以才不辭而行，還望韓大俠不要見怪才好。」

韓劍平含笑道：「姑娘說這裏話？不知姑娘可曾把那『七星島主』狄長青找到了麼？」

白牡丹搖了搖頭道：「賤妾一直追到淮陰，還沒有發現那老賊的踪跡，那時，與黃戎老賊的約期已近，衹好暫時放過一邊，折回頭到『龍門帮』來踐約，唉！這次若不是韓大俠你們趕來相救，賤妾的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韓劍平安慰道：「其實，那狄長青在『七星島』上有家有業，諒他也飛不上天，姑娘大可不必這樣着急的去找他算賬。」

白牡丹「嗯」了一聲，目注韓劍平，說道：「賤妾倒並不是急於找他算賬，而是……賤妾在鍾離老人那根『萬年溫玉寶笛』，也被他拿去了，這根寶笛，乃是我……我……」

白牡丹說至此處，忽地粉面生霞，低頭不語。

韓劍平在鍾離漢莊中，曾見過她所留的詩句，自然知道她底下要說的話，這時見她一副淒幽欲絕的神情，不由大為感動，遂慨然說道：「在下有何德何能，敢蒙姑娘如此關注，人非草木，在下……在下……有句話兒久欲對姑娘表白，但又怕……又怕……」

白牡丹倏地抬頭，目注韓劍平，充滿了盼望之色道：「韓大俠有甚麼話兒，要對賤妾表白，不妨請講。」

韓劍平正色道：「姑娘可還記得在『九疑魔宮』，在下曾答應過設法使姑娘獲得精神補償的麼？」

白牡丹展顏笑道：「韓大俠的這句話兒，賤妾深鐫心版，怎會忘記？……」

忽地幽幽一嘆，低頭說道：「但……但賤妾自量乃殘花敗柳之身，唉！怎敢還存甚麼奢望呢？」

韓劍平知她略有誤會，神色一整說道：「姑娘如濁水清蓮，縱出淤泥，一無所染，在下意欲冒昧稱呼姑娘一聲賢妹，不知姑娘意下如何？」

白牡丹怔了一怔，望着韓劍平，星目中充滿了激動的淚光。

此時，白牡丹櫻唇微翕，囁嚅半晌，方才盈盈下拜道：「哥哥在上，請受愚妹一拜。」

韓劍平慌忙雙手扶起，含笑說道：「賢妹不必多禮。」

白牡丹這時再也忍耐不住，星目中的淚光，紛紛化作斷綫珍珠，順着玉頰流了下來……

韓劍平笑道：「賢妹此時應當高興才是，怎地流起眼淚來了？」

白牡丹掩袖抹去淚珠，展顏笑道：「妹子心中實在太高興，太激動了，哥哥千萬不要見笑。」

韓劍平正色道：「這是賢妹的至情至性之淚，愚兄那有見笑之理，如今不知賢妹對行止方面，可有甚麼打算？」

白牡丹黯然搖頭，隨即笑道：「妹子的一切，還不是悉聽哥哥的吩咐麼？」

韓劍平笑道：「既然賢妹行止未定，那就帮愚兄沿着這河岸，往下游一帶，搜尋李二哥與藍五弟的下落如何？」

白牡丹含笑點頭，遂跟着韓劍平，展開脚步，沿着河岸，趁着幽冷的月色，往黃河下游一路搜去不提。

且說藍啓明肩上挨了「喪門劍客」金亮一劍，跌落黃河的滔滔濁流之中，那時候李玄正陷在楊九思等人的重重包圍，而三艘大船上的「龍門帮」之人，都忙着救火，根本沒有人下水撈救，更加上他水功方面又不甚高明，是以展眼間便被流急流冲出七八丈之遠。

幸而他身懷「寒犀寶珠」，是以在水中，却是滴水不沾。

可是，那「喪門劍客」金亮的「喪門劍」乃是用獨門藥物淬煉而成，祇須一絲見血，一個時辰之後，中劍的人便全身冒烟發火，化為飛灰而亡。

藍啓明中劍落水之際，神智十分清醒，但一陣掙扎之後，肩上傷口的毒性便開始發作，他祇覺傷處一陣火辣辣的痛癢迅速蔓延開來，身子立即僵木不靈，動彈不得。

那時，他心中已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但已遲了一步，懷中空有一瓶得自「逆天魔醫」施

不施的「逆天神散」，却是無法取出服食，不由大為着急地張口狂叫起來。

那時候他身在水中，縱有多大的聲音也難以透出水面，更何况水面上已亂成一片，就算能透出一絲微弱的叫聲，也立刻被那喧嘩的聲音掩沒了。他在水中被急流冲得一連翻滾之後，那火辣辣的痛癢之感已蔓遍全身，竟連聲音也無法從喉中吐出，祇覺腦際一陣昏眩，心中彷彿油煎，眼前一黑，便昏絕過去。

須知黃河之水，來自天上，水流湍急異常，就在韓劍平登上南岸，回顧河中烟消雲散之時，藍啓明已人事不知地，被那急流連翻帶滾冲出去十多里。

又過了不知多少時候，藍啓明突然在一陣劇烈的震動和一陣刺骨的痛楚之下，把他從昏迷中痛醒過來。

他吃力地撐開眼皮，無神的目光左右一掃發覺自己竟躺然在一處極為奇特的地方，不，由心頭又是一陣劇震。

原來他臥躺之處，乃是一個形似覆盆，寬達十餘丈，下豐上銳的深淵。

奇怪的是這個深淵之中，滴水俱無，從下往上望去，却可以隱約看見渾濁的河水，滔滔奔騰而過。

這情形，也就是說這個深淵乃是垂直於黃河河底的一道地層裂隙。

而奇就奇在這深淵之中，為甚麼河水灌不下來。

藍啓明驚奇交集之下，强忍着渾身彷似油煎的痛楚，奮力再度閃動目光，將這周圍上下仔細察看。

這深淵之中，寸草不生，四週都是灰濛濛的巖石，自己所躺着的也是其冷如冰，堅硬而嶙峋的大石。

離藍啓明不遠，也大約這是深淵的中央，從巖石地面中，挺立着一塊其白如雪，高約三四尺，形似蓮花的怪石。

藍啓明看罷，不由心中奇怪道：「這深淵既然是在河底，照理應該黑暗如墨才對，如今却能看得這般清楚，那麼，光亮又是從何而來呢？」

想着，想着，他不禁將目光一抬，才知深淵中之所以能辨物之故，乃是藉着從水中透下來的月光，正投照在那塊形似蓮花的白色怪石之上，然後再反映至週圍的景物，才有這種現象。

藍啓明想通了這個疑問，但却再也無法想得通這深淵之中，為甚麼河水倒灌不下來，是地形的關係？抑是這深淵之中，有一股往上衝的無形力量將河水托住了？

想着想着，他的身體即再也承受不住那愈來愈厲害的像沸油煎心，火焚百骸般的痛楚！

此際，他彷彿七竅生烟，喉嚨燒得似乎要噴出火來，他祇祈求能夠喝到一口水，澆一澆焦灼的嘴唇和喉嚨，可是，這深淵之中却是滴水俱無。

他絕望地躺着，一雙沒有光彩的眼神，定定仰望着距離他有二三十丈之高，滔滔流過的河水，却是想喝一口而不可得。

他奮力地想移動一下手臂，打算把那瓶「逆天神散」從懷中拿出來服食，可是，他竟一根指頭都不動了，暗叫道：「這一次眞的完了，想不到我竟會落得這般下場，張大哥，李二哥，呂三哥，韓四哥，還有八妹，咱們來生再見……」

就在他漸漸陷入昏迷狀態之際，忽地一縷凉澈心脾的清香，襲入他的鼻中，登時使他神智為之一爽，把他正要跨進鬼門關的靈魂拖了轉頭。

他再度睜開眼簾，急急朝四週一看，但見深淵之中景物依然，空洞洞地那有絲毫異狀？

他又用力嗅了幾下，神智愈發清爽，不由大為詫異道：「奇怪……」

他這一開口之下，立時便呆住了。

原來他的喉嚨，居然已能發出聲音。當下，他試着轉動一下手脚，發覺渾身雖然仍自火辣辣地痛澈心脾，但手足却勉强能够活動，不由驚奇交集地咬緊牙關，一寸一寸地移動手腕，探入懷中，摸出那隻盛裝「逆天神散」的小玉瓶來。

可是，當他正待旋開瓶塞，倒出「逆天神散」來服食之際，心頭突地靈光一閃，手下略一遲疑，竟將這瓶「逆天神散」重又放進了懷中。

因為當他心頭靈光一閃之際，忽然想到這瓶「逆天神散」，一來是獲得的方式頗不正常，難保「逆天魔醫」施不施會弄甚麼花樣；二來是這一股瀰漫深淵中的清香，既然能够使他的神智清醒過來，那麼，何不探搜一下這香氣的來源，也許在這深淵之中，有甚天材地寶，可以醫好他的傷毒，豈不强似服食這大有問題的「逆天神散？」

藍啓明將小玉瓶收好之後，遂一定心神，仔細辨別這一縷清香，究竟是從何處發出……

他這一細察之下，立即發現這縷清香的來源，竟是那塊形似蓮花的白色怪石。

這一發現，顯然與他的假定，十分接近……當下，他咬緊牙關，强忍着渾身痛楚，掙扎着手足併用，一寸一寸地爬近那塊怪石，奮力撐起上半截身子，攀住蓮瓣探頭向裏面瞧去。

祇見重重蓮瓣當中，挺生着一個晶瑩翠綠的蓮蓬。

可是，這時候他鼻孔裏聞到那一縷清香反而淡了起來，彷彿若有若無，不像剛才那樣濃郁。

這樣一來，他那剛剛清爽的神智又復昏眩起來，四肢百骸中的油煎火焚之感，也突然轉劇，頓令他呻吟了一聲，幾乎癱在地上。

他雙手用力抓緊兩瓣花瓣，支持着不讓身子倒下去，一面急急思想這到底是甚麼原因。

可是，在這種情形之下，他那還想得出原因。絕望的陰影，再度罩上了心頭，他一咬牙，用盡最後一點力氣，猛地一掙，撐起半截身子，伸手抓住花瓣當中的蓮蓬，用力一扳。

頓聽「卡察」一聲脆響過處，那蓮蓬竟被他一手扳斷，「嘶」的一聲，從那斷梗之處，箭也似地噴出一股碧綠的漿汁來，射得他滿臉俱綠。

這一股碧綠漿汁，其冷如冰，藍啓明不禁機伶伶打了一個寒顫，這時，他正是渾身如被油煎火焚，七竅生烟之際，乍見有水，那還管它能喝不能喝，猛地張開了口，迎着這股漿汁，用力狂吸

沒料到漿汁一入腹中，立時便起了劇烈的變化，藍啓明頓覺四肢百骸，五臟六腑之中，彷彿有一道小河與一座火山，在展開猛烈的爭鬥一般，一刹那如置身洪爐，燒得血液沸騰，七竅冒烟；一刹那又宛似赤身臥冰，冷得血脈俱凝，骨髓凍結！其難受之處，更百倍於未喝漿汁之前。

藍啓明不由驚得心膽俱裂，慌不迭把口一閉。

就在此際，那蓮蓬斷梗之處，碧綠漿汁亦已噴完，只聽一陣「沙沙」之聲，整塊形似蓮花的怪石，竟然禁不起藍啓明身子的重量，被他壓成粉碎。

也就在這一刹那之頃，陡地從深淵的上面，響起了「轟轟發發」的千軍萬馬奔騰之聲，宛若百萬天鼓齊鳴，黃河之水挾雷霆萬鈞之勢倒灌而下。

藍啓明這時候已然陷入半昏迷的狀態，那還禁受得起這種巨大無匹的天然壓力，立時被那重逾山岳，勢若天傾的濁水撞得昏絕過去。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藍啓明再度從昏迷之中悠悠恢復了知覺。

他只感到渾身軟綿綿，虛飄飄地彷彿置身於雲端之上，腦際一片空白，過去的事情一點也想不起來。

他只知道自己有了呼吸，但覺一陣陣清新的空氣，吸入鼻端，他試着用力睜開眼睛，可是，一雙眼皮却如千斤之重，任他怎樣也睜不開來。

於是，他又試着展動一下四肢，却沒料到這一掙之下，立覺渾身的骨頭好像要散開來一般，痛得他禁不住「唉」了一聲，眼前金星亂迸！

陡聽一個清脆的聲音，在他耳邊叫道：「喂！你剛剛吃過藥，不要亂動！」

藍啓明不禁心頭一震，暗詫道：「咦！這是女人的聲音，她是誰呢？我又是在甚麼地方呢？」

這時候，藍啓明心中的驚奇詫異之念，可說是已到了極點，忍不住又復用力睜動眼皮，打算睜開眼睛來看個清楚。

可是，他這一動之下，渾身又是一陣劇痛，竟連眼皮上也好像有千百枚小針亂扎一般，那裏睜得開半絲縫隙，看得見一綫天光？

他不由心中一急，又是「唉」的呻吟了一聲。

只聽那清脆的聲音又在他耳邊響起道：「喂喂！你這人怎麼這樣不聽話．你再要亂動時，我就不管了。」

藍啓明心道：「好罷，反正我也動不了，但開口說話，總可以罷！」

當下，喉嚨中輕輕哼了一聲，便打算開口說話，那知……

他這一張口，方發覺竟連嘴唇也不聽指揮，兩片嘴唇就好像被封條封住，動都不能動一下，那還說得出半個字來？

這種情形，似乎是整個身軀業已完全癱瘓了。

藍啓明仍自不肯相信，心中忖道：「我這四肢百骸，雖然失去了作用，但我既能呼吸，則眞氣總可在體內運行……」

心念至此，略一定神，遂按着平日的行功心法，暗將眞氣一運。

誰料不運眞氣還好，這一運眞氣之下，頓覺全身脈穴間陡然起了一陣難以形容的刺痛。

彷彿流竄於脈穴之中的，已不是他平日運行自如的內家眞氣，而是無數鋒利芒刺般，直刺痛得他心魂俱顫，全身冷汗直冒，忍不住地第三次呻吟出聲！

只聽那清脆的語音，也第三次在他耳邊響起道：「喂喂喂，你若眞的想死，便自己尋死好了，我才懶得再管！」

口氣之中，充滿了賭氣的惱怒，聲音也提高了許多，顯然這說話之人是當眞生了氣了。

就在藍啓明耳邊話聲一落之際，接着却另有一個蒼老的語聲，微帶笑意地說道：「雯兒，你一個人在嚷些甚麼？」

那清脆語音哼了一聲，答道：「爺爺不是叫我對他說，千萬不可亂動的麼，那知他却這樣不聽話，一味要自找苦吃，我才看他不慣，罵上幾句……」

那蒼老語音「呵呵」笑道：「好了，好了，傻丫頭，你的嘴巴一動就沒有個完，讓爺爺來替他看看。」

這時，藍啓明已從對方對話之中，聽出一些輪廓。

守在他身邊，語音清脆之人，大概是位年方及笄的少女。

那語音蒼老之人，定然是她祖父。

從這老少二人的對話中，可以聽出老祖父疼愛孫女的程度，也可聽出那少女平日根本沒有受過半點委屈，脾氣也不大好，性子並相當的野。

但也可以在對方的對話中，聽出二人都不是邪惡一流，藍啓明的一顆忐忑的心兒，遂立時平定下來。

隨聽一陣脚步聲走近，那蒼老語音遂又在耳邊響起說道：「你不要動，不要看，也不要開口……」

那蒼老語音續道：「更不要妄自運行眞氣！年青人，因爲你現在的身體狀況，十分特殊，老朽也無法完全照顧你，必須靠你自己保持一種平靜、鬆散，一切都聽任自然的心情，大約三五天過後，才知道吉凶禍福……」

說至此處，似乎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兒，準備再說下去。

忽聽那清脆語音「咭」的一聲嬌笑道：「哼，爺爺剛才罵我一張嘴就沒個完，你現在還不是照樣沒完沒了，這才叫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蒼老語音「呵呵」一笑道：「傻丫頭，爺爺是和他說正經事，不像你那樣胡亂嚷嚷，把人家心情攪亂，難於安靜。」

清脆語音含嗔道：「是他自己要亂的，怎能怪得着我？」

蒼老語音笑道：「好好好，不要再歪纏了，且讓爺爺對他把話說完，讓人家心裏明白明白。」

只聽那清脆語音「嗯」了一聲，跟着便脚步細碎地，出屋走去。

蒼老語音笑道：「年青人，老朽八十有餘，身旁只有這麼一個孫女，想不疼她也不行，遂難免慣得她有點野性。」

藍啓明聽得心中起了一陣悵惘，頗爲羨慕那少女有這麼一位疼愛她的祖父。

蒼老語音說道：「年青人，此地乃是靠近黃河出口的一塊河心沙洲，你現在是在老朽家中，老朽姓施，剛才那女娃是我唯一孫女，單名一個雯字，祖孫平日以打魚爲生，在三天之前……」

藍啓明聽他語音忽頓，心中着急道：「三天之前怎樣？你怎麼不說下去？」

施姓老人略爲頓了一頓，咳嗽兩聲，接下去說道：「三天之前的晚上，老朽正和雯兒在河上撒夜網，忽然見水中有一大團綠光，雯兒好奇，潛水下去察看，發現你在綠光包裹之中，隨水漂流，遂將你救上漁舟，若照當時情況，你早該死去，才合道理，但你竟然還有一口氣兒，心頭也沒有冷，委實是椿怪事。」

藍啓明聽得心中不服地，忖道：「我那時是種甚麼情況？難道就不該活着？」

施姓老人道：「那時候，你不單遍體鱗傷，肩上一條創口，亦已開始潰爛，並且最厲害的是你身體內部的每一處骨節，都似遭受過奇巨壓力擠撞，完全脫離了原來位置，尙幸所有筋絡未斷，仍將關節接連，饒是這樣，換了任何人，也早完蛋，但你居然活着，老朽遂不得不費些功夫，瞧瞧你何以沒有死去之故。」

施姓老人說至此處，藍啓明便惚恍記起在不久以前，好像曾受過一次可怕的重壓，於是，他那一片空白的腦中，便開始一點一滴地，塗抹上記憶的色彩。

施姓老人蒼老而平和仁愛的語音，繼續響起道：「老朽頗通岐黃之道，當我細加檢查之後，發現你之所以沒有死去，乃是因爲你身體裏面，有股不知是甚麼東西，所化成的力道，在奇經八脈間，自行運轉，托住你一口丹田之

氣，並護住心脈，未被震斷……」

他愧然嘆了一聲，再復說道：「慚愧的是老朽才疏學淺，無法知道那奇異力道來源，也沒有能力加以控制運用，以助你迅速復元，所以只好將你的外傷用藥敷治，至於體內傷勢，則除了使用推拿按摩之術，把所有脫離位置的關節，接復還原以外，就只有你自己寧神靜養，等到內部骨筋，曁五臟六腑的功能，慢慢恢復後，再設法了。」

這時，藍啓明一面細聽施姓老人敘述，一面苦苦追憶過去所發生的情況，終於把遇險經過，一一想了起來。

可是，他却不明白施姓老人所說的甚麼奇異力道，究竟是怎麼同事，他自己直至如今，也沒有絲毫感覺。

他方自思緒如潮，施姓老人又道：「你身上的東西，老朽已全部取了出來，代爲保管，不必擔心，至於飲食方面，則這幾天內，恐怕還未能吃喝，好在年青體健，縱然餓上個三五天，也不妨事。」

語音頓處，跟着一陣振衣之聲，顯然是那施姓老人，業已站起身來，向藍啓明笑道：「老朽與雯兒有空時，將會輪流來照顧你，你最好甚麼也不要想，只是靜靜躺着，會好得快些，年青人，我想你定會懂得這個道理……」

語音住後，便聽得一陣脚步聲息，逐漸遠去。

此際，藍啓明已將前前後後的所發生事情，慢慢聯貫起來，推斷出自己之所以會漂流至此，必係在那河底深淵中，把蓮蓬汁吸空後，無量河水，倒灌下來，將他全身骨節，壓撞得全部離位，身子便隨着注滿了深淵的河水，浮了出來，在「寒犀寶珠」護身下，一直冲至此處……

事情的經過，業已推斷出一個輪廓，但藍啓明的心中，仍然充滿了難解的疑團。

第一，他想到「喪門劍客」金亮的「喪門劍」上，必然淬有劇毒，才會使自己體內產生了類似油煎火焚的奇異痛苦，和四肢僵木的現象。但如今中毒感覺已無，施姓老人也未提過發現自己中毒之事，可見得遇救之時，奇毒已解，難道竟是蓬綠蓮那翠中的漿汁功效？

第二，在那深淵之中，最初是滴水皆無，等自己折斷蓮蓬，吸完漿汁後，無量河水才一瀉而下，難道那蓮蓬還會產生一種巨大無形潛力，把重逾山岳的河水托住？

第三，這位施姓老人，自稱平日打漁爲生，却似深諳武功，精通醫道，口吻更不似普通漁夫，他祖孫二人，是甚麼來路？

第四……

第五……

當藍啓明心中思潮起伏，有時想得明白，有時想得迷糊之際，一陣細碎脚步聲響處，又聽得雯兒的清脆語聲，氣呼呼地說道：「我爺爺不是叫你甚麼都不要想麼？你這人怎不聽話，亂七八糟，想些甚麼？」

藍啓明詫道：「這丫頭有點神通，她怎知我心中在想事？」

只聽雯兒「哼」了一聲道：「這有甚麼好奇怪的，你的眼珠子在眼皮底下，不住亂動，我一看便知道你是在亂想心事。」

藍啓明不由暗笑道：「原來如此，那我就把眼珠定住，看你還怎樣猜法？」

當下，便用力將眼珠凝住，不令轉動。

雯兒失笑道：「這樣不行，弄久了會壞眼睛，噢，有了，我唱隻歌兒你聽，希望你能好好睡上一覺。」

說完，藍啓明耳邊果然響起了一串銀鈴般的美妙歌聲。

藍啓明聽着聽着，果然拋開了心中亂蔴似的思緒，慢慢進入了黑甜之鄉，沉沉睡去。

自此之後，每當藍啓明醒來之際，那雯兒就來陪伴他，談說些漁家趣事，或是低唱漁歌，使他悠悠入睡。

時光易逝，轉瞬數日。

藍啓明經過了平靜養息，覺得那種虛飄飄的全身綿軟現象，業已消失無踪，漸漸有了此身實在之感，同時也可以從那透過眼皮的光亮，來分辨是白天？還是黑夜？

這一天，藍啓明從酣睡中醒來，但覺眼前黑沉沉地，耳際聽不到半點聲音。

經驗告訴他，這時大約是午夜了，他暗自計算一下，約莫正好是施姓老人對他說話以後的第五天。

當下，他心中一動，暗自忖道：「那老人家說我只要三五天便可復元，如今日期已滿，我何不運功試上一試，看看體內那股無名潛力，究竟是怎麼同事？」

忖念及此，便一定心神，打算運功，却突然聞得室外遠處，起了個冷峻的聲音，劃破黑夜岑寂，說道：「施老先生在家麼？」

藍啓明心頭怦然一震，暗想：這聲音好熟，怎地一時想不起是誰？

他只得暫將運功之事，擱過一旁，凝神傾聽……

過了一會兒，方聽得施姓老人含含糊糊地，反問道：「外面是誰？爲何半夜三更地，來找老漢？」

那冷峻語音「哼」了一聲，道：「沒事也不來找你，你且開門出來，便自然知道我是誰了。」

施姓老人咳了兩聲道：「半夜三更有甚麼要事可辦，尊駕既不願說出姓名，請等到明天再來。」

那冷峻聲音發出一陣「嘿嘿」陰笑道：「你倒裝得眞像，難道連本島主的聲音都忘記了不成？」

藍啓明一聽此人自稱「本島主」，登時恍然忖道：「這不是那『莫邪島主』冷威麼？聽他口氣，來意大爲不善，不知是爲了甚麼，莫非……」

正思忖間，耳際已響起了姓施老人的語音道：「黃河口外，大小島嶼何止千百，老朽怎知尊駕是那座島的島主？」

冷峻語音頗爲惱怒地，連哼幾聲道：「本島主冷威，這一下你該知道了？」

施姓老人「呵」了一聲道：「原來是冷島主，久違了！如此深夜，儻臨荒居，不知有何貴事？」

冷威喝道：「你到底出不出來？」

施姓老人笑道：「夜寒風大，老朽禁受不起，冷島主若有要事，就請進來說吧！」

藍啓明不知那冷威究竟是不敢接受這個邀請，抑是找不着門戶進來，只聽他一陣「嘿嘿」冷笑道：「你以爲靠着幾堆爛石，幾根破竹，就能攔得住本島主了麼？」

藍啓明這才明白，敢情是施姓老人的住宅外面，佈置有甚麼奇門陣圖之類，才使冷威不敢亂闖。

施姓老人「呵呵」笑道：「不錯不錯，那幾堆爛石，幾根破竹，本來就不算甚麼，冷島主儘管請進來就是，老朽在寒舍恭候大駕。」

話完，却未聽見冷威同答，大概是正在凝神觀察陣法，尋找門戶。

又過了一會，方傳來冷威的冷峻語音喝道：「本島主姑且讓你多活一晚，準備後事，明日此時，我再來取你性命。」

施姓老人笑道：「冷島主只要高興，隨時請來，老朽均表歡迎。」

話畢，便再也不聞冷威的聲音，多半是業已遠去。

藍啓明聽了這半天，却始終沒有聽得雯兒的聲音，不由奇怪，暗忖：「這個小妮子的脾氣，似乎又野又硬，不肯饒人，怎會沒有她的聲音呢！她到那裏去了？」

想至此處，登時爲雯兒擔心起來。

原來藍啓明在這幾日中，雖然沒有見到過雯兒的面貌，不知她是高是矮？是肥是瘦？但她那脆若銀鈴的語聲，却已深深進入了他的心中，使藍啓明對於雯兒，產生了一種莫名的情感。

就在他暗自懸念之際，忽聽「呀」然一聲門戶開啓的輕響過處，隨卽傳來雯兒那淸脆語音，微帶嬌嗔地道：「爺爺好沒道理，雯兒在外面等了半夜，正要給那老傢伙吃點苦頭，你爲甚麼又讓他逃了？」

藍啓明這才明白，雯兒是去屋外埋伏，但却又想不透，這施姓老人既已有了準備，爲何不與冷威正面相對，而聽任對方從容離去？……

他心中這項疑問，竟立卽獲得解答，只聽那姓施老人「呵呵」一笑道：「傻丫頭，今年都快十八歲了，還這樣喜歡和人動手打架，你也不想想，萬一今晚打了起來，難免會驚動家中的病人，那時候你是顧他？還是顧我？」

雯兒「嗯」了一聲道：「那時候嘛……我……我當然是要帮爺爺打架，誰還耐煩去管他呢？」

施姓老人笑道：「不見得吧？」

雯兒似在撒嬌地，接連「嗯」了兩聲，說道：「人家是說正經話，爺爺就是不聽，我……我不來了……」

施姓老人笑道：「好好好，我們就說正經的，因爺爺顧慮得這一點，所以才沒有和他們動手，好利用今夜到明天的這段時間，想法把他先安頓好，以免出了岔子！」

雯兒道：「嗯！說不定他這時業已復元了呢！……」

施姓老人道：「我們且進去瞧瞧也好。」

話聲一止，便聽一陣脚步聲走了過來，同時眼簾上映耀着一片燈光，藍啓明不自禁地把眼皮一睜，這次居然毫不費力地，便將眼皮睜開了。

一片耀眼的光亮之下，只見面前站着一位鬚髮俱白，相貌淸癯的葛衣老人，和一位俏麗絕俗的靑衣少女。

不問可知，這葛衣老叟就是施姓老人，靑衣少女就是雯兒了。

這祖孫二人，乍見藍啓明能毫不費力地張開眼睛，不禁又驚又喜，雯兒「噢」了一聲，急急問道：「喂，你既然能夠睜開眼睛，是不是也能開口說話了？」

藍啓明更是喜心翻倒地，連連點頭，開口說道：「能够，能够，我覺得好像……」

施姓老人連忙搖手，不讓他再往下說，並柔聲笑道：「你的身體機能，剛剛復元，不宜太過激動，我們且慢慢細談才好。」

藍啓明當然也知道這時委實不宜激動，遂一面點頭，一面閃動目光，再度將周圍情景，細細打量。

他這一注目之下，陡然發現了一樁奇怪情事。

就是這施姓老人的相貌，居然與那「逆天魔醫」施不施長得極爲相像。

但藍啓明不過是初見之下，心頭一震，轉瞬也就釋然。

因爲這施姓老人不單年齡要比施不施大得多，而且滿面溫煦慈愛笑容，與施不施的冷傲刻板神態迥異。

藍啓明不由暗自好笑，自己怎會突然這般神經過敏……

當下，目光再偏，四下一掃，但見他睡了幾天的這個房間，雖是泥牆瓦頂，完全是鄉村人家的格局，但却收拾得十分整潔，樸實無華，顯得主人並非是個純粹的漁夫。

他方自游目四顧之際，施姓老人又復開口說道：「剛才所發生之事，你大概已全都聽到了？」

藍啓明收回目光，凝注施姓老人，微微點了點頭。

施姓老人突地目射精光，注視藍啓明道：「據老朽看來，老弟大概也是武林中人，故而在未談正題之先，可否將姓名及師承見告？」

藍啓明肅容道：「晚輩藍啓明，家先師卜八先生，昔日江湖稱『談笑書生飛鳳手』。」

施姓老人聽了大喜，笑道：「原來你竟是卜八兄的高足，這樣說來，大家都不是外人，老朽就斗膽叫你一聲老弟了。」

話聲微頓，側顧雯兒呵呵笑道：「傻丫頭，你以後也用不着和藍老弟喂呀喂的稱呼了，快過來叫一聲明哥！」

雯兒這時不知怎地，竟把平日的野態都忘掉了，自顧低垂粉頸，輕得不能再輕地叫了一聲：「明哥。」

藍啓明也頗爲大方地含笑說道：「雯妹，這幾天辛苦你了，愚兄先道謝啦！」

施姓老人「呵呵」笑道：「咱們都是自家人，藍老弟，你還謝甚麼？」

藍啓明回過頭對施老人肅容道：「施老前輩既與家先師是至交，還望賜示尊諱才好。」

施老人神情一黯，搖了搖頭，道：「老朽自己的名字，忘懷已久，老弟就稱呼老朽的便了。」

話聲一頓，目注藍啓明，關切地問道：「老弟現在的感覺怎樣了？」

藍啓明伸展了一下四肢，笑道：「晚輩現時的感覺，已和平時一樣，毫無不適之感。」

施老人又道：「眞氣方面，老弟可曾試過麼？」

藍啓明搖了搖頭，道：「晚輩適才正要運功一試，却被冷威闖來打岔岔過。」

施老人略一沉吟，道：「老弟如今可試一試看，是否已能運行自如了。」

藍啓明點頭應諾，起身就在榻上盤膝坐好，眼簾一垂，便待行功運氣。

雯兒却不甚耐煩地說道：「爺爺，我們不是要設法將明哥安頓起來的麼？儘在躭擱時間則甚？」

施老人「呵呵」笑道：「傻丫頭，你急甚麼？假如他的一切都已復元，豈不是可以省掉許多痲煩麼？」

藍啓明聽施老人這麼一說，心中不由暗詫道：「聽此老之言，頗有望我相助之意，難道他還懼怕一個冷威不成？」

當下，張目問道：「據晚輩所知，那冷威的武功並沒有甚麼了不起，老前輩何以對明晚之約，看得這麼嚴重？」

施老人目光一閃道：「莫非老弟曾與冷威較量過麼？」

藍啓明搖頭笑道：「晚輩雖不曾與他正式動手過招，但根據兩度與他碰面觀察所得，認爲此人也不過是個色厲內荏，僅仗恃一些陰損暗器的爲惡之徒罷了。」

施老人微微一笑道：「老弟的觀察，也許還不够深刻。」

藍啓明不以爲然地「哦」了一聲，道：「晚輩就不相信，憑老前輩的數十年修爲，還會及不上他？」

施老人神情一黯，微喟道：「老弟不是外人，老朽也用不着瞞你，若是在十五年前，就

是再來兩個冷威，老朽也不會放在眼內，可是，這十五年來，老朽的一身功力，早就消退到幾近於無的境地，僅較常人強勝不了多少。」

雯兒搶着叫道：「不！不！爺爺你一點也沒有老。」

藍啓明也搖頭道：「老前輩的話，晚輩也甚難相信，因爲練武之人，功力只與日俱增，那有消退之理？」

施老人輕嘆一聲，道：「這倒不是年老的問題，而是十五年前……」

說至此處，忽然瞥了雯兒一眼，便改口說道：「此事目前已無暇細說，總之，明晚冷威若來，如果寒舍週圍的竹石之陣擋他不往，則僅憑雯兒一人，決非冷威之敵，是……以……是以……」

藍啓明慨然接口道：「晚輩與冷威也有一段過節，晚輩也算上一份便了。」

施老人大喜道：「老朽正有求助之心，只是不好意思開口，沒料到老弟與冷威也有過節，那就一舉兩得了。」

雯兒却搖頭道：「爺爺不要光是一廂情願，怎知明哥能不能夠有精神打架呢？」

施老人笑道：「傻丫頭，這就是爺爺要他運氣行功，試上一試的原因，萬一有甚不妥之處，也好及早設法補救啊！」

雯兒櫻唇一噘道：「爺爺爲甚麼不早說，空躭擱了這大一陣。」

藍啓明不由暗自好笑，遂一定心神，閉目垂簾，潛光內視，默運師門心法，緩提眞氣，徐徐運轉……

那知道一行功之下，不禁把藍啓明嚇一大跳！

原來，他剛一開始，便突覺眞氣之中，有股强大無儔的潛力，隨着眞氣運行，有如脫韁之馬，宛如怒海狂濤，在經脈中翻騰衝突，幾乎要破體而出。

這一來，不由他大吃一驚，趕忙停止運功，張目叫了一聲：「怪事！」

施老人與雯兒齊聲搶問道：「啊！甚麼怪事？」

藍啓明遂將自己所感覺的體內情況，說了一遍。

施老人聞言之下，略一沉吟，即向藍啓明問道：「老弟以前行功之際，曾否有過這種現象？」

藍啓明默默搖了搖頭。

施老人伸出右手，以三指搭在藍啓明左手「寸、關、尺」之上，低眉闔目，替他細察脈象。

足有半盞熱茶工夫之久，施老人方鬆手目注藍啓明道：「你體內的這股潛力，也就是前幾天我對你說過，曾爲你抗拒萬鈞重壓的那一股無名力道，老朽適才潛心細察，方知這股潛力並非你本身自有，至於如何進入你的體內，你總有覺察的吧？」

藍啓明目光茫然地，搖了搖頭。

施老人沉吟道：「老弟在受傷之前，或受傷之後，必然有過甚麼奇遇，才會有此現象，老弟如果想得起來的話，不妨將這段經過說出，讓老朽研究一下。」

藍啓明遂將自己如何與「喪門劍客」金亮搏鬥，如何受傷落水，被冲落河底深淵以及後來傷毒發作，如何扳斷石蓮蓬，巧飲斷梗中噴出的漿汁，如何被倒灌下來的河水壓昏的經過情事，一一細加敘述。

把話說完，雯兒是呆呆出神，施老人則連向藍啓明說了兩聲：「恭喜，恭喜……」

施老人在說了兩聲「恭喜」後，略一定神，又笑對藍啓明道：「老弟可知那朵石蓮花是甚麼東西？」

藍啓明搖頭道：「晚輩孤陋寡聞，望老前輩指敎。」

施老人笑道：「那石蓮花叫作『萬年石蕊』，乃地心玄陰之氣所聚，中蘊無窮能量，蓮梗中的漿汁，更是全部精華所在，老朽昔年讀過這種記載，還以爲是作書的人玄虛之筆，眞沒想到天地間，果然竟有這件東西……」

雯兒忍不住地問道：「人若吃了那東西，却有甚麼好處？」

施老人答道：「根據古籍所載，若是將那蓮蓬及漿汁拿來合藥，練成九轉金丹，凡人服了便可立成散仙，與天地同壽……」

雯兒笑道：「明哥喝了那麼多，怎未成神仙呢？」

施老人笑道：「傻丫頭，那是他服食不得其法之故，同時，他喝了漿汁之後，倘若未被那重逾山岳的河水，一撞一壓的話，當時早就難禁藥力，全身脹裂而死！」

藍啓明這才把悶在心中第一第二兩個疑團解開，當下，含笑道：「這樣說來，晚輩雖然吃了不少苦頭，但也可算是因禍得福了。」

施老人點頭道：「現時你體內的那股無名潛力，正是『萬年石蕊』精華，代你抗拒了河水倒灌下來的萬鈞重壓以後一點殘餘之力，但即令如此，若能善加運用的話，也夠你終生受用不盡了。」

藍啓明皺眉道：「晚輩對於這種潛力，根本無法控制，如何是好？」

施老人低頭沉思，足有一盞茶工夫之久，方目注藍啓明莊容說道：「老朽想遍了天下各種奇門練功心法之中，到有一種可能奏效，但老弟却必須犧牲掉一部份功力，不知你捨不捨得？」

藍啓明一怔道：「晚輩需要怎樣犧牲？」

施老人道：「照說你若能將那股潛力，全部加以運用的話，老朽估計當可陡增百年以上功力，如今若照老朽所想到的那種奇門練功心法去做，則將損失一半左右，換句話說，就是你祇能增加大約一甲子的功力，不知老弟願否一試？」

藍啓明失笑道：「慢說陡增一甲子的功力，就算能使晚輩恢復到原來的程度，晚輩也就十分滿足，那有不願之理？」

施老人道：「老弟既然願意，却還需要一個相助之人……」

說時，眼望雯兒笑道：「雯兒，你願不願意助他一臂之力？」

雯兒連連點頭答道：「祇要能使明哥獲得好處，怎樣我都願意。」

話聲一頓，却又惑然問道：「爺爺，但不知你究竟要用甚麼方法，方能使明哥獲得好處呢？」

施老人道：「這種奇門練功心法，名爲『陰陽相濟，爐鼎互易，借體還原大法』……」

他頓住話頭，目光嚴肅地，在藍啓明和雯兒臉上，來回一掃，緩緩又道：「開始行功之時，你們必須按着男左女右的位置，並肩而坐，各以左右掌心，緊按對方『命門穴』上，另外一隻手兒，則掌心互抵，屏息垂簾，當藍老弟體內那股潛力，一開始發動，雯兒便立即按照平日行功時，所運用的『吸』字訣，將那股潛力，緩緩從藍老弟的『命門穴』引出，經掌心進入你的體內，再照平日練功心法，用你本身『玄陰貞水』，將引入體內的力道，煉化煉純，如此循環一週天後，從另一掌心吐出，緩緩注入藍老弟的體內，這樣循環不息地，把那股潛力，完全煉化，藍老弟便可新增一種威力甚強的『玄陰貞氣』，引爲己用，大功告成的了。」

這種聞所未聞的煉功之法，祇聽得藍啓明

和雯兒不禁面面相覷，臉上一紅，垂頭不語。

過了一會，雯兒方抬頭問道：「爺爺，這樣練法，要練多久？」

施老人道：「時間愈久，則練得愈純，千萬性急不得，約莫有一晝夜的工夫，便可大功告成了。」

雯兒粉臉之上又是一紅，眼望藍啓明，嬌笑道：「明哥，事不宜遲，我們就開始吧！」

藍啓明紅着臉兒，吶吶道：「那……那……就有勞雯妹了……」

當下，把身子微微移開一些，讓雯兒跨上榻來，併肩坐好。

二人遵照施老人所說施爲，用掌心緊按對方「命門穴」，另一隻掌心也互相貼在一起。

施老人見他們業已準備就緒，又加以告誡道：「行功之際，千萬不能有一絲雜念，無論外界有任何動靜，都必須作到無我無聞的境地，否則，萬一岔氣，便兩敗俱傷，後果不堪設想。現在，你們可以開始，我在一旁替你們護法。」

藍啓明和雯兒，都是行家，當然也知道這種奇門練功之法，雖可速成，却最是危險不過，只要一絲半毫差錯，便可能會有性命之憂。

故而，他們在互相看了一眼後，便各將心神收斂，一齊垂簾內視，返照空靈，進入忘我之境，按照施老人所教方法，開始運氣行功。

夜盡，天明……

日出，日落……

明月又高掛着東樹梢頭……

藍啓明和雯兒在物我俱忘的境中，全神行功，不知不覺便過了一個晝夜。

陡地……

「轟」然一聲，從遠方傳來一聲巨響，震得這座茅屋，也爲之微微一晃。

就在此時，雯兒恰將藍啓明體內最後一些翻騰澎湃的潛力引出，吸入她自己的體內……

緊接着又是「轟轟」兩聲巨響傳來，不單比第一聲更響，距離也近了許多，使茅屋又起了一陣撼動。

同時，夜空中更激盪着一陣陣厲聲呼喝道：「施老賊，你再縮頭不出，可休怪本島主心辣手狠，把你這龜窩，給搗平了。」

顯然，那「莫邪島主」冷威已來，並且已發動攻勢，打算利用火器，把那石陣炸毀。

這兩次巨響，以及呼喝之聲，頓將藍啓明和雯兒，從物我俱忘的境界中，驚醒過來。

藍啓明比較沉穩，尚還把持得住，但雯兒到底還年輕，又關心乃祖安危，那裏還能夠靜得下來？

這時，雯兒已顧不得將那剛剛吸入體內的最後一些潛力，加以煉化，匆匆把眞氣截斷，雙手一撤，向藍啓明耳邊說道：「明哥，你好好練功，我到前面，帮我爺爺去。」

雯兒一走，藍啓明也就沉不住氣了。

這時，他雖然感到對於從雯兒體內導注過來的「玄陰眞氣」，尚不能十分運用自如，但自覺眞氣內力，業已大大增强，應該擊敗冷威，綽有餘裕。

藍啓明方自動念，陡然又是「轟」然巨震，使得藍啓明耳鼓「嗡嗡」作響，屋頂塵土，紛紛洒落。

跟着，又聽得雯兒發出了兩聲清叱。

顯然，似乎石陣業已被破，雙方正在短兵相接。

藍啓明不再猶豫，急急奔出室外。

室外乃是一間堂屋，施老人正面向大門口，盤膝坐在地上，雯兒則不知去向。

藍啓明快步上前，向施老人問道：「施老前輩，雯妹呢？」

施老人回頭望了藍啓明一眼道：「那丫頭不知天高地厚，且讓她去吃點苦頭也好。」

藍啓明急道：「她……她……她到底在甚麼地方？」

施老人朝門外吸一吸嘴，笑道：「她闖入陣中，找人打架去了，老弟稍安勿躁，且再過一會，便見分曉，反正今日總要和冷威那賊，見個眞章的了。」

藍啓明定睛朝門外望去，但見冷月在天，碧空如洗，皓魄幽光映照之下，這堂屋外面乃是一片小小花圃，圍以半人高的矮竹籬，籬下秋菊數畦，花開正盛。

籬笆外面，有一塊空地，再過去便是一列竹林，修篁三五，疏疏落落地，挺拔空際，秋風搖曳之下，發出一陣陣的「沙沙」微響。

從竹林再望過去，只見瀰漫着一片輕烟似的薄霧，模模糊糊令人看不清霧中是何情景？

藍啓明看了半晌，仍自不明究竟，遂將目光收回，正準備再向施老人詢問。

忽地……

霧影中火光一閃，又傳來一聲「轟隆」巨響。

藍啓明不禁心頭一震，趕緊把目光凝望過去……

奇怪的是火光雖亮，爆聲雖響，但那一片薄霧，却僅僅波動了一下，便又平靜如故，彷佛是一顆小石子，投入大海中，微微激起了一個小小浪花，即告消失無踪。

藍啓明雖見石陣未破，如此神妙，但仍對雯兒放心不下，遂一面凝望，一面發話問道：「施老前輩，冷威方面今晚共來了多少人？」

施老笑道：「一共來了八個人，分作四撥，從四個不同方位，闖入石陣，摸了這半夜，除去用火器炸掉幾塊不關緊要的石頭外，連門都摸不着，同時還有兩個，吃雯兒傷了一劍，我看冷威今晚恐怕要冷而無威了。」

藍啓明道：「對方既然使用火器亂炸，老前輩難道就不怕石陣被炸毀麼？」

施老人笑道：「老朽這座石陣，雖然不敢媲美諸葛武侯，但相信當今武林之中，也沒有幾人能破，憑冷威的幾件火器，休想……」

話猶未了，陡地「轟轟轟轟」一連串强烈爆炸聲，從薄霧中幾個不同的位置響起，火光連閃之下，薄霧登時宛如遇着大風一般，層層翻湧，飛舞不停……

施老人神色一變，失聲道：「咦，想不到這八人之中，居然還有兩個能手？」

說着，他便不再盤坐，霍然站起身來。

藍啓明急道：「雯妹怎麼樣了，待晚輩去助她一臂之力。」

「轟轟轟轟」，就在藍啓明說這兩句話兒之際，那翻湧飛舞的薄霧裏又復響起一陣密似連珠的爆炸。

施老人突然低低「哼」了一聲道：「原來是這個傻丫頭貪功太切，祇顧搶着出手傷人，却忘了及時掩閉進退門戶，才被對方看出破綻……喏……老弟請看，雯兒那傻丫頭不是被人追出來了麼？」

藍啓明心中緊張，注目而望，祇見那層薄霧，就在這一瞬之間，消逝無踪。

但那一列原來是疏疏落落的竹林，不知怎地，竟變得茂密異常，在月光之下，黑壓壓地不知有多深多廣，彷彿是一座原始森林模樣。

可是，竹林內外却未見雯兒的嬌俏人影。

藍啓明側顧施老人，皺眉問道：「雯妹呢？她……她在那裏？」

施老人舉手一指道：「那不是麼？唔，還算好，尚有七個仍被困竹陣以內。」

藍啓明順着施老人手指方向看去，果見一條青色人影，從竹林中飛掠而出，面目一現，赫然正是雯兒。

——未完——

金牌馬爹利VIP禮盒
兩款任你揀,双重大贈送



大號金牌馬爹利干邑拔蘭地雙重大贈送:
一枝庄禮盒送VIP酒杯一隻,
酒辨一枝,兼送發財利是封二十個.
兩枝庄禮盒送法國酒杯三隻,兼送酒辨
一枝,送完即止.VIP是英文"貴賓"的
縮寫.VIP酒杯,法國精製,高雅名貴.
金牌馬爹利VIP禮盒,自奉送禮,實惠得體.

金牌馬爹利,法國銷量第一
VIP禮盒,祝君心想事成